
武俠世界
$2.00
7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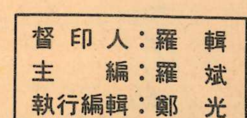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死神之箭** 馬雲·著

一支來歷不明的利箭，差點把「鐵拐俠盜」呂偉良射死，後來他發現箭桿上面刻有「死神之箭」四個小字。此後他便遭遇到接二連三的意外事件，有人要置他於死地。到底這支箭是由誰發射的？動機何在？故事結局非至最後無法明瞭，欲知詳情。請參閱內文第3頁。





督印人：羅輯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4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死神之箭



一支銀箭　幾路人馬

風和日麗的假期裏，「飛鏢俱樂部」露天靶場上擠了不少膚色健康的男女，他們都是喜愛戶外生活的人，此中自然包括了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

儘管有人說這不是十八世紀，弓箭這些東西已經太落後了，但是俱樂部裏的會員仍有不少喜愛這種運動，事實上它也是世運會硬性規定的比賽項目之一。現在露天靶場上面就有不少以此作爲消遣！

靶場的設計非常機械化，落空的箭無須經由人手將它拾回，因爲一條通道之上，都有一條活動的輸送布帶，將射空了的箭收集後輸送回來。就好像保齡球場的設計差不多。

箭靶有十個之多，須要更換的時候，只須按掣，自動機械化的設備，就會換上了新的箭靶。

租場是計時間的，弓箭的顏色就像賭場裏輪盤的籌碼一樣，七彩繽紛，五顏六色的將它分別開來。如果你租用的弓箭是紅色的，在你左右兩旁的可能是另外兩種不同的顏色，即使弓箭射到隣近去，憑顏色的分辨，你仍然不會懷疑自己的成績。這種設計也是「飛鏢俱樂部」首創的。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三個人鬥眼力，計分的結果還是呂偉良贏了。每人發射的十支箭之中，擊中紅心得一百分的，呂偉良就超過五支，有六支得滿分——即一百分，二支壓在一百與九十五分的紅綫上，另外二支也在九十至九十五分之間。

呂偉良雖然是個殘廢的跛足人，但是他的心理正常，身體健康情況良好，這可能就是與他個人喜愛體育運動有關。

時間上是下午三時左右，林愛莉嚷着肚子餓了，於是三個人離開露天靶場，準備驅車返回市區一齊去喝下午茶。

豈料就當各人步至停車場，準備登車之際，突然之間寒光一閃，呂偉良急忙叫了一聲：「小心！」

話猶未完，只見呂偉良鐵杖一揚，「錚」的一聲，太陽照耀之下，一支閃閃生光的利箭，在搖幌中下墮！

阿生在飛身撲跳中早已拔槍在手戒備，林愛莉一個翻騰，人已滾過了汽車之頂，落在汽車的另一旁！他們的反應極快，緊緊在呂偉良的警告聲發出之後不及十份之一秒！

各人驚魂未定，一架電動脚踏車已由那邊路口衝出！去勢如矢！

林愛莉心裏生氣，立即付諸行動，一聲不响，攢進車子裏去，以最迅速的動作將汽車開去！快得連呂偉良和阿生二人也來不及登車，唯有目送她沿住大路追去！

呂偉良俯首彎腰，將那支利箭小心拾起，阿生也凑了過來！只見那支利箭長僅呎許，細看之下箭咀並不鋒利，而且形狀古怪！

一般箭咀有如「金」字之頂，但這支箭的箭咀却在應該鋒利的地方有着凹陷的坑紋，也有凸出的部份，僅有尖端少許部份十分鋒利，要不是閃閃生光的金屬箭桿和那些七彩的羽毛，很容易叫人會以爲這是一種藝術彫刻，而不會想到它是一支箭！

這似乎是電鍍的金屬製品，箭桿部份好像還刻上了一些字，由於陽光耀目，很難看得清楚那是一些什麼字。

但是，當呂偉良師徒二人看清楚那些字體之後，却又呆了一陣！

箭桿上面刻着的，原來是四個令人觸目驚心的字：「死神之箭」！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生平也不知經過了幾許風險，絕對不會怕死，只是事情來得似乎太過突然，令他們有點莫名其妙！

林愛莉開快車絕不遜色於阿生，但是她畢竟也是來遲一步，那架電單車由大路旁邊的小徑衝入樹林中去，眨眼已逃得無影無蹤！

林愛莉的汽車不能開入樹林中去，她也明白到電單車機巧靈活，汽車不能到，或不能通過的地方，電單車都可以去！

林愛莉無可奈何，唯有開車回頭走！

回到俱樂部停車場，只見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正在研究着那支箭，林愛莉走過去細看一遍，也感到驚奇不已！

「死神之箭！這是什麼意思？」林愛莉說。

阿生摸摸後腦：「可能是對付我的！」

「也可能是對付我的！」呂偉良道。

林愛莉想了想：「也有可能是針對我而發的！」

阿生道：「其實，當時我們三個人都在場，死神之箭可能對任何一個人。」

呂偉良說：「現在我們要研究的，是發射弓箭的人到底是何方神聖，就會明白他們的目的是針對誰了。」

阿生嘆了一口氣：「我早一步發覺，一切問題都可以找到答案，可惜我拔槍太遲！」

「事情實在太過突然！」林愛莉說，「他們可能老早候在這裏！」

阿生道：「這刺客的眼力太差了，要不然便是我師父的反應快！」

林愛莉也說：「是的，如果我們任何一人閃避慢了一步，也不難喪生在這死神之箭底下！」

呂偉良一直對着那支箭怔怔地出神！

「這支箭確實有點與別不同！」呂偉良說，「我喜愛弓箭運動，但一生人之中也從來未見過這種箭，會不會是古董？」

「我看不像吧？」阿生說，「箭桿是電鍍的！」

「可能是職業兇手的傑作！」林愛莉道，「箭咀說不定還有毒呢！」

呂偉良看看腕表，下午三點多鐘了。他說：「我想江强的偵探社假期也一樣辦公的，我們先到他那裏去一次再說！」

汽車仍舊由林愛莉駕駛。呂偉良一直沒有放下那支弓箭！他以手帕將它包裹，目的是避免將箭桿上的指紋抹掉。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想的自然與別不同。這時只見他突然從呂偉良手中取過那支箭，左看右看了一會，仍然看不出什麼端倪。呂偉良担心他把上面的指紋弄掉，問道：「你要找什麼？」

阿生說：「我看裏面有沒有機關？說不定箭桿裏面是空心的。」

林愛莉忍不住笑道：「你以爲是財神爺把什麼藏寶地圖送來麼？」

呂偉良道：「財神與死神是兩回事，他們的目的自然亦與別不同。這件事先要看看江强偵探社化驗室的報告，才可以判定歹徒的眞正目的。」

「我覺得這支箭一定有古怪！」阿生說，「從這些凹凸的彫刻看，它又不像是殺人利器，唯一的解釋只能說它是『死神』專用的。」

汽車開入市區，沿途上林愛莉非常注意那些過路的電單車，但却沒有一輛是她不久之前追蹤過的那一輛。

江强私家偵探社內仍然有人工作，他們就像警方一樣，即使在假期裏，也一樣分班當值，甚至江强本人也不例外。

也許就是由於他們工作態度認眞，故此偵探社生意滔滔。

呂偉良見不到江强，但却知道江强會在稍後回到他的辦事處來。

偵探社裏面的人對他們非常熟悉，尤其是呂偉良，江强曾邀請他出任顧問的職位，可是却爲他拒絕了。

呂偉良向他們表明來意之後，把弓箭交到化驗室，然後與江强的助手們一邊聊天，一邊等待着檢驗的結果。

等了半晌，江强首先回來了，看見呂偉良他們三個人在着，心裏已感到事不尋常。

正當呂偉良跟江强談着差點被人暗殺的事，化驗室的人員出來了。

化驗人員說：「上面完全沒有指紋，弓箭手可能是個老練的職業犯罪者，所以事前可能戴上了手套！否則不可能連一個指紋也找不到。」

阿生問道：「箭桿裏面，是不是挖空的？」

「不！是實心的，並非空心的。」化驗人員道。

阿生又問：「箭咀可否旋開？」

「也不能旋開，整支箭是鑄出來的，只是末端的羽毛是加上去的。」化驗人員說。

呂偉良問道：「會不會是古董？」

「表面看上去不像是古董，至於是否經過翻新，一時之間難以判斷。」化驗人員說。

呂偉良呆在一旁沉思着！

阿生問：「你們不是有一種可以透視鋼鐵及水泥三合土的愛克斯光儀器麼？」

「是的，但我們經過了透視之後，也看不出裏面有什麼可疑之處。」化驗人員說。

江强取過那支箭觀察了一遍，說道：「這支箭的確與別不同，如果箭咀沒有餵毒，相信亦很難令人置於死地，因爲一般箭咀很尖很利而且有倒矢，射入人體之後，要拔出來倒不容易，但這一支却不同了，應該有倒矢的部份却是古怪的雕刻。」

化驗人員道：「我們仔細化驗過了，裏面絕對沒有餵毒的跡象。很平凡的鐵鑄成的，然後又加以電鍍，所以變得如此光亮。」

江强回頭問阿生：「有看見車牌號碼嗎？」

阿生道：「如果看見車牌號碼，相信他也逃不了！問題是事情來得太過突然，連電單車的車型也看不清楚，當時我們甚至以爲會遭到接二連三的襲擊，結果就只是這麼一支箭。」

江强又問呂偉良：「報警嗎？」

呂偉良苦笑道：「你也知道我對這一類事件從來不報警的。」

阿生說：「不怕坦白的說句，現在對方到底針對我們三個人之中那一個，我們還沒有弄清楚。」

呂偉良道：「以前阿生和我是兩位一體，但現在他是一名國際特警，可能是國際罪犯對他施行警告，也可能是我江湖上的朋友的傑作。」

阿生說：「甚至愛莉姐也有江湖上的仇人，所以一時之間，把我們也弄得糊塗了。」

呂偉良師徒二人正與江强談論之際，林愛莉却跑過去那邊打電話。

江强沉吟道：「這件事的確奇妙，如果對方志在置你們於死地，根本有太多的方法，例如飛刀，手槍，甚至手榴彈都可以用得着，何必用這種弓箭？由此看來，警告的性質居多。」

「是的，箭咀如果沒有餵毒，對方顯然不想置我們於死地。」呂偉良說。

阿生道：「然則，稍後時間，我們應該接到警告信件或者電話才對。」

江强又問：「事前有沒有人向你們提出任何恐嚇或者警告？」

「沒有。」呂偉良和阿生異口同聲地說。

「那麼，接二連三的警告一定會接踵而至！」江强說道。

林愛莉這時已經講完了電話，回到各人身旁來，從江强手中接過那支箭，說道：「這可能是古董，讓我帶去給一個人鑑定一下！」

阿生問道：「是考古學家嗎？」

「不！考古學家有時只得個名銜，他們的經驗，未必及得上古董店的人。」林愛莉說，「我現在約好了一個古董店的老闆！」

三個人於是向江强告辭，開車直駛古玩街。這時候又是下午將近五時，林愛莉竟然忘記了肚子餓那回事，只求早些獲得答案。

車子在古玩街劉記古董店門前停了下來，三個人持着那支古怪的箭入內。

劉記古董店的老闆劉候向來很得林愛莉信任，因爲林愛莉自從由加拿大回來之後，許多時都有一些歸僑要求林愛莉帶他們去購買古董，林愛莉每次都介紹僑胞們到這裏來。每次的交易都十分滿意。

劉候就是這樣結識林愛莉的，林愛莉覺得這老商人對於古董的學識非常豐富，每次開出的價錢也相當老實，因此她對劉候的印象甚佳。

剛才在電話中林愛莉已將箭的形狀約畧說了一遍，但劉候仍無法判斷，所以要親自看看。

現在劉候看了那支古怪的箭之後，也無法立即找出答案。他翻閱了不少書籍，結果還是感到十分的糊塗。

最後他抱歉地說：「眞對不起，也許是我才疏學淺，這些弓箭，既不像古董，更不似一支箭，照我說，只像一件不倫不類的藝術品！」

林愛莉嘆氣說：「看來專家的答案亦不外如是。」

阿生道：「我想，不會有人特意製造一支箭來送給我們吧？」

呂偉良忍不住問劉候：「閣下是否也未見過這種弓箭？」

「的確未見過！」劉候說，「我已是六十多歲人了，古董這一門生意也是祖傳的，入行前後也將近五十年了。但是，從來就未見過這種東西。」

阿生呆了片刻，說道：「會不會是外國的古物？例如中東或者南洋。」

劉候說道：「這個都市正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方之一，所以我們除了對中國古董要有認識之外，對外國古董也要有相當認識。但是，根據我所見所聞，就無法知道這東西的來歷。而且，你也看見了，上面不是刻了四個中國字嗎？」

「是的，『死神之箭』四個都是中國字。」阿生說，「你是不是連這個名堂也從來沒有聽過？」

「是的，『愛神之箭』反而聽過了，就是未聽過什麼『死神之箭』。」劉候又苦笑一下：「老實說，如果不是各位這麼老成持重，我還以爲你們在故意和我開玩笑呢。」

林愛莉在那邊古董架上參觀一些出土古物，其中就有不少是弓箭的箭頭，大都銹蹟斑斑，甚至有些是石製的。

據說：外國遊客對於這些東西最感興趣。劉候對這些古物的訂價，也是憑其年代遠近而分高低，年代越遠的，價錢就越貴。

呂偉良翻閱着一些古籍，有不少關於弓與箭的圖片和資料，就是從未見過像他手上現在這一支奇形怪狀的箭。各人無可奈何，唯有向劉候告辭。

阿生心有不甘，離開了劉記古董店之後，驅車至一間猶太人開設的遊客中心，向一名店員查問了一番，結果還是得不到答案。

最後，阿生唯有將那支箭帶返特警總部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到一間相熟的飯店吃晚餐，這時已將近黃昏時份了。

他們以爲阿生稍後會趕來，豈料吃完了一頓晚飯，阿生還未見來。

後來呂偉良致電特警總部，却說阿生早已出去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結賬離去，剛想登上路旁汽車之際，突然有人叫住他們！

二人回頭一看，是一個陌生男子。

那人臉上堆滿了笑容，由另一輛汽車裏走了出來，正朝住二人行過來！

那輛黑色房車之內，顯然還有三名彪形大漢，他們的視綫同時集中在呂林二人身上！

那人走近呂偉良跟前，笑道：「閣下可是呂偉良先生？」

呂偉良打量對方一遍，點頭道：「在下正是，有什麼指教？」

那人說：「我是奉命而來，想請呂先生和這位林小姐回去談談。」

呂偉良問道：「奉誰之命，回到那裏去？」

那人道：「二位請登車再說吧！」

「好的，我們就用自己的車子，煩你帶路！」呂偉良說着上了車。

他以爲對方會阻止他，結果却沒有。那黑色房車內的三名大漢，也沒有撲下車來！

林愛莉故意站得較遠，小心戒備着，直至看見對方沒有進一步行動，她才跟住上了車。

那陌生人也回到那輛黑色房車之內，令司機緩緩地將汽車開出！

呂偉良不禁怔怔地對林愛莉說：「他們到底是誰？」

「不管是誰，我們都要去看個明白的。」林愛莉說着，已將車子跟在那黑色房車的背後。

呂偉良道：「他們顯然不是警方的人，却沒有表示身份，他們憑什麼肯定我們跟他們走？」

「因爲他了解我們的性格——好奇心重，又不怕死！」林愛莉笑了笑！

可是呂偉良却朝望後鏡中瞥了一眼：「不！你似乎還不曉得我們已經做了三文治！」

林愛莉怔了一怔！臉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了，她從望後鏡中發現後面有一輛汽車跟得很貼！換句話說，他們的車子被人一

前一後的夾在中心！

林愛莉不禁有點生氣，忿忿地：「這算是什麼？」

呂偉良態度從容地說：「無論如何，我們也得順從他們！」

「這可能是一個陷阱！」

「但是，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

林愛莉看見前面的車子拐了彎，她大可以開足馬力往前衝，然後輕而易舉地擺脫他們，但是，她終於順從了呂偉良的意思，讓那二輛神秘汽車一前一後地將他們帶到一處郊外地方！

呂偉良當然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林愛莉久居此地，自然也不會陌生。

前面一輛車子開進了一條分岔路去，林愛莉也把車開進去，後面一輛車子亦步亦趨。

呂偉良半開玩笑地說：「這裏顯然不是警局，你猜對方到底是何方神聖？」

林愛莉道：「我猜不到，但可以肯定的，他們決不會是好人。」

說話間，前面一輛汽車已經停了下來！林愛莉只好將車子停好。

令二人感到意外的，就是這裏附近並沒有任何屋宇，只有樹木和野草。

後面一輛車子也跟住停下來了，裏面走出四名大漢來，加上前面一輛車內的四人，前後便是八名大漢！

曾經與呂偉良談話的，似乎是首領，他這時又走了過來！其餘七名大漢分開前後左右站立，他們手上雖然沒有武器，但腰間隆然有物。

那人走到呂偉良的汽車旁邊來，對他說：「兩位請下車談談好嗎？」

呂偉良往四下裏張望一遍：「這是甚麼意思？」

那人笑道：「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鐵拐俠盜也會如此胆小如鼠。」

呂偉良怔了一怔：「閣下到底是那一方面的朋友？在此之前，我們似乎從未謀臉呢。」

那人說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逢又何必曾相識？這次我請二位到這裏來，是有些事情商量。」

「我看你也不似婆婆媽媽的人，有甚麼事請快直說，何必吞吞吐吐？」呂偉良一邊說着一邊已推開車門下了車。

那人打個手勢，二名大漢走了過來！

林愛莉就要有所行動，但為呂偉良叫住！

那人笑笑說：「我們只想看看你的汽車裏，是否收藏了一些武器。」

呂偉良道：「你們可以看，但不可以亂動！」

「你放心好了，我們決不是那些不擇手段的刼匪！」那人又說：「請打開後面行李箱，可以嗎？」

呂偉良對林愛莉說：「愛莉，就讓他們滿足一下好奇心吧！」

林愛莉於是按掣將後面的行李箱打開，二名大漢像警察截查車輛一樣，非常小心地到處查看，他們顯然想找一些甚麼似的。

跟呂偉良說話的男子大約三四十歲左右，樣子很斯文，但那雙眼睛却有如狐狸一般狡猾，一看就知道並非泛泛之輩。

呂偉良趁這時候問道：「老兄貴姓大名？」

林愛莉坐在車裏不耐煩，走了出來。

那男子對呂偉良笑了笑，答道：「我姓宋，就叫我小宋好了。」

「在那裏發財？」呂偉良打蛇隨棍上地問：「相信過去我們可能見過臉了？」

小宋笑道：「不！我們從未見過臉，但我有人認識你，所以我知道你是我要找的人。」

這時候，那二名負責搜車的大漢走過來對小宋說：「車內找不到那東西。」

小宋眉心一皺：「行李箱呢？」

「也都搜過了。」二名大漢說。

小宋於是回頭問呂偉良：「呂老兄，你是不是有一支箭？」

呂偉良呆了一呆！

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都為之恍然大悟！想不到這班人要找的，竟然就是那些古古怪怪的「死神之箭」！

呂偉良定一定神：「你是說那支死神之箭嗎？」

「對了。」小宋道：「現在你把它收藏在甚麼地方？」

「我把它扔掉了！」呂偉良說：「也許你還不知道，那是不祥之物啊！」

呂偉良故意提高聲音說，目的是要林愛莉也能夠清楚聽到，以免口供不符！

但是，只見面前的小宋臉色一沉：「你不是開玩笑吧？你怎麼會把它扔掉？」

「這有甚麼不對？」呂偉良說：「如果換上你，相信你收到那東西也會為之忐忑不安！」

小宋一派正經地說：「呂老兄，素仰你在江湖上的名氣，希望你也够義氣，爽爽快快的把那支箭交出來，否則我們回去將難以交代！」

呂偉良却忍不住笑了起來：「向誰交代？」

「我的老闆！」

「你的老闆又是誰？」

「他的綽號叫歪嘴金，江湖上的人都認識他，相信你也聽過這名字了？」小宋說：「我們就是奉了他之命，前來向你們收購那支箭！」

「收購？」呂偉良問道：「你們到底打算付多少代價？」

「價錢可以面議！問題却是你把那支箭收藏到甚麼地方去了？」

呂偉良沉吟道：「有錢又當別論，就是不知道你們願意出多少錢？」

小宋笑道：「我早想到你把它收藏起來了。」

呂偉良道：「不！我的確把它扔掉了，只是有錢的話，我也許可以帶你們去把它找回來！」

「你把它扔在甚麼地方？」

「我的代價呢？」

小宋說道：「彼此都是江湖上的朋友，反正你找到它亦未必有用，何必斤斤計較？總之，我們不會令你吃虧就是。」

呂偉良笑道：「錢，相信對任何人都會有用，何況你們要找它，可能亦有另外一幫人正在找它，我眞後悔自己太過迷信，看見『死神之箭』四個字，就把它順手扔掉！」

「別說廢話了，請你上車去！」小宋說着，伸手過來將車門拉開！

呂偉良站住不動：「慢着！既是一宗交易，價錢又怎麼可以不事先講好？」

小宋仍然拉住車門，背後有人已拔出一支手槍來：「聽宋大哥的話，別再嚕囌了！」

呂偉良回頭一看笑說：「那是玩具槍麼？」

驀地「砰」然一聲槍响，一枚子彈射向樹上的橫枝，「勒」地一响！一根粗如手臂的樹枝折斷了，搖搖擺擺吊在樹上！

小宋得意洋洋地笑了笑，冷冷地說：「現在你知道這不是一支玩具槍了吧？」

呂偉良苦笑道：「這原來就是『江湖上的朋友』的所為！」

小宋道：「我們已經先禮後兵，希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否則，當我和我的手足們無法交代的時候，他們怎麼樣對待你，我也無法制止！」

林愛莉心裏非常生氣，但禁於形勢，她不敢妄動！

另外一名槍手命令林愛莉登上她原來的汽車，而呂偉良却被要脅坐到第一輛黑色房車裏面去，與小宋等人在一起！

呂偉良心裏在想：「死神之箭」已經由江强私家偵探社的化驗人員檢驗過了，證明裏面並未藏有甚麼秘密，同時亦經由古董商人劉候證明並非甚麼中外古董，這班人為甚麼要找它？

「死神之箭」已經被阿生帶走，這班來歷不明的人大概不會知道，否則也不會找着他和林愛莉來。目前他應該怎樣做？

呂偉良正思想間，汽車已經開出了！二名持手槍的大漢分別坐在林愛莉的身旁以及後面的座位上，但小宋却令他的司機首先將車開出，同時對呂偉良說：「你到底把『死神之箭』扔在甚麼地方？快告訴我的司機！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

「你既然知道我是呂偉良，怎可以不弄清楚我這跛子的性格？」

「你說什麼？」

「姓呂的向來吃軟不吃硬，如果你在江湖上混過，一定明白！」

小宋呆了一呆：「你似乎連手槍和子彈都不怕呢！」

呂偉良苦笑聳肩：「生成一副硬骨頭，想到大不了只有一死了之，便甚麼也不怕了，何況萬一我性命不保，你們亦同樣得不到所須要的東西！」

小宋嘆了一口氣說：「那，你想要多少錢？」

「我開出的價錢相信會嚇壞你，但有一個折衷辦法，就是你必須講眞話。有時我覺得自己很古怪，往往會給誠坦的人所感動。」呂偉良說：「你也許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吧？」

小宋道：「你的意思可是要我講出那支箭的來歷？」

「是的。你們這麼急切須要得到那支箭，相信一定有原因的。」

「不錯，那支箭的確有點來歷。」小宋思索了一下，「死神之箭，顧名思義，得到它的人必有麻煩。」

「你倒沒有說錯，我現在不是有麻煩嗎？」呂偉良苦笑了一下，「但是，難道你們就不怕死神的糾纏麼？」

「這件事很難令你明白的，我們是受人所托，有人一定要得到它！」小宋說：「據我所知，這是一件珍貴的紀念品。」

「紀念品？」呂偉良忍不住笑了起來，「但對我來說，它却是一件兇器。」

「你認為它可能傷害你嗎？」

「何止傷害？差點還取去了我的性命呢！」呂偉良說：「所以我對你們何故這麼急切須要得到它，不得不追究一下！」

小宋說：「我們只知道你擁有這支死神之箭，却不知道其他內容。但是有人認為它是一件十分重要的紀念品，要求我們無論如何也要替他找回來！」

呂偉良笑道：「你們原來就是私家偵探！」

「不！我們不是甚麼私家偵探，只是為朋友盡點義務。」

呂偉良說：「你說過你的老闆是歪嘴金，這名字我似乎也聽過了。但是，我覺得你仍然不够坦白，隱藏着一些事實！」

「這回輪到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了。」小宋說。

呂偉良道：「我在懷疑有人企圖謀殺我不遂，現在希望你們代他毁滅證據！」

小宋道：「據我們所知，死神之箭是在物主家中失去的，你指它是兇器，似乎沒有理由。」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然則，你在懷疑我潛入你朋友家中把它偷回來麼？」

「我沒有這樣說過。總之，現在該是物歸原主的時候了。」

呂偉良心裏暗忖：看對方的來勢，顯然是志在必得，如果就此雙手奉上，眞相可能永遠變得一個謎，假如不交出的話，對方大概也不會放過他和林愛莉。怎麼辦呢？

呂偉良苦思無策之際，小宋又在催促：「呂老兄，到底『死神之箭』在那裏？請你快些說出來吧！免得大家難做！」

呂偉良靈機一觸：「請把車子開到『飛鏢俱樂部』附近吧！」

小宋向司機示意，車子於是朝住大路開出！後面由林愛莉和另一名男子所駕駛的車子，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保持一定的距離！

林愛莉把車子開在中間，一直無法與呂偉良取得連絡，自然不知道他們何故要開車到「飛鏢俱樂部」附近去。

她一直被人用手槍在後面威脅着，心裏非常不舒服，却又無可奈何！

直至汽車在「飛鏢俱樂部」附近一條公路停了下來，呂偉良帶着小宋等人下了車，林愛莉却被人命令留在汽車裏。

小宋警告呂偉良：「如果你要花樣，必須小心你的女朋友！」

呂偉良道：「那支『死神之箭』我確實拋棄在這裏，能否將它找回來，那就要看看你們的運氣了。」

呂偉良說着已拄杖走向路旁一大叢野草附近，用手指指野草與荊棘交雜的植物堆中：「我記得當時隨手一扔，那支箭就掉進那邊去了！」

小宋半信半疑，令三名大漢在這一帶搜索。

林愛莉坐在汽車裏，無須多問也知道

呂偉良在幹什麼。

呂偉良對小宋說：「有人警告我，說『死神之箭』乃不祥之物，所以我才將它扔掉，假如你早些找我，就不必這麼痲煩了。」

小宋道：「我們只知道你拿着那支箭到處去查問，却不知道你把它扔掉，老實說吧，到現在，我仍然在懷疑你把我們戲弄！」

呂偉良心裏一凜！態度却依舊是那麼冷靜！他說：「我不會騙你的，只希望知道你要了它有些甚麼用。」

小宋道：「我也不會騙你，我們是眞的受人所託！」

這時候，呂偉良突然瞥見那邊他的汽車裏起了一陣混亂！

林愛莉在車裏不知怎的，突然發難！只見她一按機掣，汽車中間——前座與後座之間有一塊防彈玻璃驀地彈了出來！

坐在後面的一名槍手事前完全意料不到林愛莉有此一着，突然跳彈而出的玻璃撞上了他的手腕，令到他整個手臂痲木了一陣，手槍亦不由自主地掉落在林愛莉的座位上。

身旁另一名大漢只負起監視之責，他身上不知道有沒有手槍，只是當他有所行動時，已被林愛莉粉拳連揮，重重地擊了幾下！

林愛莉迅速拾起墮在她身旁的一支手槍，但是，前面那名大漢的動作更快，轉眼間他已推開車門，衝了出去！

林愛莉情急之下，接連扳動機掣，可是手槍只發出「拍拍」兩下金屬撞擊聲，並未有子彈射出！

這車子是特製的，裏面有不少設計精巧絕倫的機關，錶板上衆多的按鈕之中也有一個是將四扇車門控制的，可惜林愛莉到底未習慣使用。如果換上了阿生，情形一定改觀！因爲阿生比林愛莉更爲熟悉這車子的性能。

現在等到林愛莉按掣企圖將車門的暗鎖鎖好時，連後座一名大漢也逃了出去！

林愛莉正待下車，却隔住玻璃看見那邊有人瞄準她開槍！

「砰」然一聲，子彈在擋風玻璃上面滑了開去，那塊玻璃絲毫無損！

林愛莉發覺四邊車門上面的玻璃還未曾關好，立刻又急急伸手按動另一個按掣，「卡察」一聲，四塊車門的玻璃齊齊彈上！

就在這刹那間，數顆子彈已分別射來，要不是玻璃都是防彈的，只怕林愛莉此刻已是身受重傷！

呂偉良是個非常機警敏捷的人，他首先發覺汽車裏起了一陣騷動，立刻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他不暇思索，以第一時間揮出了有力的一杖！

小宋冷不提防，給他一杖擊得往旁栽倒！

當時其餘大漢要不是跑進草叢中去，便是站得較遠！當他們發覺情形不對時，便紛紛飛撲過來！

呂偉良明知衆寡懸殊，加上對方有槍在手是佔了便宜，因此不敢久留，拄杖急蹤，三騰兩躍，已竄至他的汽車旁邊！

但是，他還來不及將車門拉開，那邊已有人伏地翻身朝住他背後開了一槍！

那個來不及站起却能及時拔槍採取行動的人正是小宋！他給呂偉良的鐵杖打得渾身疼痛之際，頭腦總算還能保持冷靜！

看見林愛莉的汽車剛好開動，而呂偉良此時亦已竄至車旁，小宋於是翻身伏地，就此開了一槍！也就是因爲這樣匆忙，呂偉良才僥倖不致被子彈攢孔。子彈只由他肩膊上掠過，撞擊在防彈的車頂邊緣，滑飛向天空！

呂偉良知道子彈可以接二連三地發射，他不敢怠慢，就地一躍，鐵杖撑地，順勢就由車頂翻過了汽車的另一邊！

林愛莉本來想及時開車接應他的，想不到呂偉良却首先衝了過來！此際她正將車子緩緩開行中，看見呂偉良翻過了汽車的另一邊，立刻就將車門推開，讓他攢了進來！

林愛莉一邊將汽車速度加快，一邊按下暗鍵——這是將四扇車門鎖上的機掣！

那一邊，小宋已霍然躍起，與另一名槍手齊齊舉起手槍，對準了汽車的擋風玻璃，他們顯然還未領悟到這汽車的特殊性能，「砰砰」兩聲槍响，但呂偉良這汽車的擋風玻璃絲毫無損！

林愛莉手一緊，脚下用力踏住油門，汽車登時如箭離弦，飛也似的直衝過去！

小宋和他的手下十分矯捷，一看形勢不對勁，立即有如噴水池中的兩條水柱，分別向左右兩旁斜裏飛出了路面！

汽車迅速在他們原來站立的地方一掠而過，眞的是間不容髮！

呂偉良看見林愛莉有如驚弓之鳥，拚命地開車逃走，他急忙叫住她：「愛莉，你怕什麼？難道你忘記了這車子是防彈的嗎？讓我報警，車子開回現場去吧！」

呂偉良一邊說一邊已將車中的無綫電話拿在手中。林愛莉是給對方人衆槍多而嚇得亂了方寸，這時給呂偉良提醒了之後，仍然未敢立卽將車子開返現場去！

但是那一邊，小宋等人已分別搶登二輛汽車，由公路的另一邊飛馳而去！

呂偉良一邊致電報警，一邊催促林愛莉把車子掉頭追踪小宋等人的汽車，但是，這一帶路面太窄，要掉頭可也不容易。

等到林愛莉的汽車找到足够地方掉頭時，小宋等人的汽車已經逃得不知所踪。

他們追踪了一程之後，因爲剛才呂偉良報了警，林愛莉只好將汽車開回現場，等候警方開到這裏來調查。

呂偉良也打了一個電話到特警總部去，將剛才的事告知了他的徒弟阿生。

其實卽使呂偉良不報警，剛才的連串槍聲亦已驚動了在大路上經過的車輛，因此，警方人員在不久之後，便抵達現場。

警方在現場找尋彈頭，同時在公路上設下檢查站，希望截獲小宋和他的手下。

林愛莉後來檢查那支對方遺下的手槍，原來裏面並非沒有子彈，只是槍手沒有把保險掣放下而已，所以林愛莉接連扳動了幾下，也沒有子彈射出。

阿生匆匆趕來，聽了呂偉良和林愛莉的陳述後，也覺得這件事太過離奇，爲甚麼對方如此重視那支「死神之箭」？

阿生說道：「這麼看來，那支箭並非不祥之物啊！」

呂偉良也說：「是的，如果是不祥之物，小宋等人就不會這麼大陣仗，拉大隊來挾持我，千方百計希望得到它了。」

林愛莉低聲問阿生：「那支箭呢？」

「仍在總部，我們要詳細檢驗。」阿生說。

這時候有一位高級警官跑過來對呂偉良說：「我們要把閣下所講的『死神之箭』帶回去備案，請將那支箭交給我吧！」

呂偉良說出那支箭在阿生那裏，阿生則對警官道：「回頭我會派人送到警局去；那支箭現在我們總部之內檢驗！」

由於此事驚動了警方，新聞界很快便雲集此地，集中訪問呂偉良等人。

呂偉良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他所以報警，正是要把記者們召集到這裏來！

呂偉良覺得：「死神之箭」既然連專家亦難明其來歷，就唯有透過報章和電視台，希望有人提供一些參考資料。可惜阿生沒有把「死神之箭」帶來，唯有透過警方答允記者們，稍後時間讓他們將那支古怪的箭拍攝成照片或記錄影片，希望市民會提供一些這方面的資料。

林愛莉不禁要問阿生：「那支箭已經過詳細檢驗，難道你還不相信江强偵探社的化驗師麼？」

阿生道：「做我們這行，『多疑』是本性之一，何况總部內用的是電子儀器，我們希望有奇蹟發現。」

呂偉良和林愛莉絕不懷疑特警總部的科學化設備，他們是國際警察組織，一切儀器都是最現代化，最新式的。江强私家偵探社的化驗室雖然有着不少專門人才和科學化設備，但無論如何無法與特警總部比較。

不過，事實上那支箭已經經過了連串的精密檢驗，根本沒有可疑之處，到底阿生還要檢查一些甚麼？

事後阿生對他們解釋說：「我們的檢驗是多方面的，例如那支箭會不會含有某一種稀有金屬？會不會隱藏着某些陰謀？現在既然有人急於得到它，這支箭就更加有研究的必要。」

各人返回市區，已是華燈初上時份。

呂偉良和林愛莉到警局去，阿生親自返回特警總部，將那支箭護送到警局，讓記者們拍照！

阿生用紅絨錦盒將那支箭儀着送來，看上去更覺珍貴。

有些記者要求接觸那支箭，但被阿生和警官們加以拒絕。正是眼看手勿動，只許攝影，不准摸觸！

正當鎂光燈閃個不停之際，警局裏的電燈突然之間熄滅了。

一陣騷亂，警局門口的武裝守衛立卽將大門封鎖，暫時不許任何人出入！

混亂中，那個紅絨錦盒被人推翻了，顯然有人將那支「死神之箭」奪去，但在黑暗中阿生和警方人員都無法加以制止！

阿生高聲呼喝，無奈人擠聲雜，幾乎沒有人聽到他說些甚麼。

警員們紛紛亮着手電筒，但這已經是稍後一段時間內的事情。警方事前顯然沒有想到會有此一着，所以警員們爲了搜出手電筒也費了一些時間。

記者們的攝影機大都配備了鎂光燈，因此在燈光熄滅後，有些鎂光燈仍在閃個不停！

情况一度混亂，警員們紛紛拔出手槍戒備。幸好未到三分鐘光景，電燈又再復明！

「死神之箭」不見了！

在場的人均感迷惑，因爲這不是普通地方，而是維持治安的警局。

記者們都被留下來，逐個檢查證件和搜身；但呂偉良認爲警局內的人員也須同等待遇，阿生同意將在場的特警們搜身。

檢查證件是爲了防止有外人滲入記者羣中，因爲他們進入警局時只是把證件揚了一揚，警員根本未有逐個加以檢查。

呂偉良久居此地，自然明白到當地警員們的質素參差，何况警局之內除了警員之外，還有文員和雜役等等在着。在事情未查清楚之前，任何人都可能有問題。

阿生和在場的高級警官們，親自動手將各人搜身，結果還是找不到那支箭！

但是那個儀箭的錦盒依舊在着，黑暗中奪箭的人可能已將指紋無意中印在上面，因此阿生和警官們要求在場的人，把指紋留下，以備查驗！

警方這做法雖然很痲煩，但是記者們爲表清白，均無怨言。

事情一直鬧至深夜，各人才可以先後離開了警局。

阿生因爲本身是特警隊長，他須要留下來協助警方偵查這件事，所以沒有和呂偉良他們一齊走。

呂偉良和林愛莉返抵碧湖灣愛廬時，已是深夜時份了。

呂偉良想起今晚的情形，不禁苦笑道：「看來我們都太落伍了；甚麼鐵枴俠盜，甚麼迷你女賊，反正就沒有在警局內衆目睽睽之下動手脚。但是今晚那位仁兄不但有胆子在太歲頭上動土，甚至也令到你我這輩江湖上頗有名氣的人臉目無光。」

林愛莉也說：「是的，這個人手法高明，可能就是小宋他們的幕後老闆！」

「無論如何，那支『死神之箭』已經不見了，它到底有什麼價值？」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他們爲甚麼要千方百計的奪得這支箭？」

林愛莉剛剛將車門推開，靈犬「多利」就由那邊飛撲過來！

「多利」低哼着，咬住呂偉良的鐵枴杖往屋子裏走。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知道「多利」是一頭通靈性的神犬，看見這種情形很快就明白到屋子裏一定有些事情發生，於是急忙跑了進去！

二人剛走到門前，便已聽到一陣電話鈴聲在作响！

呂偉良開門拄杖入內，亮燈執起電話聽筒，對方是一個男子，他要找的却是「迷你女賊」林愛莉。

林愛莉聽說有人找她，她也爲之呆了一呆！因爲通常來說，凡是認識林愛莉的朋友大都同時認識呂偉良的；剛才呂偉良雖然沒有問及對方是誰，但看情形呂偉良好像並不認識對方。

林愛莉接過了電話聽筒，只「喂」了一聲，對方就自我介紹說：「林小姐嗎？我就是劉記古玩店的劉侯，今天我一直在

找你呢！」

林愛莉眞想不到是劉老闆——劉記古玩店的老闆。

呂偉良今天也見過這老頭兒，只是一時認不出是他的聲音；而呂偉良許多時就爲了尊重林愛莉，從來不會追查找她的人是誰。

林愛莉忍不住說道：「劉老闆，今天我們不是來拜候過你嗎？爲甚麼你說一直在找我們？」

劉侯在電話中說：「是的，就在你們走了之後不到一小時，突然有人找着我來了，你猜他們是爲了甚麼事？就是爲了那支箭……」

「什麼？爲了那支箭？」林愛莉整個人爲之精神一振！

是的，他們一直就爲了「死神之箭」感到莫名其妙之際，因此一切有關那支箭的事情，都足以令到他們感到無限興奮！

劉侯說道：「有人拿了一幀照片給我，那照片上面映的是一支古怪的箭——就是你們所有的『死神之箭』，這客人問我有沒有見過照片的箭，同時表示願意出高價將它收購。」

林愛莉立刻問：「那人是否姓宋？」

「不！姓陳。」劉侯說：「他還留下印有姓名地址的咭片給我，叫我一有消息就通知他。」

「你現在甚麼地方？」林愛莉又問。

「我仍然留在店裏，今天我已先後打過好幾次電話給你了，可是老是找不到你；你家裏的電話沒有人聽。」劉侯說。

林愛莉忘記了，不知道有沒有把呂偉良汽車上的無綫電話號碼說給劉侯知道，但聽劉侯這麼說，她顯然沒有將那電話號碼留下。

呂偉良這時正在林愛莉身旁，他也隱約聽到了電話中的聲音。他担心林愛莉口急舌快，把下午發生的事說了出來，於是走過去掩住講筒，低語林愛莉：「問他那人的姓名住址，切勿對他說『死神之箭』已經失去了。」

林愛莉會意地點了點頭，然後又對劉侯說：「劉老闆，你說那位陳先生是住在甚麼地方的？」

「姓名地址都在咭片上，但是，我以爲你們最好立刻到我店裏來一次，同時把那支箭帶來，它可能給你們很多好處。」劉侯在電話那邊說。

林愛莉道：「現在已是深夜了，不怕阻你休息麼？」

「老實說，這是一宗大買賣，我可能賺一份厚佣，否則我也不會一直等在店裏。」劉侯說道：「這些事情最易起變化，等到明天，生意可能會落入別人的手裏去了。所以你們還是到敝店來一次吧！」

呂偉良這一次是留心在旁聆聽着。他向林愛莉打着手勢，林愛莉會意地說：「好吧！我們立刻就趕來見你面談！」

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獃在電話旁木無表情！

呂偉良問道：「有什麼不對嗎？」

林愛莉束着眉梢說：「我正奇怪，他爲甚麼對於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在警局裏發生的事會一無所知？」

呂偉良道：「這也沒有甚麼奇怪，今晚在警局裏發生的事，報紙固然要明天才刊登出來，就是電視台或電台亦未必來得及報導。」

「但今天下午在飛鏢俱樂部附近發生的事，電視台和廣播電台一定有報導的。」林愛莉說，「他難道連收音機也沒有扭開？」

「有些人只喜歡看報紙，不聽收音機，不看電視節目絕不奇怪！」呂偉良又催促林愛莉：「來吧！我們快去會晤劉侯，相信他手上擁有的咭片，說不定是小宋那一幫人的頭目。」

林愛莉道：「可是，我們那支『死神之箭』……」

呂偉良道：「我們的目的並非眞的要把箭出賣給他，只是要查出對方是誰。但是如果我們剛才在電話中坦白對他說眞話，劉侯可能沒有耐性在那兒等待我們；事情到了明天，可能又起變化。」

林愛莉於是和呂偉良又再次駕車離開了「愛廬」，開入市區去！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問呂偉良：「要不要通知阿生？」

呂偉良道：「暫時不必了，先從劉侯手上取得那姓陳的地址之後再說吧！」

×　×

深夜裏的古玩街，實在靜得很，甚至連汽車也很少取道經過這裏。

劉記古董店那度大門早已關上了。

店內的店伴全都走光，只留下一名看更的小厮，但這時也被繩子綑綁起來，口部塞進了一團棉絮！

劉侯的確還留在店內，只是他身旁多了一批不速之客。這班人剛才一直要脅着劉侯，要他打電話給呂偉良和林愛莉；自然剛才劉侯所講的說話，也都是這班人要他這樣講的。

這班不速之客包括一名中年男子，約莫有四五十歲之間；此外幾名年青人打扮得相當新潮，顯然是中年人的打手之類。

他們是揀着店伴紛紛離店的時候闖進來的，當時劉老闆在總結當天的收入，準備將欵項納入保險箱之後便離去，想不到小厮稍爲疏忽就給他們闖了進來！

當時劉侯以爲是匪徒打劫，想不到後來才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對方將小厮綑綁，同時監視着劉侯，爲首的中年男子就對他說道：「你不要害怕，聽我說個明白之後，只要與我們忠誠合作，你便可保平安。」

劉侯並不因中年男子這番說話而放下心來，因爲許多刼匪也是這麼一副口吻。

中年男子又說：「我們並非來打刼，只想問你一件事，你見過這些東西嗎？」

劉侯看見中年人手上拿着一幀甫士咭度的照片，上面映的是一支金屬鑄成的箭，形狀正是呂偉良和林愛莉携來的一樣。

那時劉侯已失了方寸，他但求對方放過他，那裏還敢說謊？

因此他說道：「今天有人帶着這支箭來找我，但我肯定它不是古董。」

中年人說：「那人是不是姓呂的？」

「是的，一位姓呂，一位是林小姐。」劉侯說。

「你有辦法找到他嗎？」

「讓我打個電話試試看。」

於是劉侯便打電話到「愛廬」去，可惜一連響了許多次，對方也沒有接聽。劉侯只好告訴那中年人說：「他可能留在街上，還沒有回家去！」

「那麼，我們在這裏等着吧，直至到你找到他爲止。」中年人說。

劉侯也無可奈何，只有在那班人的監視下呆呆地等下去！

此後每隔數分鐘，劉侯就打一次電話到「愛廬」去。每一次，那中年人都在旁監視和傾聽着，甚至萬一電話接通了，劉侯應該說些甚麼話，也是由那中年人出主意。

劉侯很少這麼深夜還未回家休息，因此劉家的人也會打電話來催促他回去，但劉侯只得佯稱要與朋友應酬，還叮囑他的家人別再打電話來。

中年人看見劉侯這麼合作，覺得十分滿意。

劉侯的心情經過了一番緊張之後，稍爲輕鬆下來。他忍不住問：「到底那支箭有甚麼價值？」

中年人笑道：「姓呂的是不是想把那支箭出售給你？然則，你拒絕收購那件古董，委實是你的損失。」

「古董？」劉侯怔了一怔之後，忍不住笑了起來，「你別開玩笑了，我從事古董這一行已有不少日子，但我已經細心研究過了，它絕對不是甚麼古董。」

「不怕開罪你，你實在懂得太少。這不但是一件古董，而且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外國古董。也許你研究的都是中國古董，所以你不明白也不能怪你。」

「外國古董我也有研究，只是沒有對中國古董那麼深刻罷了。」

中年人說：「讓我告訴你一點綫索吧，那支箭是古羅馬帝國時代的出土古物之一……」

豈料話猶未完，劉侯已經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你笑什麼？」中年人面色一沉，問道。

劉侯說道：「你說它是中國不明朝代的古董，倒還說得過去，你却說它是古羅馬帝國時代的古物，叫我怎可以忍得住不笑？」

「你的意思可是因爲箭桿上的字體是中國字？」中年人問。

「對了，那四個字正是中國字——死神之箭，古羅馬人怎麼懂得把四個中國字刻上去？」

「你問得好，可惜你不知道，那支箭給人翻新過之後，然後才加刻一些漢字上去。」

劉侯怔了一怔：「你的意思是說：他們那支並非死神之箭？」

「是的，有人將它加上『死神之箭』四個字，目的無非令到拾到它的人心理上產生一種恐懼，不會存心佔有它。其實它絕不會有甚麼危險的！」中年人說。

劉侯苦笑道：「有沒有危險我不知道，但是，凡是接觸過『死神之箭』的人必有麻煩，這却是眞的。」

「你太迷信了！」中年人說：「如果它確是一件不祥之物，我們又怎敢到處找尋它？難道我們也自尋麻煩嗎？」

話猶未完，門外已傳來一陣汽車聲，屋內各人立刻爲之緊張起來！

中年人指揮着他帶來的手下，又命令劉侯要鎭靜，若無其事地將呂偉良迎進屋內。劉侯唯唯喏喏，他明白到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都是十分機警的人，萬一有甚麼差池，他便成爲雙方的核心人物。

不過，最令他担心的，還是呂偉良不知道有沒有把「死神之箭」携來！

劉侯想到這裏的時候，已有人在外面按動門鈴！

劉侯把大門拉開，進來的果然就是呂偉良。

呂偉良拄杖走進來，林愛莉正將汽車停放好，所以走得較後。

呂偉良招呼劉侯的時候，已經發覺他的表情非常呆滯，臉上那一絲笑容也是强擠出來的。他心裏正感到無限驚奇之際，耳畔已聽到一個陌生人的警告之聲來自大門後面。

那中年人說：「小心點！慢慢的，若無其事地走進來吧！如果你企圖示意或阻止外面的人進來，你背上首先開孔！」

呂偉良心裏一凜，知道劉侯也在對方的要脅之下，惟有慢慢的走了進去！

林愛莉還不知道裏面發生了甚麼事，三步併作兩步的跑了入來！

林愛莉剛進了門，就聽到有人沉聲對她道：「小姐，請你不要動！」

豈料那個「動」字也未說出口，林愛莉已經橫飛一脚，她的反應和胆色簡直令到對方難以相信，因此就在那遲疑的一刹那間，被林愛莉踢中了一脚，橫裏栽了開去。

林愛莉的反應雖快，可惜估計錯誤了，她以爲店內只有一個握槍的人，只要把他踢倒，便一切解決了。怎知道背後撲出二名彪形大漢，迅速將她制服。

林愛莉正待反抗，呂偉良却連聲把她喝住！

呂偉良一方面是担心他們的打鬥令到劉侯損失重大，因爲這是古董店，店內擺放的盡是有價值的中西古董，另一方面呂偉良還未曉得對方的來歷，既然沒有足够把握制勝，又何必逞强呢？

呂偉良畢竟是一位老江湖，他不似林愛莉那麼衝動，這可能就是他能久立江湖不倒的原因之一。

呂偉良叫住林愛莉之後，劉侯總算鬆了一口氣，否則這一場惡鬥相信會令他損失慘重。

林愛莉舒了口氣問：「他們是誰？」

呂偉良道：「我也不知道。不過這些事情我老早已經料到了！」

中年人笑了笑：「你眞的有這種預感嗎？」

呂偉良道：「劉老闆不可能爲了一宗生意在這裏獃到這麼深夜。」

「好了，別浪費時間吧！」中年人道：「請將那支箭交給我！」

「甚麼箭？」呂偉良說。

「別裝蒜了，剛才劉侯在電話中已說得一清二楚。」

「哦！你是說那支死神之箭麼？」

「是的，你有沒有把它帶來？」

呂偉良道：「那支箭根本就不在我這

裏。」

中年人問：「那麼，在那裏？」

「在我徒弟阿生那裏！」

中年人在失望中有點半信半疑，下令他帶來的大漢將呂偉良和林愛莉搜身，結果當然無法搜出那支「死神之箭」。

中年人道：「爲甚麼你要將箭交給你徒弟？」

「他拿去檢驗，其中可能有古怪！」呂偉良說：「眞想不到，居然有這麼多人希望得到它！」

「那支箭毫無古怪，它也不是一支象徵死亡之箭，只是一件有價值的西方古物，你要設法叫你徒弟把它送來這裏。」

呂偉良道：「這麼深夜叫他把箭送來，會不會太過份一些？」

中年人臉色一沉：「一點也不過份，因爲那支箭是一度靈符，可以救回你們二個人的性命。」

呂偉良苦笑道：「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我無法交出那支箭，便將我們殺死，是不是？」

「你倒相當聰明，我的意思正是這樣。」中年人道。

林愛莉插嘴道：「有甚麼代價嗎？」

中年人瞪她一眼：「你可以開個價錢的。」

林愛莉回頭對呂偉良道：「那支箭雖然帶給我們這許多麻煩，想不到最後總算給我們帶來了一筆橫財。」

呂偉良道：「既然有這許多人看中了這支箭，相信價錢一定不會太低吧？」

林愛莉道：「錢在人家的手裏，貨在我們的手裏，不合理的話，我們有權拒絕這宗交易的。」

中年人忍不住道：「別嚕囌了，現在你們那裏有討價還價的時候，快帶我們到你的汽車裏搜搜看！」

儘管呂偉良和林愛莉說那支箭不在汽車裏，但是，中年人還是要搜查他們的汽車。

呂偉良也沒有反對，陪着他們跑到門外路旁。林愛莉故意袖手旁觀，讓一名大漢過去伸手開門，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門旁似乎有些東西噴了出來。呂偉良和林愛莉急忙掩住鼻孔。一名大漢首當其衝，昏了過去！

那一邊，有輛車子匆匆開至，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因爲事先有了準備，所以由汽車內噴出的迷魂烟霧並沒有令他們昏迷過去。由於頭腦清醒，自然一切也看得清楚。

但是那中年人和他的幾名手下，甚至包括劉候等人在內，却由於嗅着了由汽車門旁小巧機關噴出的迷魂氣體，而變得神智不清，就在這時候，那輛車子已經迅速在那兒停了下來！

古玩街是一條橫街，晚上很靜，路燈並不光亮，但是各人仍然可以看得見那突然而來的汽車裏有幾個人衝下車來！只不過除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有點力不從心，明知一些事情將會發生，却又無從反抗！

那車子裏撲出四名大漢，紛紛拔槍，呂偉良本能地拄杖躍開，林愛莉却想及時拉開車門鑽進汽車裏去！

那四名大漢不由分說，紛紛開槍，只是這些全是配備有滅聲筒的手槍，所以聲浪極低！但見一些人影先後倒了下去！

呂偉良的汽車是特製的，假如防盜暗掣關好，一切將與普通汽車無異，但是假如將防盜暗掣扭開，任何人不懂控制那暗掣而將車門拉開的話，都會令到隱藏在車門暗格內的迷魂氣體洩出，凡是嗅着這些氣體的人，都會變得軟綿綿的毫無氣力，甚至立卽昏倒地上！

剛才林愛莉就是爲了防止汽車被盜而將防盜暗掣扭開了。

呂偉良剛拄杖躍開便見人影倒下，心裏已感不妙，回頭再看見林愛莉的行動與他並不一致，便更加爲之焦急不已！

呂偉良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自然知道對方用的是眞槍實彈的滅聲手槍，因此他不敢硬碰，只有暫時避到路旁一輛汽車後面去！

林愛莉正擬拉開車門之際，一條有力的手臂從後面搭住了她的肩膊，那人顯然是企圖制止她搶登車上，林愛莉心裏一凜，立卽回轉身對付他！

那人神智不清，只不過憑住最後一點氣力死纏住林愛莉而已，原來他就是剛才嗅着了迷魂氣體的中年人。

由汽車內噴出的迷魂氣體並非連續性的，因此只有暗掣被打開的數秒鐘光景才最危險，過了這段時間，氣體就會停止噴出，故此林愛莉掩鼻避過片刻之後，現在接近汽車也不會感到暈眩！但那糾纏着她的中年人却由於吸進了迷魂氣體，這時正變得搖搖欲墮！

呂偉良找到了掩護處之後，回身舉杖，正待發射萬能枴杖內的痲醉銀針，一名槍手已衝至附近，舉槍朝住他發射！

沉聲一响，呂偉良在黑暗中只聽到一聲玻璃破碎聲，他急忙伏首躲避，一些玻璃碎片紛紛由頭頂飛過！

那一邊，林愛莉剛想推開那軟綿無力的中年人，突然感到他的背後中了一槍，鮮血有如泉湧，悶哼一聲就此軟倒下去！

林愛莉大吃一驚，急忙放開懷抱中的屍體，反身正待竄進汽車裏去，一條手槍橫裏閃至，插住了她的腰間，一名槍手自黑暗中衝到，冷冷地喝道：「不要動，跟我走吧！」

林愛莉欲待反抗，立刻被人自頭頂重重擊了一下，就此昏倒過去！

以後到底發生了一些甚麼事情，林愛莉已經無法知道。

呂偉良在昏暗中不知道那邊到底發生了一些甚麼事，只知道有人紛紛中槍倒地，却未知道林愛莉已被人擊倒，而且正將她抬走！

直至到那突如其來的汽車迅速開走了，呂偉良才如夢初覺地由那輛汽車後面衝出！

當呂偉良發覺林愛莉並未進入他的汽車裏時，他心裏難免大吃一驚！因爲這表示林愛莉極有可能已被槍殺倒地！

剛才的情形簡直有如狂風過境一般，事前既然無法知道，甚至事後也沒有人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當時以爲林愛莉會跟隨着他一齊翻過路旁停放着的汽車，想不到他們的

行動却未能一致。

假如眞的就此成爲永別，呂偉良將會一輩子也感到後悔。

但是，呂偉良俯首彎腰一連翻看幾具倒地的屍體之後，都看不見林愛莉的影子，心裏的恐懼已消失了一半。

其實倒地死去的全是男屍，他們當然不可能是林愛莉。現在呂偉良所感到已不是恐懼，而是無限的疑惑。到底林愛莉那裏去了？

呂偉良在附近找了一遍，他担心林愛莉可能受了重傷倒在黑暗的街頭，也可能昏倒一旁而不爲人發覺。但是找遍了附近一帶，連人影也不見一個。

呂偉良正待回到他的汽車裏去打電話，突然發覺有條人影在行人道上移動，他立卽戒備，但是那人轉眼又倒了下去！

呂偉良憑他的經驗判斷對方不是伏擊者，而是一名身受重傷的人，他可能是中年人的手下之一，可能還未死去。

呂偉良於是拄杖過去，蹲下觀察，赫然發覺那是劉老闆——劉候。

呂偉良發覺他的腿部中了一槍，肩膊近頸項處也中了一槍，一邊臉跌腫了，燈光昏暗之下，但見血漬斑斑，形狀可怖！

呂偉良將劉候扶進他的汽車裏去，爲他止血包紮之後，立卽致電報警！

劉候看來傷勢不輕，但他的神智仍舊清醒，因此他內疚地喃喃自語道：「我不該協助他們把你騙來，想不到這一回却是自食其果……」

呂偉良根本聽不清楚他說甚麼，因爲這時候他正打電話到處找他的徒兒阿生。

死神糾纏　數度伏擊

阿生正由警局裏走出來，時已深夜。警局裏今晚發生的事實在令他感到大惑不解，對方到底是何方神聖？竟然有本領在高級警官和記者羣面前施展手脚將那支箭奪去，這當然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事。

阿生一直留在警局裏直到現在，就是爲了協助警方研究此事的幕後情形。

記者們的身份已被登記，當晚留在警局裏的警方人員包括雜役在內，也在調查之列。

懷疑警局裏有內奸乃是順理成章的事，例如電燈爲何會突然之間熄滅，以及滲入現場人羣中將箭奪走的「內奸」，雙方竟然配合得如此天衣無縫，這顯然又是一項預謀。

因此，記者們接受過檢查和問話之後，雖然紛紛離開了警局，但現場上的警方人員以及當晚留在警局內值勤的每一個人，都須要留下來，接受高級警官的詳細調查。至於警局之內，地毡式的搜查早已展開，他們假定被奪走的「死神之箭」未被運出警局以外，所以除了嚴密搜查之外，還將每一個出入警局的人加以搜身。甚至高級警官和阿生亦不例外。

但是，直至到阿生離開了警局爲止，那支失去的「死神之箭」仍然沒有下落。

阿生現在帶着他的助手離開了警局，一邊走向停車場一邊想着，爲甚麼有這許多人須要這支古怪的箭？

阿生自少年時代開始便是個有名的鬼靈精，要不是有個這麼好的師父呂偉良從旁教導，像他這種少年人很容易就變壞。

現在阿生長大成人了，不但是一名出色的國際特警，而且還是當地的隊長，其職位僅次於處長任如重。由於這個人古靈精怪，所以許多時做出來的事也不循正途處理。還好他的地位超然，否則一定受到更多的責難。

就像現在一樣，他的心情並不像表面那麼緊張，只是感到無限驚奇。

阿生所以感到並不緊張當然是有原因的，但他却又不把其中原因告知警方，讓當地警方爲他忙，爲他緊張。其實一切事情的發展，幾乎全在他意料之中，他又怎會緊張？

阿生與助手小丁併肩同行，一邊喃喃自語道：「我們的對手到底有多少個？」

「看情形起碼有幾個。」助手搭訕着道：「他們可能分別屬於幾個非法組織。但是，他們爲甚麼如此重視那支箭？」

阿生道：「如果我估計不錯的話，他們必然會捲土重來！」

「但是，我担心警方知道了眞相之後，會怪責我們。」小丁說。

「我有理由不將眞相說出的，尤其是經過今晚之後，他們內部有奸細是顯而易見的事，如果讓他們知得太多，我們永遠無法查出眞相。」阿生說。

二人邊走邊說，不經不覺已走到了汽車旁邊。

阿生發覺他的汽車擋風玻璃之上壓住一些紙張，以爲又是交通當局的罰欵通知書，但很快他就知道不可能是那回事，因爲這裏是警局的停車場，橫七豎八的亂擺也不會有人抄牌的。

小丁却忍不住罵道：「他媽的！抄牌的傢伙一定是瞎了眼睛，在這裏停車難道也算違法麼？」

阿生走過去將壓在擋風玻璃上面的紙抽出，赫然發現上面有一些字。但由於光綫迷濛，看不清楚，阿生於是將字條帶進汽車裏去。

阿生的汽車雖然不是特製的，但是裏面一樣裝了一具無綫電話，而且防盜設備良好，一般偷車賊想動手脚可不容易。

阿生開亮了車內的小電燈，只見字條上面寫着——

「要保存你師父呂偉良和他女朋友林愛莉的性命，就快些將『死神之箭』送到北郊大道七二四六地段古堡別墅那裏，而且只准你獨個兒前來，不准帶槍，也不准帶人！」

阿生登時又呆了一陣，小丁一看他的面色便感到不妙，雖然他不知道字條裏寫的是甚麼，但是他了解他上司的個性。

小丁不禁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阿生怔怔地道：「他們擄去了我的師父和林小姐二人作人質。」

「會不會是另一帮人？」

「我也不知道。但是，看情形不似是在警局裏動手脚的那一帮。他們不可能這麼快便發現破綻的。不過，無論如何，他們總算得有胆有色，竟然可以將我師父擄去，同時將地點正確地寫出，可見他們的

確自命不凡。」

阿生正思想着應該怎麼樣做，那具無綫電話就响了起來！

「誰？」阿生以爲是留下字條的人打來的。

但是出現在那邊的聲音竟然是他的師父。

阿生幾乎不敢相信，他爭先問道：「師父，你怎麼樣了？」

呂偉良還沒有告訴阿生發生了甚麼事，但阿生的口氣却好像知道他已經發生了甚麼事一樣。其實阿生以爲他此刻已在匪徒的手裏。剛才他那一問，只是問呂偉良有沒有慘遭虐待而已。

呂偉良道：「你已經知道我發生了事嗎？」

「是的，我剛收到了他們一封信。」阿生道：「他們把你和愛莉姐擄去了，是不？」

呂偉良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剛才那驚天動地的一幕是有計劃的行動之一，否則，阿生又怎麼會收到那麼一封信？

呂偉良道：「我僥倖未被擄去，但聽你口氣，對方顯然已將愛莉帶走了。」

「師父，你現在甚麼地方？」

「我在古玩街，我已報了警。」

話猶未完，阿生已看見警局裏有人出來，他們正是奉命派往古玩街現場調查的。阿生於是開車跟他們一起趕往那裏去！

在阿生等人未到達之前，一輛巡邏中的警車首先到達現場，呂偉良把劉侯交給他們送往醫院急救。

等到大批警方人員趕至現場時，呂偉良因爲死得人多，而且死者都是來歷不明的人，所以他只有將事情發生的前後過程說了一遍。

阿生爲了林愛莉的安全起見，沒有把收到字條的事對警方說出，只是靜悄悄地對呂偉良說了。

那個像是首領的中年胖子和他帶來的四名年青手下全都中槍斃命。至於中年胖子那支槍却是假的，難怪當時他們受襲後完全處於下風，這固然是由於當時各人嗅了汽車洩出的迷魂氣體，神智不清所致，但事實上這幫人只是裝腔作勢，五個人之中連一支手槍也沒有。

阿生陪着一名高級警官視察那五具屍體，只知道他們全是被滅聲手槍所殺，此外甚麼也查不出。

更多警方人員開到現場來，他們之中包括了夏維探長在內。

夏維忍不住對呂偉良道：「你們師徒二人風頭眞勁！徒弟剛在警局裏出了事，師父又在街上被人伏擊，但你們的運氣似乎永遠這麼好。可不是嗎？這麼多死屍之中竟然沒有你們的份兒。」

呂偉良苦笑道：「你似乎希望我早日死去！」

「我只是奇怪，爲甚麼你被一帮人挾持，另一帮人却要暗算你？」夏維說。

呂偉良道：「他們不像是存心殺害我，只是想將我們擄去，換取阿生手上那支箭，可惜他們却不知道阿生手上那支『死神之箭』已經失去了。」

阿生在旁却忍不住道：「那支箭是重要證物之一，也是本案的重要綫索，但是却偏偏在你們警局中失去，這件事請問應該向誰追究？」

「難道要我負責麼？」夏維把眼睛睜得大大的，「老實告訴你，爲了一支箭而鬧出這許多事情來，而且還死了這麼多人，這件事應該由你們負責才對。」

阿生心裏非常生氣，他知道夏維一直忙於處理另外一些重要案件，也許對這件事的過程未十分了解，現在看見死了一批身份未明的人，他身爲探長，感到事態嚴重乃必然的事！

呂偉良担心阿生年少氣盛，會跟夏維發生衝突，借故將阿生拉開了。

阿生對呂偉良道：「這是一項有計劃行動，他們以爲可以十拿九結的將你們二人綁架，然後迫我交出那支『死神之箭』，結果他們的計劃只算成功了一半。」

「是的，要不是我及時躲避，可能也一樣落入他們的手中。」呂偉良說，「現在我們必須設法去將林愛莉救出來。」

阿生道：「看情形他們是先寫好這字條留下給我，然後才動手去綁架你們，他們到底憑什麼有這樣大的信心？」

「大概是憑了那四支滅聲手槍。」呂偉良說，「看當時他們的動作是如此敏捷，槍法這麼準確，就知道他們決非等閒之輩。」

阿生道：「能够擁有四支滅聲手槍，當然不是普通犯罪者；難道他們是某國特工？」

「如果眞的有特工牽涉在內，這件事便越來越複雜。」呂偉良說，「阿生你將那地址告訴我，讓我去救愛莉出來！」

「不！我要跟你一齊去，這件事非同小可。」阿生說，「現在我們要一邊瞞過警方，一邊回到特警總部將『死神之箭』取來！」

「死神之箭？」呂偉良呆了一呆，他以爲自己聽錯了，「那支箭不是在警局裏失去了嗎？」

阿生苦笑道：「師父，對不起啊，我來不及將實情告訴你，所以連你也一併騙



倒了；那支不是原來的『死神之箭』，只是複製品而已！」

呂偉良怔怔地問：「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我們三番四次地重複研究過那支箭，覺得其中並無特殊之處，既非古董，亦非稀有金屬，內裏更不會隱藏了什麼東西。但是，能够引起這許多人要找它，相信其中必然大有道理。於是我叫人照樣鑄造了幾支同一樣的『死神之箭』，看看奪得它的人又有何反應！」

經過阿生這一番解釋，呂偉良不能不佩服這個鬼靈精徒弟。的確，要不是利用這辦法複製幾支，實在難以滿足各路人馬的要求。

不過呂偉良却警告阿生說：「眞的和假的，其中必有破綻，爲愛莉的生命安全，你必須小心從事。」

「師父，你放心吧！我不會用假的『死神之箭』去換取愛莉姐的生命；現在我要叫小丁返回總部一次，你先向探長交代一下。」

阿生說着，走向他的汽車那邊去！

呂偉良拄杖去向夏維探長交代，因爲他是這件事件的主要證人之一。

夏維探長也明知阿生的地位超然，權力獨立，只不過最近以來罪案的不斷增加，實在有點令到這位警探首腦有點吃不消，心情也因此而變得煩惱非常。

剛才經過一番口角之後，現在夏維也變得較爲冷靜了；他跟呂偉良本來就是好朋友，祗要誤會冰釋，一切問題也就容易解決。

呂偉良宣稱林愛莉在混亂中逃脫，他忖測林愛莉此刻已返回「愛廬」去了，因此他只對夏維探長說先回「愛廬」一次，回頭再往警局落案。

警方仍然留在現場偵查，五名死者已由醫官證明死於手槍子彈之下。

呂偉良的汽車也是主要證物之一，依例不能走開，因此他只好跑到阿生的車子裏去。

阿生這時正利用車內的無綫電話與總部任處長連絡。

任如重本來已經入睡了，這麼深夜給阿生吵醒，也知道事態嚴重，於是細心聆聽着阿生的報告。

阿生說道：「我現在就要起程到北郊去，但我想這只是談判性質，愛莉姐不會被囚在那裏，所以無須帶人去；我只想與我師父同行。」

「好吧！」任如重說，「你自己小心從事！有什麼事再向我報告，我會叫人接應你！」

電話還未掛斷，汽車已告開走！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又致電特警總部；他汽車裏無綫電話是按鍵式的，在紅燈指示器底下，按號碼也是方便得很。

阿生命令總部的下屬，當小丁回來之後，立刻與他連絡。

助手小丁是奉命回到總部去取來「死神之箭」的，阿生大概須要與他連絡好在何處會合。

阿生則擱上電話聽筒不到一分鐘，鈴聲又告响了起來；打電話來的正是阿生的助手小丁。

小丁已回到總部，阿生叫他駕電單車迅速將「死神之箭」送到北郊大道的路口去，爲節省時間，阿生的汽車將直接開到那裏去！

小丁答應之後便掛了綫。

呂偉良以爲阿生眞的會把車子直駛北郊，然後停在路口，等候小丁把「死神之箭」送來；但是，阿生却把車子開往東區去。

呂偉良不禁問道：「阿生，到底你要到那兒去？」

阿生說：「到總部去！」

「你不是約好小丁在北郊大道路口等候麼？」呂偉良問。

阿生道：「我忽然想起，這裏到我們總部也不會太遠！」

呂偉良於是以教訓的口吻對阿生說：「身爲一個領導者，一切命令和行動必須三思而後行，朝令晚改會令到你的下屬對你失却了信心的！」

「是的，師父，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阿生說着，已將車子停了下來。

呂偉良又是一呆，因爲他認得這裏並非特警總部的門外！

阿生把汽車的前後燈都熄掉了，然後讓他的汽車停在街口的黑暗陰影之下。

時間已是凌晨時份，街道上人稀車少，顯得異常冷落。

呂偉良跟隨着阿生的視綫往前望，心裏已明白了九分，因爲前面不遠處就是特警總部；阿生顯然想監視一些什麼。

呂偉良道：「阿生，你不信任你的手下嗎？」

「不！不一定是小丁不忠實，也許我們的內部也有問題；但無論如何，答案很快就有了。」

不久之後，小丁由總部走出，騎上一架電單車，風馳電掣地開走了。

阿生也開車離遠跟踪住他！

小丁駕着電單車朝北郊開去，阿生的汽車不敢迫得太近。

呂偉良並不知道阿生又在弄什麼玄虛，只覺得他這樣對待下屬不是辦法。何況小丁還是阿生一向信任的助手呢！

電單車剛在一處橫街拐了彎，突然之間有一輛小房車由黑暗處衝出，登時令到小丁失去了平衡。只見小丁凌空打了一個筋斗，人跌在行人道上，銀光閃爍之下，似乎有些東西由他的手中掉了開去！

小房車橫裏衝出顯然是一項預謀，這時但見小房車之內有人躍出，呂偉良以爲他會向小丁襲擊，豈料他只是將掉在地上的東西拾起，便又迅速攢上原來的小房車去！

那輛電單車因爲在急馳中失去了控制，「隆轟」一聲，撞向路旁鐵欄，着火焚燒起來！

小丁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上，看情形他這回非死即傷，但是阿生却沒有去理會他，反而在一定的距離先行停車觀察，然後又開車跟踪那輛小房車。

呂偉良雖然明知他的徒弟阿生是個鬼靈精，但人命要緊，因此他連聲叫阿生停車。

但是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解釋說：「師父，你何必如此緊張，這只不過是演戲而已！」

「我不管你演的是什麼把戲，你也不能抛下小丁不顧而去的。」呂偉良有點生氣地說。

阿生忍不住笑道：「小丁過去參加過雜技團，他跌過一百次以上，我肯定他不會有事的，你放心好了，師父。」

呂偉良想起剛才目睹小丁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上，眞不敢相信阿生的說話。不過看見阿生這輕鬆的神氣，可能事出有因。

阿生又說：「我早已懷疑有人偷聽電話，所以剛才在電話中我故意發號施令，叫小丁如此這般；其實小丁早就與我取得默契。偷聽了電話的人一定以爲我在北郊大道的市區路口等着小丁，所以他們選擇這裏伏擊小丁；剛才如果小丁稍爲郁動一下，他就可能要吃子彈了，但現在對方一定以爲他重傷或者死去，反而不會去理會他！」

呂偉良聽到這裏，自然明白了阿生的用心，至此他不但不再怪阿生魯莽而沒有主腦，反而覺得他自從做了特警隊長之後，確有一套本領；再看看小丁的表演如此出色，可見特警組的成員們，確實與當地一般警探有着很大的分別。

現在阿生還沒有採取行動，只是暗裏跟踪着那輛小房車。

彼此的距離拉得很遠，有時相隔了一條街之遠，但阿生始終未有失去追踪的目標，完全是依靠他汽車裏那副敏感的追踪儀器！

原來就在剛才最混亂的時候，阿生已按掣將一枚附有吸盤的電子感應器發射了出去！那東西就像孩子們的玩具槍一樣，將彈射出去的電子感應器吸穩在汽車背後的行李箱外面。

因此，阿生現在只須扭開追踪儀器上面的雷達網，便可以清楚前面那小房車的正確位置。

最後，那小光點停了下來，這表示那輛可疑汽車就停在前面不遠處！

阿生發覺這裏是木舟街，靠近海傍那邊有着許多修船廠。

阿生離遠將車停好，熄了所有的車燈，然後用配有紅外光的望遠鏡，暗中監視着前面。

這時候，那輛小房車又開動了，這一次它只是緩緩地開進了一間修船廠去；剛才稍停下來，也許只是等待船廠的大門打開。

阿生將車子迫近一步，這才下了車。

阿生對呂偉良說：「我們總算找到了一點綫索，現在我就要進去看看！」

呂偉良道：「爲什麼不通知你的總部派人來將這裏包圍？」

「直到現在爲止，我還不能確定到底有人截聽我的無線電話，還是總部裏面有內奸，所以我暫時不會向總部求援，一切只有依靠我自己。」阿生又說：「師父，你可以留在汽車裏，五分鐘之後我不回來，你便報警！」

但是呂偉良說道：「不！我最怕獃在這裏等人，不如我陪你走一次！」

於是師徒二人併肩沿住行人道走了過去！

附近一帶都是一些修船廠，有些是修

理舢舨的，有些是修理漁船的，陣陣木材的氣味混雜了漆油的氣味迎風吹來！

阿生走到那間可疑船廠抬頭一望，路燈照耀下，只見上面漆着五個金色大字：「黃河修船廠」。

那副大閘關上了，但從籬笆式的圍牆可以透視內部的情形。

入口處一帶盡是空地，堆滿了木材和廢料；近海那邊才是有上蓋的廠房。

呂偉良低聲對阿生說：「廠房內有燈光透出，汽車裏的人大概已經進去了，我們翻進去看看吧！」

阿生看看大閘門後面沒有人把守，就想動手將閘門上的鎖弄開。但是呂偉良一手拉住他，指指頂上閘緣，低聲道：「上面有個搖鈴，不要驚動他們！」

阿生雖然鬼靈精，畢竟也是年紀太輕，講到經驗，無論如何及不上呂偉良。

呂偉良四顧無人，拄杖急縱幾步，頓足撐杖，飛身翻騰，轉眼間便越過了那度籬笆式的圍牆，落入空地裏面，然後迅速閃到一些木材後面靜伏不動！

阿生在外面看見呂偉良的行動未爲人發覺，也照樣躍過圍牆，跳了入去！

師徒二人沿住木材堆邊緣，蜿蜒地推進，最後來到一座建築物附近。

裏面雖然有燈光透出，但是却出乎意外地沉寂！

呂偉良是個富於經驗的老江湖，他心裏不免在暗暗吃驚！因爲通常這情形表示：對方已經發覺了有人潛入，於是採取戒備和反擊行動，或者靜悄悄的將他們反包圍。要不然便是有些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呂偉良正在驚愕之際，阿生朝着窗口不由自主地叫出了一聲：「奇怪！他們怎麼會……」

呂偉良跟着阿生將視線由窗口望入去，只見數具男子的屍體橫七豎八的倒在屋內。師徒二人還沒有想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那邊海傍又傳來一陣馬達聲！

呂偉良立即拄杖飛奔過去，阿生也在這一刹那間想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緊隨在呂偉良之後衝至海傍。這時一艘快艇已離岸直駛海心！阿生拔槍就想發射子彈，但是快艇轉眼間已消失在黑夜的海面上！

師徒二人回到屋內，發覺倒斃在血泊中的男子竟有四名之多，他們不知道這些死者之中是否包括剛才他們追踪過的人在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們都已經死去了。

另一點令師徒二人感到震驚的，就是所有四個死者都是被飛刀所殺！

那些分別刺進死者胸膛或喉嚨的飛刀，長僅數吋，而且鋒利無比！

四把飛刀取去了四個人的性命，可見兇手是個相當厲害的飛刀手；他出手不但快而準，而且毒辣兇狠，否則，也不會揀着胸膛，咽喉等致命地方作爲目標。同時亦可以由此看出兇手是個富有殺人經驗的人。

阿生一邊在屋內搜索，一邊示意他師父致電報警。

呂偉良自然明白到現場一切保持原狀的重要性，所以他掏出手帕來，將電話聽筒拿起，然後撥緊急報警號碼。

放下了聽筒之後，呂偉良就問阿生：「找到了那支箭嗎？」

阿生搖搖頭：「沒有，一定是給剛才那帮人奪去了，我們又來遲了一步！」

師徒二人離開那座建築物步出空地上，隔着可以透視的籬笆，看見一輛電單車正緩緩地在大閘門外停了下來。

阿生走近閘門一看，竟然是他那位助手小丁。

正如阿生所說，小丁是一位飛車絕技的表演能手，剛才那一跌對他毫無損傷，因此小丁能在適當時候爬了起來。

小丁的電單車已經當場焚燬，但是由於一切都在事前估計得到，故此不久之後，他的一位同事又駕着另一輛配備了無線電通訊系統的電單車趕到現場，將小丁儎走！

現在他們就是憑着電單車上面的電子系統，跟踪阿生的汽車而找到這裏來！

阿生開啓閘門，與呂偉良步出街外，將剛才的情形告訴了小丁和另一名特警。

阿生對他們說：「你們留在這裏，等警方人員到來，然後向他們交代。」

呂偉良看見小丁除了衣服弄污了少許之外，絲毫未有損傷，心裏不能不佩服他的身手的確驚人！

另一名特警，却從電單車旁邊的箱子裏，取出了另一支「死神之箭」，交給阿生。

阿生匆匆帶着那支箭登上了他的汽車裏去，警車聲已自街口那邊响起！阿生催促呂偉良快些上車，急忙把車子開走！

他知道如果等到警方開至現場，相信屆時又要花費一番唇舌，但是爲了方便警方人員偵查，又不能不交代清楚，所以只有留下他的二個手下。

阿生將車子直駛北郊。

他一邊開車一邊將那支箭交給他師父呂偉良：「請你分辨這是眞的『死神之箭』還是假的？」

汽車還沒有駛離市區，因此汽車裏雖然沒有亮燈，但也有路燈可以照耀。燈光即使不穩定，總還可以讓呂偉良看清楚手上那支銀光閃爍的箭。

呂偉良明知這是複製品，但是他却無法找出破綻證明它是假的；因爲表面上看來，手上這一支就跟他第一次接觸的「死神之箭」沒有兩樣。

阿生說道：「它是專家負責監製的，除非你絕對清楚眞正的『死神之箭』的特徵，否則很難確定它是贋品。」

呂偉良說道：「我眞不明白，爲什麼這麼多人希望得到它？」

「理由之一是：它可能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信物。」阿生說，「不過無論如何，它的確是一件不祥之物，自從它出現之後，已先後死了不少人；希望下一個不是愛莉姐。」

呂偉良想起林愛莉，總難免有點担心。一連串發生的驚心動魄的事情，未必都是同一帮人做的。但是，顯而易見的事，他們都有着同一個目標，就是希望得到這支「死神之箭」！而擄走了林愛莉那帮人，當然亦非善類！

呂偉良問阿生：「對方有沒有規定時間？」

「沒有。」阿生說：「只知道是北郊大道七二四六號地段古堡別墅，但是我相信愛莉姐一定不會囚禁在那裏。」

「如果我估計不錯，那裏可能連鬼影也不見一個，他們決不會愚蠢到獃在那裏等你去抓住他們！」呂偉良說。

汽車已駛離市區。

北郊大道上靜得連汽車也不多一輛，行人更是絕跡！

呂偉良開始有點担心，這可能是一項陰謀，但爲了救林愛莉出險境，正是明知山有虎，也要向山中行！

阿生說：「他們在字條中寫明，不准我帶槍，也不准我帶人；師父，看來你須要委屈一下了。」

呂偉良怔了一怔：「阿生，你要單刀赴會？」

「是的，你最好躲在汽車裏，別讓他們見到你；雖則別墅中未必有人，但他們可能躲在附近那兒監視着一切。」

呂偉良覺得阿生言之有理，於是迅速由前面攢到後面的座位裏去，躺了下來！

阿生說道：「前面出現了一盞小燈，說不定就有奇蹟出現！」

呂偉良躺在後面座位問道：「看見人影嗎？」

「沒有。」阿生說，「但照我估計，路旁那燈光出現的地方，應該是古堡別墅之所在了。」

汽車越來越迫近那燈光，阿生和呂偉良的心情同樣感到緊張。

沿途上見不到別的屋宇，也見不到其他車子和人影。甚至想像中的古堡別墅，在黑夜中也無法可以看見它之所在。

阿生把車子緩緩停下來，發覺那燈光是一盞乾電池的方形電筒，一般來說這是供人修理汽車用的照明工具之一。

這具由四個乾電池供電的方形電筒就擱在一個木牌之上。

木牌高約三英尺，上面寫住四個阿拉伯字，那就是：「7246」。

這正是阿生要求的地段號碼，那麼這燈號的出現是有原因的。

由那木牌拐進去，便是一條小徑，小徑盡頭處果然有一間古堡式的別墅。

阿生由汽車裏取出一支强光電筒，沿住那條水泥小徑走進去！

小徑盡頭處，一副銹蝕斑斑的鐵閘半掩着，阿生把電筒光圈透射入內，但見庭院之內野草叢生，那裏是什麼別墅？簡直像一座墳墓一樣。阿生縱然更大胆，心裏也不免暗地打了一個冷顫！

阿生在戒備中緩緩地前進，那副陳舊不堪的閘門被他伸手推開時「依呀」作响，此時此地聽來彷彿鬼叫一般，胆子小一些也難免嚇到脚軟！

就在閘門被阿生推開的刹那間，一陣幽靈似的聲音不知從何處傳來：「好極了，你總算依約而來！那支箭呢？」

阿生說道：「已經帶來了！」

「那麼把它放下來吧！」

「但是，林小姐呢？」

「你放心好了，只要我證明那支箭是眞正的『死神之箭』，林小姐就會在天亮之前回去！」

阿生說：「你可以立刻把這枝箭拿去看個明白，反正這是被我們認爲不祥之物，我們不會希望擁有它，只希望林小姐安全！」

那人說：「那麼請你將那支箭放在門旁的石塊之上，然後回到你的汽車裏去等候。」

阿生道：「這太不公平了，萬一你們不實現諾言，我如何交代？」

那人笑道：「林愛莉並非我們所須要的東西，只要我們得到死神之箭，一定會放她的！」

「好吧！」阿生想想終於說道：「希望你別令我等得太久！」

阿生把帶來的箭放在門旁的石塊之上，然後轉身走向公路旁邊他的汽車裏去。

呂偉良老早已躲在汽車後座裏，利用阿生那副紅外光望遠鏡監視着別墅那邊的情形。

由於汽車後座的車窗玻璃關上了，由外面看過去不容易發覺有人，但呂偉良在紅外光望遠鏡底下，却可以清楚看見別墅門前一帶的情形。

就在阿生轉身走向路旁這邊來的時候，呂偉良發覺一條黑影自別墅內的野草後面站了起來，然後走向門旁，將那支箭取去！

爲了林愛莉的安全計，呂偉良仍然不敢輕舉妄動，只是靜悄悄地監視着。

那人影迅速奔進了別墅裏面去，看情形別墅裏面可能還有着其他人。但呂偉良却担心他們由後面溜掉，讓阿生在這裏呆等！

因此，當阿生登上了汽車之後，呂偉良便把剛才見到的情形告訴了他！

阿生不敢回過頭去，以免對方可能有人躲在隣近監視，如果發覺他的汽車裏有另外一個人的時候，便可能發生變化！

阿生眼睛往前望，口裏却問道：「別墅裏面有燈光嗎？」

呂偉良正想說「沒有」，想不到這時却看見別墅樓上出現了燈光，但那燈光祗有一點點，而且是一閃閃的，像是在打訊號。

呂偉良心裏感到無限驚奇，將情形轉告阿生。阿生也感到莫名其妙！

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銀光一閃，「卡察」一聲，一支箭不知由那裏射出，穩穩插在那塊寫住地段編號的木牌之上！

由於那兒是附近一帶唯一有光綫照耀的地方，所以呂偉良師徒二人都可以很快就見到那支箭上面附帶着一張字條！

阿生立即下了汽車，走過去細看！

那支並非阿生送去的箭，但箭嘴鋒利無比，已深深插進了木牌之內，依照方位推測，發射這支箭的人，應該躲在對面的樹林中。

但當阿生用强光電筒照射過去的時候，却又什麼都見不到，只見樹影婆娑。

呂偉良躲在汽車裏用紅外光望遠鏡瞭望過去，這種科學化的儀器雖則能够在黑夜中觀察一切，但是由於樹本遮遮掩掩，結果也見不到有人。不過，剛才由別墅高處發出的燈光顯然是向這方面示意的。

阿生把附在箭桿上的字條撕下來，只見上面寫住：「請回愛廬休息，林小姐將自行回家。」

阿生呆了一呆！

他並非不相信對方，只是担心時間上的延遲，可能令對方發現破綻，那時就會對林愛莉不利。

阿生想跟對方再談判，可惜這時四周一片寂靜，連鬼影也不見一個。他只好帶着那張字條，回到汽車裏。

呂偉良躲在後面問道：「字條上寫了一些什麼？」

阿生道：「他們叫我先回愛廬休息，愛莉姐會自行回家。」

「那就糟了！」呂偉良說，「他們終歸會發現那支並非原來的『死神之箭』，這對愛莉可能有危險。」

「我想，除非他們不希望獲得那支箭，否則即使他們發現那是假的，也會再來找我們的。」阿生一邊說，一邊往四下裏張望着。

由外面固然無法看見阿生在汽車裏的表情和動作，更不會知道阿生一直在跟他師父對話。

呂偉良對阿生說：「爲什麼你不將那支箭拔出？可能那就是綫索之一。」

「那支箭插得很深，整塊木板幾乎給它射穿了，除非將它折斷，否則無法拔出！」阿生說。

呂偉良又問：「那支箭的箭桿是怎麼樣的？」

阿生道：「竹枝製成的，跟我們在俱樂部練靶用的一樣，並非像『死神之箭』那樣以金屬製成。」

呂偉良一邊以紅外光望遠鏡注視着那木牌上的箭，一邊說道：「它可能就是飛鏢俱樂部裏面的東西，好像是紫色的，是不？」

阿生毫不攷慮地答道：「是的。箭桿是漆上了紫色的。」

呂偉良道：「阿生，我以爲你應該把那支箭折下來，即使是箭桿部份，對我們也非常有用。」

阿生正待推開車門，重行下車走過去，豈料就在這時候，「蓬」地一聲，一道火光自路旁矮林中飛奪而出，一支帶着烈燄的箭非常準確地挿在那塊木牌之上，立即引起燃燒！

這一燒，也就連同寄柬留條的先前那一支箭也燒掉了。寫上地段編號的木牌以及擱在上面的那具方形電筒，也都付諸一炬！

「他們連一點線索也不會留下，可見是富於經驗的犯罪者。」呂偉良說，「阿生，快些開車走吧，否則下一支，說不定會射向你的汽車輪胎，那就麻煩了。」

阿生亮了車頭燈，然後發動馬達開車。但呂偉良却一直用望遠鏡回頭注意着路旁的矮林中的情形，直至車子遠遠離開那裏，也不見有人奔出路上來！

阿生說：「他們不會愚蠢到把總部設在別墅之內，甚至那塊木牌也是臨時竪起的。」

呂偉良道：「看來爭奪這支箭的人，起碼有好幾幇，而這一幇可能是最兇狠的，他們不但配備了滅聲手槍，而且也箭法如神！」

「現在我們回到木舟街去看看吧，只要警方查出那四個死者的身份，也許會有點頭緒了。」阿生說。

「是的，儘管有這許多幇人，但是，只要查出其中一幇的身份，事情的眞相就不難推測出來。」呂偉良又說：「不過我要回到愛廬去，希望奇跡會出現。」

阿生了解到呂偉良所說的奇跡就是希望林愛莉會回來。

汽車開回市區裏的時候，已是凌晨三點。

阿生把車子開往碧湖灣，讓呂偉良下了車，然後才趕到木舟街去。

大批警探仍在那兒調查，四名死者之中已有三名的身份查出了，他們都是黃河修船廠的工人，那是隣近其他修船廠的人認出的。

至於一名年約五十歲的男子，原來就是黃河修船廠的東主黃江清。由於他很少返回船廠，所以隣近的人很少認識他。

根據隣廠的人說：黃河修船廠的生意並不好，業務幾乎陷於停頓狀態。眼前陳屍廠內的三名工人正是經常駐在廠裏的長工。

警方的醫官已証實各人均死於飛刀，由於所傷均是致命之處，故此各人中刀後迅速死去！

夏維探長聽了小丁和另一名特警的解釋之後，非常不高興。所以當阿生回到了現場來的時候，他就說：「你們特警組到底又在玩一些什麼把戲？」

阿生因爲懷疑警方內部有奸細，所以決心將實情隱瞞，所以他吩咐小丁在向警方交代時，既不談及那支箭，也不要提及他。

因此小丁在作口供時，只說他本人和另一名特警駕電單車經過一條横街時，曾被一輛神秘汽車所撞倒，後來小丁所駕的電單車失事撞毁，而他的同事則僥倖無事。於是小丁便乘搭他同事的電單車追踪那輛神秘汽車到這船廠來……

夏維探長現在埋怨的，就是小丁不在失事現場等候交通警員到來調查。此外四名死者均被飛刀所殺，夏維也不相信兇手能在瞬息之間逃去無踪！

阿生覺得事情越來越複雜，如果將一切眞相說出，反而會不妙，所以他咬實牙齦，決心隱瞞一個時期再說。

因此，阿生對於夏維探長的指責，亦唯有啞忍，他甚至裝腔作勢地問小丁：「你到底還看見了一些什麼？兇手可能逃往那裏去了？」

小丁不愧是個出色的演員，他不但表演飛車，跳車的身手一流，原來還會演戲。他此時吶吶地說：「隊長，我們追踪到附近，發覺那神秘汽車失踪了。但我們肯定那輛汽車就駛至一處不爲人注意的地方隱藏起來，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便在附近一帶找尋，結果總算給我們發覺那汽車就停在這家修船廠之內。於是我們按門鈴，但久久未有人出來應門，我便爬入去，當時我已聽到海傍那邊响起一陣馬達聲，一艘快艇很快便消失在海面上，我以爲我們要追踪的人由水路逃脫了，想不到後來我們在屋內發現這許多死者。」

小丁說得頭頭是道，阿生也佩服他說謊確有一手。

夏維說：「現在問題是：爲什麼會有

人要將你們的電單車撞倒？為什麼這裏又會有四個人被飛刀所殺？」

阿生說：「探長，你也知道我們這種職業，隨時也會有生命危險的，被人暗算是難免的事！」

夏維道：「另一個問題就是：你們無法証實這四個人之中，是否有企圖用汽車撞死小丁的人在內？」

小丁道：「只要証明這汽車是屬於這四個人的，這問題立即便可以解決。」

夏維探長的一名助手說：「他們已被証實是這修船廠的老闆和工人，至於汽車也是屬於修船廠的。」

阿生道：「那麼，問題已經非常明白了，有人埋伏在船廠之內，先殺了二人，等到其餘二人駕車逃回這裏之後，又再將他們殺死，然後乘快艇逃去無踪。」

夏維問道：「你怎麼知道企圖開車撞倒小丁，只有兩個人？」

「……」阿生一時之間啞口無言，不知如何作答。

還是小丁乖巧，他說：「是我用電話向總部報告的，隊長可能由總部方面獲悉吧！」

「是的。」阿生順水推舟地說，「我跟總部方面通過電話，否則也不會知道這裏發生了事情。」

夏維明知其中有古怪，却又無可奈何。他想了想又問：「小丁，你有失去什麼東西嗎？例如文件之類。」

小丁說：「沒有。」

夏維沉吟道：「這似乎有點不合情理，如果不是為了奪取一件文件或者物件的話，對方要殺你，實在有很多更便當的方法。」

阿生道：「但我以為造成一宗交通意外，更加容易掩人耳目。」

夏維仍然說：「如果你們為了護送一件秘密文件，對方奪得後逃返這裏，但為另一幫人坐享其成，這就比較合理得多了。但是現在……」

阿生靈機一觸：「小丁，你的電單車已經燒燬了，怎麼知道沒有東西失去？」

「我想起了，問題可能出在一支箭上面。」小丁會意地說：「當時我的電單車內插了一支模仿『死神之箭』的製品，不知道是否他們的目的就在這裏。我也不知道那支仿製品是否與我的電單車給一併燒掉。」

小丁也知道阿生並非存心要欺騙警方，只是避免「內奸」的耳目而已，現在夏維探長既然要苦苦追究，也只好吐露一些眞相。

但夏維却問道：「為什麼你們要仿製『死神之箭』？」

阿生看見事情發展至此，將夏維拉過一旁，低聲說道：「夏探長，本來我不想欺騙你，但是，你們內部可能有奸細。」

夏維道：「我知道，是因為警局裏發生的事，令你們感到不滿嗎？其實這件事的眞相我們正在澈查中，你們不該將事實隱瞞。」

阿生說：「在我們未查出內奸是誰之前，你可不能怪我。」

夏維明知對阿生沒有權迫他說出眞情，只好說道：「老弟，如果你不說出眞實情形，我們進行內部調查時也會感到困難，這樣好不好，我們衷誠合作，你向我坦白，我向你直接負責。」

「探長，你是我師父的好朋友，我絕對相信你，但恕我坦白說一句，除了你之外，我無法相信警局裏的人。」阿生說。

夏維沉思片刻，說道：「這樣吧，你且把今晚的事坦白告訴我。至於查內奸的事，我已有了對策，假如特警組也參加一部份工作，我當然歡迎。」

阿生再三考慮，終於單獨向夏維探長說出當晚事件的經過。這時夏維才知道「迷你女賊」林愛莉危在旦夕。

夏維為了對阿生表示衷誠合作，也把「反內奸」的計劃說了出來，與阿生討論如何展開捉內奸的工作。

夏維在証實歹徒向海上逃亡之後，立即知會水警，設法截查可疑船隻。

至於那四把兇刀，每把長約八英寸，鋒利無比，有經驗的警探都知道這種飛刀不是市面上可以購買得到的。換句話說，這是特製的。由於每把飛刀刀身上都有一條坑紋，所以刀鋒插入人體之後，會立即造成大量流血現象，這正是致人於死的原因之一。

夏維探長設法把死者黃江清的家人找來，他們証實這年約半百的死者之一便是黃河修船廠的東主黃江清，但却強調他沒有仇人，而且是個正當商人。

事實上在警方的檔案裏，也找不到這四個人的犯罪記錄。

由於在一夜之間，在二次神秘突襲中死去了九條人命——古玩街死了五人，木舟街死了四人，所以警方對這件事非常重視，尤其是身為治安首長之一的夏維探長，更加為之震驚不已！

阿生無法確定這兩次突襲是否同一幫人所為，但他們的目的顯然是一致的——就是為了一支箭。

到底那支箭有什麼重要？

阿生又回到特警總部裏面去，他担心眞正的「死神之箭」會被人竊去，雖然那支箭被總部的專家鑄成複製品後，已經收入保險庫裏面去，但是在眞相未明之前，誰也不敢保証特警總部裏面是否有內奸。

阿生固然關心林愛莉的安全，但他身為特警隊長，公事也十分重要。

當他回到總部之後，發覺他的上司任如重也回到總部來。

任如重是給阿生的電話吵醒之後，感到事態嚴重，無法再入睡，才回到總部裏來的。

那支險些射中呂偉良的「死神之箭」仍然在着，阿生如釋重負。

任如重在聽取了阿生的報告和知道了他的想法之後，認為阿生太過神經過敏，他認為特警組裏不可能有奸細，因為每一名特警都經過嚴格考驗才挑選入伍，絕非一般警方人員可以比擬。

任如重又說：「照你剛才所講的情形，顯然有人竊聽了你的電話，因此他們能知道你與總部連絡，同時命令小丁將『死神之箭』取去給你，於是派人在中途截刧。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黃江清的手下得手後便逃回黃河修船廠去，豈料又有另一幫人候在那裏，出其不意地以飛刀

將各人殺害，然後將箭奪去！嗯……照這情形看來，我們大可以將計就計。」

阿生本身也是一名特警，自然明白到這組織的成員不但要智勇雙全，更要身家清白、忠心耿耿，但是由於一連串的不幸事件發生，令到阿生幾乎對任何人都採懷疑態度，也就是對誰也不敢信任！

阿生忙於和任如重共商對策之際，當值的接綫生突然叫阿生去聽電話。

阿生知道是他師父呂偉良打來的，心裏頓感興奮起來，因為他想像到林愛莉此刻可能已安返愛廬去了，呂偉良大概要把這消息告訴他。

可是，當阿生執起聽筒之後，又呆了半响！

呂偉良在電話中說：「愛莉還沒有回來，匪徒可能已發現那支箭的破綻了。」

阿生一看腕表，五點多鐘，將近天亮了；假如對方存心放人，林愛莉這時候無論如何也該返抵「愛廬」才對。

呂偉良最後說：「現在我無法再忍耐了，我要和多利到古堡別墅去一次。即使在那裏找不到她，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綫索。」

「多利」就是那頭靈犬，牠曾經屢建奇功，只是狗不像人，牠已經老了，還能否助呂偉良一臂之力？實成疑問。

阿生正想叫呂偉良等一等，讓他決定是否派人同往，但呂偉良已經將電話掛斷了。

阿生把情形告知任如重，任如重也認為情勢危急，除了叫阿生帶人前往協助呂偉良之外，還通知警方派人封鎖各交通要道。

但是，阿生由於懷疑警方內部有問題，制止任如重致電通知警方；只由他自己帶人趕到北郊去！

阿生帶人來到之前，呂偉良已開着林愛莉的跑車儎住「多利」到北郊來；因為呂偉良的汽車被警方拖去檢驗，他只好用林愛莉的跑車。

到達北郊時，天色已亮。

古堡別墅仍然鐵門半掩，裏面長滿了野草。

公路旁的木牌只燒剩一堆焦炭，隱約還發現有二支箭的遺骸！

呂偉良拖住「多利」進入古堡別墅裏面去，發覺這間二層高的建築物到處燒得焦黑，可能在若干年前經過了一場火警。此後一直便被人棄置，故此庭院間長滿了野草也沒有人理會。

呂偉良想起有人在二樓打出燈號，於是跑上二樓去，只見佈滿塵埃的地板上有清楚的鞋印，那花紋好像是一種運動鞋的鞋底印。

「多利」到處亂竄，呂偉良希望牠能憑敏銳的嗅覺查出林愛莉的下落；但是，「多利」一些表示也沒有，令呂偉良非常失望。

呂偉良又跑到公路對面的樹林中去，在一叢矮林下面，找到了一小撮棉花，還隱約嗅到有電油的氣味，後來又在草叢中找到一個玻璃小瓶，那正是裝電油的。呂偉良想起那支「火箭」，知道小瓶上可能印有歹徒的指紋，於是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將它帶回車上。

不久，阿生也帶着一隊特警趕來，他們展開了澈底搜索，結果除了呂偉良最初所發現的鞋印和電油瓶之外，什麼也找不到。

任如重親自乘坐直升機凌空在附近一帶搜索，希望可以發現匪蹤！

但是，縱橫數里地方都搜過了，絕無可疑人物被發現。

阿生也查過了，古堡別墅的地段編號並非「七二四六」，顯然只是匪徒將木牌豎起作為一種惹人注意的標誌，讓阿生把「死神之箭」交到匪徒的手上。

也就是說：古堡別墅舊址只是被匪徒加以利用而已。

大概是因為匪徒也了解到阿生是身為一名特警隊長，稍一不慎便可能栽在他的手裏，所以不能不選擇這兒遠離市區的地方。

事實上，昨晚如果阿生帶來大隊人馬，匪徒在這兒必然看得一淸二楚，相信大隊人馬未到，匪徒已經從容逃去無蹤！

由於對方做事如此謹慎，相信電油小瓶上也未必會留下指紋；不過，阿生從呂偉良手中接收了這小瓶之後，還是交他手下帶回總部檢驗。同時阿生又派人將留下的鞋印套取存案。

由昨晚一直忙到現在，林愛莉依舊芳蹤渺然，呂偉良感到非常頹喪！

阿生十分抱歉地說：「師父，可能是我不好，早知如此，我該讓他們取去眞的『死神之箭』，但現在我却無法跟他們取得連絡。」

呂偉良說：「公私要分明，你的做法是對的，但是為什麼會有這許多人須要得到這支箭？眞奇怪！」

阿生說：「不怕坦白告訴你，師父，我吩咐我的同事在仿製那些贗品時，表面看來一模一樣，但是每一支偽造的『死神之箭』都有少許不同的地方；不同之處就在那箭咀上的精巧雕刻。」

「照道理，當他們發覺奪到手的東西都是假的，到頭來必然會再找着你或我的。」呂偉良說，「但至今為止我仍無法想出那支箭的功用何在！」

「如果那是白金製造的，引起各方爭奪倒還有多少道理；但事實上它不是稀有金屬，也不是中西古董。」

「我國古代有所謂令箭，它會不會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信物？」

阿生想了想說：「有可能的，這就好像古代武俠小說中，幾幫人馬爭奪一把寶劍一樣。但是，現在不是武俠小說的時代，人們都講究現實。最現實的東西就是錢。難道那支『死神之箭』非常之值錢？」

呂偉良苦笑道：「然則，為什麼會有人用它來行刺我？而我豈不是等於雙手將一筆鉅欵送走麼？」

「還沒有送走，因為眞的『死神之箭』還在我手中呢。」阿生說。

天色大亮，搜索毫無結果，各人只好收隊歸去！

關於「死神之箭」的新聞各報俱以顯著篇幅刊登，尤其是引起各路人馬明爭暗奪的「死神之箭」，竟然在警局中失去，有些報章更是冷嘲熱諷地說：匪幫存心剃警察的眼眉。

其實近年來匪徒之猖狂情形何止於剃警察眼眉，簡直連睫毛也逐條拔個淸光；儘管警察局長解釋頻頻，說什麼這是世界潮流，更拿歐美各大城市逐一比較，大有嫌刼案太少之概。但是他似乎忘記了美國可以公開買賣軍火，這裏連携帶一柄小刀出街亦可能惹官非。假如彼此同等環境的話，此地刼殺案豈非多上數百倍麼？

公道自在人心，於是有良心的輿論一有機會便大事抨擊；這一次更是個現成的藉口。有一張報紙，還以第一版頭條地位刋出大字標題：——

警局之內盜賊橫行

記者面前大顯身手

以下的小題和內容自然是有關那支「死神之箭」的。

離奇曲折 出死入生

警察局長為了這件事而暴跳如雷，聲聲徹查，結果當然又是苦了夏維探長和一些官階較高的警官們。

其實這位局長先生早已成為報界攻擊的對象，說他上任初期大聲吶喊「除三害」；但在坐穩釣魚船之後，索性閉上眼睛，連報紙也懶得去看，免得跟新聞界過不去！

正當人們議論紛紛之際，有一個自稱是某報攝影記者的男子致電警方告密。

警局裏的值日警官問明來意之後，將電話駁到探長辦公室去！

那自稱某報攝影記者的男子田冲在電話中說：「當晚我奉派至警局出席記者招待會，我會攝影死神之箭，但不久燈光突然之間熄滅了。當時我已經意會到可能有事情發生，因此我迅速利用携去的二架配有鎂光燈的攝影機連續接着攝影，希望會有奇蹟發現。想不到剛才我把底片冲出之後，果然有了收穫……」

夏維探長在電話中不待對方說完，就急不及待地問：「請告訴我閣下的住址好嗎？我立刻就派人來！」

「我現在家中自設的冲晒室，地址是林蔭大道一七九號三樓。」

「先生你貴姓？」

「我姓田，田冲。」

「請你再說一次，照片中可以看見一些什麼？」

「燈光熄滅之後，有人伸手奪去死神之箭，那神偷的尊容淸楚可見！」

夏維最後說道：「好極了，謝謝你的幫忙，我立刻親自帶人來。」

電話掛了綫，夏維下令各人準備車輛出發；但是一些事務却令到這位探長的行動遲緩起來！

在林蔭大道一七九號門前，一輛汽車停下來之後，有一名男子匆匆忙忙登上了三樓！他按過門鈴，門上開了一個小孔，有人問出來：「找誰？」

「我是警探，探長派我來找田冲先生。」那人說着已掏出一份證件來。

門眼內的人看得出這的確是警員證件，於是把門開了。

開門的正是田冲。那位警務人員說：「田先生，閣下剛才在電話中提及的照片呢？請立即交給我。」

田冲道：「探長說過他親自帶人來的，怎麼只有你一個？」

那人苦笑道：「探長很忙，你到底還在懷疑一些什麼？我的証件不會是假的，上面的照片也是我的，難道你還懷疑我的身份麼？」

田冲有點為難地說：「我冲出來的照片十分重要，我想親自交到夏維探長的手中。」

那人面色一沉：「別浪費時間了，現在就把它交給我吧！」他說着，已從腰間拔出了一支手槍！指住田冲。

「這是什麼意思？」田冲吶吶地說。

那人把槍咀一擺！「我沒有時間跟你嚕囌，帶我進入你的冲晒室去，我要那些底片，否則就只好要了你的性命！」

田冲看見對方來勢洶洶，不敢違抗，唯有順從他帶他到後面一間黑房裏去！

黑房之內只有小紅燈一盞！那人對田冲說：「把燈光開亮一些！」

田冲戰戰兢兢地答應了。他走到房間一角去，找着燈掣「拍」的按了一下！

豈料就在那「拍」地一聲响之後，黑房內的燈光紛紛閃動，簡直有如行雷閃電一般，令人目眩頭暈不已！

那持槍的人發覺上當，急忙開槍射擊；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只能盲目發射子彈，因為田冲在黑暗中早已不知溜到那兒去了。

那人匆匆退出黑房外面，立刻就聽到一聲吆喝：「不要動！舉高雙手……」

話猶未完，那人已反身一槍，「砰」的一聲朝住走廊那邊開了一槍！然後迅速向住相反的方向飛奔過去！

剛才在走廊那邊一聲呼喝的並非別人，正是特警隊的阿生。

原來田冲報警這一幕，正是夏維和阿生二人協議演出的好戲，目的自然是為了誘「內奸」現身。剛才持槍威迫田冲的，正是警局內一位警官。他是竊聽了田冲的電話之後，搶在夏維探長之前趕到這裏來，希望捷足先登！想不到這兒原來是個陷阱。那位警官走到走廊盡頭處，前面已是無路可逃，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他情急之下，唯有捨身撞向一度玻璃窗門！

「嘩啦」一聲，登時把追在後面的阿生嚇得面無人色！因為這妙計是他想出來的，田冲也是他「情商客串」的眞正記者，萬一讓這已經上了釣的「大魚」溜掉或跌死，他就會功虧一簣，而無法好好地向他的上司任處長和夏維二人交代。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眼看那警官的身體已衝到了窗口的邊緣，無論阿生是否開槍制止，也是於事無補，看來那警官大有「逃不了唯有一死了之」的決心。

突然之間銀光一閃！「卡察」一聲，一個銀鈎拖住一條鋼索自走廊彎角處飛奪而至，已經凌空飛起的警官，只感到背後有些東西突如其來地將他抓住，令到他不由自主地往後跌倒地上！

能夠在極度危急中出奇制勝的，當然就是呂偉良。

鐵枴俠盜呂偉良在江湖上混的時候，就是憑着手上這支萬能枴杖，配合了他的敏捷身手，經常高來高去，大演飛簷走壁絕技；想不到現在却利用這東西來對付一

名作反的警官！

那警官跌得頭昏腦脹之際，突然有一隻脚踏住了他持着手槍的手！與呂偉良配合得天衣無縫的當然是他的愛徒阿生。

阿生彎腰奪去警官的手槍，二名特警合力將那位警官制服，加上手鐐之後，那邊大門處已有數人走了入來！

進來的人正是以夏探長為首和他的探員們，他們立即認出中計落網的，正是他們的同事——高警官。

高警官垂頭喪氣地說：「想不到原來是一個陷阱；我自問太大意了！」

夏維探長說：「當晚與阿生在警局招待記者的，似乎就是你！」

高警官點點頭。

阿生恍然大悟：「怪不得這麼輕易得手，那支箭在眨眼之間就不見了！原來是你！」

夏維說道：「玷污我們警察隊伍的，正是你這輩害羣之馬！來吧！相信警誡詞你本人亦已熟讀了！」

高警官苦笑道：「放心吧！我不會令你難堪的，我一定會認罪！」

各人正待離去，記者田冲却叫住夏維：「探長，你須要証物嗎？」

「什麼証物？」這一回連阿生也感到迷惑了。

田冲由他的冲晒房內取出一幀放大了的新聞圖片之後，不禁又是呆了一陣！那是一隻手，握住一支箭。

「這是什麼東西？」夏維問道。

田冲說道：「當晚電燈熄滅後，我是眞的按過一次攝影機的按掣，但匆忙間我忘記了是否有人碰撞過我，或者有人將我手上的攝影機推動過，以致這照片的方位似乎有些不對……」

各人看見那放大了的照片的角度確實有些問題，一隻戴着名廠手表的手，拿着「死神之箭」，作勢要擲出去的樣子。

田冲又解釋說：「由於我無法肯定照片是何時動手攝下的，故此不敢認為它是一幀問題照片。但現在我想起了，它確是熄燈後的一刹那間攝下的。那麼，它就是最好的証據了。」

夏維看看高警官的手腕，果然是照片上的一模一樣，怪不得高警官的面色也在變！

阿生「哦」然一聲：「我明白了，當時所以搜遍了整間警局也搜不到那支箭，就是給你將它由窗口擲了出去！」

高警官默默無言！

夏維說道：「他當然還有一個好拍檔，否則誰為他熄燈開燈？」

高警官道：「你無須多問了，回到警局之後，我會告訴你的。」

「我希望你現在就說，這樣大家都省下了許多麻煩。」夏維說。

高警官想了想，道：「其實你們很輕易就想到他是雜役阿德。」

夏維又問：「誰僱用你的？」

高警官說：「阿德比我更淸楚。」

阿生忍不住說：「其實你的入息已經不錯。」

高警官苦笑道：「錢不會嫌多的，我最近在大檔輸了三十萬元。」

「大檔？」夏維呆了一呆：「你是指地下賭檔嗎？」

「是的。」高警官道：「我因為輸了很多錢，阿德給我搭上這門路，有人答應我，只要將這支箭交給他們，我便可以獲得三十萬元的報酬！」

夏維說：「出手不低！但是，一支這麼樣的箭，怎麼值三十萬元？」

「事實上我已收了十萬元定金。」高警官說，「阿德說其餘二十萬元，今晚可以付給我。」

夏維問：「約好在什麼地方交手？」

高警官道：「屆時阿德會通知我。」

夏維向助手示意道：「趕快用電話通知辛尼採取行動拘捕阿德！」

助手於是去打電話給正在探長室當值的高級助手辛尼！

夏維回頭又問高警官：「你可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嗎？」

「一點也不知道，我只希望多賺一些錢而已。」高警官說。

阿生看見他一直很合作，倒也相信知得較多的可能是警局裏的雜役阿德。

一行人等，乘車返回警察局裏去。

探長的高級助手辛尼，在警局裏已經採取行動，將雜役阿德拘捕。

阿德正被扣押在探長辦公室接受問話。他看見高警官也落網，心裏便已知道不妙。

夏維對他說：「阿德，你還有機會的，只要你和盤托出，好好的跟我們合作，找到了罪魁，你的罪名便可以減輕一半以上！」

阿德吶吶地說：「本來約好今晚九時正在一間酒吧會面的，但現在這情形，只怕他不會來了。」

夏維回頭問田冲：「你是否已通知貴報社？」

田冲說道：「正待進一步消息！」

夏維說道：「我想請你合作，別將消息傳出去，為大局設想，相信你不會反對吧？」

田冲道：「只怕我不通知報社，消息亦已傳了出去。」

「只要你合作，我們還有一線希望。」夏維又問阿德：「對方是什麼來頭？」

「我也是認識他才不到三天。」阿德說，「他是個五十歲左右的男子，似乎很富有。」

「他姓什麼？」夏維問。

「姓賈。」阿德說。「我只叫他賈先生。」

阿生插嘴道：「相信這也是假的。」

「你怎麼樣和他連絡？」夏維又問。

阿德說：「如果有什麼變故，他會打電話到警局裏來找我，否則便依時在酒吧裏等。」

「那麼，我暫時放了你，讓你照常工作以掩人耳目。」夏維又警告阿德說：「這是你唯一贖罪的機會，否則你會罪加一等！相信你也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當然明白的，探長。其實在這件事裏面，我只能拿到數千元——還不到一萬元的代價。」阿德說，「不過賈先生保證一切妥當後，日後會給我一份高薪的職位。」

「那不過是空頭支票而已。」夏維又

說：「現在你先憑你的記憶，將那位賈先生的尊容告訴繪圖組的人，除了我辦公室這些人之外，你不要對其他人談及這件事。明白嗎？」

阿德點點頭答允，然後被一名探目帶走了。

阿生說：「我担心那位賈先生不會再出現！」

「我也有這種想法！」夏維說，「你到底前後送了多少支死神之箭出去？」

阿生沉思半晌，屈指一算：「前後應該是三支。」

吕偉良在旁插嘴道：「但是，相信希望奪得這支箭的，可能不止三帮人。」

「是的，就是我們已經知道的，已經不止三帮人了。」阿生說，「最早出現的應該是那個自稱歪咀金手下的小宋，然後收買了高警官的賈先生，還有威脅劉記古董店老闆劉侯，騙我師父上當的中年胖子，我們已查出他叫勞浩，是個退休撈家，那些年青打手是臨時僱用的，他很久沒有出來露面了。」

夏維道：「看來你的下屬工作效率倒也不錯。」

阿生道：「探長，你過奬了，以後還須要你多多指點我這後輩。」

夏維探長本來與阿生沒有成見，有時他只是給工作影响了心情，經過這一次「捉內奸」合作成功之後，心情自然又有所不同。

阿生又說道：「單是我們以上所說的已是三帮人馬，還有木舟街黃河船廠的黃江清，以及從他們手中奪走一支箭的快艇帮……」

「什麼？快艇帮？」夏維探長忍不住問道。

阿生解釋說：「我們還未知對方是誰，只知當時他們用飛刀殺了黃江清等四人後，乘快艇逃去，所以我姑且稱他們快艇帮，其實叫他們『飛刀帮』更為貼切。」

吕偉良說：「另一帮則是利用滅聲手槍，將勞浩等五個人殺死，約你到古堡去的，他們也就是擄去愛莉的那一帮。」

「對了，連同那古堡帮在內，已知的便前後共有六路人馬。」阿生又說，「這許多人為什麼會為一支不祥之箭而火併？眞是莫名其妙！」

吕偉良想起林愛莉便感到忐忑不安。他說：「我有些事，要告退了，如果有愛莉的消息，請盡快告訴我吧！」

阿生正要問吕偉良何往，吕偉良已急急拄杖離去！

阿生因為還有任務在身，不能與師父在一起。

吕偉良首先去領回他那輛特製的銀灰色汽車，然後獨自駕車到魯四的秘密賭檔去。

魯四是當地一名處於半退休狀態的老江湖，他對吕偉良向來尊重，同時也明知他不是個賭徒，每次到這裏來一定有事。

因此當魯四的手下入報後，魯四便親自出迎。

這還是日間，秘密賭場內人客並不擠迫。魯四把吕偉良迎到他的辦公室去，小廝奉上香茗，魯四就忍不住開口問道：「老弟，又出了麻煩，是不？」

吕偉良毫不諱言，苦笑道：「是的，四哥，大概你也看到報紙和電視台的報導了吧？」

魯四說道：「是的，這是一件令人驚奇不已的怪事，我正想問你，到底那支箭是什麼寶物？」

吕偉良苦笑道：「我也莫名其妙，甚至希望你告訴我。」

魯四呆了一呆：「你以為我會知道其中秘密嗎？老弟，別開玩笑了，你也明知我已退出江湖許久了，目前就全賴一班朋友賞面，讓這小小檔口養活我。到底外間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我全不知情。」

吕偉良問道：「那麼，你可認識歪咀金這個人嗎？」

「歪咀金？」魯四怔了一怔：「你找他幹什麼？」

「你認識他嗎？」

「當然認識，相信你在江湖上混，也聽過歪咀金的名字。」

「你也知道我從不與這輩來往的。」

魯四說：「但據我所知，歪咀金早已離開了本市。」

「他有個手下叫小宋的，聽過嗎？」

「歪咀金原名金威，是一名武師，自然有不少門生。至於小宋這名字，我倒未聽過。」

吕偉良又問：「歪咀金的武館設在何處？」

「西區。」魯四道，「不過早已關門了，金威也一直沒有消息。你找他當然有原因的，可以告訴我嗎？」

吕偉良道：「有個小宋帶人伏擊我，他自稱是歪咀金派去的。」

魯四苦笑一下，漫不經意地說：「老弟，你也知道江湖上有兩種人，一種像你，眞人不露相，另外一種却剛剛相反，往往担心拿自己的小名出來嚇不到別人，就只有借用人家的大名。但是，他不該拿歪咀金的名字出來，由此看來他也許未知此人已收山離開本市。」

「金威為什麼要離開本市，相信你一定清楚吧？」

「他的弟子惹了官非，警方認為他有包庇的嫌疑，數度傳往問話。」魯四說，「詳細情形我不大清楚，但我相信他可能為了此事而離開這裏的。」

「金威去了那裏？」

「我與他們這帮人很少來往，聽說去了南洋。」

吕偉良問：「去那裏可以找到他的門生？」

魯四想了想，順手將桌上一個按鈕系統上的按擊按了一下，牆上鐵架那邊的秘路電視立即現出了畫面。魯四又從桌上拿起他的老花眼鏡，設法在螢光幕上找尋歪咀金昔日的手下。

找了一會兒，魯四搖搖頭說：「時間可能還早，他們還沒有來，不過，你可以到一個地方去撞撞運氣，歪咀金有個弟子叫道友明的，有時會在西遠茶樓門口替人擦鞋。」

吕偉良知道魯四很有江湖道義，他向來信任這位老江湖，因此記起了這番話之後，謝了他，便離開那間地下賭場。

來到西遠茶樓門口，果然有數名擦鞋童分據門前左右兩旁的牆脚下，他們有些面青唇白，有些蓬頭污面，有些年紀已有三四十，有些則只有十歲左右。

吕偉良不知道那一個才是道友明，但相信決不是小孩子。

吕偉良拄杖走到一個男子面前，那傢伙頭也沒有抬起來，便將吕偉良的一隻皮鞋捧上擦鞋箱上面去。

吕偉良問道：「你可是叫道友明？」

那人這時才抬起頭來，瞪住吕偉良：「你找他幹什麼？」

吕偉良道：「我有重要的事情，朋友介紹來的。」

那人怔了一怔，往左右兩旁張望着，吕偉良發覺他左右兩旁都有人在擦鞋，他不知道對方担心有人聽見他們談話呢，還是要替他找尋道友明。

這時候那人又鬼鬼祟祟地說：「到底什麼事？可以告訴我嗎？」

吕偉良眞的無法知道那一個才是道友明，因為除了那些小童之外，這裏三個男子都像吸毒的人。當地人稱吸毒者為「道友」。

吕偉良說：「這是一條財路，但是我必須找到眞正的道友明才可以說。」

這時候吕偉良又摸出一張十元鈔票，在那傢伙面前揚了一揚：「如果你不是道友明，只須告訴我誰才是，你便可以得到這十元。」

那傢伙猶豫地瞪住吕偉良，由頂至踵地打量了他一遍，這才眨着眼說：「我就是了。」

吕偉良也打量了他一遍，道：「你眞的是道友明？」

那人點點頭：「我不會騙你的，你可以向他們查問一下。」

吕偉良發現左右兩旁的人正在注視着他們，手裏却不停地推動着那個毛刷。

吕偉良說：「這裏人多不方便，請跟我過來，你會有好處的。」

那傢伙想伸手取去那張十元鈔票，但給吕偉良手急眼快，將鈔票納回口袋裏去了。然後他拄杖往行人道慢慢的走！

那傢伙在疑惑中站了起來，用衫尾在油臉上抹了一把，然後跟着吕偉良後面走進來！

吕偉良拐進一條橫巷，停住了脚，從口袋中取出一叠鈔票，回頭示意道：「道友明，你是金威門人，當然認識小宋這個人吧？」

吕偉良雖然沒有說明白，但是對方即使更愚蠢，也了解他的意思，只要他能帮助吕偉良，大概就可以獲得他手上的一些鈔票。

那傢伙貪婪地瞪住那叠花花綠綠的鈔票，吞着涎沫說：「我就是了。我就是道友明。但是我並不認識小宋那個人。」

吕偉良道：「他也是金威的弟子，你想想看，你的同門師兄弟中，有誰認識一個姓宋的男子嗎？」

道友明想了想，說道：「也許有個人會知道他是誰，他就是我師父金威的兄弟金保。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很早就離開師門了。」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金保？」

「我可以帶你去，但是，先要讓我打個電話，看他在不在家。」

吕偉良是個老江湖，自然會想到電話可能會出毛病，因此說道：「不必麻煩你打電話了，如果不在家，我們最多白行一次。」

吕偉良說着，從手中那叠鈔票抽出三張十元面額的，塞到道友明手裏去。又說道：「這是一部份酬勞，往後你還有更多好處！」

道友明驚喜中接過了鈔票，然後帶着吕偉良穿過那條橫巷！

吕偉良也看得出道友明的心情是十分複雜的，他既希望獲得更多報酬，也希望這不是一件麻煩的事。

道友明一邊走，一邊從耳朶上將半截香烟蒂取了下來，燃着了，垂首吸啜着。

吕偉良忍不住問他：「還要走多遠才到？」

道友明說：「快要到了。」他想想又問：「先生，你可是警探？」

吕偉良苦笑道：「你見過拄拐杖的警探嗎？我當然不可能是警方的人，我是保險公司的人，我現在要找的人可能獲得一大筆金錢的奬金。」

道友明「哦」的一聲點點頭，他顯然沒有剛才那種顧慮。

到了一幢舊樓門前，道友明指指二樓：「金保就住在上面，你等在這裏，讓我先上去！」

吕偉良既然知道了地址，也不能再勉強道友明把他一齊帶上去。

道友明獨自登樓去了。上到二樓，他伸手按過門鈴，有個人拉開了門：「道友明，你來幹什麼？」

道友明說：「保哥呢？他在嗎？我有事找他！」

裏面有個男子走出來：「什麼事找我？道友明，你可不是又想借錢吧？」

道友明嘻嘻地說：「那敢那敢，上次借了你的還沒有還呢！」

那男子正是金保，他顯然對道友明這個人一點好感也沒有。

道友明跟他說了一些話，然後把他帶到騎樓外面去，一心要指示吕偉良所在，讓金保辨認這個人是否他認識的。但是，吕偉良已經不在下面行人道上。

金保怔怔地問道友明：「他說是保險公司的？」

「是的，我担保沒有聽錯。」道友明說，「他還說找着你去領取一筆保險什麼奬金呢。」

「嘿！簡直活見鬼，我那裏買過什麼保險？」金保束着眉梢，撫着下頷，又問：「那人到底是怎麼樣的？多大年紀？」

道友明回憶着說：「年紀大約三十餘歲左右，手裏拄着一枝鐵拐杖——」

豈料「杖」字尚未說出口，金保已是面色大變！站在他旁邊的一名大漢——就是剛才給道友明開門的人，也為之呆了一陣。

他們顯然是給「鐵枴杖」三個字嚇得手忙脚亂起來，金保更是一聲吆喝，屋內又奔出三名彪形大漢，連同開門給道友明的，總共是四個人拱衞着金保。這情形當堂把道友明也嚇呆了。

道友明還沒有問話，金保就問他：「

那跛子帶了多少人來？」

道友明吶吶地說：「沒有啊，沒有帶人啊！」

「你是說，只有他自己？」金保說。

「是的，就只有他一個嘛！」道友明又說：「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金保沒有回答他，帶住四名大漢衝門而出，直奔下樓去！

但是，樓下一帶都見不到呂偉良的影子！

道友明正在驚愕之際，突然有人由二樓與三樓之間的樓梯間衝了下來，迅速將他制住，半推半擁地推入屋內去！

這個手拄鐵枴杖的人，當然就是鐵枴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沉聲問道：「你說的金保，可就是他？」

道友明說：「是的，他就是金威的弟弟金保……」

呂偉良不等他說完，順手一推，將他推向門後，作了一個手勢禁他聲張！

道友明知事不尋常，但是在這一刹那間，他實在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好。

外面樓間已傳來一陣陣人聲和脚步聲，顯然是金保等人回來了！

金保甚至一邊衝入來一邊問道：「道友明，你說那個人到底去了那裏？……」

話猶未完，金保人已走進了屋內，他看見道友明呆若木雞地站在門後一旁，也未及問他什麼，呂偉良已出奇制勝地在後面將他制服！

由後面緊隨而入的兩名大漢正擬採取行動，呂偉良已搶先一聲喝住：「快叫住你的手下不要動！否則你可能一輩子變得殘廢！」

金保一些也不懷疑呂偉良這番警告，因爲他整條被彎向後面的手臂像快要脫離了他的身體一樣，痛得他淚水直流地叫了起來：「不要動！不要動！」

那四名彪形大漢立即僵呆下來！

呂偉良說：「原來小宋是你，金保又是你，你當然認得我吧？」

金保手臂被扭彎，痛苦地說：「有話慢慢說吧，何必動粗？」

呂偉良苦笑道：「我無須你求情，只要你說出實情，到底你們把林小姐怎麼樣了？」

「林小姐？」金保說，「你可是說你那位女朋友？」

「對了。」呂偉良其實也不知道他們是否與綁架林愛莉有關。因爲要找尋「死神之箭」的人實在太多了，多到呂偉良弄得有點混亂。

金保道：「我們分別之後，一直沒有見過你的林小姐啊！」

呂偉良半信半疑：「你眞的沒有見過她？」

「當然是眞的，我何必要騙你？」金保說，「如果我有辦法俘擄你那位女朋友，找着你談判的應該是我，而不是你來找我。」

呂偉良想想也是道理。他來找「小宋」的目的，本來也不是證實對方已綁架林愛莉，只不過想知道這件事的一些來龍去脈而已！

現在呂偉良雖則暫時佔了優勢，但是他的處境委實是相當危險的，因爲對方除了金保和道友明二人之外，還有四名彪形大漢在旁虎視眈眈。他們目前雖然受到制肘，但一有機會，勢必展開反擊！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一生人之中隻身入虎穴的經驗也不止一次，自然了解到這一切，目前他已是勢成騎虎，不得不硬住頭皮！

金保又說：「你想知道你女朋友的下落，必須與我合作，又何必難爲我？」

呂偉良道：「我本來想與你好好地合作的，但你一開始就做錯了。」

「也許是的，聞名不如見面，我也承認那一次我太魯莽對你不够客氣。」金保又說：「這樣好嗎？我們化敵爲友！」

呂偉良心情矛盾，他根本不明白金保是個怎麼樣的人，萬一他是個陰險小人，好容易這邊放開他，那邊他的四個打手就會湧了過來向他圍攻！雖然講到打架，呂偉良未必吃虧，但到底這是人家的地方，誰也不敢保證對方只是赤手空拳的打，萬一他們有手槍，那時只怕插翼也難飛！

呂偉良因此不想改變眼前的優勢，他說：「你如果存心與我化敵爲友，就請告訴我，那支箭的來龍去脈吧。」

「我早已說得明白，這是我大哥的事，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你是說：金威叫你這樣做的？」

金保點點頭：「對了，就是他！」

「他現在那裏？」

「在外地，但他有信指示我，要我爲他做妥這事。如果你還不相信，我可以給你看看那封信！」

「不必了！」呂偉良說：「那麼爲什麼會有這許多人希望得到它？」

「你是說那支箭嗎？」金保說：「最初我也跟你一樣，只是感到驚奇不已，但是後來我心中暗想，這大概又是錢作怪；大哥叫我無論如何，要在他回到這裏來之前，奪得那支箭，一定與一些金錢或財富有關。」

「你大哥什麼時候回來？」

「照信中的日期，就在明天！」

「他由那兒回來？」

「南洋。」

「坐飛機嗎？」

「是的。」

呂偉良又問：「你可知道另外一些人的來歷嗎？」

「不知道。」

呂偉良獃了一陣！

金保想想又說：「如果你要知道眞相，相信明天我大哥回來之後，就可以明白了。」

「他不會告訴我的，因爲這可能是一項發財大計。」呂偉良說，「不過，我知道你曉得的也不會這麼少，例如還有些什麼人希望得到這支不祥的箭等等，如果你能够向我提供更多，相信你總會有些好處的。」

金保道：「大哥只在信中說，這支箭是非常重要，它可能帶給我們一生享用不盡的金錢。他又叫我無論如何一定要奪到手！」

「那麼，你又怎知道『死神之箭』在我的手中？」



「江湖上許多人也知道了，只因爲老兄名氣太大。因此你差點被人行刺的事，傳了開去！」

呂偉良道：「但是我記得，我並未將此事對江湖上的朋友談及。你到底從那裏聽回來的？」

金保道：「有個職業兇手向人誇耀，他用一支箭射死你了，後來才知道是他說謊！」

「職業兇手？他是誰？」

「行家叫他神行太保，其實他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年青，電單車駕駛技術第一流而已；但這一陣子，他却像老鼠一樣，一直躲着不敢見人！」

「神行太保？」呂偉良怔了一怔：「他叫什麼名字？你知道嗎？」

「眞姓名我不知道，但人們習慣叫他喪榮！」金保解釋道：「你也知道，本地人稱那些行爲不大正常，有多少神經質的人爲『喪仔』，喪榮是個怎麼樣的人，相信你也不難想得到了。」

呂偉良又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喪榮通常出現在水兵酒吧，但最近沒有見過他！」金保說：「其實相信不但你和我希望找到他，許多人也希望在這個時候見見他！」

「是爲了那支箭麼？」

「當然，爲什麼喪榮會有一支如此有價值的箭？爲什麼他要用『死神之箭』去射殺你？這正是我和許多人希望知道的答案。可惜那傢伙連人影也不見了。」

呂偉良想了一會兒，問道：「你大哥這許多年以來，在南洋那邊到底幹些什麼勾當，他既然時常有信件與你來往，相信你多少總會知道一些的。」

金保道：「那你就想錯了，他是最近才給我那麼一封信，想不到麻煩就跟住來了。」

呂偉良明知金保的話未盡可靠，但既然未能證實，也無法令他再說眞話，也就只好要脅他帶着自己平安離開這裏。

金保看來是千依百從的，因爲呂偉良一直將他那條手臂扭得緊緊的，只要他稍加反抗，或者他的手下有什麼行動，好容易就會被呂偉良將手臂扭斷。

呂偉良帶着金保離開那個住宅單位，——這是一幢舊樓，看來只有三四層高而已。

四名大漢亦步亦趨的，數度迫近呂偉良他們，但是都給呂偉良喝退了！

金保爲了本身的安全，也叫他們千萬不要輕舉妄動。看來呂偉良大可以平安離開這「虎穴」了；但是，就在他押着金保剛離開門口的時候，突然有人吆喝一聲：「不要動！小心你的頭頂會開花！」

呂偉良心裏一凛！他聽聲辨位，早已想得出那人躲藏的位置，那是二與三樓的梯間，因爲那地方他也利用過了，自然有點熟悉。

金保所熟悉的，却是那聲音，他很快就認出那是他大哥金威的聲音——尤其是嘴部不正常的人，他說話時的聲音難免有異！

於是金保就趁住呂偉良手一鬆，回頭張望之際，迅速掙扎脫他的手，然後捨身直向梯間滾了下去！

事起突然，呂偉良幾乎給嚇得呆在那裏；幸好他爲人機警，胆色够，動作快！就當他發現對方所站立的位置偏高，而持槍的部位又不適合時，呂偉良迅速將他手上的鐵枴杖一揚！金威的手槍果然給他擊去了！

呂偉良的快速動作是令到對方來不及扳動槍擊的。呂偉良和其他人也是一樣，

在這情況之下，當然會向對方接二連三地展開反擊！

但是，當他揮杖痛擊之際，金威輕巧避過的剎那間，梯間彎角上面人影一閃動，「砰」地一聲響，一枚子彈由他肩膊擦過！

呂偉良登時感到一陣灼痛，立即退入屋內！

屋內四名大漢連同道友明等，總共五個人，看見這情形竟然不懂得趁風駛𢃇，原來他們也給剛才突如其來的變化嚇得呆了。

呂偉良並不知道他們的想法，只不過憑剛才所見，呂偉良看得出他們並無槍械武器在手，同時也記得屋內有個騎樓——露台。

因此當呂偉良急忙退入屋內時，一手將大門關上，一手揮杖橫掃，令到打手紛紛後退！

正當一名打手拾起棍棒，準備採取行動之際，呂偉良已竄向露台那邊去！

對一般人來說，露台是「絕路」之一，但對呂偉良來說，那距離地面丈多高，在他眼中根本不當作一回事，何況下面還有着一輛小貨車停放着！

呂偉良早在挾持着金保的時候，就想到這一條逃生之路，因此這時他毫不猶疑地一躍而下，由於他是一個武功底子極深的人，只要力度估計正確，危險是絕無可能的事。

只見他身輕似燕地落在那輛小貨車的車卡之上，下一個步驟應該是躍離貨卡，然後逃離這條街道；但是對方的人已團團將小貨車包圍住！

原來金威等人並沒有追進屋內，反而衝落街上，他們似乎早已意料到呂偉良有此一着！

呂偉良被重重圍困，貨車前面有人由小窗伸出一枝手槍來，指嚇着說：「乖乖的坐下來！別再動了，否則你會死得不明不白！」

呂偉良無可奈何，因爲持槍指嚇着他的，正是金威。他看得出金威的態度非常認眞，而且那是一支實彈的手槍！

呂偉良呆住了，二名打手湧上車來，將他用尼龍繩子綑綁住。

小貨車立即開走，朝郊外開出！

金威由前面轉到後面車卡來，說道：「姓呂的，你果然命大，如果換上了別人，在這過程中起碼死了兩次，而你却連受傷也沒有！」

呂偉良苦笑道：「是你手下留情，也是我自討苦吃，與人無尤！但無論如何，你現在也該滿意了！」

金威得意洋洋地笑了笑：「大概是上帝帮了我，我正在想找你，想不到你就來了！」

呂偉良道：「找我當然又是爲了那支箭——死神之箭，是不？」

「是的。你很聰明！」

「不！其實應該說太愚蠢，因爲至今爲止，我仍未想到這麼一支箭，到底有些什麼用。」

金保也上了車，他坐在車頭那邊，正由小窗望過來。

金威對金保說道：「阿保，你沒有告訴他那支箭的用途嗎？」

金保搖搖頭：「沒有，我一直依照你的吩咐去做，大哥。」

金威說：「其實像你這麼聰明，應該很快就想出答案才對。」

「與金錢有關麼？」呂偉良故意說。

金威笑道：「當然是與金錢有關，這個世界除了錢之外，試問還有什麼更現實，更可愛！」

呂偉良問道：「有了死神之箭就有錢嗎？」

金威點點頭：「是的，所以你應該和我們合作。」

「到底有多少錢？」呂偉良問道。

「分一份給你，亦足够你一輩子享用不完。」金威又問：「那支箭到底放在那裏？請你立即就交給我。」

呂偉良似乎很貪婪地瞪住他：「你的意思是：我也有一份兒嗎？」

「是的，你當然應該有一份兒的。」金威說道：「只要你好好地跟我們合作就行。」

「這的確是一件够吸引的事。」呂偉良說：「可惜遲了一步。」

「你說什麼？」

「相信你也明白，希望得到這支箭的，除了你們之外還有別人。」

「你的意思是：那支箭已落入別人手中嗎？」

「是的。」

金威笑了笑，說道：「你想令我相信嗎，可沒有那麼容易。」

這時候，小貨車已駛離市區，在郊區公路上疾馳！

呂偉良問道：「你打算將帶我到那兒去？」

「我先要讓你冷靜下來。」金威說：「因爲我們須要你的澈底合作。」

呂偉良鎭定地道：「我自問已經够冷靜了。」

「那麼，設法把那支箭交給我吧！包保你不出二十四小時之內，便可以搖身一變，而成爲一個大富翁。」金威說。

「你大概也知道我是個老江湖，我不輕易相信別人的話。」呂偉良說。

「這件事看來很難令你相信，但却是事實。」金威說：「如果我坦白將這些事實告訴你，你是否答允與我合作？」

「我可以考慮一下。」呂偉良說。

金威道：「其實我這樣問法，只不過是爲了尊重你而已，事實上不到你不答允的，我和其他人一樣，對那支箭是志在必得！」

呂偉良道：「所謂其他人，是不是包括黃江清，勞浩等人？」

「他們都是笨蛋，而且已經死了。」金威說：「我決不會像他們那麼愚蠢，所以我寧願自己吃虧一點，分少一份，也要邀你合作。」

「對於發財的事，我向來都有興趣，只不過我這個人做事要有始有終，一不受騙，二不食言；我答應你的事一定要做到，但你不能當我傻瓜。」

「我怎麼會當你傻瓜？我老早已知道你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只可惜我弟弟做事太魯莽，否則事情早已辦妥了。」

呂偉良道：「我不愛聽故事，請將事實告訴我吧，如果你眞的想我跟你合作的話。」

「這件事開始於數年前，當時我被迫暫時離開了本市到外地去。」金威吸着一支香烟，緩緩地說：「外地有一帮人也許知道我的底子，邀我加入他們的組織，目的只爲合作做一宗買賣。結果我答應了，而且也成功了。可是，事後却因爲主頭人意圖將全部贓物獨吞，於是引起了一場糾紛。」

呂偉良道：「不出所料，果然是涉及一批贓欵。」

金威說：「後來風聲緊，我們一班人各散東西，至於那批贓欵已下落不明，幾經調查我們才查到這裏來，發覺有人將那大批欵項放在一個保險庫裏，而那支死神之箭，就是唯一能開啓保險庫的鎖匙。」

呂偉良恍然大悟地說：「我早已懷疑到箭咀部份凹凸不平的雕刻可能是一枚鎖匙之類，想不到果然有一條這麼巨大的鎖匙。」

「事情當然不會這麼簡單，我只不過簡畧地告訴你罷了。」

「那宗買賣是在那裏進行的？」

「靠近南洋的一處海域。」

呂偉良道：「原來你離開本市之後，還是幹不了什麼好事！」

金威苦笑一下，那副扭歪了的嘴臉更難看了。他說：「桐油埕畢竟還是儎桐油的，其實這個世界何止我們在搶？本地政府也在搶，他們要加稅，市民儘管反對，他們一聲令下還是要加，這是明搶，與我們又有什麼分別？」

呂偉良道：「政府增加稅收是爲了維持本市政府的開支，你們試問做了一些什麼？」

金威睜大了雙眼說：「誰說他們取於民用於民？市政府每年均有大量盈餘，但是本市的市政建設却向外擧債，寧願付貴利息，存在祖家銀行裏的儲蓄金却動也不動呢！」

呂偉良對歪嘴金這類人原無好感，但是想不到他竟會說出一番如此理直氣壯的話，的確令人對他改變了觀感。因此呂偉良問：「與你在一起的，包括了一些什麼人？」

金威說道：「黃江清和勞浩只是其中二帮人而已，我們還有許多同一目標的朋友。」

「然則，你們的目標又是什麼？」

「在一個無人的荒島上，利用我們手上的財富，建立一個眞正民主，自由的世界！」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那大概就是罪犯們的樂土吧？」

金威一派正經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治家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也沒有一個國家有眞眞正正的自由，他們都在欺騙人民，搾取人民的血汗。因此，我們一班朋友，認爲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只要找到一個沒有主權的海島，我們就可以宣佈成爲一個國家。只要宣言發出，深信一定有不少人歸屬我們！」

「好偉大的思想！」呂偉良說：「聽你的口氣，閣下可能就是這新國度的大總統！」

「不！我們不希罕做什麼總統，我們同意集體領導方式。但是，有些人在得手之後作反了，他們未免太過自私了。」

「那一批賊贓，到底值多少錢？」

金威說：「就是以美金計算，亦數以億元計。」

「事情發生至今，有多久了？」

金威屈指一算：「差不多一年了。」

呂偉良問：「贓物還是贓欵？」

「兩樣都有。」

「證實在本市嗎？」

「是的，所以我的朋友們大概都湧到本市來了。」金威又嘆了一口氣：「可惜我們都互不信任，所以彼此互相猜疑，也沒有連系，這是十分危險的事。」

呂偉良道：「是的，木舟街和古玩街的命案，就是互相猜忌的結果，相信總有一宗與你有關是不？」

金威苦笑搖頭道：「我不會這樣做，我好够義氣，但是，如果人家對我不情，我也會對他不義。這就是我一貫做人的作風。」

呂偉良又問：「那批贓物藏在什麼地方？」

「在一間被人棄置的別墅裏。」

「古堡別墅？」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只是胡亂地猜！」

但是金威却神情緊張的瞪住呂偉良：「告訴我，你們怎麼會知道的？」

呂偉偉道：「不怕對你說吧，我一位女朋友給你的同黨抓去了，他們相約在古堡別墅談判，結果他們却食言了。」

「你知道他們是誰嗎？」

「不！一點也不知道。」呂偉良想想又說：「他們配備了滅聲手槍，可能是特務！」

金威眼睛亮了一亮：「原來是那卑鄙的一羣。」

「他們到底是誰？」

金威說：「他們是某國派出的特工，由於執行一宗任務失敗，於是整隊人叛變，集體加入了我們。這次內鬨，他們也是罪魁之一。」

呂偉良關心的是林愛莉的安全，問道：「在那兒可以找到他們？」

金威說道：「只要你把『死神之箭』交給我，我一定會設法把你女朋友找回來的。」

呂偉良道：「那支箭在我徒弟阿生那裏，除非你讓我與他取得聯絡，否則我怎可以帮你？」

金威想了想，說道：「打電話可以找到他嗎？」

「試試吧！」

於是金威示意司機把車子開到一處公路旁邊，那處有一座公衆電話。

呂偉良被押下車去，在金威兄弟的監視下打電話去找阿生。

阿生不在特警總部之內，也不在他的汽車裏，呂偉良沒有辦法可以找到他！

每次呂偉良想多講一句話也不可以，金威在旁監視，只要知道阿生不在，他就把電話掛斷。

呂偉良也明知阿生身爲特警隊長，這

時候很忙，他可能與夏維探長等人在一起。他想打電話到警局裏去，但是被金威拒絕了。

金威把呂偉良重新押上了汽車，開往一處僻靜的荒郊，這是離市區相當遠的地方。

呂偉良不會知道金威是否說謊，如果他不胡扯，那麼呂偉良等人便錯過了一次機會，因爲金威提及的古堡別墅，他們不但到過，也搜索過了。

呂偉良對金威仍然有點懷疑，他不知道他所講的是否屬實。

好像金威那種人，說謊是平常的事，相反，不說謊才是罕見！

呂偉良被人囚禁在一間黑房裏，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最後他在極度疲勞中睡過了去！

× ×

阿生和夏維探長正召集高級助手們，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

他們從警局雜役阿德的口中，知道了一些來龍去脈之後，決定採取行動了。

阿德表面上一切十分自由，但是，數名機警的探員，却如影隨形地暗中監視着他！

阿德也知道他做錯了，他是唯一可以協助警方的人，因爲被捕的高警官也是由他搭線的。所以當晚九點正，他依時到一間酒吧去！

阿德以爲「賈先生」可能從此失踪，想不到第一杯酒還未喝完，就有個電話找他！

不過，對方竟然是個女人：「你可是阿德嗎？賈先生叫我找你的！」

阿德神經緊張，忙答道：「我正是阿德，你是誰？」

「賈先生要見你，你出來吧！」那女子說，「門口有架車，車牌號碼是MM一九二零，你上了車之後，自然會知道應該怎樣做的。」

緊貼着阿德的一名特警已隱約可以聽到電話中說了一些什麼，首先離去！

阿生的汽車就在附近，那名特警登車後，將情形告訴阿生，阿生這時已接到無線電話機的報告，知道一名神秘女子出現在街口一個電話亭之內。阿生於是叫他們注意「MM一九二零」號汽車。

夏維探長也正在另一輛配備了無線電通訊系統的汽車裏，這時他正跟阿生通電話：「那可疑女子已經離開電話亭，登上一輛豪華汽車裏！」

阿生問道：「是MM一九二零號汽車嗎？」

「不！那汽車的編號是SS七七八九，距離MM一九二零大約半條街位。」夏維似乎已掌握了一切。

阿生吃驚地問：「那麼MM一九二零號汽車裏有人嗎？」

夏維一邊講電話，一邊伸首外望：「似乎沒有，嗯……阿德終於找到那汽車所在，正登上汽車裏去！」

阿生道：「如果MM一九二零沒有人，我以爲這可能是一項陰謀，快些制止阿德，不要讓他上去！」

「爲什麼？……」

豈料話猶未完，驀地「轟隆」一聲，一團火光自馬路旁邊亮起，一輛汽車突然發生爆炸燃燒，那輛汽車正是剛才阿德登上去的「MM一九二零」號汽車。

夏維大驚失色！正待下車去，却看見一輛豪華房車正迅速開動！

那輛豪華房車正是「SS七七八九」號！

阿生和他的下屬在街口這一邊，他很快已想到這是一項「殺人滅口」的陰謀，於是迅速開車，企圖及時攔截那輛豪華房車。

但是，那女子的駕駛技術十分了得，那麼大的一輛豪華房車在高速之下，突然拐彎衝上了行人道去，閃過阿生的汽車之後，又重新開回馬路上來！然後匆匆開進了另外一條街道！

阿生自問估計錯誤，他想不到一個女子，在這黑夜中施展了如此超卓的駕駛技術。

阿生急忙開車啣尾追踪，一步也不肯放鬆，另一方面，夏維探長已透過警方的無線電台，知會所有巡邏警車，兜截在逃汽車。

一組警探撲下車去，企圖搶救火光熊熊的汽車，可惜太遲了，阿德已被燒至重傷。

阿生開快車是他的首本，加上汽車性能優越，轉眼之間已追貼前面一輛豪華房車。

前面街口駛來一輛拉響了警號的警察巡邏車，那女子正企圖開足馬力，避過與警車的正面衝突，又想重施故技，由行人道上閃避而過！

但是，這時候阿生的車子已經追了上來！

「砰砰砰」！槍聲一連串地响起，阿生槍法如神，首先將豪華汽車的兩個輪胎擊破！

那輛豪華汽車有如舞龍一樣，終於撞向路旁一條電燈柱上而告停止了前進！

阿生等人迅速下車飛撲過去！汽車裏那女子已陷於半昏迷狀態中。

夏維等人自後面趕來，警方立即將附近一帶街道加以封鎖。

阿生將那女子托出汽車外面展開急救，一邊問道：「你是賈先生什麼人？」

那女子似乎只是受撞後一度昏迷，現在又逐漸甦醒過來了。她吶吶地說：「我也是姓賈的，我是他的女兒。」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父親？」阿生問。

那女子說：「他給阿德陷害，墮入了古堡別墅的陷阱中。」

「爲什麼你說阿德陷害他？」阿生說，「阿德幫過他的忙！」

「阿德太狡猾，他欺騙了我父親，所以我要殺死他！」那女子說。

阿生曾將一支假冒的「死神之箭」帶到警局去，現在他自然明白到那女子所說的，可能與這支箭有關。

阿生忍不住問道：「那支箭到底與古堡別墅有什麼關係？」

那女子說：「我只知道我父親要找的是一枚開啓寶庫的鑰匙，但阿德收了我父親的報酬之後，却給了一枚假的，以至令他墮入陷阱去。我懷疑這是一項陰謀，所

以我要爲我父親報仇！」

阿生道：「你可以帶我到古堡別墅去嗎？」

「可以的……」那女人話未說完，又是「喲」的一聲尖叫，竟然又再度昏迷過去！

夏維探長一邊派人護送她到醫院去急救，一邊和阿生帶人趕到北郊去！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已到過北郊一間廢置的別墅，歹徒的信中曾指出這就是「古堡別墅」，因此阿生也認爲這就是那女子口中所說的。

於是大批警方人員把那一帶出路封鎖，夏維下令搬來一大批照明工具，把附近一帶照耀如同白晝，各人就在那兒展開了一次地毯式的大規模搜索行動。

阿生一直在忙着，直至這次的搜索行動毫無結果，他才呆在汽車裏發獃！

夏維下令把醫院中的可疑女子帶來，雖然醫院方面認爲她傷勢頗重，不適宜長途跋涉，但夏維却堅持要這樣做！

探員們接到探長的無線電指示後，只好用汽車把那姓賈的女子載到「古堡別墅」來！

這時候天色已逐漸明亮，那女子在仔細觀察過四周形勢之後，苦笑搖頭：「這裏不是古堡別墅，我絕對認得！」

夏維呆了一陣，立刻把阿生找來！

阿生正在他的汽車裏思想着整件案的性質和可能性，聽到一名探員的傳話之後，也不由自主地大吃了一驚！

這是經過一再搜索的廢置別墅，如果有問題，上次就被發覺了。

那女子說：「古堡別墅近海，不是靠近公路的，我父親帶我去過已經不止一次了！」

夏維說道：「那你當然知道怎麼樣去，帶我們去吧！也許我們可以救你父親回來！」

「沒有用的，那別墅很古怪，沒有鎖匙，根本無法可以入去。」那女子說。

「我有這種鎖匙。」阿生取出一支箭來，示意道：「你看清楚，是不是這種鎖匙？」

「對了。」那女子在驚奇中問：「這支箭可是眞的死神之箭？」

阿生說：「當然是眞的。它是一枚鎖匙嗎？」

「是的，有了它，你將可以獲得令你驚震的財富。」那女子又說，「但是，萬一它是假的，你便可能像我父親一樣，墮入死神的陷阱裏去！」

「死神？你到底說什麼？小姐。」夏維探長在旁忍不住問道。

那女子說：「死神是那個寶庫的代號，只要能將寶庫打開，我們就是這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那麼，你父親爲什麼又會跌入陷阱裏去？」夏維探長問。

「因爲他得到的，並非眞正的死神之箭。」那女子說道。

阿生爲爭取時間，叫人依照那女子的指示，將車子開往另一處靠近海邊的郊區去！

但是，那女子忽然又中途改變了主意。她說：「我是外地人，由這裏出發，我根本分不出方向，更不知如何才可以到達那兒。」

阿生連忙問道：「你知道那地方的名稱嗎？」

「好像是什麼灣，但我已忘記了。」那女子又說，「也許我父親的日記中會提及！」

「在那兒可以找到你父親的日記？」夏維問道。

「在我的家中。」那女子說。

一名探員一直是陪着那女子的，他向夏維報告說：「根據她初步的口供，她只報稱住在酒店，但酒店的房間我們已搜過了，並無可疑之處。」

那女子笑道：「我最初不肯講眞話，其實我們是有個家的。」

夏維探長問：「你的家中還有些什麼人？」

「沒有人，只有我和父親，那班槍手們都是臨時僱請回來的。」那女子說，「但是，由父親請回來的人，都跟他一起失踪了。」

阿生有點担心地說：「她要不是另有詭計，就是神經可能不正常。」

夏維也忍不住問那女子：「你到底叫什麼名字？你父親又叫什麼名字？」

那女子笑道：「名字可以胡亂地改一個，你何必斤斤計較？我叫賈玉珍，我父親叫賈樹貴。我們是由南洋來的，你滿意了嗎？」

車隊中途停了下來，一切決定在賈玉珍，因爲她認不出前往「古堡別墅」的路徑，看來沒有人可以幫助她。

至於公路旁邊那一間，只不過是一間被人廢棄的舊別墅而已，擄去了林愛莉那一幫人，顯然是故意把這間不知名的別墅稱作「古堡別墅」。

夏維無可奈何，只有下令車隊開返市區去！

沿途上阿生非常留意那女子賈玉珍的神態，她的舉止的確令人有些懷疑，有時她在悄悄地笑，有時她又會掩面痛哭，這正是神經不正常的表現。

但是，夏維探長仍抱住萬一的希望，希望這女子協助他找到那位神秘的「賈先生」。

把警局雜役阿德炸死的汽車，是一輛舊車，已被証實是報失汽車之一。它被放置了遙控爆炸裝置，至於那套無線電遙控儀器，則在她駕駛的豪華房車之內被發現了。

各人將賈玉珍帶回到市區之後，在她的引領下，來到一幢大廈的一個住宅單位內。

阿生眞懷疑她是否有這裏的門匙，因爲同行的當地警探已經証實了他們父母租住了一間酒店的套房。阿生眞不明白她爲什麼還有這麼一個住宅單位。

夏維也在戒備中將整幢大廈包圍，他担心這可能是賈樹貴租給槍手們定居的巢穴之一，然後等一會兒可能會發生一場慘烈的槍戰！

賈玉珍看見夏維等人如此愼重，她反而忍不住格格大笑起來！

阿生對她說：「你父親請來多少打手？是不是都在裏面？」

賈玉珍瞪住阿生傻笑了一下：「想不到你們會這麼怕死！」她左捜右摸一會：「我的鎖匙掉失了！」

阿生叫人去按門鈴，但很久也沒有反應！

一組警探已奉命登上天台監視，他們看不見屋內有人，於是利用無線電通話機通知下面各人。

阿生唯有自己動手，施展開鎖絕技將門鎖打開，夏維探長是第一次開了眼界，他不能不佩服呂偉良訓練出一個如此能幹的徒弟。

夏維心想：旁門左道的技藝，這小子確是高人一等！我萬萬追不上他！

其實阿生何止旁門左道的技藝高人一等，還有一身功夫和那精密的頭腦，跟夏維比較一下，這位探長先生顯然落伍了。

各人一湧而入！出乎意料之外，屋內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另一點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客廳內有一座模型。這東西放在客廳裏，顯然有它的作用。

警探們迅速搜查屋內各處，發覺一些房間裏的佈置有如一間宿舍！

賈玉珍說：「這是那班飯桶住的，他們花了父親不少金錢，結果一事無成。反而害死了我父親！」

阿生問道：「他們現在去了那裏？」

「去了那裏？」賈玉珍笑了笑，「跟我父親一起去古堡尋寶，結果也一齊失踪了！」

夏維問道：「這是什麼模型？」

「寶庫的模型！」賈玉珍說，「其實這是死神的陷阱。」

「你所說的古堡別墅，就在這裏嗎？」阿生又問。

賈玉珍點點頭：「是的，父親帶我去參觀過了，那完全是鋼鐵製成的。」

阿生等人仔細觀察了一遍，也覺得那模型確實有些古怪。

模型大至分爲兩部份，A部份是山區，另一邊是海，近海地方有一間古堡式的別墅，各人站着俯覽模型，彷彿凌空俯視一樣。

B部份是一座金庫似的設備，有六個門口，是六角形，彷彿一個油庫，但油庫通常是圓形的，這東西却像個八卦圖。

各人實在無法看得明白。還是賈玉珍從旁解釋道：「A部份是古堡別墅的外形和位置，我父親化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才可以找到它之所在。」

夏維探長問道：「那麼這一座又是什麼？」

賈玉珍說：「這是寶庫的外型，是我父親叫人依照『藏寶圖』製出來的。」

「什麼藏寶圖？」夏維又問。

賈玉珍指指房間那邊：「讓我取出來給你們研究研究好嗎？」

夏維担心她施詭計，叫一男一女探員陪着她入房。

賈玉珍從牆上暗格取出一卷畫軸似的東西，探員取過交給夏維，夏維打開一看，原來是一些手繪的山水畫。

賈玉珍走過來解釋說：「這是父親找到的畫，如果不知內情的人，絕不會對它重視，但父親就心裏明白，它是一幅藏寶圖！」

賈玉珍又問夏維：「有放大鏡嗎？」

夏維搖搖頭：「沒有。你要放大鏡幹什麼？」

賈玉珍道：「每一處山頭都有海拔的高度，但那些數字，非放大鏡無法看得清楚。」

阿生有點明白了，他說：「這模型的A部份，就是你父親叫人依此畫圖製成的，是不？」

「是的，製成此模型之後，再租直升機去找出古堡別墅之所在！」賈玉珍說。

「的確苦心！」夏維又問：「然則B部份呢？又是怎搞的？」

賈玉珍道：「B部份是根據這些製成的——」

說着，她從畫軸中抽出一卷半透明的繪圖紙來，上面畫的東西都有詳細尺寸，最令人觸目的，却是旁邊畫着的一支箭，那正是「死神之箭」。

賈玉珍道：「這並非什麼箭，而是開啓寶庫的鎖匙，父親就是要千方百計希望找到那條特製的鎖匙！」

「結果他得到了！」阿生說，「你可知道他有沒有得到寶庫的東西？」

「我只知道他得到寶庫的鎖匙之後，便帶同僱請來的打手們出發到古堡別墅去。」賈玉珍說，「老實說吧，我一直覺得這可能是蝕本生意，眞不知道父親爲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興趣。」

阿生問道：「爲什麼你不跟你父親一齊去？」

「他不許我同行。」賈玉珍嘆氣說，「他臨行時吩咐我，二十四小時之內不見他回來，便設法離開這裏回南洋去！」

「你後來就認爲他出了事嗎？」阿生道。

「是的，所以我覺得阿德那傢伙可能是死神的奸細，故意引我父親上當，我非殺他不可！」賈玉珍咬牙切齒地說。

「死神？」夏維怔了一怔：「到底誰是死神？」

賈玉珍把一本日記搜出來，含淚說道：「這是父親的日記，你自己看吧！」

夏維翻開其中一頁，上面寫着：「死神的畫軸找到了，我總算不枉此行……」

另一頁則寫着：「一切像意料中一樣，死神有座寶庫，但堅固得用原子彈也難以將它炸開。幾乎可以肯定，我們的財富都被收藏在裏面……」

以下又有一頁寫上了：「眞狡猾，圖上畫着的箭原來是一條開啓寶庫的鎖匙，但是沒有更詳細的資料，因此非找出這支箭不可……」

夏維沒有耐性看下去，叫人預備直升機，先設法找出古堡別墅之所在，然後才可以將這件事的眞相查明白。

阿生正要決定是否與各人同行，他的助手却叫他到汽車裏去聽電話。

阿生以爲是他的上司任如重要了解案情的發展，但是電話中出現的却是個陌生男子的聲音：「阿生隊長嗎？請你小心聽着——」

阿生正要問對方是誰時，電話中却出現呂偉良的聲音：「阿生，把眞正的死神之箭交給他們吧！我相信一切已無關重要

了！」

阿生吃了一驚！他問道：「師父，你在那裏？」

可是，對方又把聽筒搶了過去：「他在我們手中，你要他安全就只有一個辦法。你小心聽着，把死神之箭交給我們，不要施詭計。」

阿生道：「這個我可以答應你，但我如何跟你們接觸？」

「先把死神之箭帶在身邊，然後我們會再與你連絡。」那男子是金威。

阿生說：「這支箭一直在我的汽車裏，如果它眞的可以換回我師父一命，我當然立刻就可以和你交易！」

「那麼，你獨個兒開車往北行，不要帶其他人，也不許帶槍，速度保持每小時三十英里，不能快也不能慢。當我們看見了你的汽車之後，就會指示你怎樣做。」金威在電話中說。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答應了他！

夏維由屋內出來問他發生了什麼事，阿生也不肯說；他只說總部有事，不能與夏維同行。

等到夏維等人將賈玉珍押走後，阿生才對他的助手說：「通知總部準備直升機飛往北郊，我會用無綫電通話機跟他們取得連絡。」

助手一怔：「出了什麼事？」

「又有一帮人挾持我師父，你們駕車在後面用電子追蹤器跟蹤我，不要迫得太近，沒有我命令不要輕舉妄動！」

阿生匆匆吩咐了幾句之後，便開動了他的汽車，直駛往北郊。

巧佈奇陣　諸君入甕

阿生的汽車開入北郊大道之外，很快又接到一個無綫電話。對方可能利用了公路上的公衆電話，他們要求阿生把汽車開入一條分系公路去！

阿生依足他們的說法去做，把車子開到七號公路；但把車子開入之後，阿生就知道上當了。原來這條路幾乎完全給樹木遮蔽着，阿生要想和直升機取得連絡，也是非常困難的事！

路上靜得可以，雖然這是日間，但看來沒有人開車到這荒僻的地方來。尤其是這不是假日。

阿生在不久之後，收到了直升機發出的訊號，他悄悄將無綫電通話機扭開；他叫出呼號之後剛說了一句：「我的汽車剛開入了七號公路……」

電話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對方又是金威的聲音，他說：「別施詭計！除非你想你師父的屍體擺在路旁，否則立即把直升機調回市區！」

阿生呆了一陣！

他眞想不到對方如此機警，投鼠忌器，他只好服輸了。

直升機奉命飛離該區之後，路旁出現了一個男子，他打着手勢示意阿生停車。

阿生把汽車停在路旁，那人竟然大搖大擺地走了過來！

這傢伙正是金保——金威的弟弟。

金保問道：「死神之箭帶來了嗎？」

阿生道：「我師父也帶來了嗎？」

金保指指那邊一間農舍：「呂先生在那邊！」

阿生道：「我要親自見到他，這宗交易才能進行。」

「那麼，請你下車來！」

阿生於是下了車。

呂偉良果然在那邊由二名大漢挾持着，眼睛綁上了一條黑巾。

阿生說：「你如何保證我師徒二人離開這裏？」

金保說：「我們要的只是那支箭，其他一概對我們都沒有用處。」

阿生高聲叫了過去：「師父，你怎樣了？」

呂偉良也高聲答過來：「阿生，我還好，你把那支箭帶來了嗎？」

「已經帶來了，那就交給他們吧！」

阿生於是對金保說：「放開我師父，然後我把那支箭交給你！」

金保道：「放心，除非你們要跟我們在一起，否則我們不希望多一重負累！」

阿生把「死神之箭」由汽車內取出，金保未接過那支箭，就先要搜查阿生；直至證明阿生沒有携槍在身，他才放心接過那支箭！

阿生覺得對方雖則小心，却幼稚得很；假如他要制服金保，沒有槍也一樣辦得到。但是，在呂偉良未完全脫離對方掌握之前，他是不會輕舉妄動的。

呂偉良被二名大漢沿住田基路挾持着走過來！

呂偉良忍不住問他身邊的一名大漢：「你們有林愛莉的消息嗎？」

那大漢像個啞巴，一句話也沒有說。直至將呂偉良押到路旁，金保才對阿生說：「我們的交易你認爲滿意嗎？」

阿生出乎他意外地說道：「一點也不滿意。」

這令到金保立即起了戒備之心，他攔阻着呂偉良繼續往前走；呂偉良這時雙眼被幪上了，根本看不見二人的表情。

但是，呂偉良最清楚阿生的個性，他聽到阿生那冷冰冰的聲音，立即便對他說道：「阿生，算了，反正那支箭對我們是毫無用處，讓他們拿回去完成發財美夢好了。」

阿生却說：「我想見見他們的頭目，誰是他們的大頭目？」

金保道：「你又想出什麼鬼主意？」

阿生說道：「我有個反要求，可否讓我師徒二人參加你們的尋寶計劃？」

金保忍不住笑了：「果然你想我們多重負累，可惜我們不會答允你這要求。」

呂偉良說：「本來金威答應我可以參加一份的，但後來又改變了主意。」

阿生是個聰明人，他已意會到對方的大頭目原來就是金威。

阿生說：「金威在那裏？我想跟他談談。」

「他不會見你的……」金保話未說完，那邊已有一輛電單車開了過來！

一個中年男子下了車，一邊走過來一邊說：「阿保，進行成怎麼樣了？」

那個中年男子並非別人，正是金威。

他剛自公路上一個公衆電話亭回來；後面跟着二輛電單車，是由他二名保鏢所駕駛

的。

金保對他大哥說：「這小子妙想天開，竟希望與我們同行。」

阿生不等金威答話，就說道：「這不是妙想天開，是人之常情！據說那寶庫有着無數的金銀財寶，你們何必如此貪婪？不是毛遂自荐，說到冒險，我師徒二人早已聞名江湖，沒有我們，你們成功的機會便大為減低。」

金威笑道：「這一點你倒沒有誇張，的確，你師徒二人對於這方面較有經驗，所以當初我也想邀呂先生同行。但是，閣下的身份是一位特警隊長，這就叫我不敢高攀了。」

阿生忍不住格格大笑：「特警隊長又怎麼樣？我師父以前的底子相信你是明白的，我們都是人，人總有個共通點，就是希望早日有足够的金錢可以安享晚年。試問我這位特警隊長一個月可以賺多少薪金？你只要明白這點，就可以減少了許多顧慮！」

「嗯……」金威有點意志動搖了，「讓我們商量一下再說！」

說完，他把金保拉過一旁。但金保不待他開口就說：「大哥，別上當，他們不是希罕錢財那一類人。算了，我們就要了那支箭，把姓呂的放走吧！」

金威道：「但是，你也知道這是一項並不簡單的工作，我担心到時可能發生許多意料不到的困難，有了他們二人，我們就可以省却許多麻煩。」

「但同樣也會增加不少危險。」金保說，「你如果不怕帶着二枚計時炸彈同行，我也不會反對。」

金威沉思片刻，回頭對阿生說：「你的下屬知道你的行蹤嗎？」

阿生道：「不知道。」

金威又對呂偉良說：「呂老兄，你有興趣參加我們嗎？」

呂偉良故意說：「那要看你如何分配那些財富了。我們同是江湖上的人，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是必然的事。」

金威道：「你們二人助我們一臂之力，保證在事成後有過億元的收入。」

「這大概是百份之幾？」阿生問。

金威笑道：「大約是百份之十。」

阿生對呂偉良說：「師父，會不會太少？」

呂偉良道：「百份比無疑是太少了一點，但是有一億元已經足够我們去環遊世界了。」

「好吧！那麼我們就一言為定！」阿生興奮地伸出手來！

但是金保却一聲喝住：「慢着！」

阿生等人吃驚地回頭瞪住金保。

金保道：「你還沒有提出保證呢。」

「保證什麼？」阿生說。

金保道：「保證不出賣我們！」

阿生笑道：「現在我担心你們將來出賣我才是眞的。你們要我作出什麼保證也可以，我只要求你們事成後別提及我師徒二人的名字，那時我才可以從容地辭去現職。」

金威道：「算了，阿保，我們都是江湖上的朋友，一切只講一個信字和一個義字。」

金保終於也給說服了。

金威催促阿生把他的座駕車一併開走，但是阿生說：「這車子裏配備有追蹤儀器，除非你想特警組的人迅速找到我，否則我們現在就要上演一幕活劇……」

阿生話猶未完，立即動手與一名大漢大打出手！

這時呂偉良綁眼的黑巾已被解下來，他看見阿生如此認眞，差點也以為他變節了。

阿生經過一番打鬥，現場附近的泥土、草樹自然有所不同。

金威、金保兄弟二人冷眼旁觀，也看不出阿生有什麼詭計。尤其是汽車中的電子追蹤儀器還是阿生自己說出的，看來更無可疑之處。

阿生最後弄破了他的手指，讓少許血液沾在車門之上。

金保走過來問道：「你這樣是什麼意思？」

阿生說道：「我必須為日後留個藉口，否則難以向上司交代。」

金威忍不住笑道：「果然是個鬼靈精，虧你想得到。」

金保却說：「不怕坦白說句，我担心這是詭計之一。」

「詭計？」阿生說，「如果我用詭計，早該順水推舟地聽從你們說，將車子開走，那時我的下屬便會追蹤而至，將你們一網成擒。我又何必自動把我汽車中的電子追蹤設備告訴你們？」

金威也覺得阿生言之有理，於是叫他們不要再吵，立刻離開現場，沿住田基路，穿過農舍，由另一條公路撤退。

阿生的汽車裏除了無綫電話、無綫電短程對話機以及電子追蹤儀器等等設備之外，還有着許多外人無法查出的設備；例如收藏配槍的暗格，以及一組自動錄音系統等等，這些隱藏着的設備，阿生的助手最是清楚。所以阿生必須把這些東西留下來！

× ×

「迷你女賊」林愛莉在大發牢騷！她這時正被一帮人軟禁在一間郊外的別墅裏面。

這帮人似乎有些來頭，他們配備了減聲手槍，但身為首領的人好像對弓箭更感到有興趣。

身為首領的人很年青，看來無論如何不會超過四十歲。

林愛莉當晚在昏倒之後被擄，醒後也不知身在何處。後來那個年青首領告訴她：「小姐，你不必害怕！我們都是正派人！我姓程，叫程萬里。其實說起來我們已不是第一次見面了。」

林愛莉覺得這傢伙還算斯文，他身旁環立的大漢雖然虎視眈眈，却不像有什麼惡意。

林愛莉還沒有說話，程萬里又說：「我們在飛鏢俱樂部見過面了，記得嗎？」

說起來林愛莉確實覺得有些面善，但是，她明白到在這種環境之下，卽使眞的認識對方，也不能太過坦白，否則只有增加對方的猜疑的。因此，林愛莉只有搖搖頭。

程萬里又說：「你不認識我也不要緊，反正我知道你的來龍去脉就是。」

林愛莉忍不住問：「為什麼你要把我帶來這裏？」

程萬里笑道：「其實你應該感激我才對，如果不是我們策劃周到，你已落入一班流氓手中。」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林愛莉說。

程萬里道：「在古玩街企圖擄刼你們的人是一班退休捞家，他們只知發財，什麼國家民族的觀念蕩然無存，所以我們認為這種人死不足惜。如果你落入他們的手中，實在不堪設想。」

林愛莉想起昨晚的情形，猶有餘悸。她不知道呂偉良怎麼樣了，却記得有個人與她在拚搏中死去！

林愛莉問道：「我的男朋友呢？」

「你說那姓呂的嗎？」程萬里想了想，「他很安全，我們明知你們是天生一對，又怎麼要你們分離呢？」

「他現在那裏？」

「你何必心急，他正在為我們做一些事。」

「讓我見見他吧！」

「可以的，但你必須為我們做妥一些事。」程萬里由一個公事包裏取出一些東西來。

林愛莉乍看之下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程萬里把那些東西打開，却是一幅放大的照片，上面有些說明，却是用英文寫的。

林愛莉還是看不出什麼端倪，她忍不住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程萬里說：「這是一幅空中攝影的放大照片，原來的底片只有拇指那麼大，我們利用特別儀器放大的，發覺上面有些說明，可惜我們又不懂得看英文，想麻煩你解釋一下。」

林愛莉幾乎不敢相信地四下裏張望了一遍。因為這裏面起碼可見的也有六七名大漢之多，難道找個識英文的也沒有嗎？

程萬里似乎也看出了林愛莉的驚奇，他說：「我本來也讀過一兩年英文，但是，我對祖國的文字更加熱愛，所以疏忽了英文的文法。請問你，上面寫的是什麼意思？」

林愛莉往那些字母上瞥了一眼，也不由得呆了一呆，因為那些不是英文，而是法文。

法文不是人人都懂得看的，但是林愛莉曾旅居加拿大；加拿大有部份地區是說法語，用法文的，因此林愛莉總算學會了一點。

林愛莉非常小心地閱讀着那些法文說明，原來是指示出一間別墅所在地的，那座別墅就是「古堡別墅」。那幀高空攝影的照片，焦點就放在海傍一間別墅，附近有些什麼山區，什麼公路，什麼標記等等，都一一加以詳細說明。

林愛莉不明白它的作用何在，但在一些山區旁邊，却有些刺眼的字句，那就是：「寶庫可能在此」！

看到這裏，林愛莉逐漸明白了。這是一張藏寶地圖，怪不得程萬里會珍之重之的將它收藏起來！

林愛莉再看看照片左下角，那兒有一支形狀古怪的箭——這一枝就是「死神之箭」！

林愛莉又是呆了一陣！

程萬里在旁問道：「上面所說的地點，到底在什麼地方？」

林愛莉知道他已經了解到這是一幅藏寶圖，只不過不知道上面說些什麼而已；林愛莉覺得還有些發言的餘地，於是說道：「你們從什麼地方得到這東西？」

程萬里說：「這些事情我認為你無須多管，因為這是一項國家機密！」

林愛莉道：「什麼？國家機密？哈哈……！你有沒有攪錯？」

程萬里面色一沉：「你笑什麼？小姐，這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任務，可不是開玩笑的。」

林愛莉道：「你們到底屬於那一個國家？」

「我們的祖國當然就是C國。」程萬里說，「你還是別胡扯了，告訴我，上面說些什麼？」

林愛莉道：「上面說及『寶庫』之所在地，又說及要開啓寶庫，必須有一枚特製的鎖匙！」

「是不是這一枚？」

程萬里打開公事包，取出那支閃閃生光的「死神之箭」來！

林愛莉看看圖左下角的圖形，說道：「這正是圖中說及的鎖匙，你從那兒找到的？」

程萬里道：「應該感謝你的朋友和他的好徒弟。」

「你是說呂偉良和阿生他們嗎？」

「是的，他們總算帮了我們的忙。」

林愛莉想起剛才那番說話，忙又問道：「他們都落入你們手中嗎？」

程萬里扯謊說：「呂先生給我們囚禁在一個秘密地點，阿生在等候我們的消息，因為我們不知道這支箭是眞是假。」

「可以讓我見見呂偉良嗎？」

「不可以，除非你帮我們找到寶庫所在，我們便釋放你和呂先生。」

林愛莉因為担心呂偉良的安全，因此說道：「根據這照片上的法文說明，寶庫在古堡別墅的地牢內，但另外一個入口可能在附近一些山頭之間。而那古堡別墅位於响螺灣……」

「响螺灣！」程萬里和其他在場的同黨幾乎異口同聲地叫了起來！

程萬里情不自禁地說：「我也覺得，找遍了全市各處山頭野嶺，就只有响螺灣最近似這照片了。想不到果然是那兒。」

林愛莉說：「現在大概可以先讓我見見我的男朋友了吧？」

程萬里這時才坦白地說：「告訴你吧，那跛子太機警，他並沒有落入我們的手上。」

林愛莉心裏又好氣又感到暗自歡喜，她雖然不幸被人綁架，但是，只要呂偉良還自由，相信他一定會想辦法來挽救自己出險的。

程萬里又說：「小姐，你放心與我們在一起吧，我們不似一般市井無賴流氓，我們是受過訓練的，我們會保護你，尊重你！」

儘管如此，林愛莉還是十分担心，她

說：「我已將一切所知的，都告訴你了，為什麼還要我跟你們在一起？」

「很簡單，因爲你的男朋友太狡猾，他的徒弟更不可靠，我們爲了保證這支箭是眞的，只能採取這項預防措施。」程萬里說。

林愛莉也不知道這支箭究竟是眞還是假，總之表面看上去，跟最初見到的「死神之箭」並無兩樣。

程萬里沒有說出他們和呂偉良師徒二人如何「交易」，也沒有說出這是什麼地方，只示意他的手下去準備車輛。

林愛莉心裏又驚又喜，驚的是不知道程萬里這班人到頭來會如何處置她，尤其是當那支箭萬一被發現是假的，而令他們得不到「寶庫」中的一切的時候，相信他們一定不會再像現在那麼客氣。

至於令到林愛莉唯一感到高興的，大概就是「死神之箭」終於有了答案！

林愛莉趁住那照片未被收回，再三細看，覺得它的確是一幀經過精工放大的照片，但爲什麼要用法文說明？眞令人難明。難道這是一件國際性事件嗎？還是製圖人是個法蘭西人？

程萬里把照片收回，對林愛莉說道：「我們現在要出發了！」

林愛莉故意問：「到那裏去？」

「你所講的響螺灣。」程萬里道，「希望一切順利，我可以完成任務，你也可以回到你男朋友的身旁去。假如有什麼意外，相信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不久之後，有人入來向程萬里回報，說是車輛準備好了。

於是一行人等，分乘二輛中型房車出發，直駛向一處郊外海傍，在一處僻靜的海灣，登上一艘快艇，再駛往響螺灣！

根據地理環境，這兒一帶有着許多大大小小的島嶼，響螺灣就在其中一個荒島之上。

林愛莉曾經久居此地，自然知道這兒許多可供旅遊的地方，響螺灣並非什麼禁區，但平時却很少人到那兒去旅行渡假，爲什麼？

原來傳說那小島之上，很久以前發生過一場瘟疫，令到居住在唯一建築物——古堡別墅中的一家人全都死光了。此後那兒便成爲鬼域，沒有人再敢到那小島上面去。

不管那傳說中的故事是眞是假，但是那兒海灘上有着太多的蠔殼却是眞的，因此對喜歡游泳的人士來說，那便自然而然地，成爲天然的禁區！

姑勿論如何，現在林愛莉他們已逐漸靠近了岸邊。而且令他們感到緊張和驚奇的，就是海灘上已有着另外一些機動船艇，這表示已有人在他們之前來了這小島之上。

那些人不但至今還留在小島上面，甚至可能正在嚴密監視着他們！

林愛莉担心一場生死搏鬥就要展開，事實上程萬里亦已下令各人準備應變！

唯一令林愛莉感到稍爲放心的，就是程萬里這幇人的武器比較新式，他們不但有着滅聲手槍，還攜來了二挺手提機關槍和自動步槍。單從這些武器的陣容看來，就知道程萬里這幇人不是一般犯罪組織裏面的人！

他們到底是誰？

林愛莉暫時也不想追究下去，反正好歹歹，現在也得跟他們生死與共。因爲一股强敵可能就埋伏在沙灘之上！

程萬里十分機警，讓快艇緩慢地前進，以觀察清楚岸上的環境，然後才派二名槍手登陸！

他們看來都是受過訓練的，身手固然矯捷，行動也十分有默契。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那二名槍手並未遭遇到任何抵抗，但是，這並非表示一切已經安全，相反地，更大的危機可能在後面。

這是日間，視野良好，他們的一切行動島上的人當然看得一清二楚，也許人家在耐心地等待，等待他們更進一步然後才動手！

林愛莉看得心裏吃驚，誰也不知道一場惡鬥會在什麼時候展開。

快艇終於停下來了，程萬里率領其他人等棄舟登陸，沿住二名「先頭部隊」所採的路綫爬上了山頭之上，那些嶙峋的岩石，彷彿一個個準備對他們迎頭痛擊的槍手，但事實上却沒有一個會動的，他們只是一場虛驚而已！

就是由於出乎意料之外那麼順利，才更加令到各人爲之莫名其妙。

海邊有船艇，就表示有人先他們一步登陸這小島之上，他們的快艇是利用馬達推動的，那麼馬達的聲音一定會經驚動島上的人，他們即使不一定懷有惡意，也應該出來會見他們才對。

但是，現在一切很沉寂！

別墅裏面可能有人——這是任何人都會這樣想的，於是各人便朝着那間古堡式的別墅推進！

林愛莉覺得到處充滿了殺機，一場慘烈的槍戰可能在短短時間之內展開。因此她步步爲營，甚至歎在一旁不想前進！

她並非一個貪生怕死的人，只是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要她來陪葬實在有些不値，而且也死得有點不明不白的。

程萬里看得出她的心理，因此他說：「小姐，如果你怕，那你就等在這裏吧！你千萬不可亂跑，否則我們不敢保證你的安全。」

林愛莉心裏好笑，此時此地，只怕任何人都有「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感覺，還那裏有資格談到去保證別人的安全？

不過，林愛莉只是點頭，表示順從了程萬里的意思，讓他安心到「前綫」去。

林愛莉明知現在是最好的逃走機會，只要她悄悄溜下海灘下面去，只要她懂得如何開動那艘快艇，逃離這裏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奇怪的却是：這時候林愛莉不但不想逃走，反而想再推進一步，看看程萬里他們怎麼樣了！

於是，林愛莉在岩石與野草叢中，彎着腰前進，她要看看程萬里他們有些什麼遭遇！

她與程萬里他們相距不過數碼，因此她可以清楚看見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非常小心，像士兵們在戰場上偸營一樣。事

實上也沒有人曉得對方選擇什麼時候向他們開槍掃射！

就在這時候，林愛莉聽到了一聲吆喝：「不要動！站起來吧！慢慢的擧高你的雙手……」

林愛莉在那一刹那之間，感到渾身有一種冰凍的感覺。

但是，當她分辨出那是程萬里的聲音，以及這吆喝聲來自前面時，她便覺得完全不是那回事！

是程萬里發現了可疑人物，他和他的手下正以槍咀對準了那個方位。但是，那人並沒有依照程萬里的命令站出來！

他依舊俯伏在那裏，一動不動的，程萬里他們很快就發覺那是一具死屍，由於風吹野草，只是把各人平空嚇了一跳！

程萬里走過去檢查那屍體，血液已告凝結，肌膚呈瘀黑色，看來已死了多時。

林愛莉也跑了過來，她看不見那人的面部，但背部的彈孔，表示他是死於槍彈的。

程萬里說：「各人小心！島上顯然有人埋伏，我們的處境非常危險！」

林愛莉也覺得他言之有理，對方不但有槍，而且槍法奇準！看那具屍體背部只有一個彈孔，那部位正是心臟部位，就知道槍手並非一般人！

也就是說，這裏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像那死者一樣被人在突然之間射殺！

想到這裏，林愛莉就有點不寒而慄！

古堡別墅就建築在那邊山崗之上，林愛莉頗後悔沒有追問程萬里關於「寶庫」的來歷及其他情形，否則這時候她可能有許多事情可以做。

程萬里已竄到前面去了。他看來十分英勇，大有「身先士卒」的氣概，轉眼間已到了古堡別墅附近。但是他們一直未遇到任何抵抗！

林愛莉難免會想到一個可能性，就是二幇人展開惡鬥的結果，可能兩敗俱傷，甚至雙雙死個乾淨亦不足爲奇！

然則，豈不是益了程萬里這幇人麼？

這時候，程萬里已到了別墅大門口，他昂然站立在那裏，招呼着他的同黨們！

林愛莉知道一切疑慮可能已成過去，程萬里若非萬全，他決不敢自取滅亡的。

因此，林愛莉也跑了過去！

程萬里現在輕鬆得多了，他說：「那班儍瓜原來比我們更早到一步，而且自相殘殺，現在我們可以省下許多工夫！」

林愛莉乘機問道：「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要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告訴你，不是三言兩語可以交代的。總之這是一筆非常龐大的財富，歷年來我們一直奉命追踪它的下落。」程萬里又說，「與我們向同一目標偵查的，還有好幾幇人，他們包括退休的捞家，表面看來十分正當的商人以及被驅出境的黑首領等等，但是，眞正應該獲得這筆財富的，却是我們的國家。」

林愛莉仍然無法聽得明白。

這時各人已衝進了別墅裏面去！

儘管明知裏面不可能再有伏兵，如果有的話，對方早已發難！

在想像中，別墅內一定是佈置得極其講究，但可能由於日久沒有人居住的關係，而令到傢具雜物等，都佈滿了塵埃。

但是，事實出現在各人眼前的，却又令到他們大感意外，裏面沒有傢俬，却像個別開生面的展覽會。入門後是一座六角型的鋼鐵製作，高約八呎，每邊等角約爲二呎，六個角邊都沒有門縫可尋。它看來只是一座裝飾品。

林愛莉忍不住說道：「這到底是什麼怪物？」

「這可能就是一座寶庫。」程萬里圍住那座六角型東西團團而轉。

可是，他仍然看不出什麼端倪。

用手敲擊一下，那東西是空心的，因此像打鑼一樣，隆然有聲！但聲音的反應顯示它的厚度亦甚可觀！

林愛莉和程萬里試合力用手推動，但那座鋼鐵製作却穩如泰山。其餘各人先後加入，仍然無法動它分毫！

林愛莉叫程萬里再將那放大照片取出，細加研究。

林愛莉發覺那些法文說明中有一句：「六實一虛」。這些小字註於圖中一角。

林愛莉覺得這就是玄機，於是細心在那六角型的東西周圍推敲，終於給她發覺其中有一塊鋼板可以移動，位置竟在極高的七呎半以上，那已是將近頂端的地方。

林愛莉用大石墊脚，將那小方塊鋼板揭開，立即有一個匙孔出現！

在這一刹那間，程萬里等人頓感興奮，因爲任何人看見了這匙孔，也知道這可能與「死神之箭」有關。於是程萬里毫不考慮地，將那支箭交到林愛莉的手裏去。

林愛莉將它插進匙孔，用力一扭，一陣「隆隆」之聲傳來，嚇得林愛莉急忙由大石上一躍而下！

原來那六角型的鋼鐵製作有半截正在緩緩地旋轉起來，上半截則依舊不動，由一條軸心連貫着十二呎高的天花板！

與此同時，程萬里等人已經發覺地板上開了一個大洞。位置就在距離六角鋼塔約莫一丈以外的地方，洞口約爲二方呎左右。

程萬里等人急不及待地衝過去，只見下面是一條地道，有一度扶梯可供利用。

程萬里等人早有了準備，他們從背囊中搜出數支强光電筒，往洞內照射，發覺地下通道距離地面約有一丈左右。

他們立即分工合作，程萬里發號施令，派二人留在洞口戒備，他親率其餘數人入內！

林愛莉趁住他們急功近利的分佈工作之際，暗自盤算一下應該怎樣做！

她當初以爲「死神之箭」既然是假的，一定不會發生作用，想不到却是得心應手。那麼，這支「死神之箭」可能是眞的了。

無論眞假，目前林愛莉就要決定是否跟他們一同入內「探寶」！

跟他們入去當然是十分危險的事，但是趁這機會逃出去，亦未必不是一件危險的事，因爲程萬里是還有二名荷槍實彈的手下正在戒備，同時外面岩石間的屍體也表示出這小島之上可能危機四伏！

林愛莉一時之間無法抉擇，突然她足下站立着的地板移動起來，把她嚇得嘩然大叫！

二名槍手一把就想抓住她，結果卻扯斷了她頸項間一串七彩的新潮珠鍊，令到那些彩珠子到處亂滾，却無法制止林愛莉那飛快的滑行。

林愛莉的動作是不由自主的，地板好像一對失了控制的滾軸溜冰，令到她不能發力及時躍開，最後便墮入一個黑洞中！

別墅之內頓然間天翻地覆，二名荷槍實彈戒備的槍手也心感不妙，正待由大門衝出去，但是，大門却在一種旋律中關閉了！

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得到這是一種自動陷阱，程萬里等人在踏足地道時，首先就感到地道上的地板是輕浮的。於是一切變化就開始在那一剎那之間，他們想由地洞逃出也不可以。因爲裏面的扶梯突然失了踪，地道變了傾斜的運輸帶，各人身不由主地被圓筒型的運送管帶走！

程萬里等人都受過訓練，也明知這是一個十分機械化的陷阱，但在這種情形底下，他們却是毫無反抗餘地，有些人甚至在天旋地轉的情況下登時暈倒過去，不省人事！

林愛莉給一塊活動地板送進黑暗地道之後，也在不知不覺中與程萬里等人會合，而程萬里派在洞口守衞戒備的二名槍手，由挽救林愛莉失敗開始，而變成自身難保。

他們企圖奪門而出失敗之後，也分別踏着二塊滑行中的活動地板，迅速被傾倒入那黑暗的洞口內，由圓筒型的輪道管帶走！

如果說這設備有如一副自動機器，他們就在莫名其妙中變成一種「原料」！剎那之間七顛八倒地都被傾入自動系統中！

也不知左轉右拐的，最後他們又紛紛由一個圓筒型的出口滑了出來，跌在一個厚墊上，跌得昏天黑地的，有些根本在事起倉卒之際已經昏迷過去，有些則在輸送過程中暈倒！

因此，這時躺在乳膠厚墊上的人，都有如一具一具的屍體，他們卽使不暈倒過去，也都軟弱無力，無法再動彈了！

這是一個只有一方丈左右的密室，有暗淡的燈光，呈六角型，有六個門口，但每一個都閉上了，仰首向上望，但見六個圓筒型的出口，傾斜地朝向室內，表示可能有六條不同來歷的圓筒型輪送帶透到這裏來。而事實上現在這斗室之內，就擠上了二三十個人，除了程萬里和林愛莉他們之外，還有其他人。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每一個剛剛甦醒過來的人，難免都會在大腦的神經系統中悄悄問自己，但却沒有一個人知道眞正的答案是怎麼樣的。

甚至老早就獃在這裏的人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林愛莉是這裏唯一的女性，因此非常惹人注目。

程萬里和其他人一樣，手中的武器都不見了。至於是怎麼樣失去的，他已不復記憶。總之這裏的人，都沒有一個有武器的。

程萬里開始站立起來，在那班人之中辨認，有些人還未甦醒過來。

他發覺這裏面有些人雖然不是他的下屬，他却認識他們。這班人之中包括了「飛刀手」王勝，以及賈樹貴等人在內。

程萬里忍不住問他們：「你們怎麼會在這裏？」

「是你迫我們的。」王勝說，「想不到你也來了！」

程萬里道：「又是持着死神之箭而來嗎？」

王勝和賈樹貴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是的，那『死神之箭』果眞是一件不祥之物！」

林愛莉走過來忍不住問道：「你們到底爲甚麼要找尋死神之箭？」

「……」沒有人回答，但顯然每一個人都想作答，只是沒有人知道答案。

好一會兒，賈樹貴才道：「我們都上當了，黑鬚子可能未死！」

「黑鬚子？」林愛莉怔了一怔：「黑鬚子是誰？」

突然之間傳來一陣格格笑聲！這聲音在斗室之內引起反射作用，令人有一種震耳欲聾的感覺。

黑鬚子的形像立刻出現在一幅牆壁之上，他是個滿面鬍鬚的大漢，柿子似的鼻，血盆似的口，燈籠一樣的眼睛，眼球上面佈滿了血絲！

牆壁像銀幕，其實是燈光控制下變成了半透明體，彷彿像螢光幕一般，讓那活生生的人像出現在衆人面前。

「他——就是黑鬚子牛雄。」室內有好幾個人異口同聲地叫起來！

林愛莉呆了一呆！

笑聲停止後，牛雄在講話，各人獃在斗室之內，有如看電影一般！

牛雄冷冷地道：「你們的人都到齊了吧？」

忽然有一種聲音加入去：「不！爸，還欠一些人，還有金威呢！」

斗室之頂突然響了一陣怪聲，然後亮起了燈光，令到這裏面光亮得如同白晝！

牆上的影像消失了，「黑鬚子」牛雄已不知所蹤。

各人在驚呆中聽到牛雄的聲音問道：「那女子是甚麼人？」

一個年青人的聲音答道：「她姓林，是著名的迷你女賊小姐。」

「她與我們無關，爲甚麼把她弄到這裏來？」牛雄粗聲粗氣地問。

「她被程萬里綁架帶到這裏來的。」青年人答。

「金威還要多久才可以來？」

「相信也快了！」

「有把握嗎？」

「他絕對會來的，爸！」

「好極了，那就等候他到達之後才動手！」

屋頂上面的燈光熄滅了，於是室內又變回原來的黯淡。

牛雄最後一句「等候他到達之後才動手」，最令到各人胆戰心驚！

林愛莉似乎是唯一的局外人，她根本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相反，室內其他人包括程萬里在內，在看過聽過黑鬚子牛雄的樣子和聲音之後，心裏顯然已明白了一大半。

程萬里向王勝說道：「這到底是怎麼

攪的？」

王勝苦笑聳肩：「我也不知道。不過，牛雄既然未死，他顯然有意佈局引我們上當！甚麼『死神之箭』，甚麼『寶庫』可能完全是假的，古堡別墅其實是一座現代化的自動陷阱。」

「該死的是你們，當年你們爲甚麼會把這件事弄壞？」程萬里又在埋怨。

王勝沒有反駁他，握拳咬唇，顯然有點後悔莫及似的。

室內又回復了剛才的沉寂！

林愛莉聽得有頭沒尾的，根本無法了解這件事的眞相。

室內各人汗流浹背，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窒息的感覺，可能是由於人太多，空氣不流通之故。

林愛莉處此環境下，實在一籌莫展，生氣暴叫只有增加呼吸上的困難。

賈樹貴一直盯住林愛莉，老淚縱橫地毫無表情。

林愛莉問道：「是不是在懺悔？」

「是的。」賈樹貴吶吶地說，「一個人在他的一生之中決不能有錯，如果做錯了一件事，不但可能影响個人，也會影响到他的親人，正如我一樣，我有個與你同樣高大的女兒，她叫玉珍……」

賈樹貴說到最後已經有點泣不成聲。林愛莉早就看出他對自己沒有惡意，所以對他的無禮呆瞪絕無反感，反而同情地在他身邊坐下來！

賈樹貴說道：「如果有人日後把我們的遭遇寫成個故事，它應該具有勸人安份守己的警世作用。小姐，你想知道你爲甚麼會在這裏吧？」

「當然，我似乎是唯一的無辜者。」林愛莉說。

「不！你也可能對『寶庫』中的財富起了貪念，否則怎麼與他們同流合污？」賈樹貴又道：「其實這件事開始於數年前。當時我有個美好的家庭，有妻子，也有兒女。生活算是過得去吧，就是不够富有。於是我受不起誘惑，結識了一班走私朋友。包括了黃江清等人在內，他們不知怎樣攪的，竟然牽涉及政治……」

「政治？」林愛莉呆了一呆，她想起程萬里口口聲聲提及甚麼「祖國」。

程萬里這時在旁忍不住插嘴道：「你別裝蒜了，你們這班奸商老早已明白到那次的任務是甚麼，我們相信你們這班人，結果你們却把事情攪壞了！」

賈樹貴道：「我可以發誓，事前我絕不知道這件事牽涉政治，以爲走私只不過瞞稅而已，想不到我被朋友出賣了還不知道。一批私貨之中，有一批軍火，他們交給牛雄運往東南亞一個小國，目的是接濟小國的游擊隊。但是，後來不知牛雄怎麼攪，連人帶貨一齊失了蹤，此後就音訊全無。」

王勝在旁搭訕着道：「由於私貨中有大批黃金和軍火，C國的特工一直在威脅着我們，要我們設法尋回那批東西，否則便對付我們的家人。因此，我們唯有明查暗訪，千方百計去查探牛雄的下落！」

賈樹貴接續道：「到了不久之前，我收買到一份情報據說黑鬚子牛雄已經死了，他死前曾將那滿載私貨偸運至一個海島，藏於一密室中等待脫手。想不到還未找到買主，他便死了。不過他死前曾將藏寶秘密繪成畫圖，同時死前曾將一支箭連同畫圖寄給他的一名私生子，不料那私生子却已遷居他處，於是那圖和箭便告失落。我千方百計用高價收購了那幅圖，又設法找尋那支箭。因爲消息來源說：那支命名爲『死神之箭』的東西，是一枚寶庫的鎖匙。」

程萬里聽到這裏也忍不住說道：「我得到的情報也大同小異，唯一不同的便是我高價收買到手的是一張縮影菲林。爲了那支箭我加入了飛鏢俱樂部去偵查……」

王勝在旁也說道：「我所收買到的，是一本航海日記，裏面記載着牛雄在小荒島上建古堡式別墅和築寶庫的情形。」

程萬里叫苦地道：「看來一切都只不過是牛雄故佈疑陣，引我們上當的。」

王勝也道：「是的，我也覺得他在故意叫人出賣假情報，最後的目的是令我們互相殘殺和到這裏來，讓他殺害我們！」

「都是你們這輩不好。」程萬里埋怨道，「你們顯然有些事情對不起黑鬚子牛雄，否則，他爲甚麼會千方百計誘你們到這裏來？」

賈樹貴道：「我只知道走私是爲了多賺一些錢，却不知道牽涉到這麼大的範圍。而且，當日我一切信任商業上的拍檔黃江清……」

程萬里不待賈樹貴說完，就瞪住王勝：「爲甚麼你要殺死黃江清？」

「……」王勝呆呆地說不出話來！

「他和其他人等聽說死於飛刀，那當然是你做的。」程萬里說，「你可能沉迷於那筆獎金，想一個人獨得，所以才會殺人奪箭，自己帶人乘快艇跑到這裏來，是不？」

王勝默認地點點頭。他垂下頭來，不敢仰視各人！

賈樹貴聽說黃江清死了，呆了好久！

程萬里嘆氣道：「你們這輩都是不可救藥的藥物，爲了錢，甚麼事都可以做出來，我雖然不知道牛雄是怎麼攪的，但是，看情形顯然是你們對不起他，所以他才會費盡心思引誘你們上當。結果還牽連了我和這位小姐！」

× × ×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在金威兄弟和他的手下押解下，最後也乘坐快艇到了這小島之上。

當他們發現海邊那幾艘船艇之後，也知道有些人早已登陸這裏，只是想不到其中竟然會包括了林愛莉在內。

金威按圖找尋「寶庫」所在，這時古堡別墅的大門已經緊閉，他們找不到其他門路可以進入屋內。

圖上一些小黑點，是表示出「寶庫」可能隱藏的地點。於是金威兄弟令各人分爲幾個小組，分頭找尋他們心目中的「寶庫」。

島上崖石和野草叢生，唯一的屋宇就是那座古堡別墅。

崖石間有些記號，好像童軍追蹤所用的各類符號。根據這些崖石間留下的符號，以呂偉良爲首的一組人終於發現了野草叢中有一度石門！

石門之上赫然刻了一支「死神之箭」的外形。金威一名手下立即通知各人，於是各人紛紛集中到呂偉良這邊來。

呂偉良此時已用將那塊岩石推開，一度銹蝕斑斑的鐵門擋在前面。鐵門上有一匙孔，看來足以容納「死神之箭」進入。

金威不用呂偉良開口，便將他奪到手的「死神之箭」交給呂偉良。

這果然是一枚鎖匙，輕易便將鐵門打開。裏面似乎深不可測，用電筒照射入內，約莫有六尺那麼高，這高度足以容納人們昂然步入。於是各人魚貫入內！

通道內每隔若干遠便有通氣槽直伸地面，因此各人並無窒息感覺，也正是因爲這樣，各人才可以放心地走着！

他們越走越深，也不知走了多遠，總之彎彎曲曲的，彷彿走進了八陣圖之內。金威開始有些担心起來，他要回頭走，但呂偉良却不甘心！

在這種情形底下，他們分爲兩派，金威帶了數名手下回頭走，他寧願候在洞口之外等消息，金保留下陪同呂偉良等人，繼續前進！但是，儘管他們朝着不同的方向走，不知怎的，不到數分鐘，他們竟然又碰在一起！

呂偉良心裏明白，這是一個巧妙的陣，他們如果繼續往前走，最後還是回到原來的地方。

金威心裏吃驚，其實所有人也感到震驚！阿生是個鬼靈精，他閒來無事喜歡看書，而所看的書又是包羅萬有的，他記得看過一本像是「孫子兵法」那一類的古書，其中提到八卦陣。我國古代兵家往往擺下此陣而令到敵軍爲之迷失了方向，爲之困擾不已！但是，假如明白其中道理，利用冷靜的頭腦，仍然可以找到出路的。

於是阿生閉目養神，喃喃自語地唸起口訣來，在乾，坤，震，艮，離，坎，兌，巽等八卦中找出路！這鬼靈精果然是個天生鬼才，他終於將其中奧妙重新記憶起來了！

阿生帶領着各人回到入口處，但那度鐵門已經緊緊地閉上！他氣定神閒地道：「大家別焦急，再跟我走吧！」

這麼一來，反而令到各人爲之呆了一陣，因爲再走又可能陷入迷惘境界中。於是金威叫人設法將鐵門撞開！

但是無論他們花多大的氣力，也無法把鐵門弄開，反而撞擊時的回聲令到各人無法抵受得住。最後只有聽從阿生的說話，再跟他往前走！

阿生是憑記憶中的「破陣法」率領各人由出口處走過去！結果他們只走了五分鐘光景，便走入了一條光猛的通道。

各人朝住光亮而寬闊的通路走過去，最後又進入一條圓筒型通道上去。這好像是整條用金屬製成的大水管，各人須要彎着腰走！豈料走到了中途，突然之間，整條鋼管旋轉起來，各人身不由主地在裏面打滾，身體稍差的便立刻暈倒過去！

呂偉良覺得圓管在旋轉中迅速傾斜，於是各人被傾倒進另一條圓管之內，這裏面彷彿有磁鐵，各人身體上的一切金屬，包括呂偉良手中的鐵枴杖等物在內，都不由自主地被吸走了！

他們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在顛顛倒倒，翻翻滾滾中，最後紛紛由一個圓型出口跌了出去！

所有的人均告昏迷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呂偉良才聽到一種熟悉的聲音——好像是林愛莉的聲音：「醒醒吧！我們終於又在一起了！」

林愛莉在紛紛掉下的人堆中，很快便認出了呂偉良和阿生。

阿生這時也逐漸甦醒過來…他不由自主地讚嘆着說：「好巧妙的機關！設計的人簡直是個天才！」

他摸摸頭，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

屋頂高處的強烈燈光突然亮了起來，剛剛甦醒過來的人簡直有如受刑，紛紛用雙手掩眼！

擴音器中傳來一種命令式的聲音：「呂偉良、阿生和林愛莉三個人，你們由二號門出來！其他人一概不准動！」

呂偉良拍拍自己的額頭，讓自己進一步清醒過來！

林愛莉環顧四周，只見其中一度鋼門之上有個「2」字的編號，於是她便摻扶呂偉良和阿生由那裏走過去！

雖然那度門仍然關閉，但是她相信絕對有電眼監視着各人的一舉一動，否則他們又怎麼會對這裏面的一切瞭若指掌？

果然，二號門打開了！

豈料鋼門一打開，人羣迅速湧了出來！林愛莉和呂偉良師徒二人差點也給他們擠倒！

原來各人的想法幾乎一致：認爲牛雄從先前和他兒子的一番對答中，已表露出他的意圖，就是等到金威也墮入這陷阱之後，便一起對付他們！

那麼，呂偉良等人既是局外人，他們也許被認爲是「無辜者」所以才會先把這三個局外人調走，才將他們一併殺害。

各人正是基於這種心理，而紛紛奪門而出；因爲他們認爲那必然是一條生路！

豈料各人奪門而出之後，竟紛紛墮入一個巨大的旋轉盤上，彷彿無數螞蟻掉入一隻唱片上面，正在上面團團打轉！

原來鋼門外面是一度滑梯，各人你推我擠，於是無一倖免！

反而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他們，因爲無法擠出去，而留下在原來斗室中。

他們三個人呆在門旁，正因爲沒有掉下去而暗自感到慶幸之際，却於此時聽到了背後傳來陣陣笑聲！

各人在驚愕中回頭一望，只見三個人正由四號門那邊慢慢走過來！

中間一個是黑鬚子牛雄，左邊一個是他兒子牛如根，右邊一個青年人却令到林愛莉爲之呆了一陣。因爲她認得出他就是放射「死神之箭」襲擊呂偉良的人——「神行太保」莫榮，綽號「爽榮」！

牛雄笑道：「三位，久仰了！」

林愛莉老早在螢幕上見過這傢伙的尊容，也聽過他一些往事；但呂偉良師徒却不知道來龍去脈！因此阿生忍不住問：「你怎麼會認識我們？我從未見過你！」

牛雄笑道：「鼎鼎大名的特警隊長呂阿生，誰不認識？至於鐵枴俠盜和迷你女賊小姐的大名，就更是如雷貫耳。」

牛如根笑了笑，對阿生說：「你的助手之一沈球是我的朋友，我向他建議複製

多幾支『死神之箭』，足可引誘歹徒們上當，想不到你果然從善如流，幫了我們一個大忙！我代表家父多謝你！」

阿生面色爲之大變，因爲複製「死神之箭」確是助手沈球的建議。但是他說：「複製品與眞的『死神之箭』稍有不同，怎麼……」

牛如根似乎已明白他的意思，不等他說完就笑道：「箭咀部份的些微不同，並非主要關鍵之一，我們所以想出這支『死神之箭』來，無非想利用人類的好奇心理，讓歹徒們送上門來！其實任何一支同樣大小的鐵製巨型鎖匙，都可以將我們設計的『六門八卦陣』中任何一個門打開。如果以三位的技藝，一支鐵枝已經足够了，又何必要眞的『死神之箭』呢？」

牛雄說道：「是的，小兒深懂心理學，一幅地圖，一幀照片或者一張圖畫，都足以令到有尋金熱的人上當。什麼死神之箭也不過是我們製造出來的。就算你不聽沈球的建議，我們也可以多製幾支，讓他們爭奪，最後送到這兒來——」

呂偉良問：「你爲什麼要這樣？」

牛雄說道：「爲了報仇！若干年前一班奸商流氓欺騙了我這個老粗，將一批貨物利用我的機動漁船運到一個小國去，我以爲只是走私賺點外快，想不到裏面竟然是軍火和黃金。結果我一家大小就被那小國的軍政府逮捕，幸得這輩小哥仗義相救，及時將我父子二人救出生天！」

牛雄所指的「這輩小哥」，竟然是莫榮！莫榮得意地笑了笑，說道：「呂先生，死神之箭是射不死人的，我們只是利用閣下在江湖上的名氣，企圖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當然，最主要還是能引起那班奸商流氓的注意。」

牛如根也說：「是的，我們明知你一定不會就此作罷，必然四出查探，使到『死神之箭』這名字更响亮和充滿神秘感。其實，我們無意傷害你！」

牛雄又說道：「我一家八口，包括妻子、母親和兒女，全都死在那小國的軍政府手上，只留下我父子二人，悄悄溜走後，便過着海盜式的生活。一邊設計這小島上的機關，一邊憑槍桿子刼來不少財富，計劃如何令他們自動送上門來，逐一加以宰割！」

林愛莉道：「剛才我聽他們說，你和那批黃金軍火一併失踪了。」

「不！小國由軍政府統治，沒有法律可講，抓到我的家人之後便去槍斃。我們父子二人如果逃不了還是一樣要死。」牛雄說，「他們沒有將消息公佈，所以王勝等人以爲我連同軍火黃金等一齊失踪罷了。我就是利用這點引他們上當的。」

呂偉良說：「你可謂費盡苦心，爲什麼不直接了當地殺了他們？」

牛雄笑道：「那太便宜他們了，一槍殺一個不够痛快，我要令他們活受罪，直到吃够苦頭才死，那才够痛快！」

牛雄又把三人引至二號門前，往下俯視，只見那圓盤仍在轉動，上面的人既無法站立起來，也不能離開那圓盤範圍！

牛雄笑道：「當他們甦醒過來之後，我還會在圓盆之上加熱——他們變成名符其實的『熱鍋上的螞蟻』，哈哈……」

阿生覺得這的確比將他們處死更殘酷、更可怕！呂偉良說：「罪魁禍首只不過幾個人，其他人都不是你的仇人，你何必一視同仁？」

牛雄說：「誰叫他們助紂爲虐？除了你們三位之外，沒有一個是寃枉的……」

豈料話猶未完，屋頂上的圓筒又响起了一陣陣「隆」然之聲！

「怎麼還有人來？」牛如根叫起來！

各人在驚愕中抬頭仰望，只見十多二十個黑影有如雪球一般，分別自幾個圓管中墮了下來！他們紛紛閃避！

這些人跌在厚厚的乳膠墊上，有些暈了一陣，有些竟能立即反彈站直了身體！

當阿生發覺這些人中竟然有些是他特警組的同僚時，他立刻就明白過來！

特警組中人都經過特殊訓練，這班後來者可能由另外一些暗門墮入機關內，旋轉通道較短，所以不能令到這輩昏倒過去！不過有些人的配槍已被磁石吸去，只有少數未從腰間槍袋拔出的還能保留下來。

這些仍然保留有手槍的特警，這時都紛紛拔槍戒備！

阿生看見牛雄等三人有所行動，立刻動起手來；呂偉良和林愛莉也不敢怠慢，急忙從旁協助。

阿生和特警們的迅速行動，令到牛雄等人無從反抗！雖然牛雄不允將各人釋放出去，但是夏維已率領大隊人馬分從海空趕到這小島來，將古堡別墅重重包圍！

阿生的助手是憑着電子追踪儀器的幫助，而將阿生的汽車找到。當他發覺阿生的手槍還留在汽車暗格內，同時又懷疑阿生可能受傷，便收聽汽車暗格中的秘密錄音，這才知道阿生和他們一道兒尋寶。

另一方面，警方和特警組的空中偵察行動，是根據賈玉珍手上的地圖而展開搜索的，結果給他們找出响螺灣就是圖中指示的地方。因此各人便紛紛由海空二路趕到這裏來！

牛雄看見大勢已去，唯有長嘆一聲！

他對呂偉良說：「也許我眞的做錯了，我不該用盡千方百計誘他們到這裏來，假如我一槍一個，殺了他們，事情一定簡單許多，你說是不？」

呂偉良道：「你可能是對的，因爲一個人死了不是一件痛苦的事，生而受苦才是最痛苦的事；你要報復，但不希望你的仇人太快死去，就是深懂此中道理！」

「六門八卦陣」不攻自破，牛雄父子和他的同黨均告落網；至於慘被折磨的其他人等，除了呂偉良他們之外，全都被落案控告。但警方爲了某種原因，却始終沒有把前因後果說出，於是市民只以爲又是一宗普通罪案而已！

（全文完）

式期完俠情超穎小說

江南・文
盧令・圖

山東老娘（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素貞為報父仇，被斧頭黨誘入陷阱，終因寡不敵衆，當堂被擒，斧頭黨魁為恐其母馬老娘再來尋仇，命徒衆四出追查馬老娘行踪，並派徒衆遠赴前一站火車站盤查，小江北仗義願往前一站擬通知馬老娘，因不認識馬老娘面目，只得沿途高呼，警惕馬老娘注意斧頭黨尋仇，這一舉措果提高馬老娘戒備之心，而將斧頭黨人擊傷。馬老娘率徒衆至上海寄居日星旅店，旋為李阿六率衆尋釁，被小金剛等擊敗，李阿六逃回後，奉命召集黨徒，再往日星旅店尋仇，徒衆胆怯，紛提問題——

大鬧法租界　血洗高蓮閣

「別吵！這是大老闆的吩咐，如果再敗了，就拿腦袋回去見他！不過，你們不用怕，這一回，我們用火攻！水火無情，連孫行者也抵擋不住，何物山東老娘，她又沒有三頭六臂，怕她什麼？這一趟，只要你們依我的話去做，包能抓她回來！」李阿六道。

「六爺，你叫我們怎樣我們就怎樣，說吧！」

幾個人都爭着要請李阿六說出計劃。因為他們都知道陸阿榮的暴戾性格，殺人是不用眨眼的。既然已失敗了幾次，丟盡了他的臉，再不能挽回面子，他確是會不理一切，要在各人身上出氣也不奇怪！

李阿六要玩的也不是什麼妙計，不過放火燒日星客棧而已，燒了之後又如何，他自己也難說了。但各人聽說一把火可以把對方燒死，已大為開心了。

常言說，言多必失，夜長夢多，李阿六怕走漏風聲，也怕與馬老娘拚命，已不敢作生擒活捉之想了，他們靜悄悄地來到日星客棧，一下子從四邊八面燒上火頭，馬上就把日星客棧包圍在熊熊烈火之中。

黑夜火燭，這是萬分危險的事。幸而馬老娘她們正在商量日後如何過日子，還未睡覺，突然嗅到火烟味，馬老娘不愧是個經驗豐富的人，她驚而不慌亂，立即按照自己平日看來的印象，指揮各人由後巷逃火，不但人沒有受傷，連貲武的傢生也沒有損失。

「又是斧頭黨攪的鬼！」馬老娘拾到一柄小斧頭，恨恨地說，「我們可沒得罪過他們呀，為什麼他們三番四次總是要加害我們！」

「嬸嬸，他們這樣迫我們，不如跟他拚了吧！」

「拚？到了無路可走時，我們是會找他拚命的，但現在還未到這個境地！」

「現在，我們怎辦？連歇腳的地方也沒有啦！」

「嬸嬸，我們現在去那裏？」

「對了，我們總不能這樣遊蕩到天亮的。」

馬老娘對上海不熟悉，見侄女他們一

衆都如此說，也覺心煩，一時無語。

「馬老娘，我看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行了！」突然插進小江北一句話。

小江北久居上海，了解實情，他是剛才與馬老娘等一齊離開日星客棧的。他的話，馬老娘不能不聽，於是問計。

「日星客棧已燒，當然不能回去了，就是未燒，斧頭黨已注意，遲早會再來，百密一疏，防不勝防，若再回去，終有不幸一天！所以是不能回去了。」小江北分析利害關係，居然頭頭是道，大有理由。

馬老娘說：「不錯，事實確是這樣，但這條路既不行，又怎辦？」

「對了，你大哥以為該怎辦？」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馬老娘，你跟我來，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

「你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有多遠？」

「去幹什麼？」

「現在就去。」

各人爭相發問了。小江北平靜地說：「我帶你們到英國租界，去見一個人！」

「為什麼？」小金剛問。

「什麼人？」小連環問。

馬愛貞沒有開口，只是怔怔地望着小江北。

小江北想了想，說：「他叫邱金華，是薄刀黨的大老闆！斧頭黨的勢力在法租界，你們既然得罪了斧頭黨，法租界一定住不下去了，必須到英租界去才得安全。邱金華的勢力也很大，他與陸阿榮是死對頭，你們去找他，他不會不收容你們的！因為這會增加他的勢力！」

馬老娘在火車上就見過小江北被人拖着走和拋上半空，也聽到他追着火車一邊跑一邊大叫車上的山東人小心等話，知道他不是斧頭黨一夥，他的話已可以相信的，所以，他決定照小江北的話去做，投靠於英租界的薄刀黨！

邱金華在英租界的勢力的確不小，但較之法租界的斧頭黨還是較弱的，因此，斧頭黨為了某些利益，間中仍會在英租界薄刀黨勢力範圍之內生事，薄刀黨則從不敢到斧頭黨的勢力範圍內生事。

邱金華既然擁有這勢力，消息當然十分靈通，馬老娘數敗斧頭黨，使斧頭黨丟臉的事，早有所聞，而且知道得相當詳細，只是對於日星客棧被焚之後，馬老娘等的生死去向未知其詳而已。

不過，這也沒什麼關係。第一，他與馬老娘非親非故，生死對他無重大影响，第二，遲早他會打聽得出來。

「老闆，有一位叫小江北的和幾個人來見你，據說是來自山東姓馬的，你見不見？」一個親信向邱金華報告！

「嗯！果然來了，這麼快！」邱金華自語。

「老闆，你和他們約好的？」

「不！小江北是什麼人？可是早年和馬永貞稱兄道弟那個小江北？」

「不知道，大約是吧！」

「有多少人？」

「十來個！」

「好吧，你帶他們到客廳等我！」

「是！」

馬老娘和小江北等人被帶進了邱家的

客廳。各人游目四望，覺得也寬敞雅潔，相當不俗，頗有氣派。

「怎麼還不出來？好大的架子！」小金剛悄聲對小連環說！

「是呀！應該揍他出來！」小連環回了一句。

「別亂說八道！少說一句，別人不會當你是啞巴！」馬愛貞聽到他們說話，馬上加以警告。

邱金華何以許久才出現呢？那不是他擺架子，他是躲在暗處偷看馬老娘等人，他要先看看對方，然後再確定見面時說什麼，用那一種態度與之交談。

馬老娘氣定神閒的端坐不動，形如嶽峙，馬愛貞站在他的身邊，一臉英氣，小連環與小金剛兩人則一臉正氣，却有點衝動，目光不定，另幾個也都神態凜然，雖然逆境，却全無頹喪沮敗表情，由此可以看出他們是樂觀而自信的人。

「對不起，讓各位久候了！各位請坐，不必客氣！」隨卽又對黨衆說：「快去取點心來！」

「這位是邱老闆！」小江北代為介紹道。

「馬老娘，聽說你們要找我，不知有什麼指教？請不必客氣，直說好了！」邱金華說。

「馬老娘她們剛到上海，不了解情況，不曾先來拜候邱老闆，便先在法租界開鑼搵食，為斧頭黨所迫，我告訴馬老娘，說邱老闆仗義好客，急人之急，樂於助人，要搵食，應該到英租界去找邱老闆幫忙，馬老娘這便來拜候你老人家了！」

「哦，小江北你捧得我太高了。我其實也算不得什麼，我只是覺得，做人吧，除非有深仇大恨，實在不必太過認眞！自己有得食，也該讓別人有得食，最多自己佔點便宜，食得好一點，別人食的差一點，這樣已經很夠了！馬老娘，我這個人就是這樣，說話一句是一句，不拐彎，你有什麼要求，說好了，不用客氣！」

「邱老闆，你待我們太好了！我們不先來拜候你，却惹出這許多麻煩，眞是太愚蠢了！我要求是不敢有什麼，只希望邱老闆撥出一塊地皮給我們開檔做生意，我們就感激不淺了！」

「啊！這還不容易！小江北，你當然知道那兒有生意可做！你帶馬老娘去開檔好了！先後有序，我當然不能把別人搵食的地方撥給你們，只要還沒有別人先用了的地方，你都可以揀來用，今天不滿意的，明天可以再選過另一處，選到滿意為止，就是不能爭奪別人的地盤，不能影響別人！小江北，你明白了？至於我黨的人，我會通知他們不得干涉你們就是！」

「邱老闆，謝謝你！我眞要謝謝你！」馬老娘說。「不過，我也坦白告訴邱老闆，斧頭黨似乎視我們如眼中釘，喉中刺，非去之不可，因此，我們在這裏開鑼，只怕連累你邱老闆……」

「馬老娘，你放心！我們和斧頭黨時有往來，也非一日交情了，你不必替我担心，你在我這裏，諒他還沒有這個胆，敢到這裏來找你麻煩！」

「那就太好了！不過，邱老闆也不必太勉强，如果眞有不便之處，就請通知我們一聲，我們會離開這裏，回轉山東！」

「馬大娘，你還信不過我？你……」

「不！邱老闆千萬不要誤會，我們山東人是直性子，直話直說，先把話說在前頭，免得將來眞有事故，使到邱老闆你為難！」

「既是這樣，我也不說什麼了，你們打算什麼時候開場？」

「明天！」

「好！拳不離手，丟荒了反而不美！德生，你馬上就傳諭大衆，今後看到馬老娘她們的場子，都不許多事！嗯，對了，你記住，馬老娘的大旗是寫着『山東老娘——馬』五個大字的旗號！記住了？」邱金華向他的手下吩咐。

翌日，「山東老娘——馬」的旗幟在英租界某地上空飄揚，風勢很勁，旗幟上的飄帶和旗尾給吹得很直，發出「獵獵」之聲，不論遠觀近觀，同樣威武壯麗，十分搶眼。

馬老娘在鑼鼓聲中出場，向觀衆抱拳作揖，自稱練有一套刀槍不入的鐵骨功，把一根鐵棍遞給觀衆，請觀衆用鐵棍打她，一試她功力的深淺，以證她所言不誤。

觀衆都只愛看熱鬧，不願出場表演，結果只好由小江北動手，揮棍橫掃，打到自己手軟，腰痠、汗流，棍也曲彎了，馬老娘仍然安詳如故，不斷說：「打呀！打呀！啊！加油！加油啊！打！打！再加點油，打！」

小江北已經覺得鐵棍越來越重，雙掌發疼，握棍不住了，人也坐下地了！

「怎麼啦！你的手掌！」徐月姑走出去捧着小江北的手掌看，觀衆也看到了，小江北雙掌通紅，如被火炙，徐月姑掏出手帕去拭抹，手帕紅了，是血。

馬老娘叫人用止血散替小江北止血，果然靈驗，藥到血止，馬上見效。

「馬老娘，我服了你啦！」小江北向馬老娘拱手作禮，十分虔敬！

「小江北，我也謝謝你！」說時也是拱手為禮。

觀衆是熱情的，早已响起了如雷掌聲，不少人都大叫買藥，還有人只丟錢不要藥的，馬愛貞一邊拾錢一邊致謝，「多謝大家！謝謝各位」之聲不絕。

這一趟表演，獲得滿場掌聲，得了許多錢。表演過鐵骨功之後，由小連環與小金剛表演驚險搏鬥，一刀一槍，都是只差毫厘的性命之搏，又有不少人看得閉上眼睛或別轉了臉，聽到別人驚叫，更流出冷汗，嚇壞了。

為什麼有人驚叫呢？原來小金剛的一槍刺進了小連環的口中，小連環的一刀也磕在小金剛腿上。這就使得觀衆驚叫了。

不過，功多藝熟，藝高胆大，他們早已表演慣了，有驚無險，小金剛拔出了槍，捋起了褲管，小連環沒有受傷，口水無血，小金剛的腿也紮着一塊牛皮。雖然只有一寸左右寬度，都恰巧擋住了小連環那一刀。實則牛皮之內還有鐵片的，不過他沒有翻轉來，觀衆不知道罷了。

小金剛抱拳向大家道歉，說他沒有練過鐵骨功，沒有馬老娘那份能耐，不敢以腿試刀，請大家原諒。

他沒說之前，果然有人被欺騙的感覺，但他既然坦白承認功夫未到家，大家反而覺得他誠實可愛了。所以也以雷動的掌聲回答。

這一天，馬老娘這一檔場子，連續開花結子了好幾次，集腋成裘，收入倒很可觀，到第四次開花結子之後，便收檔回轉客棧去了。

這一邊馬老娘功夫了得，受歡迎，另一邊陸阿榮已經知道了。他大怒地一掌打在桌子上，「砰」一聲，桌上的茶壺茶杯都跳了起來。憤憤地說：「好呀！邱金華你這個老傢伙，竟然要同我作對，收留那個老虔婆！我要是放過了你，就不姓陸！」說完，又是一掌擊在桌上。這次打得更加有勁，把那杯茶也震翻了。

大廳中只有陸阿榮一個人，他說什麼也只是自語，沒有人回答的。突然，他覺得無聊，大叫：「阿六！阿六！」

「什麼事，老闆！」李阿六由廳外推門進來，一臉戰戰兢兢的恐懼樣子。

「阿六，邱金華這老傢伙太可惡了，竟敢收留那老虔婆同我作對，快想想辦法把他除去，我才能消一口氣！」

「老闆，如果除掉邱金華，老闆的地盤就可以推展到英租界去了！老闆，這是一舉兩得！」

陸阿榮說：「少廢話，快想辦法吧！越快越好！」

「好的，我想個妙計對付他！」李阿六在沉思，要想辦法對付邱金華了。在另一個地方，馬老娘等也在想着辦法對付邱金華。

那一晚，馬老娘等開場子，賺了許多錢，出乎意料之多，因此，各人都大為高興，小連環更天眞地說：「如東每日都有今日這樣多收入，那就很快可以買汽車，住洋樓了！小金剛，你說是不是？」

「說起來，我們應該多謝邱老闆！」小金剛說。

「不錯，我們應該多謝邱老闆！不過，今天才是第一天，以後如何還未知道呢！」馬老娘說。「嗯對了，你們覺得邱金華這個人怎樣？」

「覺得邱金華這個人怎樣？他有什麼不妥嗎？」

幾個人對此都大感詫異，不約而同的反問。

「現在是我問你們，你們先說你們的，然後，我再說，愛貞，你覺得怎樣？」

「他為人很大方，很熱情，也很通情達理！」

「你給了他一連三個『很』字，對他的印象很不錯呢！小金剛，你怎樣？同愛貞一樣？」

「嗯，差不多！」

「那到底是不一樣，那兒不同？」

「我覺得他有點虛偽！」

「你怎會有這樣一個感覺？有什麼事實嗎？」

「事實沒有！我只是有此感覺！」

「你說說，你怎會有這樣感覺？」

「我們是走投無路才投靠他的，照道理，他不會這樣優待我們的！他連我們是什麼來路也不查問，就給我們這許多好處，不是太出人意外嗎？」

「就是這一點了？」

「就是這一點了！」

「小連環，現在輪到你了，你又怎樣看他？」

「我和馬愛貞的看法一樣！我認為他很夠朋友！有種，不怕斧頭黨！」

「你們的看法，大致是相同的。以你們這年紀，也應該是這樣看的。

「不錯，邱金華待我們很好。但他待我們好，主要不是為了我們，是為了他自己！你們知道，他與斧頭黨不和，實力則弱於斧頭黨，但我們却屢敗斧頭黨，假如他拉得我們相助，對他會有很大好處！這是他待我們好的原因之一。

「其次，他希望通過我們，吸引其他江湖人物相助，增强實力，這樣，斧頭黨就不敢找他麻煩了。

「第三，我看他這個人，年紀雖有一大把，却嫌輕率，正如早先小金剛所說，他未經了解就慨然相助，這就是輕率，你們別以為他不理會我們收益，我敢說，他一定派人暗中監視，一方面看我們是否有眞功夫，另方面看我們的收入如何。今天我們的豐收，可能已經引起他的後悔了。

「還有，從談話與神態，我覺得他魄力不够，不是個辦得大事的人！他應該是個缺乏主見，貪小利，容易妥協的人！因此，我担心有一天斧頭黨人來和他講和，他就會出賣我們，將我作為他討好斧頭黨的禮物！所以，我會先留下後路，表明心意，說假如有一天他認為我們妨礙了他，就不妨直說，通知我們，我們馬上會回轉山東去！

「我們現在所說的話，千萬不能傳出去，絕不能讓邱金華知道。同時，大家要時刻提防，一定不能大意！」

馬老娘這話，小連環不能相信，也沒有反駁，因為他找不到反駁的理由。

這一天，消息傳到馬老娘耳中，說陸阿榮設了一個擂台，要通過擂台比武聘請拳師。這消息引起了馬老娘注意，她叫小江北設法打聽陸阿榮招武師的目的。

「他們一方面是為了增强實力，保衞自己，另方面是準備對付馬老娘，因為由於過去幾次失敗，陸阿榮已了解到用原有的武師不足以對付馬大娘了！」小江北花了大半天時間，探聽到這個消息，總算不負此行。馬老娘聽了之後，更提醒各人要小心在意防備敵人明攻暗襲了。

陸阿榮在李阿六的安排下，出面主持「各國高手擂台大賽」。

參加比賽的有法國拳擊高手、印度大力士、泰國拳高手、日本柔道高手等，首先上場表演的是印度大力士洛力瑞爾與法國拳擊家卡爾法拉斯。這兩人一個以力大稱雄，一個以拳猛稱霸，各有專長，一出場就贏得觀衆大力鼓掌。互相與奮地行了一禮，馬上展開搏鬥。卡爾法拉斯出拳快而有勁，拳風呼呼，台下觀衆可聞，洛力瑞爾在他連續攻擊之下，連連後退，但不狼狽。卡爾法拉斯見對方遠遠後退，勇氣大增，攻勢更烈，但是，洛力瑞爾也不是只退不上的，找到機會他也會奮力還招，而且由於他力大，卡爾法拉斯倒不得不迴避一下。

雙方一來一往，一進一退已打了許久，洛力瑞爾中了好幾拳，左臉也腫了。但

他突然使出拚命之招，拚着挨上對方一拳，左手一刁一抓，陡然旋身一扯，右手已經托起卡爾法拉斯身子使之離地，正作旋風急舞，擬把他擲向台下。觀衆嘩然大叫，也有人鼓掌歡呼，人聲混亂中，陡聽得台上有人發出斷喝聲。胆小的已經閉上眼睛不敢再看了。但是，在如雷歡呼中向台上一望，却出乎意外的，印度大力士洛力瑞爾已背靠邊繩，擺手叫停，阻止卡爾法拉斯進攻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卡爾法拉斯被舉起之後，驚而不亂，蓄力貫臂，一拳擊在對方手臂，洛力瑞爾中了一拳，無法把對方擲下台去，給對方落到台上之後，再中了一拳，便背靠懸繩擺手叫停了。

這一個比武擂台，不是有什麼深仇大恨的生死之拚，祗是為了入選為斧頭黨做事罷了，所以洛力瑞爾一擺手叫停，對方也就停止了。

跟着是日本的柔道四段，空手道五段田中太郎與泰國名拳師乃他斐英兒出台比武。這兩個高手都相當有型。雙方行禮之後，立即動手，泰國拳師乃他斐英兒拳脚並用，等於四隻手，日本高手的空手道與柔道，一剛一柔，硬功軟援，剛柔並濟，使得很好，打了三四十個回合才結束，田中太郎勝了泰國拳師。

最後一場是日本的田中太郎對蒙古摔角家乾德巴扎旺。前者已勝一場，但他逞能，說有力再戰。陸阿榮志在挑選保鏢，正希望得高手，所以也不阻難。

田中太郎的確不錯，氣力充沛，儘管在第二次交手，出拳一樣有力，身子同樣活躍。雙方展開一連串攻守撲拳，互相都曾給對方摔倒二三十次，眞個棋逢敵手，勝負難分，結果是互相叫停，握手言和。

陸阿榮一下子選得五位高手，高興極了。他分別向對方致賀，並且叫李阿六與他們簽合約，一律聘為高級顧問。李阿六連連稱是。於是，斧頭黨多了五位國際高手。

一日早上，李阿六求見陸阿榮，遞給他一份報紙道：「老闆，你看！」

「有什麼新聞嗎？」陸阿榮接過報紙一瞥，猛一睜雙眼，臉色大變，喝道：「阿六，你找死！」慣例地一拳擊在桌上。

李阿六一怔急辯：「老闆，你……」

陸阿榮說：「你叫我給邱金華拜壽，什麼意思？」

「老闆，你不是要殺邱金華？這是個最好的機會呀！」

「什麼機會？」

「老闆，邱金華祝壽，祝賀的人一定不少！你也去給他拜壽，帶同洛力瑞爾等同去，以示隆重，那時嘛，」他作了個手勢，然後笑說：「老闆，這不是個好機會嗎？」

「對！」陸阿榮右手打在左掌上，堅決地說：「我要叫他喜上加喜，血濺壽堂，屍横八尺！」

陸阿榮同意了李阿六的辦法，準備向邱金華拜壽。但是，臨到最後，他却突然轉變主意，說：「阿六，我想過了，我不能去！」

「老闆，為什麼呢？」

「我想過了！第一，我不甘心仰首向他拜壽！第二我不想直接捲入漩渦！因為你們去，可以化了裝再去，到時有事發生，你們可以推卸責任，我一樣可以推卸責任，我去呢！我不能化裝的，要就堂堂皇皇的去！決不能化裝！那麼，事情發生之後，就必要受到牽連，倒不如由你們去較好！阿六，你有信心？」

「有！我會設法搞掂的！」

「好，你到時要小心，大胆，做得乾淨點！」

「不過，老闆，你應該送他一份賀禮，這樣，人家只會說你有風度，決不會小看你！」

「那麼，好吧，你替我預備一份賀禮，叫人送去好了，這做法，最少可以鬆弛邱金華的防備！」

「對！這樣，我們行事更加方便！」

這一邊，陸阿榮與李阿六計算着如何殺害邱金華，邱金華的手下則在高蓮閣佈置壽堂，準備明天為邱金華拜六十大壽。

邱金華的交遊甚廣，六十大壽消息見報，親臨拜壽的人自然不少。薄刀黨的黨人數十，分佈在每一角落，暗中監視來賓。突然，各人都給一個消息吸住了，那就是，斧頭黨黨魁陸阿榮派人送禮到。

斧頭黨與薄刀黨不和，不但在座的人熟知，連普通人也知道，這一天薄刀黨的人正担心斧頭黨會派人來搗亂，所以派出黨人監視，怎料陸阿榮却做得如此漂亮，怎不叫人驚異！

邱金華也心感高興，喜形於色，因為這麼一來，他的身份便抬高許多了。

壽堂充滿了歡樂，壽燭高燒，明亮無比，邱金華端坐正中太師椅上接受賓客拜壽。

賀客源源而來，李阿六與法，日，蒙，泰，印國高手化裝入場，安然通過，直進壽堂，李阿六向邱金華拜壽時，曾向五國高手打個眼色，通知他們準備，他們便分站到有利位置，準備行動。李阿六向周遭一望，見自己人已佔得有利地位，時機已到，足尖一點，跳上一張桌子上，登高一呼：「殺呀！殺呀！」

李阿六這一發難，太出人意料了，不少人都愕然失措，倉皇走避，因為這一天是邱金華六十壽辰，各人為了尊敬邱金華，都不曾在身邊帶有武器，赤手空拳與斧頭黨的斧頭相拚，是十分不上算的，所以大家紛紛走避。再者，斧頭黨的勢力甚大，行事又狠毒，大家都怕惹禍上身，招來麻煩，不願捲入漩渦。

薄刀黨本來有三數十人負責監視來賓的，不料各人都有眼如瞎，沒有發覺，以至動起手來，敵暗己明，甚為吃虧。剛開始，就有好幾個倒在斧頭黨人斧下了。

邱金華身穿長袍馬褂，端坐太師椅中，對此變故也一時失神，心頭慌亂，大聲喝止，那裏喝得住。再見形勢不妙便擬逃走，但是，早已守在他身邊的斧頭黨高手：日本的田中太郎，法國的卡爾法拉斯和泰國的乃他斐英兒！不許他衝出，同時又把幾個撲來相援的薄刀黨保鏢都打倒在地。壽堂變了戰場，雙方展開混戰，直打得血肉横飛，慘聲震耳。邱金華也被法國的卡爾法拉斯殺死了！

李阿六見目的已達，邱金華已死，生

怕拖延時間給警方截住追查，那可就麻煩了，因此他振臂大叫：「快走！快走！快走呀！」他一邊叫一邊衝出門去，其他的人也都揮着血斧，見人砍人，見物砍物，就如一羣瘋虎般衝出去，很快就消失在門外了。

高蓮閣的壽堂變了戰場，鮮血染了一地，有的已經死去，一動不動，有的只是受傷，痛苦呻吟，有的屍體完整，有的肢體分離，眞叫人目不忍睹，狀態驚人。

小江北這一天也在是賀客之一，也向邱金華祝壽，慘事發生時他也在場。但他反應快，躲得也快，避過了這一刼，匆匆忙忙越向黃浦灘漁村，原來馬老娘為了節省支出，已經搬到漁村居住了。

馬老娘正在練功，看到小江北氣急敗壞的跑來，臉色蒼白，上氣不接下氣，喘得很厲害，知道必有事故，所以迎上去，問他：「小江北，你怎麼啦！」

「不得了啦！馬老娘，不好啦——」小江北氣喘喘地叫。

「什麼事？」馬老娘問。

「小江北，發生什麼事啦！不用急，你慢慢講！」小金剛說！

「邱老闆，在高蓮閣，拜壽……被斧頭黨……黨人殺死了！」

邱老闆就是邱金華，他竟然在壽堂給斧頭黨人殺死了，這個消息，實在太意外了。馬老娘等人都愕然發怔。一種悲憤的氣氛籠罩着各人，小金剛與小連環都急得叫起來，就要去找陸阿榮算帳，替邱老闆報仇。

馬老娘忿然說：「我眞不明白，陸阿榮跟我們山東人有什麼深仇大恨……」

小江北說：「我有一句話，很早就想問你老人家了，在是怕唐突，所以一直不敢！」

馬老娘愕然望着小江北，說：「你想問什麼？說吧！」

「我想問，你老人家，跟山東的馬永貞，馬素貞兩兄妹是什麼關係！」

「他們，是我的兒女，我這次來上海，就是要找他們！」

「啊……」小江北失驚地叫了一聲。

「小江北，你認識他們？」

「小江北是馬永貞大哥的好朋友！」徐月姑從旁插口說。

「原來你跟我永貞是好朋友，好極了！請你告訴我，永貞他現在那裏？我來了幾天，他怎不來見我？」

「老娘，永貞大哥，他，他已經被陸阿榮殺害了！」

馬老娘只覺得恍如五雷轟擊，眼前一黑，便有天旋地轉之感。

「嬸嬸！」馬愛貞急急把馬老娘扶住，扶她坐到椅上。

馬老娘定了一定神，追問兒子遇害時的情形，小江北詳述經過，馬老娘老淚縱横，悲憤已極。

突然，她想到女兒，急問：「素貞呢？她怎麼了？」

小江北說，他沒有看到，但從探聽到的消息是，馬素貞給斧頭黨誘進倉庫，活捉了。仍囚在陸阿榮處，並未殺害！

馬老娘聽完小江北的述說之後，咬牙切齒地說：「陸阿榮，你等着，你殺害我兒女，我不會饒你！」

小江北等都怕馬老娘年紀大，受不起刺激，多方寬慰，勸她歇息，她人老心可壯呢，猛的站起來說：「不，現在不是歇息的時候，」一頓，目掃各人，再說：「小江北，你給我準備一走，我要到高蓮閣去招魂，馬上就去！」

小江北雖然怕有意外，却不敢多言，照辦去了。

常言道，有錢可使鬼推磨，小江北拿得出錢，便可以把事情辦得妥妥當當了。

剛剛鬧出過人命的高蓮閣，突然做起招魂超度的法事，自然引人注意，尤其斧頭黨對此更為敏感與重視。當招魂幡剛在高蓮閣掛起，陸阿榮便知道有這件事了，當法事在進行中，斧頭黨的黨徒來了。

十多廿個斧頭黨的黨徒大搗亂法事，嚇得尼姑和尚狂奔亂跑，迅速逃離現場。但是，斧頭黨的人可不易逃走了。他們衝入高蓮閣，無異入了鬼門關，給悲憤莫禁，正要找地方發洩的馬老娘等人一下子就殺得死死傷傷，全軍盡墨了。

馬老娘殺得性起，對手下說道：「愛貞，小連環，小金剛，你們先去踢他的台，我隨後就到！你們要替永貞同素貞報仇，不必留情，今天，我不會阻止你們殺人的！」

「是，嬸嬸！」馬愛貞說，隨即轉問小江北，「江北大哥請你給我們領路！」

「好！我帶你們去！」小江北下了極大決心，胸膛一挺，帶頭走了出去。

小北江熟悉斧頭黨的竇口，他把馬愛貞她們帶進一間規模不小的賭場。馬愛貞她們在路上已聽到有關這賭場的情形，心中有數，所以一到賭場之後，就各人找尋自己的目標動手。

賭場裏本來養有打手，以防賭客搗亂的，但那些打手，對付一般賭客，自然是綽綽有餘，應付得很輕鬆，可是馬愛貞她們挾仇而來，心中充滿悲憤，簡直和幾隻瘋虎相似，和普通怕事的賭客自然不同。她們一動手就先把幾個打手制服，繳了他們的械，然後大事破壞，有不識趣者過去阻攔干涉，就給擲鐵球一樣擲出屋外了。

「你們聽着！寃有頭，債有主，今天，是馬永貞的媽媽與妹妹來替他報仇雪恨的，你們如果自信清白，不曾參加殺害馬大哥的請站過一邊，不要白白丟了性命，人家自己躲起來，却叫你們拚命，死的是你們，享福的是他一個人，值得嗎？你們不妨自己想一下，免得後悔！」

「他媽的，你是什麼人，敢侮辱我們老闆！」

「他們挑撥離間，我們操他奶奶祖宗十八代。」

「何必跟他多說廢話，除了這個女的，都幹掉就是！」

「你怎麼啦，捨不得個女的？你不怕女人禍水！」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哈哈——」

賭場人多，根本不把來的幾個人看在眼內，雖然幾個打手已死，其他人還是信心十足，不把馬愛貞等人放在心上。這也難怪，他們深信陸阿榮早有安排，不會叫他們吃虧的。

但是，賭場的人打錯算盤了。陸阿榮並未替他們好好安排，讓他們吃虧了。

馬愛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狼，在小江北的帶引下，毀了賭場，再拆妓院，在妓院中他們見到李阿六，李阿六是馬愛貞的手下敗將，見到馬愛貞，自料非其敵手，不待接觸便先行撤退了，可惜他洩漏風聲，被馬愛貞發覺，馬上追趕，由妓院追到街上，再追到一間土耳其浴室去，見李阿六衝了進去，她不顧一切跟了進去，嚇得正在沐浴的一羣裸男嘩然大叫，秩序大亂。土耳其浴是全裸的，這樣一個地方，女性是不適宜進入的，李阿六以為十分安全，可以透一口氣了，怎料到馬愛貞絕不畏縮，對那些裸男視而不見，其中有想揩油，上前攔截的，給她不是避閃就是打倒。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人見她長的漂亮，輕輕年紀，身裁又好，實在動了心，便迎上她，張開雙手把她攔住，說一些下流話，要同她一起洗浴，還做出一些下流手勢，她本是盛怒而來，又怕給李阿六逃了，所以行動甚快捷，及至見此人的醜態，更恨到了極點，話也不說一句，雙手握拳就打對方胸膛，可是對方却自恃大隻，不閃不避，依然迎了上去，並把箕張雙手向前合攏，要把馬愛貞抱在懷中。他這時醜態畢呈，假如這一抱成功，他可要樂壞了。

但是，馬愛貞十分精明，她見對方如此，已猜知他必定學過功夫，外功練得很高明，才致如此，心念一轉，日光本能下注，芳心湧起厭惡，殺機隨之而生，雙拳本向前攻，陡然向外一張，反扣對方「期門穴」。拳頭亦改為鶴咀，疾啄下去。而這只是輔助招式，眞正的一招却在膝頭，她知道人身最弱的地方，男女均在下陰，要想速戰速決，不為此人糾纏，只有攻他下陰，有些想法，便照做了。

馬愛貞比對方矮小許多，怕一擊不中，還跳起來打過去呢，雙方碰在一起，慘叫馬上傳出，本來已經扳住馬愛貞背後的一雙大手，在慘叫聲後，迅即鬆開，人也倒地了。有人看到馬愛貞兩手並遞，却沒看到她使用膝頭，只道她的武功眞正如此高強，一招便可置對方於死地，及至發覺他的陰囊破裂，陰莖也折斷，才知道是怎樣回事，咒罵馬愛貞狠毒。但她已經如一溜烟，追趕李阿六去了。

李阿六如果不是停下來看熱鬧，趁這機會走來還可以逃得了的，但他聽到衆人高叫，看到大隻佬截住馬愛貞，以為會擋住馬愛貞的，便停下來想在大隻佬得手之後再表露身份與之交涉，坐享漁人之利，沒料到大隻佬竟不堪一擊，李阿六想再走已遲，給馬愛貞追上來了！

「好呀，臭丫頭，你以為我阿六眞是怕了你，我不過見你年紀輕輕，不忍殺你，才避開你，你却一定要送死，那就休怪我手段狠辣了！」

「廢話，拿命過來！」話未說完，一掌便打過去。

「哼，你好狠啊，使這樣的毒招！」李阿六沉手一撥，左手同時直搗對方丹田。馬愛貞冷哼一聲，猝然轉身，反手一掌拍出，用招又怪又快，李阿六竟無法避開，被打中一掌，痛得斜退幾步，哼哼連聲，用左手揉搓着小腹，恨恨地望向着馬愛貞，怨毒目光，看得馬愛貞打了個冷顫！

「死丫頭，我跟你拚了！」說拚就拚，李阿六眞個要拚了。他身上是有斧頭的，不知幾時喪失了，沒了武器，只好赤手空拳。他奮力反擊，來勢倒也不弱，馬愛貞看在眼內，不想跟他硬拚，就把左足移後，身子一斜，矮了下去，隨即飛起右足，疾向李阿六蹴去。李阿六氣紅了眼，從未料到有此，給踢中了，跌出幾尺，「蓬砰」一聲，撞碎了一張桌子，他乘手抓住一根桌腿便向打來的馬愛貞進攻。馬愛貞急閃，扯過一條毛巾，就以毛巾作武器，和李阿六打起來。

毛巾是濕的，有水，揮動起來，水花四濺，濺到李阿六眼中，影響了他的視綫，廻避稍慢，桌腿給毛巾纏住了，要想解開絕不容易，他怕上當，索性丟了，想再找第二條，無奈對方反應迅速，他來不及了，給桌腿連毛巾一齊打在後心了，仆倒在地，給馬愛貞抓住衣領，押出浴室去。

「嬸嬸，我抓到這個傢伙，你老人家審問他吧！」

馬愛貞押着李阿六去見馬老娘。

馬老娘這時正以徐月姑被對方抓走而不安，見到李阿六，以為有了綫索，大聲喝問：「你們把徐月姑藏在什麼地方？快說！」

李阿六惘然地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大胆，你敢對我撒謊！」馬老娘勃然大怒。

「我說的是眞話，你打死我也沒用！」李阿六說。「剛才，你們這個丫頭追着我，一直到現在，我還未離開過她，她不知道，我怎能知道！」

李阿六說來理直氣壯，馬老娘看姪女，馬愛貞說：「嬸嬸，他這話倒是不假！我追着他，他確是沒去過別的地方！」

「我知！但陸阿榮有多少個竇，會把徐月姑藏在那裏，他不用見到也知道！」馬老娘說。「不過，他既然推說不知我也不勉強他，我會問他另外一些問題！」

「嬸嬸，你問他什麼呢？」

「我自然有得問的！」馬老娘答了姪女一句便轉問李阿六：「你的陸老闆在那裏，你該知道吧！」

李阿六見她有求於自己，以為有恃無恐，便又神氣起來，裝成一個大英雄地說：「你要見我們陸老闆？還不配呢！」

「大胆！你找死！」

「這傢伙，揍他！」

小金剛小連環一班人都起哄，李阿六見情況不對，急急轉口道：「你們要想見我們陸老闆，必須要先破五重高手的難關，你們辦得到？」

「別說五重，十重也不怕！」馬老娘豪氣地說。

「你別後悔，邱金華的武藝比你們高多少，也死在他們手中你們算得什麼！」

「你敢小看我嬸嬸，我就是鬭你這一鬭！」馬愛貞氣憤難忍，一掌劈向李阿六腦袋，登時把他打得開了花，慘叫聲中倒下去了。

馬老娘毫不惋惜地說：「這也好，省得留下他再害人！」隨向馬愛貞她們說：「我與小江北，小連環一路，小金剛與愛

貞一路，還有你們也分成兩路跟我們走！」她向門徒一指，將他們分了開來。

他們互相分定了進行路綫，便分頭進行去找陸阿榮算帳。陸阿榮呢，他正在看着幾個黨徒把徐月姑押返去。他問：「這就是馬愛貞？」

「不！她叫徐月姑，是山東老娘一黨！」黨徒回答。

「她長得倒不錯，押到後面去，好好看着，不要為難她！」

「是，知道！」黨徒剛把徐月姑押了下去。又有黨徒匆匆走向陸阿榮，向他報告，說山東老娘帶人來踩台了，陸阿榮雖然未見過山東老娘，却已間接領畧過她的厲害了。他派出的手下，每一次都敗在馬老娘手中，由此可見馬老娘的功夫，實在未可輕視。因此，他聽到馬老娘要來，就吃一大驚了。

陸阿榮驚，他身邊的大鏢客與保鏢等均暗暗吃驚，只是大家都驚在心中，不敢表現出來。

一時間整個大廳的空氣都似凝固了。

沉默中，陸阿榮突然雙掌一握，絞在一起，似乎作出了很大決心，說：「把馬素貞押來！」

保鏢說：「是！」



馬愛貞雙脚一撐，把印度大力士踢飛摔撞牆上。

不一會，馬素貞來了，陸阿榮走近她的面前，說：「馬素貞，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

馬素貞說：「嗯，奇怪！怎麼變得這樣客氣了？」

「我派人陪你去見你媽媽，只要你勸得她離開上海，我讓你跟她一起離去，並負責你們的路費！」

「我媽媽來了上海？」

「是的，她來了上海！」

「那太好了！想不到媽到了上海！」

「你怎啦？答允了？」

「不，我絕不答允，我媽也決不會答允！」

「你不答允？哼！我是先小人後君子，把話說在前面，你媽媽肯回去，一切好談，不然的話，哼！……」

「你能怎樣？」

「我就把你，和你媽媽都一起幹掉！」陸阿榮惘嚇說。

「哈哈！……哈哈！……」馬素貞忽然大笑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你白天做夢，白費心機！」

「住口！」陸阿榮大喝，一揮手，「把她帶下去！」

「哈哈！哈哈！……」馬素貞哈哈大笑而去！她想到媽媽來了，心中就充滿了希望與興奮。她想：「不知媽和誰來了？愛貞？小金剛？小連環？小飛豹？小黑貓？不，他還小，今年不過十三歲，太小了，媽不會帶他來的！」

馬素貞想着媽媽她們，她們正在分別向不同的地方去。先說馬愛貞與小金剛他們，他們走進由印度大力士主持的印度館。一入門，馬愛貞就跟印度大力士打起來了。馬愛貞身子靈活，輕如燕子，功夫精妙，但是，說到氣力，她可遠遠比不上印度大力士了。他人長得高大，又黑又實，手長脚長，直拳橫掌，都帶勁風，呼呼聲響，勢頗嚇人。馬愛貞展開小巧功夫與之搏鬥，果然擊中他幾拳，但他皮粗肉厚，中了幾下等於未中，一點傷損也沒有，照當時情況看，即使再打他幾下，也未必有什麼用處。因此，她不能不另想辦法了。

小金剛這時和廿幾個斧頭黨徒打得火烈，他以一敵衆，憑一張鋼刀與機智，忽而向左，忽而撲右，有時躍起六七尺高，有時滾地連轉，每一個突然的轉變，都會傷斃三兩個敵人，因此，他的敵人越來越少，由廿幾個減為十幾個，繼續再減，減到七個的時候，他們再不敢留下來，急急逃命去了。

這時馬愛貞並未落敗，只是相當吃力，原因是她技雖勝過對方，氣力却遠不及對方，無法跟對方力拚，硬拚，因此，常被迫後退。

突然，馬愛貞想起了在土耳其浴室一招斃敵，芳心一動，立即就失手給對方抓住左手，讓人家一扯扯過去。她趁勢向前疾撲，揚起右手引開對方眼神，却一脚蹴向對方下陰，印度大力士正要把她高高舉起，突然受襲，不由的痛徹五內，厲聲慘叫，手也無力了。馬愛貞趁勢反抓對方手腕，向後倒跌，借地面反彈之力，做成一個之字形，雙足向上一撐，使出四兩搏千

斤的借力打力的方法，把一位又高又大的印度大力士摔出了五六尺外，「蓬」一聲撞死墻下，了却一生。

這時候，馬老娘與小連環，小江北等一班人在法國館也與館主法國拳擊高手卡爾法拉斯交上了手，展開一場大戰。

卡爾法拉斯似乎早已知道馬老娘她們會來，一見她們，話也不多說幾句，就一分雙手，使斧頭黨黨徒退開，他則迎向馬老娘。馬老娘也不示弱，示意小江北與小連環等退後，監視館中其他的人。

卡爾法拉斯神氣十足的握拳，運勁，陡然呼喝出手，又快又密的向馬老娘進攻，他的做法，迹近偷襲。但馬老娘並不理會，連閃也不閃，就讓他一輪急攻密拳擊在身上，打得卡爾法拉斯撫着拳頭叫痛。

馬老娘冷冷一笑說：「哼，雕虫小技，也來炫耀，再學十年啦！」

「老太婆，你說什麼？」

「你也該捱我幾拳了！」馬老娘坐馬吐掌，打出眞功夫，卡爾法拉斯接了兩招，腕骨欲折，痛徹五內，僅接了兩招已經胆怯，不敢再接招了。他攻，無法傷人；守又不能硬接，形勢對他十分不利。他心寒了。打過二三十招，馬老娘已完全摸熟了對方的路子，一連用了幾記虛招，弄得對方迷迷糊糊，然後用出一記狠招，雙手化掌，一齊斬在卡爾法拉斯臂上，斬折了他的臂骨，他向前急逃，却被小連環飛身踼足，一連兩招踼在胸膛，當堂把卡爾法拉斯踼得仰翻倒跌，慘叫而死。斧頭黨徒見館主也死了，有誰還敢留下去。一聲風緊，都逃了。

馬老娘見小連環與小江北他們要去追殺，便說：「讓他們走吧，我們再到另一處去！」

馬老娘她們很快又到了泰國館。小連環被一個守門的人攔住，他兩眉一挑，兩眼一睜，只一招就把對方送回了老家。但這一來，死者的慘叫聲也驚動了其他人，於是，七八個斧頭黨徒把他圍住，却不敢馬上上前。小連環像一隻猛虎，向前一衝，對方便如波分浪裂般讓開一條路。

「走開！走開！」泰國高手乃他斐英兒以不純的中國語呼喝，斧頭黨徒果然避開，他於是衝前向小連環飛脚踼出，馬老娘見他出脚有力，怕小連環支持不住，把他一掌推開，同時徒手劈出一掌，掌勢平削，掌風却勁銳似刀，着膚生痛。乃他斐英兒倒是個識貨之人，一覺風力，立知遇到勁敵，馬上撤招，凝望馬老娘。

「看什麼，接招！」左掌才收，右掌又發，一掌快過一掌，也一掌勁過一掌，乃他斐英兒連退幾步，仍未站得穩，已經退至塲邊了，乃他斐英兒退無可退了，只得還手，一拳，兩拳，三拳，都擊在馬老娘的身上，但馬老娘却形如未覺，一點影响也沒有。反之，馬老娘反趁這機會，以左手叉住對方的脖子，將他釘在墻上，右拳如和尚撞鐘，一連兩下打在對方腹部，打得他口吐鮮血，兩眼暴漲，眼看是活不成了，這才鬆手，讓他滑落牆脚，倒成一團。在這時刻，馬愛貞和小金剛他們也轉到了蒙古館。小金剛與馬愛貞事先已經講定，一到之後，立卽搶攻，先把斧頭黨徒殺個痛快，然後再和館主乾德巴札旺動手，這樣可以少了許多麻煩。因爲有此主意，所以一入蒙古館便亂殺一通，不但殺得斧頭黨徒叫天叫地，死傷甚衆，他們的勇猛，連乾德巴札旺也看得心驚了。但他自恃是個摔角高手，有本事可以收服小金剛與馬愛貞的，所以他並不打算逃走，他要留下來拚個明白。

乾德巴札旺見他們勇猛無比，便擬用快刀斬亂蔴手法抓住他們，當下一出手便向他們疾抓，但他們却滑溜得緊，一滑步，一閃身，就閃過去了，因此，乾德巴札旺第一招就走空了。

「你就是這裏的主人乾德巴札旺？」小金剛問。

「不錯！我就是這裏的主人！」

「那好吧，我們正要找你！」

「我知道，可惜你們的人未來齊，要不……」

「要不便怎樣？」

「如果他們都來了，我就不用多花時間去找他們了！」

「哦，原來你是這樣想，太好了！馬愛貞，我們收拾他！」

「好！我們收拾他！」

小金剛與馬愛貞又如對付印度大力士一樣，而且有過對付印度大力士的經驗，這時是比過去更有經驗，更加純練了。因此，配合起來，當然是勝從前了。

乾德巴札旺的手段倒是不弱，連續探抓之下，居然扯裂了馬愛貞的一件外衣，氣得她勃然大怒，攻勢比早先更烈！小金剛也一樣，奮出全力進攻。兩個聯手勇鬥之下，小金剛猛然飛出一脚把對方踼得倒跌在地，但他並未受傷，一跌之下，馬上就爬起來了。於是再展開另一場搏鬥，久鬥之下，小金剛與馬愛貞兩個都給他抓住手腕，形勢甚危，但馬愛貞突然叫道：「單足支持，抓肘撐腰，快！」她自己先做出例子，小金剛馬上照學，兩個人各以一足撐在乾德巴札旺的腰間，再力抓對方手肘一扯，突然傳出一聲慘叫，乾德巴札旺兩臂骨節都斷了。小金剛趁勢飛起一腿，將他踼得撞死在石壁上。

「這個蒙古摔角手，比那個印度大力士更加厲害！小金剛，我打到成個人都軟了！」馬愛貞坐在椅上透大氣，那情形，叫小金剛看得眼也不眨一下。因爲馬愛貞身裁相當健美，打起仗來，閃動太快，叫人看不清，倒也罷了，此刻坐在椅上透大氣，情形可不同了，只見她一呼一吸之間，胸脯起伏有緻，血氣方剛的小金剛，不由的心旌搖動了。

「怎麼啦，不認識我了？」馬愛貞這妮子，在小金剛注視之下，芳心卜卜地跳，也覺春心盪漾了。

這是很難怪的，他們一直都在一起，長年長久，而且都屆結婚年齡，互生情愫一點也不出奇，平日大家都爲禮教所限，盡量遏抑眞情，不便表露，此刻經過生死之拚，終於獲得勝利，在聯手拚敵時，互相幫助，心意相通，到了此刻，心情興奮無法自制，且又無第三者在場，難免在不能自制中表示出來了。

「愛貞，走！我們先去看看老娘她們如何了！」

「對！我們快走！」給小金剛一言提

醒，馬愛貞也迅卽收斂心旌了！

馬老娘他們此刻已踏進了日本館，館主田中太郞已經得到消息，知道山東馬老娘來踩台子，並且印度館，法國館的場台，他也知道了，並且着人飛報陸阿榮，請予援手，結果是援兵未到，馬老娘等人先到了。馬老娘與小連環等，先後已殺死了五六個斧頭黨徒，却未見日本館主出現，不禁大奇，怎料正在此時，突有一個少女自一間房內衝門而出，背後有個日本人追趕。馬老娘一看，叫道：「月姑，這邊來！你不用怕，我來收拾他！」

小江北更搶上去，迎着徐月姑，把驚惶失措的徐月姑抱住。

日本館主田中太郞衝向馬老娘，使出空手道，出手非常凌厲，但馬老娘並不退避，接了下來，只一招就把田中太郞震退了六步。

「老太婆，你是想找死了！」田中太郞說。

「你這東洋鬼子，才是找死！」

「你們中國人，條命很賤，不値錢，不如一條狗！老太婆，你也是！」

「東洋鬼，你敢罵我，你敢小看我中國人！我要殺死你爲中國人出這口氣！」

「好，你來！你來！」

田中太郞向馬老太衝過去，再進攻。馬老娘展開攻勢，兩位高手便打得館內桌翻椅爛了。

田中太郞出到東洋刀，雙手握柄，猛力狂劈直刺，馬老娘解下束腰帶，奮戰田中太郞，打到三十來招，馬老娘一個疏神，長腰帶給東洋刀削斷了三四寸。

「我們再來一仗如何？老太婆，你今年多大年紀了？怎麼還跟一個小丫頭過不去，爭風呷醋了？」

「放屁！」馬老娘忿然回答，「你也該接我幾招了！看招！」斜斜發出一記「太極拳」中的「野馬分鬃」，掌風輕輕削去，田中太郞以爲是虛招，輕視她，結果却左臉給掌風削中，痛得他失聲大叫。

「再接這一招……」馬老娘再化爲一記「肘底看捶」，直迫田中太郞。田中太郞急忙迎擊，却是走空，白費氣力，及至馬老娘用出少林派的「伏虎神拳」，田中太郞已回避不及，中了一拳，肋骨也折斷了兩根，再次發出慘叫，身子一彎，胸口又跟着中了馬老娘一脚，給踼得翻飛出廳外，爬了許久才爬得起來。

「你還想活？休想！」再加上一掌，把他的生命結束了。

「老娘，他們走光了，我們怎去找陸阿榮？」小江北對馬老娘說。

「搜！或者能搜出一兩個人來！」馬老娘叫各人分頭去搜，果然搜到了兩個人，馬老娘對小連環說：「你帶他到那邊問去，他說得明白，你便放了他，若果不說，宰了就是！我問這一個，看他們說的可是一樣！」

「是！我這就去！」小連環帶同一個斧頭黨徒到另一邊去審問。

這一個黨徒眼見地上幾具屍體，就是多殺幾個也沒不可，生命要緊，怎敢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反而怕另一位受審的不肯說出眞話，兩個的口供便不統一，那麼，他們的生命便有危險了。

馬老娘這一招十分有效，兩個斧頭黨徒都說的是同一個地方，於是，馬老娘便帶着小連環，小江北，徐月姑等朝斧頭黨徒說的那個地方——陸阿榮的別墅花園趕去，她們要救馬素貞。

馬老娘是心急的。她跑得很快，但小江北跑不快，而且不知有捷徑，馬老娘不得不停下來等他。不過，這也有好處，她們在路上碰上馬愛貞與小金剛等人，更勢衆了。

「嬸嬸！啊！月姑姐姐！」馬愛貞見到徐月姑非常高興。馬老娘說：「愛貞，快走！有話等會再說！」

「現在去那裏？」馬愛貞問。

「去找陸阿榮算賬！」馬老娘說：「小江北，你快點帶路！愛貞，你陪徐月姑殿後吧！月姑受了傷，不可跑得太快！」

「是，嬸嬸！」馬愛貞答應着，但見各人已走遠了，徐月姑又實在跑不快，便一蹲蹲低，說：「月姑姐姐，快伏上來，我揹你！」

「不，這怎可以！」

「別說不啦，再遲，我們就追不上了！來，何必客氣！」馬愛貞不理她反對，揹了她就跑，不一會就追上大家了。

陸阿榮正在聽兩個黨徒報告山東老娘打死日本田中太郞的經過，忽聽得外邊殺聲大震，慘叫連天，心知不妙，急向外望，眞相未弄清楚，先見到一個保鏢神色驚惶的衝入來，大叫：「老闆，不好，山東老娘來了……」

「什麼，山東老娘？還有誰？」陸阿榮問。

「有男有女，一大羣，我也不知道！有個老女人，自稱是山東老娘！」

「不要怕，我們跟她拚個明白！」陸阿榮色厲內荏地說，希望安定人心。

大鏢客悄聲道：「老闆，只怕……」

「我知道！但兵敗如山倒，我不能示弱，那會不堪設想！」

「是！還是老闆想得周到！」

「你去把馬素貞押出來，我們帶着她走！」

「帶着她多麻煩，不如……」

「不，千萬不可！沒有她，我們可能出不去！」

「我不明白！」

「你再想想，她是山東老娘的親生女兒，我們不重要，老娘可重要，有了她，不怕老娘不聽我們擺佈！你明啦！」

「啊！高招……高招！老闆果然想得週到！」

陸阿榮扯着馬素貞向旁門逃走，根本不與馬老娘碰頭，但是，馬老娘來得太快了，她已經看到陸阿榮逃跑，揚聲大喝：「姓陸的，那裏跑，你跑不了啦！」

「娘，快來！……」

馬素貞聽到娘的聲音，不禁脫口大叫，陸阿榮沒料到這一着，一急之下，馬上打暈馬素貞，以致馬老娘連聲叫喚也得不到回答。

但是，這對陸阿榮並無好處，馬老娘剛才是清楚地聽到女兒的叫喚的，自己回答却就沒了下文，她便懷疑陸阿榮已經下下了毒手把她女兒殺害了，這一來，滿腔仇恨凝集胸膛，當然不能自制了。她因此

追得更緊，跑得更快。

上海的街道相當寬闊，但是，行人也多，此時見斧頭黨的人揮舞着小斧頭洶湧而來，誰敢攖其鋒？大家都爭相走避，秩序大亂。

陸阿榮逃得快，馬老娘追得一樣快，跟在後邊保衞陸阿榮的保鏢，見馬老娘追近，便停下來截擊。但他們那是馬老娘對手？給她追上，奪斧擲斧，避斧還招，不理攻招，鑽隙還擊，往往出乎對方意外，贏得十分輕鬆，因此，陸阿榮的保鏢，雖然阻延了馬老娘的脚程，他們却保不了自己傷亡，他們落在馬老娘手中，已經傷了三個了。

「這是什麼人，這樣厲害，連斧頭黨也怕她？」街上的行人竊竊私語，大表驚奇。

「我見過這個女人，他是山東馬老娘，我見過，她是刀槍不傷的！」

「山東馬老娘？哦，我知道了，她是馬永貞媽媽，她是專爲兒子報仇來上海的，哈哈，這一趟，斧頭黨遇到尅星了！」

「早間斧頭黨才殺了薄刀黨，現在，馬老娘又殺斧頭黨，哈哈！今後可要天下太平了。」

路人見馬老娘追殺斧頭黨，不但無人同情，反而開心大笑，可見斧頭黨確是做到神憎鬼厭了。

眞是無巧不成書，也許是神差鬼擁，陸阿榮什麼地方都不去，却逃到高蓮閣。

馬永貞是在高蓮閣被陸阿榮殺死的，邱金華也是在高蓮閣給陸阿榮派人殺死的，現在，是他要利用這間對他有利的高蓮閣殺死馬老娘，還是他自己會在這地方償馬永貞與邱金華的命？

高蓮閣的茶客看到斧頭黨的人兇神惡煞的湧進來，誰還敢再躭下去？有的丟下約數的茶資，有的連錢也慳掉，拍拍屁股就走了，掌櫃的與夥計自然想辦法兜截，但有過以往兩宗慘事，實在也難怪茶客驚惶奔逃的，所以只好自嘆倒霉了。

馬老娘等人追來了。他們追着大鏢客，等於有大鏢客做嚮導，不愁迷失方向。

大鏢客想阻攔馬老娘，馬愛貞與小金剛兩個把他纏住了，以二對一，打得相當狠烈。大鏢客負有保護陸阿榮的責任，見馬老娘直迫陸阿榮，他就心急了，分神了。馬愛貞何等機靈，一看有機可乘，立卽飛身力撲，疾攻空隙。大鏢客也眞了得，驀然驚悟，已極危急，在間不容髮中避了一招，同時還趁旋身機會，還了一招，把馬愛貞硬生生迫退。

不過，小金剛並沒有閒着，他與馬愛貞聯手已慣，心意相通，一見她出手，他已知她用意，所以每次都能做到恰巧地加以配合，這一次也沒有例外，他一招襲擊，使大鏢客不能追擊馬愛貞。

馬老娘追上陸阿榮，厲聲疾喝：「陸阿榮，拿命過來！」

陸阿榮顫抖了一下，把馬素貞向保鏢身上一推，喝道：「抓住她，她若反抗，就宰了她！」

「陸阿榮，你殺了我兒子，我來殺你一命還一命，十分公道，你自戕了吧！」

「你做夢！你兒子活不了，你也活不了！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這是你兒子喪身的地方，你也一樣要喪身在這裏！」

「陸阿榮，我再給你一個機會，讓你自戕！」

「放屁！你有多大能耐，放馬過來！」

陸阿榮不甘示弱。

「好，你自己不動手，只好由老娘動手了！」馬老娘一揚手中刀，陸阿榮立卽緊了緊手中斧頭，沉勢待發，氣氛十分緊張。可是十分奇怪，她竟然失手，把刀甩了出去，陸阿榮看到一道刀光斜閃，正大爲奇怪，但他的反應極快，一下子就想到了，脫口大叫保鏢躲避，可惜，他叫遲了，保鏢躲不開，一聲慘叫，刀已貫胸，其他人還在怔忡未明，馬老娘已經人隨刀到，一手搶過女兒，一手拔刀，一脚把還未倒地的保鏢踢了出去，幾個動作一氣呵成，快極了，也漂亮極了。

「看招！」陸阿榮搶攻了。馬老娘一抖手，把女兒甩了出去，力道用得恰好，馬素貞給拋出了過丈，貼靠在牆上，却沒有碰出聲響。更難得的是她竟因此清醒了。她定了定神，奪過一柄斧頭，實行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一口氣殺了三個斧頭黨徒。

斧頭黨徒眼看大勢已去，性命要緊，再也顧不得許多，紛紛逃走了。馬素貞恨煞他們，還想追殺，給馬老娘喝住了。

馬老娘與陸阿榮這一戰是主力戰，誰勝誰負，關係重大，所以馬素貞終於明白過來，留在高蓮閣。

陸阿榮已經胆怯了，因爲大鏢客已死，其他鏢客也全死了，活着的只有他自己。他明白，這一仗必死難生，就算僥倖不死在馬老娘刀下，也必然會死在馬素貞等人手中。他明白，和馬老娘這一仗，必會用盡精力，到時，决難再與這許多人爲敵！他由於胆怯，怕死，便想到逃走。

「大家退後，守住通道，別給他逃走，也小心防備他放暗箭，讓我來殺他！」

馬老娘洞悉對方奸謀，展開狂攻，不讓他有逃走和偷襲的機會。

陸阿榮在此情形下只好拚命了。他把全身勁道都用在斧頭上，和馬老娘的鋼刀，正好是棋逢敵手，打得旁觀者看到暗流冷汗，替曾經連場大戰馬老娘担心。

斧來刀往，刀去斧來，各出狠招，各用毒着，打得快而狠，轉眼就過了三五十招，馬老娘冷然道：「以你這身功夫，如果早和黨人聯起來，我未必能勝你，但現在，你輸定了！你已經中了我一次陰風掌，不信你運氣一轉，看看心頭有無脹悶！」

陸阿榮果然暗暗運氣，馬大娘却趁機連進三刀，到第三刀，陸阿榮已躲不開，也招架不及，左腰給刺了一道五寸長，寸多深的傷口，血流如注，十分可怖。

陸阿榮自知不免，把斧頭一甩，擲向馬素貞，幾乎傷了小江北。他自己則撞頭向牆，但馬老娘的甩手刀又顯出了威力，先射中他後心，總算是親手替兒子報了大仇！

母女擁見，如同隔世，姊妹相抱，熱淚迸流。場面是感人而悲酸的，同時，也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天，馬老娘帶了女兒姪女等搭火車離開上海，小江北與徐月姑兩並肩揮手，含淚送別。

（續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刀客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品刀會前·竟有人懸一布條以進鎮的大道上·上書刀客進入此鎮·遲早必死刀下！首先進入此鎮親目看到此布條的是快刀馬立·但他並沒發作·只一笑置之。第二日·鎮上賭館有一疤臉漢故意生事·把姚大勇的一條胳膊踢斷·當時有幾位江湖知名人士在場目睹·却沒有一人挺身抱打不平·疤臉漢走向河邊向一中年人報告滋事經過·懷疑張弟身份·中年人說出他對張弟的觀感——

疤臉漢子如逢知音一般，緊跟着道：「可不是麼？而且我還聽說，那位神秘的一品刀，根本就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

那人道：「你聽誰說的？」

疤臉漢子道：「烏八。」

那人道：「快口烏八？」

疤臉漢子道：「是的。」

那人道：「快口烏八見過那位一品刀的廬山眞面目？」

疤臉漢子道：「沒有。」

那人道：「那麼他怎知道一品刀是個年輕的小伙子？」

疤臉漢子道：「他說：八個多月前，當三花道人死在一品刀下時，他曾在屍身附近檢到一個香囊，這香囊無疑爲一品刀所遺落，如果這位一品刀不是一個年輕小伙子，身上當然不會帶着這種玩藝兒。」

那人點點頭，沒有開口。

疤臉漢子道：「所以——」

那人忽然打斷他的話頭道：「十九歲固然不算小，十五歲你覺得怎麼樣？」

疤臉漢子道：「十五歲當然太小了一點。」

那人道：「那麼你知道一品刀第一次殺人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疤臉漢子楞住了！

一品刀第一次殺人，是在四年之前，殺人的地點是揚州瘦西湖，被殺的人便是淮揚幫的總瓢把子：雙掌翻天寇井！

這是武林中近年來的第一件大事，疤臉漢子又怎會忘記？

鬼影祭旗幡 快嘴惹殺禍

但若是像他所說的，一品刀今年才十九歲，那麼四年前一品刀殺死淮揚幫老大的豈不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大孩子？

黑暗中那人隔了很多，才慢慢說道：「一個人最可悲的事，便是永遠不知道他自己的毛病在那裏。」

疤臉漢子一怔，趕緊陪笑道：「是的，小弟的毛病的確很多。」

那人悠然道：「你知道你的毛病在那裏？」

疤臉漢子道：「小弟太笨……」

那人道：「笨不是毛病。」

疤臉漢子不敢再開口，因爲笨的確不是毛病，而且他並不眞笨。

那人道：「你最大的毛病，是太歡喜享受，吃不得一點苦受不了一點委屈。」

這其實也不算毛病。

誰不喜歡享受？

誰願吃苦？

誰又願意受委屈？

但疤臉漢子仍然沒有提出抗辯，他不僅不以對方的苛評爲忤，反於心頭產生出一股親切之感。

因爲這證明對方還拿他當朋友。

只有一對知心的朋友，才會直指對方的缺點，見面打哈哈，不是互相標榜，便是彼此揄揚，那種朋友多一個不如少一個，交上那種朋友，只會令人噁心。

那人緩緩接着道：「一個人喜歡享受，吃不得苦，受不了委屈，最大的害處，便是平時無法抵制誘惑，到了危急時，不能患難與共。」

疤臉漢子道：「我——」

聲調已顯得有些不自然。

那人接下去道：「像這些，雖然是你的大毛病，其實也是一般人的毛病，所以這些還不是你最嚴重的毛病。」

疤臉漢子渾身突然泛起一陣痲木之感，兩太陽穴突突跳個不停，看來眞的像是有毛病在發作了。

那人道：「你最嚴重的毛病，便是喜歡濫交朋友！」

喜歡濫交朋友，的確是一種嚴重的毛病，嚴重得可怕，幾乎無藥可治。

那人道：「尤其是像快口烏八這一類的朋友！」

疤臉漢子終於明白了對方的意思，當下忙道：「我以後可以不再跟他來往。」

那人嘆了口氣道：「那又有什麼用？就算你不去找他，他還可以找你，他又沒有得罪你，你憑什麼拒人於千里之外？」

疤臉漢子忽然咬了咬牙齒，道：「那就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明天……」

那人道：「你想殺了他？」

疤臉漢子道：「不錯！」

那人冷聲道：「這種事情，你也做得出來？」

疤臉漢子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只要是對我鬼影子有利的事，我鬼影子什麼都做得出來！」

那人又嘆了口氣道：「你這樣一說，我就安心多了。」

疤臉漢子駭然失聲道：「吳爺……你……你……」

他像出水蝦子般，突然跳起，又突然跌落，落下時活蝦已變成死蝦。

黑暗中那人仍然坐在原處，似乎連動也沒動一下，直至疤臉漢子從空中摔落，他才緩緩站起身來，緩緩走出陰影。

月亮已經升起。

月光照在這人身上，這人原來只有一條腿。

七絕拐吳明！

× ×

月光照在張弟的臉上，照在白天星的背上。照在另一個人的肩窩上。

三個人成馬蹄形圍着一張小方几，方几上放着兩把錫壺。一把茶壺，一把酒壺。只是喝茶的也好，喝酒的也好，都只有一樣東西可以搭嘴：一大包鹽水花生。

這是白天星第一次把朋友帶回住的地方。

他們是在走出錢痲子那間熱窩時，於無意之中，遇上這個人的。

白天星拍拍對方的肩膀：「走！這兒悶得很，到我那裏喝酒去。」

這人更乾脆，頭一點，只說了一個字：「行！」

然後，他們便勾肩搭背，回到了這間破屋子。

張弟一路惴惴不安，屋子裏只有一張床，一張破桌子，兩把爛椅子，白天星把這人帶回來，將拿什麼招待？

客人坐什麼地方？

酒在那裏？

結果，事實證明，他算是白担了這份心思。

方几原來就放在床底下，酒和花生就放在方几上，三樣東西一起端出來時，上面還蒙着一塊油布。

酒菜雖然簡單，却很乾淨。

至於坐的問題，更簡單，一張草蓆就解決了。

有今夜這麼好的月色，爲什麼還要點燈？月下把盞，豈非更富情調，更有詩意得多？

所以，這張草蓆就鋪在大門口。鋪在月光下。

三個人坐在上面，再加一張方几，草蓆正好够寬够長。

現在，白天星無論做什麼事，張弟都不會感到奇怪，使張弟感覺奇怪的，只有一件事。

那便是白天星的朋友！

他始終不清楚白天星到底有多少朋友？這些朋友都是怎麼認識的？

爲什麼每個認識白天星的人，和他交談起來，都是那麼隨和，就好像已是認識了多年的老朋友？

現在的這個人當然也不例外。

這人大約三十出頭的年紀，有着一張保養得很好的面孔——這張面孔正好配得上他那一身講究的衣着。

這人的面孔，白淨，秀氣，端正。看上去很斯文。

但也平凡得很。

像這樣的面孔，你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說也奇怪，這張平凡的面孔，却予人以一種極其深刻的印象。

雖然這張面孔上沒有任何麻疤或斑痣一類的特徵，但相信只要見過這張面孔的人，即使在若干年後，恐怕都很難忘記。

這是什麼緣故呢？

張弟想了很久，方才想通了其中的原因，原因是這人有着一雙十分靈活的眼睛，以及一張很特別的嘴。

這人的兩片嘴唇薄而短，上唇尤其短，只要一開口說話，不論是開口音或閉口音，都會露出一排白白的牙齒。

白而整齊。

但這人儘管衣着講究，以及有着一雙不像做過粗活的手，看上去依然不像一位世家公子。

這人難道也是一名江湖人物？

白天星似乎已經瞧透了張弟的心意，所以三人一坐定下來，他便指着那人爲張弟介紹道：「這位便是湖廣道上，大名鼎鼎的烏八爺！」

那人很快的接着道：「不是烏八爺，是快口烏八！」

他比白天星少說了六個字，但比白天星說話的速度竟快了有三四倍之多。

快口烏八——果然名不虛傳。

× × ×

白天星和張弟喝茶。

烏八喝酒。

因爲酒只有一個人喝，所以方几上只有兩隻茶碗，沒有酒杯。事實上，要在屋子裏找一隻酒杯出來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好在快口烏八並不是個歡喜挑剔的人，沒有酒杯，他就抓起壺喝。

他連喝了三大口，才咂咂嘴，放下酒壺道：「酒還不錯！」

白天星笑笑道：「我白浪子別無可取，就是從不以劣酒招待客人。」

快口烏八檢起一顆花生，波的一聲，揑開殼子，忽然眼珠子一轉道：「有個招呼，我可要打在前頭。」

白天星點點頭，沒有開口——實際上快口烏八根本就沒有留給他開口的時間，他剛抬起了頭，快口烏八就已接下去說道：「你老弟請我喝酒，我很感激。不過你老弟千萬別打如意算盤，以爲我喝了你的酒，就會告訴你什麼秘密。」

白天星又點了點頭。

這一次他是有時間開口，而忍住沒有開口。

快口烏八得意地笑笑，又道：「大家都以爲我烏八口沒遮攔，兩斤老酒下肚，一句話也藏不住，這種想法其實是大錯而特錯！」

白天星請這姓烏的喝酒，是不是眞的別有居心呢？

張弟猜想這一點應無疑問。

他很高興聽到這姓烏的當頭一盆冷水，他也說不出是什麼原因，只要有人能使白天星碰碰壁，他便會感到一陣無以名之的快感。

快口烏八又喝了口酒，笑道：「除非是我烏八自已高興講出來，誰也別想從我烏八嘴裏套出一個字。」

白天星仍然沒有開口。

快口烏八接着道：「我烏八雖然話多了一點，但我烏八也有一個長處，那便是知道分寸，什麼話能說，什麼話不能說，我烏八永遠都會分得清清楚楚。」

他指指那把酒壺，又笑道：「再說，以我烏八的酒量而言，像這樣一壺酒，根本就無法使我醉倒。」

白天星忽然嘆了口氣，緩緩說道：「江湖上的人心，就是這樣可怕，處處充滿了仇恨，猜疑，妒忌！」

他慢慢的從桌子上檢起一顆花生，慢慢的剝着花生殼，顯然是想留給快口烏八一個插嘴的機會。

快口烏八果然瞪大了眼睛道：「你老弟該不是故意在指着和尙罵禿驢吧？」

白天星頭一搖道：「當然不是！」

快口烏八插口道：「那麼，你老弟爲何不早不晚，偏偏選在這個時候，發這種牢騷？」

白天星又嘆了口氣道：「這幾句話，我其實早就想說了。」

快口烏八只是轉動了一下眼珠子，居然忍住沒有開口。

白天星緩緩接下去道：「我眞正要說的是：處身在這個人心險惡的江湖上，做人實在太難了！就拿你烏兄和我白某人來說：大家都喊你『快口烏八』，喊我『白浪子』。試問：什麼叫『快口』？什麼叫『浪子』？說穿了，不過是那些傢伙眼紅你烏兄天生一副好辯才，以及我白某人活得比別人舒服而已！」

快口烏八聽了這幾句話，似乎深受感動，也不禁嘆了口氣道：「誰說不是？這年頭做人的確太難，你如果沒有兩手，人

家瞧不起你，但你如果眞有兩手，別人又會眼紅。你白老弟別的我不佩服，這幾句話則是給你說對了！」

白天星又道：「還有你烏兄剛才的幾句話，白某人也很欣賞，男子漢，大丈夫，有話就說，吞吞吐吐的，一副娘娘腔，我白某人一瞧見這種人就噁心！」

快口烏八忽然嘿了一聲道：「這種人却偏偏多的是。」

白天星道：「幸而我白天星還沒有這種朋友。」

快口烏八道：「但我却有一個！」

白天星道：「哦？」

快口烏八道：「這人的外號叫做鬼影子。」

白天星道：「沒有聽說過。」

快口烏八道：「根本就是無名小卒一個，但他自已却以爲自已很了不起。」

白天星道：「他是不是最近發了財？很多人一發財，就認不得老朋友的。」

快口烏八又喝了一大口酒，這時放下酒壺，大姆指一豎道：「有你的！」

白天星緩緩接着道：「今天我在錢廊子那裏，也遇見這麼個角色，身上帶了五六根金條，就威風得什麼似的……」

快口烏八搶着道：「一定就是這個傢伙！」

白天星道：「鬼影子？」

快口烏八道：「不錯！」

白天星道：「何以見得？」

快口烏八道：「他那幾根金條，也拿給我看過了。」

白天星道：「這人臉上是不是有着兩個大紫疤？」

快口烏八道：「那兩個疤是他用膠膏做出來的，這傢伙別的本事沒有，對易容一道，倒是有兩手。」

白天星道：「他沒有告訴你，他那些黃金是怎麼賺來的？」

快口烏八露出惱恨之色道：「我最氣這個傢伙的，就是這一點！」

白天星道：「哦？」

快口烏八道：「昨天他給我看這些黃金時，只告訴我這是一筆意外之財，來得旣輕鬆又容易，我問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竟一個字也不肯吐露，就像怕我搶了他生意似的，你說他媽的氣不氣人？」

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沒有開口。

他終於找到了那個哄騙黑皮牛二懸出布幡的人！天底下還有什麼比動一動嘴巴就能賺上幾十兩黃金的事，來得更輕鬆，更容易的呢？

只是他還有一件事弄不明白。

鬼影子大鬧錢廊子的熱窩，是否也屬交易的條件之一？

如果也是條件之一，那位幕後唆使者的目的，又是爲了什麼？

爲了引出那位至今未見露面的「一品刀」？

最重要的，當然還是：這位唆使者是誰？誰跟十八刀客過不去？懸出那幅布幡又有什麼好處？

旣欲與十八刀客爲敵，又爲何要事先提出警告？

這些問題當然無法從快口烏八口中獲得解答。

所以白天星這時只希望快口烏八快點喝光那一壺酒，但他馬上就發覺事情實際上並沒有那麼簡單。

× × ×

酒已喝光。

但快口烏八連一點離去的意思也沒有，他正滔滔不絕在接着述說鬼影子另一個不够朋友的故事。

一壺酒的確不能使這位快口烏八醉倒，他如今最多也只有四分酒意。

四分酒意——正是一個人廢話最多的時候。

白天星開始打呵欠。

但是無效。

快口烏八根本就不在乎他聽不聽！何況他不聽，還有張弟聽。話說出來只要有人聽，說話的人就絕不會感到乏味。

白天星已朝張弟擠了好幾次眼睛。

張弟只當沒有看到。

他不歡喜白天星這樣像耍猴子似的耍弄別人，爲了要套別人的話，就請人家喝一壺酒，等到目的已達，又巴不得對方儘快離開。

他對烏八的敘述，故意裝出深感興趣的樣子，爲的就是要氣氣白天星！

白天星抓起酒壺搖搖，道：「酒沒有了。」

快口烏八道：「沒有關係，够了。」

他連看也沒有看白天星一眼，回了這兩句話之後，仍舊照說他的故事不誤。

張弟笑了。

他有意無意地溜了白天星一眼，那意思彷彿說：「你的花樣不是多得很嗎？我已打定主意，要陪這位客人直到天亮，看你還有什麼辦法，能把客人趕走？」

白天星輕輕咳了一聲，忽然掀開壺蓋，迎着月光一照，大聲道：「奇怪，眞是奇怪！」

快口烏八轉過臉去道：「什麼事情奇怪？」

白天星指指酒壺，向張弟問道：「早上掉進去的那隻灶鷄兒，怎麼不見了？」

快口烏八像被人在屁股上扎了一針似的，突然跳了起來道：「什麼？一隻灶鷄兒？有灶鷄兒掉進去的酒，你們自己不喝，却拿來給我喝？你們他媽的請客，原來就是這種請法的？」

白天星滿臉陪笑道：「當時我也沒有看清楚，說不定……也許……也許只是一隻壁虎。」

快口烏八本來還想破口大罵，經他這一解釋，臉孔由紅轉靑，氣得連罵也罵不出來了。

他指着白天星的鼻尖，隔了很久很久，才切齒恨恨地道：「好，好，姓白的，你替我記住就是了！」

不待話完，身子一轉，悻悻然拂袖而去。

這一次，張弟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等烏八去遠，也跟着跳起身來，一下衝進了屋子。

白天星只是微笑。

直到張弟拿出自己的行李，他才收起笑容，慢慢的抬起頭來問道：「你要去哪裏？」

張弟沒好氣地道：「那是我的事，你

管不着。」

白天星仍然慢條斯理的道：「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

張弟板着面孔道：「你沒有得罪我，是我準備得罪你，算我涵養不够好，不能跟你這樣的人打成一片！」

白天星道：「像我這樣的人，那點不好？」

張弟冷冷一哼道：「樣樣都好，就是德性太差！」

白天星道：「你是不是因為我趕走了那個姓烏的，心裏覺得很不舒服？」

張弟道：「不！古人說得好：落葉知秋，一斑可窺全豹。今天你能以這種手段趕走姓烏的，說不定下一個被趕的人就是我！」

白天星道：「你看到姓烏的被人趕跑，心裏就覺得很不舒服，如果你看到他腦袋被人砍下來，會不會感覺舒服些？」

張弟楞住了！

這種話若從別人口中說出來，張弟也許用不着攷慮，就會狠狠賞給對方一個大耳光。

但是，說這種話的人是白天星，情形就不一樣了。

儘管白天星在私生活方面談不上如何正經，但有一件事，却足以令人完全信任：那便是白天星絕不是一個輕佻的人！

他說起笑話來，也許能令你笑痛肚皮，但在談及正經事時，他的話裏將絕不會多帶一個閑字。

如果你聽到他話裏雜了閑字，那也只是你個人的看法。

事後，你將不難發覺，原先你認為不必要的那幾個閑字，也許正是這件事的重要關鍵所在！

這正是張弟最欣賞的地方。

他不歡喜說廢話的人，尤其是滿口廢話的男人，女人家嚕嚕叨叨，那是上天安排的，誰也更改不了，男人如果也有這樣一張嘴巴，實在叫人無法忍受。

所以，他並不歡喜那個快口烏八。

在這件事上，他對白天星大起反感，是因為白天星實在做得太絕。

他的想法是：你們雙方既是朋友，認識應已不止一天，你既清楚對方是個甚麼樣的人，而你又願意跟這種人交往，對方無論多麼絮聒，你也應該加以寬容。

不過，他還沒有忘記一點：像白天星這樣的朋友並不多。

所以，他並沒有像快口烏八那樣，拉下面孔，說走就走，他希望對方能對自己這種過火的行為，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現在，他聽到對方的解釋了！

雖然他知道白天星絕不會在這種時候說笑話，但是他仍然無法相信白天星這番話裏不帶一絲戲謔的成份。

你請一個朋友回來喝酒，酒喝完了，又故意捏造事實，再把這個朋友氣走。你為甚麼要這樣做呢？沒有其它原因：只是不願這個朋友的腦袋被人砍下來！

你信不信這種事？

× × ×

白天星沒有再說甚麼。

方几上還有一顆花生，他慢慢的吃完了這顆花生，才拍拍手，彈淨衣襟，緩緩站起身子，向河邊一排桑樹走去。

他在其中枝葉最密的一株底下站定。

「摸摸這裏！」

張弟就像中了魔法一樣，居然聽他吩咐，伸手摸向白天星指定的那處樹椏。

樹椏上還有熱氣。

張弟呆了！

這時已是二更將近，樹身上到處都是濕濕的露水，樹椏上的熱氣，無疑只有一個解釋：曾經有人伏在這裏，而且剛剛離去不久！

張弟僵立了好半晌，才訥訥地道：「這人……是……是……冲着烏八來的？」

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道：「是的，他今天如果嘴緊一點，眞的一個字也不吐露，他就死定了！」

張弟道：「為甚麼？」

白天星道：「現在他可以逃過一死，是因為知道秘密的人，已不止他姓烏的一個。」

張弟道：「那麼這人為何不連我們兩人也一起殺死？」

白天星笑笑道：「如果你是那個人，你有沒有這份把握？」

張弟又楞了一會兒，才皺着眉頭道：「那個慫恿黑皮牛二懸出怪幡的人，難道就是烏八口中的鬼影子？」

白天星仰望着明淨的夜空，點了點頭，沒有開口，似乎正在思索着另外一件甚麼事。

張弟接着道：「這次十八刀客前來七星鎮論刀，完全是廖三爺的主意，就算有人心中不服，也該去找廖三爺才對，為甚麼一定要跟十八刀客過不去？」

白天星漫聲道：「這無疑正是今天七星鎮上，大多數人共同的想法，那幅怪幡忽然出現的用意，也說不定就是希望別人都有這種想法！」

張弟不禁又是一楞道：「難道你認為實情並非如此？」

白天星冷笑了一聲，沒有馬上回答，隔了一會才緩緩接着道：「實情如何，誰也不敢遽下斷語。不過，有一點總錯不了，等這次品刀會過去，七星鎮上一定有人可以發筆小財！」

張弟道：「誰？」

白天星道：「井老闆！」

張弟忍不住又皺起了眉頭。

他知道井老闆是誰。

井老闆開的是棺材店，這片棺材店就開在何寡婦的豆漿店隔壁。

棺材永遠只有一種用途：裝死人！

所以只要是像樣一點的市鎮，你就一定可以找到棺材店，但無論甚麼地方的棺材店，都絕不會是一項熱門生意，因為無論甚麼地方，除了瘟疫流行，都不可能天天有人死。

可是，說也奇怪，這兩天那個長得又壯又結實的井老闆，竟鎮日打着赤膊，跟這裏兩個學徒，鋸呀釘的，忙個不停。

難道那位井老闆，也看準了，將有大批生意上門？

張弟想到這裏，心裏覺得很不自在。

他為了想換個話題，於是接着問道：「今晚熱窩裏又出現好幾個橫眉豎眼的傢伙，你注意到了沒有？」

白天星點點頭道：「我看到了，那是黑鷹幫的人。」

張弟道：「黑鷹幫？」

白天星道：「是的，江湖上只要一有重大事故發生，就一定少不了他們一份，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

張弟道：「通常在一場爭端中，這個黑鷹幫都是偏向那一方居多？」

白天星笑笑道：「偏向對他們有好處的一方。」

張弟道：「如果雙方純是為了私人恩怨呢？」

白天星道：「那對他們的好處就更大，更多！」

張弟道：「這話怎麼說？」

白天星道：「你見過天秤沒有？」

張弟道：「見過。」

白天星道：「天秤掂份量，都決定於法碼，對嗎？」

張弟道：「對。」

白天星道：「這批仁兄，便是一組備用的閑法碼，誰若想加重自己的份量，便非倚重他們不可——懂不懂我這個比喻的意思？」

張弟眨眨眼皮道：「一批專門找機會敲詐勒索的傢伙？」

白天星笑道：「你說得太難聽了。」

張弟道：「不然應該怎麼說？」

白天星道：「他們認為這與一般鏢行的業務並沒有甚麼分別，因為鏢行有時也保貪官污吏，有時也保不義之財，根據同樣的道理，只是有人付給他們滿意的代價，他們就不必斤斤計較理在那一邊。」

這當然是一片歪理。

但是，歪理說起來，有時也會頭頭是道，張弟一時竟想不出拿甚麼話來加以駁斥。他這時却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

他望着白天星，欲言又止地說道：「你——」

白天星微笑道：「我怎樣？」

張弟瞪着眼睛道：「江湖上的事，你幾乎沒有一樁不知道，江湖上的人物，你也幾乎沒有一個不認識——你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

白天星微笑道：「白天星，人稱浪子，二十五歲，尚未成家，吃喝玩樂，樣樣在行，成天嘻嘻哈哈，既不發怒，也不發愁，賺錢和花錢，都是好手，除此而外，多多少少還會一點武功。」

他又笑了一下道：「這番自我介紹，够不够詳盡？」

張弟注目道：「你擅長的，是那一種武功？」

白天星道：「樣樣都懂一點。」

張弟道：「刀法如何？」

白天星道：「稍遜於拳脚。」

張弟一哦道：「你除了精通刀法之外，還練過拳腿功夫？」

白天星笑笑道：「是的，不過，這兩項就是總加起來，還不及我在輕功方面一半的成就。」

張弟有點惱火道：「我問的是正經，少開玩笑好不好？」

白天星笑道：「誰開玩笑？你又沒有見我施展過，你怎知道我的拳脚不比刀法好，輕功不比拳脚高明？」

他笑了一下，又道：「其實這些你根本都可以不必問。」

張弟道：「為甚麼？」

白天星笑道：「你應該等着將來用眼睛看！」

張弟道：「將來甚麼時候？」

白天星笑道：「等別人覺得我們活着是一種阻礙或禍患的時候，也許就是明天，也許就是今夜！」

張弟伸手摸向白天星指定的那處樹椏。

× × ×

第二天，另外九位刀客，也跟着先後陸續抵達。

到達的順序是：閃電刀賈虹，追風刀江長波，魔刀令狐玄，毒刀解無方，屠刀公孫絕，將刀郭威，情刀秦鐘，怪刀關百勝，絕情刀焦武。

十八刀客，都到齊了。

井老闆也在品刀會的前夕獲得了第一筆交易。

屍體是鎮上陳大娘早上淘米時發現的，大家馬上就認出死的正是昨晚那個大鬧錢痲子熱窩的疤臉漢子！

像螞蟻發現了一隻死蚱蜢一樣，消息一傳開去，小河兩岸馬上便擠滿了密密痲痲的閑人。

失火和死亡，都是可怕的災禍。

沒有人願意自己家裏失火，也沒有人願意看到自己家裏有人死亡，然而，不可理喻的是，這兩種災禍若是發生在別人身上，却往往又會予人以一種莫可名狀的興奮和刺激。

即使是胆子再小的人，遇上有這種熱鬧可瞧，恐怕都不會放過。

「人之初，性本善」？

「茍不教，性乃遷」？

× × ×

靈飛劍客長孫弘和鐵算盤錢如命兩人也雜在人羣裏。

這兩人自從在錢痲子熱窩裏不期而遇之後，就一直沒有分開過，誰也猜不透究竟是甚麼原因，突然縮短了兩人之間的距離。

錢如命將那具屍體仔細地打量了一陣之後，忽然嘆了口氣道：「人發橫財，必有橫禍，這話眞是一點不錯。」

長孫弘低聲問道：「錢兄有沒有看出這人是怎樣死的？」

錢如命搖搖頭道：「看不出。」

他頓了一下，又嘆了口氣道：「這正是我不明白的另一件事。」

長孫弘輕輕一哦道：「除此而外，還有甚麼事錢兄不明白？」

錢如命道：「這人的身份。」

長孫弘道：「錢兄是不是想知道這人是誰？」

錢如命道：「我已經知道這個人是誰了！」

長孫弘道：「這人是誰？」

錢如命道：「鬼影子陰風！」

長孫弘道：「鬼影子陰風？我怎麼從沒有聽說過這麼一個人？」

錢如命說道：「這正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長孫弘道：「哦？」

錢如命道：「因爲這姓陰只是黑道上一個三流角色，以這廝的身份來說，根本就不配拿來祭旗。」

長孫弘道：「祭旗？」

錢如命哼哼，沒有開口，因爲他知道對方不會不懂祭旗這兩個字的意義。

長孫弘眨眨眼皮，忽道：「錢兄昨晚爲何要瞞小弟，說你不認識這人是誰？」

錢如命道：「昨晚我的確不認識。」

長孫弘又眨了一下眼皮道：「因爲活人不及死人來得好認？」

錢如命道：「不錯！」

長孫弘道：「哦？」

錢如命淡淡地接着道：「活人是活人的面孔，死人是死人的面孔，如果人死了面孔不變，顏色還跟活着時一樣，就應該只有一個解釋！」

長孫弘輕輕啊了一聲，怔了怔才道：「這個……小弟……倒是沒有留意，小弟一直沒想到這廝的一張面孔，原來是經過藥物改易而成。」

錢如命道：「易容術高明得連我錢某人都覺察不出，當今江湖上只有三個人辦得到。」

長孫弘不禁又問道：「既然目前精於此道者不止一人，錢兄何以能斷定此人一定就是鬼影子陰風？」

錢如命道：「因爲我所知道的這三人之中，只有兩人是男的，而在這兩個男人之中，又有個絕不會爲金錢所收買！」

長孫弘道：「不會爲金錢收買的那一位是誰？」

錢如命道：「擎天居士。」

長孫弘像是吃了一驚道：「原來那位擎天居士除了一身超凡絕俗的武功之外，尚精易容之術？」

錢如命點頭緩緩道：「是的，據說這位華山掌門人能在一個時辰之內，將十個長相完全不同的人，化裝成同樣一個人，就是這人的家屬，也很難分辨得出來！」

他頓了頓，緩緩接着道：「這也正是你那天問我，那位擎天居士何以至今未見露面，我無法回答你的原因。因爲誰也不知道這位大掌門人究竟來了沒有，如果已經來了，即使剛從你身邊走過去，你也照樣無法覺察。」

長孫弘忽然也嘆了口氣道：「小弟平日目空一切，自以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如今才發覺那是多麼的幼稚可笑。別的不說，單是江湖閱歷方面，小弟就顯得如此單薄，以後還眞得跟你錢先生在這方面多多討教才好。」

錢如命微微一笑道：「彼此，彼此，我要向你長孫兄討教的地方也很多。」

長孫弘怔道：「錢兄太客氣了！」

錢如命道：「我說的是老實話，不是客氣。」他又微笑了一下，緩緩道：「譬如說，在推馬虎裝糊塗這一方面，我就自覺遠不及你長孫兄高明。」

長孫弘愕然訥訥道：「你錢兄……這話……什麼意思？小弟……我……我……什麼時候推過馬虎？什麼時候裝過糊塗？」

錢如命微笑着道：「華山擎天居士精於易容術，在江湖上早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秘密，以你長孫兄交遊之廣，你能說眞的不知道？」

長孫弘像是受了莫大委屈似的，瞪大眼睛道：「你錢兄難道到現在還信不過小弟我？」

錢如命微笑道：「閣下呢？」

長孫弘怔怔然道：「小弟怎樣？」

錢如命微笑道：「難道你長孫兄已完全信得過我錢某人不成？」

長孫弘搖搖頭，忽然又嘆了口氣道：「人家都說，朋友之間，愈處得久，感情愈深，看樣子這句話在我們之間……」

錢如命也跟着嘆了口氣道：「那也許

只是因爲我們一直都沒有把對方當作朋友看待，亦未可知。」

長孫弘皺皺眉頭，正待要再說什麼時，忽然有人大聲道：「好，錢痲子來了！」

× × ×

錢痲子果然來了，跟在他後面的，是一口白皮棺材。

棺材是由熱窩裏兩名伙計抬來的。

兩個人抬得動的棺材，當然不是什麼好棺材。

不過，在這位錢痲子來說，他並沒有收屍的義務，他能不念舊惡，自動施捨一口殮具，已經算是很難得的了。

棺材後面也跟着一個人。

快口烏八！

從這時走在棺材前面的錢痲子和棺材後面的烏八兩人的神氣看來，死亡有時似乎也並不一定就是一件如何悲慘的事。

錢痲子大聲吆喝着，要衆人向後退，好讓他辦事。他每喊一聲，都故意把尾音拖得長長的，就像正抓着兩顆骰子，在催着下家落注一般。

昨晚，他代賠了全部賭注，支付了那個受傷的姚大勇五十兩銀子，一場風波，始告平息。

爲了這筆意外的損失，他一夜都未能睡好覺。

如今他一看到這具屍體，心裏眞有着一種說不出的痛快，這使他覺得昨晚那些銀子花得一點也不寃枉，只要能出這口惡氣，區區幾十兩銀子，又算什麼？

快口烏八這時的心情，看來似乎也很愉快。

他遠遠的站在那裏，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在人羣裏骨碌碌地轉個不停，像是已準備好了一肚子的話，極待找個傾訴的對象。

最後，他終於選定了一個他認爲合適的對象。

靈飛公子長孫弘。

不過，他的滿腔熱情，很快的便消失了。

他喊了一聲長孫公子，長孫弘明明聽到了，却硬裝作沒有聽到一般，連望也沒有望他一眼。

烏八討了個沒趣，忍不住恨恨地道：「奶奶的，什麼東西！喊你一聲公子，是瞧得你起。難道你們他媽的，眞以爲我烏八不曉得你們這些公子的爛污底細？嘿嘿嘿！」

他嘿嘿之聲未盡，肩膀上忽然被人輕輕拍了一下道：「烏兄也在這裏？」

烏八正感氣無可出，一聽有人老三老四的喊他烏兄，不由得霍地轉過頭去，瞪眼便想給對方一個難看。

但等他看清這個人是誰之後，他呆住了！

這時別說給對方難看了，就算有人拿一百兩黃金來跟他交換這人剛才那一聲烏兄，他恐怕都未必願意。

因爲喊他烏兄的這個人，正是黑道上那位人見人怕的七絕枴吳明！

在黑道上，無論什麼牛皮，你都可以照吹不誤，只有一件事，你無論如何胡吹不得——你絕不能吹稱你是七絕枴吳明的朋友！

一個人無論富貴貧賤，都必然多多少少會有幾個朋友只有這位七絕枴是例外。

這位七絕枴沒有朋友，原因非常簡單。第一是很少有人願做他的朋友。第二是很少人敢做他的朋友。而最主要的原因，則是他認爲很少有人配做他的朋友！

連少林和武當的掌門人，他都認爲不配！

如今這位連少林和武當兩派掌門人都不放在眼裏的七絕枴，竟當衆跟他烏八兄弟相稱，試問怎不叫烏八受寵若驚？

烏八定一定神，弄清眼睛沒有看錯人，耳朶也沒有聽錯話，這才趕緊哈下腰去陪笑道：「原來是吳爺……」

七絕枴吳明又拍拍他的肩膀，指着鬼影子屍體道：「你認不認識這人是誰？」

快口烏八帶誇張的神情，冷笑了一聲道：「這個傢伙麼？嘿嘿！他就是燒成一堆灰，我也認識他是誰。」

吳明道：「是誰？」

快口烏八道：「鬼影子陰風。」

吳明點頭道：「這名字我好像聽人提過。」

快口烏八道：「一個道道地地不知死活傢伙，你吳爺當然不會認識這種人。」

吳明道：「這傢伙你說他怎樣？不知死活？」

快口烏八四下溜了一眼，壓低聲音道：「你吳爺不知道，這小子啊，毛病多了，吃喝嫖賭，無一不來，爲了有錢揮霍，什麼事都敢做，不是事後我說風凉話，我早就知道這小子非死不可。」

吳明道：「哦？」

快口烏八滾珠似的接下去道：「昨天下午，小子曾經背人向我亮出一堆金條，顯得好不神氣的說，賺錢全靠眞功夫，別人要賺三五兩銀子不知要花多少氣力，像他，嘿嘿，這堆金條得來易如反掌……」

吳明道：「他有沒有告訴你，他那些黃金是怎麼賺來的？」

快口烏八得意地笑笑道：「他當然不肯告訴我，不過他就是不說，我心裏也照樣有數！」

吳明道：「你已打聽出他那些金子的來路？」

快口烏八又朝四下溜了一眼，悄聲道：「你吳爺也不是外人，我不妨老實告訴你，小子的這些金條，我敢說一定就是他叫黑皮牛二懸出那幅布幡的代價！」

吳明道：「這是誰告訴你的？」

快口烏八走鼻音道：「這種事我烏八還用別人告訴我？嘿嘿，今天七星鎮上的事，那一樁瞞得了我烏八。」

吳明點點頭，隔了半刻才又說道：「只可惜不知那個暗中指使他叫人懸出布幡的人是誰？以及那人爲什麼要這樣做？」

快口烏八搶着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要打聽這個還不容易得很？」

吳明嘆息着道：「十八刀客論刀，原是一場盛舉，不知道誰在故意搗亂，鬧得今天這樣人心惶惶的。唉！」

快口烏八低低道：「如你吳爺眞想知道，這事包在我烏八身上。三天之內，我烏八包能替你吳爺找出這個人來！」

吳明又拍拍他的肩膀道：「這麼說就瞧你烏兄的了！」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幽冥敎監軍牛銘化裝爲于君璧混上朱伯倫等所乘樓船，伺機向張勁秋暗算，詎料那張勁秋也是西貝貨，他原是四海游龍楊天佑所化裝，牛銘的暗算陰謀當然落空，事敗後倉惶逃去。幽冥敎主獲得牛銘傳書，判定張勁秋已由陸路前來蘇州，立派屬下在王村設伏，這一着果然沒有落空，當幽冥敎下一灰衣文士盤查一輛破車時，車內人正是楊天佑夫人左映紅和張勁秋，駕車的車把式一見行藏洩露，立即一鞭向灰衣文士抽去，那灰衣文士身手不弱，一側身便已避過那勁疾的一鞭——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神醫遭暗害　三劍會蘇城

車把式一鞭落空，順勢再掃，首當其衝的兩個勁裝漢子，被他擊斷右腕，於慘呼聲中，疾退丈外。同時已由車座下取出一枝青鋼長劍，「噹」地一聲，與灰衫文士硬拚了一招。

灰衫文士目覩對方的神勇，禁不住駭然驚呼：「你是誰？」

車把式呵呵一笑道：「大爺焦逸。」

灰衫文士一面奮力搶攻，一面冷笑道：「原來是楊天佑身邊的焦孟二將之一，怪不得有此等身手。」

焦逸右劍左鞭，銳不可當，話聲中，已將灰衫文士逼退五尺，左手馬鞭，也同時將另兩個飛撲上來的勁裝漢子手中的單刀，擊得脫手飛去，雙雙抱腕而退，一面並呵呵一笑道：「是否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呢？」

灰衫文士冷笑道：「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他，口中很硬，手上却是不爭氣，就這兩句話的工夫，又被迫退了八尺之遙。

這時，那街道兩旁的高手們，也紛紛出動，將車廂包圍起來，但他們鑒於焦逸的神勇，又懾於左映紅的威名，却只是吆喝着而不敢逼近。

灰衫文士雖被迫而連連後退，但他身手並不弱，焦逸却也不能於短時期內，將他解決掉。

兩人激戰了十來招後，遠處有一連串的厲嘯聲遙遙傳來。

灰衫文士禁不住精神一振地，向那些包圍着車廂，大聲吆喝着的大漢們沉聲喝道：「快點攻上去！咱們的援兵馬上就來了。」

車廂中傳出左映紅的嬌語道：「焦叔，手上加點勁，早點打發那厮上路。」

「是！」

焦逸恭喏聲中，劍法突然一變，精虹暴長中，已將那灰衫文士圈入漫天劍幕之中。

同時，那些圍着車廂的人，也在灰衫文士的督促之下，吶喊一聲，一齊衝了上去。

車廂中突然閃射出兩道寒芒，疾如電掣地閃得幾閃，慘號連聲中，已倒下了七八個。

就這當口，一陣急驟蹄聲，帶着一連串的厲嘯，疾馳而來。

一聲慘呼，那灰衫文士，已被焦逸一劍貫胸，慘死當場。

那些圍住車廂的大漢們，在同伴與首領相繼慘死的情況之下，一齊臉如死灰地，僵在當場。

但那急驟的馬蹄聲，與厲嘯聲，却是越來越近。

左映紅、張勁秋、焦逸等三人，也各自面含冷笑，靜立原地。

由於這是通往「蘇州」的官道，往來商旅，絡繹於途，目前這一場大屠殺，嚇得兩旁商店，紛紛打烊，兩頭的行旅，也都是滿臉驚容地，遠遠地呆立着，顯得進退兩難。

在目前這片刻的沉寂中，已有少數胆子較大的人由街道的旁邊，悄然移動着。

左映紅入目之下，連忙揮手沉聲喝道

：「諸位趕快走開，待會，不但走不了，可能還有生命之虞……」

這一說，那些商旅們，頓時胆氣一壯，立即紛紛以最快的速度衝了過去。

等那些商旅們全部通過之後，左映紅才向那批包圍着他們，却又不敢進攻的大漢們，沉聲喝道：「我不願多造殺孽，放下兵刃免死！」

忽然，一道人影瀉落當場，接過左映紅的話鋒說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話聲未落，「嗖，嗖！」連响，他的身旁又捷如飛鳥似地，飄落四個黑衣蒙面人來。

緊接着，蹄聲雷動，至少有三十騎以上的健馬，在十丈之外停了下來。

最初發話的，是幽冥敎的監軍牛銘。四個黑衣蒙面人，顯然就是昨宵在竹林中出現過那四位。

至於那乘馬而來的，則都是身着勁裝，手執大刀的彪形大漢。

加上這班人之後，目前包圍着這輛馬車的人，至少已有五十人以上了。

但左映紅對這種衆寡懸殊的局面，似乎根本沒當一回事地，美目一轉，然後凝注牛銘，淡然一笑道：「都到齊了嗎？」

牛銘正在向原先那批勁裝大漢中，一個顯然是首領的人，低聲詢問着，聞言之後，冷笑一聲道：「原來是楊夫人俠駕親臨。」緊接着，又注目問道：「這位張神醫，敢情又是楊大俠所喬裝的吧？」

左映紅漫應道：「那很可能。」

牛銘淡然一笑道：「楊夫人，明修棧

道，暗渡陳倉的把戲已經揭穿，歷史不會再重演了。」接着，又目注焦逸冷笑道：「你這個焦逸，大概不會假了，只是還有一個與我牛銘同名的孟銘呢？」

張勁秋搶先接道：「你想先向孟大爺請安？」

牛銘皺眉接道：「難道你就是？」

「不錯。」張勁秋點着頭，抬手揭去臉上的人皮面具，可不赫然就是楊天佑兩員護駕雙將中的孟銘。

牛銘入目之下，禁不住臉色一變地，冷笑一聲道：「張勁秋是給楊天佑親自護送走了。」

孟銘不着邊際地漫應道：「也許已經到了『蘇州』，也許還在旅途之中。」

不等孟銘說完，牛銘立卽回身一揮手，沉聲大喝道：「走！咱們立卽趕往『蘇州』。」

左映紅飛身將其截住，淡然一笑道：「那有這麼簡單的事。」

焦孟雙將也同時飛撲過來，並由焦逸發話道：「大嫂，有道是笨鳥先飛，還是讓小弟們來効勞吧！」

「不！」左映紅接道：「留下那四個，才是你們的事。」

說着話，抬手向牛銘背後的那四位一指。

牛銘扭頭厲聲喝道：「你們怎麼還不走！」

焦孟雙將已雙雙發動攻勢，孟銘並哈哈笑道：「現在想走，已經來不及啦！」

牛銘冷笑一聲：「牛某先收拾你們兩個也好……」

話聲中，人已揮劍飛身撲了過去。

「拍」地一串金鐵交鳴聲中，却被左映紅截住，立卽展開一場以快制快搶攻。

同時，焦孟二將也和那四個黑衣蒙面人交上了手。

牛銘與左映紅二人，一時之間，居然難分軒輊，以一敵二的焦孟二將，也並未佔到甚麼便宜。

在一連串的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傳出牛銘的厲喝道：「你們都先走，本監軍隨後就來。」

有他這一聲吩咐，那四十多個勁裝大漢們，已一齊暴喏着，向「蘇州」城方向疾奔而去。

牛銘又厲聲喝道：「你們四個，怎麼還不走！」

那四個黑衣蒙面人，幾乎是同聲接道：「牛爺！你……」

牛銘截口狂笑道：「放眼當今武林，能攔得住我的人，畢竟不多，你們只管走，我隨後就來。」

「是！」

四個黑衣蒙面人同聲恭應，各自奮力攻出一招，將焦孟二將逼退一步，立卽飛身而起，向「蘇州」方向疾射而去。

焦逸怒喝一聲：「留下命來！」左映紅連忙接道：「二位叔叔別追……」

牛銘呵呵一笑道：「楊夫人，牛某也告辭啦！」

一招「春雲乍展」將左映紅的長劍震開尺許，人已飛身而起。

但左映紅却疾如飄風似地，嬌軀一閃，又將牛銘截住，並冷笑一聲道：「牛銘，你的算盤打得太如意了，先將手下人飭回，然後自己一走了之……」

牛銘也截口冷笑道：「左映紅，我不信憑你們三個能攔得住我！」

左映紅笑道：「對付你這個二流角色，怎能用得上三個，僅僅我左映紅一個人就行了，而且，我還要將你生擒下來。」

牛銘冷哼一聲道：「作夢！」

牛銘的口中雖夠強硬，但在左映紅那一招快似一招，也是一招狠似一招的攻勢之下，却不得不被逼而節節敗退。

直到此時，牛銘才心中一凜地，禁不住脫口問道：「原來妳方才是藏了私？」

左映紅嬌笑道：「不錯啊！如果方才我不藏私，你怎會那麼自信，先將自己四個得力助手遣走。」

牛銘冷笑一聲，說道：「也許我不是妳的敵手，但妳要想生擒我，却也未必能夠如願！」

左映紅笑了笑道：「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就這對話之間，牛銘又被逼退了丈五左右。

也就是情急拚命，也可能是左映紅那要生擒他的話，給了他甚麼啓示。

此刻的牛銘，居然一反常態，放棄防守，展開一串與敵偕亡的拚命招勢，居然使得左映紅的凌厲招式爲之一滯。

牛銘這人，不但武功高絶，也善於創造機會和利用機會。

他乘着左映紅的攻勢微微一滯之間，立卽厲嘯一聲，騰身而起。

但左映紅是何許人，豈能容許已經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去。

因此，牛銘的身形才起，她已後發先至地，超越到了牛銘的前面，並冷笑一聲：「乖乖地給我留下。」

在這一招中，左映紅施出了殺手，不但將企圖逃走的牛銘逼落原地，而且，也使得牛銘的左肩與背部，受了不算太輕的創傷。

牛銘再度展開拚命的攻勢，一面並怒聲叱道：「左映紅，妳未免欺人太甚！」

左映紅笑問道：「此話怎講？」

牛銘接道：「妳該知道士可殺，不可辱的道理，憑妳的身手，本可殺我，却爲何非要生擒我不可呢！」

左映紅嬌笑道：「這道理很簡單，因爲你的武功很特殊，既非幽冥教，也不是十大家，顯然是別有來歷，所以，我要生擒你，由你身上追出你的眞實來歷來。」

牛銘怒聲道：「妳的武功，也不是出於當今十大家……」

左映紅截口嬌笑道：「你有本領，也可以生擒我，逼問我的武功來源呀！」

這幾句話，可氣得牛銘一時之間，答不上話來。

牛銘的武功，本來就比左映紅差了一大截，加上目前又受了傷，再加上這一氣，可就更是相形見拙啦！

左映紅語氣一沉道：「牛銘，你要識相一點，只要你自動說出眞實來歷來，我不但不殺你，也不再生擒你，並且讓你安全離去！」

牛銘怒聲接道：「辦不到！」

左映紅招勢一緊，一面冷笑道：「牛

銘，你想想看，如果一個人，斷去一臂或一腿，那是一種怎樣的滋味啊？」

牛銘也冷笑道：「縱然掉了腦袋，也不過是碗大的痕……」

儘管他口中還硬，也儘管他仍然使的是拚命招式，但在左映紅那綿密而又快速的攻勢下，仍然被逼得節節後退。

就當此時，一聲穿雲裂石的龍吟清嘯，劃空傳來。

一旁的焦孟二將，同聲說道：「大嫂，是二爺趕來啦！」

左映紅嬌笑道：「可惜這兒已用不着他幫忙了……」

她的話聲未落，一道人影，有若匹練橫空似地，疾瀉當場。

而且，足尖一點地面，立卽騰身而起，並怒叱一聲：「賊子，可饒你不得！」

寒芒閃處，那本已在左映紅的搶攻之下，被逼得連連後退的牛銘，已被他一劍劈掉半邊腦袋，慘死當場。

這情形，使得左映紅頓足長嘆道：「二叔，你這一幫忙，反而幫出麻煩啦！」

這一說，使得這位「通天秀士」李致中，爲之一呆道：「大嫂此話怎講？」

左映紅道：「二叔有所不知，此人來歷如謎，武功高强，是一位非常神秘的人物，所以，你大哥曾一再交代過，要擒活的……」

李致中截口苦笑道：「大嫂早點打個招呼，不就好了麼！」

左映紅也苦笑道：「二叔的動作太快，我想招呼一聲，也來不及啦！」

李致中雙眉一挑道：「其實，這也不要緊，目前，既然雙方都已張開來幹了，遲早總會教他們現出原形來的。」

左映紅神色一整道：「二叔，過去了的，不必談了，我們還是快點趕回『蘇州』去吧！」

李致中訝問道：「難道張神醫已經捷道進城去了？」

左映紅點點頭道：「正是……」

這時，焦逸，孟銘二人才向李致中雙躬身施禮道：「焦孟二將參見二爺！」

李致中笑道：「二位老弟不必多禮，我跟大嫂先走一步，你們二位，也隨後跟來吧……」

「是……」

焦，孟二將同聲恭應中，李致中，左映紅二人已長身而起，閃得兩閃，就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 × ×

當左映紅，李致中二人，急急趕往「蘇州」城去時，楊天佑與張勁秋二人，却已改裝易容，悄然進入了「蘇州」城中的陳府。

這兩位，也就是當「王村」的混戰進行之前，混雜在一批普通商旅中，混過來的。

這情形，對陳府中人而言，自然是一天大的喜訊，尤其是陳繼志，眼看養母復康有望，生父已經趕來，生母也在來此途中，眞算得上是三喜臨門。

也因爲這些，使得陳繼志比誰都要興奮。

楊天佑已在外面與王長亭碰過頭，知道陳繼志已經知道自己的身世了，因此，他一見面立卽正容告訴陳繼志，心中知道自己的身世就行了，稱呼方面，仍以叫「楊伯伯」爲宜。

一旁的岑浩然笑道：「楊兄來得正好，這孩子自從他的王表舅告訴了他的眞實身份之後，就一直在嘀咕着，說我這個表舅不疼他，明知道他的身世，却一直瞞着他。——」

陳繼志截口笑道：「本來就是嘛！」

岑浩然含笑接口道：「現在，你的生父還是要你叫『楊伯伯』，你該沒得說了吧！」

楊天佑神色一整道：「岑兄，咱們說正經的，紅蕚怎樣了？」

岑浩然苦笑道：「還不是照樣那麼瘋瘋顚顚的。」

楊天佑接口問道：「現在，她人在那兒？」

岑浩然接口答道：「可能是已經入睡了。」

楊天佑皺眉接道：「那麼，有勞岑兄，轉請嫂夫人去將紅蕚叫起來，因爲，我們必須爭取時間，立卽給她治病，否則，消息一經傳到敵人耳中，這兒就不會太平啦！」

陳繼志搶先接道：「楊伯伯，還是由我去請我娘吧！」

楊天佑接道：「不！你有更重要的任務，現在，你立卽到大門外去，聽候你王表舅的指揮。」

這當口，岑浩然已向楊天佑點點頭，說道：「好的，小弟馬上叫內子去請紅蕚起來！……」

陳繼志向乃父笑道：「爸，現在這兒，就只有張叔叔在旁邊，我可以叫你爸了吧！」

楊天佑佯嗔地說道：「傻小子，現在不是叫爸的時候，還是快點去向你王表舅報到吧！」

陳繼志苦笑道：「爸是要我去担任警戒？」

「不錯，」楊天佑點首，道：「這叫做防人之心不可無呀！」

陳繼志含笑點首道：「好，我馬上就去……」

陳繼志離去之後，室內已只剩下楊天佑和張勁秋二人了。

楊天佑禁不住如釋重負地，長嘆一聲道：「多年所願，今宵該可以償還了，老弟台，待會就看你的啦！」

張勁秋正容說道：「小弟義不容辭，絶對盡一切力量，使陳夫人能恢復正常就是。」

這當口，只見岑浩然滿臉歉笑地，走了進來，雙手一攤道：「很抱歉，紅蕚不見了。」

楊天佑禁不住身軀一震地，說道：「該不是出了意外吧？」

岑浩然正容說道：「這一點，我可以斷定，不會有甚意外發生，因爲，像她這麼瘋瘋顚顚的，如果賊子們要想殺死她，卽使是百個千個陳紅蕚，也不會活到現在了。」

楊天佑神色肅穆地，說道：「但願如此。」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岑兄，紅

蕚是幾時出去的？」

「不知道。」岑浩然道：「據內人說，天黑之前，還看到她在寢室內，我想，要走，也是不久之前的事。」

楊天佑接道：「那得趕快將她找回來才是。」

岑浩然連連點首道：「是是……內人已經去找了，小弟也馬上通知繼志，立卽分頭去找。」

張勁秋插口笑道：「楊兄，你也去幫忙找找吧！」

「不！」楊天佑笑了笑道：「我還是在這兒陪你聊天爲是。」

岑浩然也附和着接道：「對，楊大俠必須在這兒保護你這位神醫，因爲，我們不能再出甚麼紕漏了。」

張勁秋苦笑道：「諸位把我看成如此不中用……」

岑浩然截口接道：「不！話不是這麼說，凡事謹愼一點，總是好的。」

楊天佑皺眉問道：「岑兄，平時紅蕚是否也會晚間獨自溜出去？」

岑浩然苦笑道：「她要跑出去，是不管甚麼白天或晚上的。」

楊天佑長嘆一聲，沒有接腔，岑浩然却又歉笑道：「二位請好好談談，小弟已吩咐陳福在東廂給二位準備了兩個緊鄰着的房間，並準備宵夜點心！」

楊天佑笑道：「都是自己人，請不必客氣，岑兄還是快點去找人吧！」

岑浩然含笑接道：「小弟不交代淸楚怎行，因爲，目前這陳府中，就只有紅蕚母子，小弟夫婦，以及賬房，傭人等六個，我們這一全體出去找人，你們這二位貴賓有甚須要時，可怎麼辦呀！」

說完，才抱拳一禮，轉身疾奔而去。

半個時辰過後，找人的都沒回來，左映紅，李致中，却偕同焦孟二將趕回來。

但他們驚悉陳紅蕚失踪之後，連坐都不曾坐一下，隨卽去參加找人的工作了。

一直到三更過後，雖然找人的人，不斷地有人回來探信，而陳紅蕚的踪跡，却一直是杳無音訊。

楊天佑雖然內心中有着無比的焦灼，但却不能不顧慮一路上兼程急趕，飽受旅途勞頓的張勁秋的精神，因而向着張勁秋輕輕一嘆道：「老弟台，咱們不用枯等了，還是回房間去歇息吧！」

張勁秋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楊天佑揚聲喚道：「陳福，帶我們去寢室吧！」

「是！」陳福是一個鬢髮斑白的老家人，應聲恭喏之後，立卽出現門口，並含笑說道：「二位爺，請隨老奴來。」

楊天佑，張勁秋二人緊隨陳福之後，向東廂走去。陳福雖然年逾半百，但步履矯健，一點也沒有老邁的樣子。

張勁秋入目之下，禁不住笑道：「老人家，看情形，你也是練家子呀？」

陳福謙笑道：「張爺過獎了，老奴不過是年輕時，跟着主人學過一些强身的功夫而已，怎够資格稱爲練家子呢！」

張勁秋道：「老人家可眞謙虛啊！」

「老奴是實話實說，」陳福顯得無限感慨地，長嘆一聲道：「以往的陳家，縱然是三尺孩童，普通人十個八個也近不了邊，如今，可眞是……唉！」

那兩個房間，豪華中不失淡雅，尤其是窗外，卽爲花園，夜涼如水，花香襲人，令人感到格外的舒暢。

陳福將兩位貴客安頓好之後，才含笑說道：「二位爺如果須要些甚麼，只管叫老奴一聲就是。」

楊天佑笑了笑道：「晚上我們不會有甚麼須要，你也去安歇吧！」

「是……」陳福恭應着，躬身一禮，才轉身離去。

× × ×

陳紅蕚是天亮之後，才給找回來的。首先發現陳紅蕚的，是陳繼志。

說來，可眞令人啼笑皆非。

羣俠們動員了十來個人，花了一整夜的工夫，幾乎找遍了整個「蘇州」城，但事實上，陳紅蕚却就在陳府緊鄰的獅子林中。

當陳繼志找到她時，她正在一個假山洞中，好夢方甜呢！

病人找回來了，神醫也請到了家中，現在，算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只等這位「地獄神醫」張勁秋施展他的回春妙手，創造奇跡了。

可是，一直到辰牌過後，獨未見張勁秋起床。

這情形，可不能不令人懷疑了。

因爲，儘管連日的旅途勞頓，昨宵就寢又太遲，但張勁秋武功底子不錯，無論如何，不致於睡到辰牌時分，還不知道起床。

但楊天佑儘管心有所疑，却不便說破，只是悶在心中。

陳繼志畢竟年輕，有點沉不住氣地，向楊天佑說道：「楊伯伯，我看還是你去叫一聲吧！」

楊天佑苦笑了一下道：「再等一會吧！多年的時間都忍過了，還爭這一時半刻的。」

李致中向陳繼志使了一個眼色，以眞氣傳音說道：「小子，我們去張神醫門口聽聽去，看他醒來沒有。」

於是，叔姪兩悄然走到東廂，在張勁秋的門口，凝神傾聽少頃之後，兩人都禁不住臉色爲之一變，陳繼志並脫口驚呼道：「李叔叔，裏面顯然是沒有人。」

李致中點點頭道：「不錯，快去請你父親來。」

「好的……」

陳繼志口中恭應着，人已飛奔而去。

當他回到楊天佑身邊時，楊天佑入目他那一份異樣的神情，禁不住心頭一震地，脫口問道：「繼志，發生了甚麼事？」

陳繼志壓低語聲，却是急促地說道：「爹，張叔叔房間內沒有人。」

楊天佑注目問道：「你打開房門瞧過了？」

「沒有。」陳繼志接道：「但李叔叔和我都默察過，在那房間中，的確是沒有人。」

楊天佑已臉色肅穆地，向東廂走去，一面沉聲說道：「孩子，你跟我來。」

到達張勁秋所住的房間門口，楊天佑也凝神默察了少頃之後，才扭頭向李致中問道：「二弟，你叫過門沒有？」



左映紅正與牛銘激鬥，李致中趕到，一劍劈死牛銘。

李致中苦笑道：「裏面分明沒有人，我叫甚麼門呢！」

楊天佑推了一下房門，房門却已上了閂。

他一皺眉峯，只好以手掌貼在門閂部位，以暗勁將門閂震碎，房門應手而啓。

楊天佑當先緩步而入，李致中，陳繼志也魚貫而入，一齊向室內打量着。

左映紅，岑浩然，焦孟二將等人，也聞風趕了過來，但他們却並未進入室內。

室內，一切都顯得很正常。

窗戶也是上了閂的，張勁秋所穿的那一襲白色長衫，還搭在床前的椅子上。

床上，羅帳低垂，被褥枕頭等，也都像是有人在安寢似地，可是就是不見人。

楊天佑皺眉自語着：「連鞋子都還在這兒，人去那兒了呢？」

陳繼志聳了聳鼻子，低聲說道：「這是甚麼怪氣味啊？」

楊天佑，李致中二人也聞到了，同時點點頭道：「不錯，這氣味是有點怪。」

陳繼志接道：「這怪氣味，是發自床上。」

楊天佑一皺眉峯，又隨手將被子揭了開來。

這一揭，饒是楊天佑沉得住氣，也不禁臉色爲之大變地，掩鼻疾退。

原來被子下面，張勁秋的內衣服，都宛然在目，就像是蛻腿下來的蛇皮似地，整個人却已骨化形消，只剩下一些毛髮和一股說不出是甚麼味道的怪氣味，此外，床單上還留下一道淡黃色的痕跡。

楊天佑從驚愕中回過神來，禁不住目射寒芒，切齒恨聲說道：「鼻輩們好陰險毒辣的手段。」

左映紅，岑浩然等人，也擠了進來，左映紅並促聲問道：「天佑，發生了甚麼事？」

楊天佑長嘆一聲道：「張老弟，被人暗算了，只落得屍骨無存。」

話聲中，虎目中，已禁不住地熱淚盈眶。

眞是：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左映紅挑開羅帳，瞧了一下之後，才顫聲說道：「看情形，張叔叔是中了極歹毒的甚麼化骨丹之類的毒藥？」

楊天佑却苦笑了一下道：「這也算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岑浩然正容接道：「楊兄也不用自責，其實，這是敵人的手段太高明了，任何人也會防不勝防。」

楊天佑目注那張令人心驚的空床，滿臉悲容地，喃喃自語着：「老弟英靈默佑，這筆血債，我一定替你加收十倍的利息索回來的。」

陳繼志皺眉接道：「楊伯伯，你就住在隔壁，難道一點甚麼聲息都沒聽到？」

楊天佑說道：「沒有，我們分別上床之後，還談過幾句話，不久就聽到你張叔叔發出鼾聲，約莫是袋烟工夫過後，我也入睡了，以後，就再也不曾聽到別的聲音了。」

左映紅接道：「張叔叔本身武功不弱，賊子們是怎樣下手的呢？」

楊天佑沉思着說道：「很可能是事先在床上作的手脚……」

岑浩然截口說道：「楊兄這一判斷，恐怕不太可能。」

楊天佑訝問道：「爲甚麼？」

「因爲。」岑浩然漫應道：「張勁秋是當今數一數二的神醫，如果有人事先在他的床上作了手脚，憑他這神醫的身份，怎麼也會有所覺察才對，何況目前時值非常，他更應該提高警覺……」

楊天佑點首說道：「這話倒是很有道理。」

李致中插口問道：「岑兄，目前這陳府中，除了咱們這些人之外，還有些甚麼人？」

岑浩然道：「除了咱們這些人之外，就只有一個老家人陳福了。」

李致中接問道：「這房間也是陳福整理的？」

「不錯，」岑浩然忽有所憶地，揚聲喚道：「陳福，陳福……」

可是，他一連叫了五六聲，却沒人接腔。

陳繼志蹙眉接道：「我去找他。」

李致中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去找找也好，不過，如果我的判斷不錯，陳福早就逃之夭夭啦！」

陳繼志已走到門口，聞言之後，不由住步回身，訝問道：「表舅認爲是陳福作

的手脚?」

李致中苦笑道：「除了陳福之外，難道我們這些人中還會有人吃裏扒外麼!」

楊天佑揮揮手道：「繼志，你先去找找看。」

「是……」

陳繼志離去之後，楊天佑又是一聲長嘆道：「我自信這一次的安排，已經算是十分週密，也算是已經成功的了，却想不到還是一場空。」

左映紅正容接道：「天佑，我們必須改變作風了。」

楊天佑一怔，道：「如何一個改變法呢?」

左映紅接道：「那就是暫時放棄替紅蓼治病，集中全力，先行對付敵人!」

李致中連連點首道：「對!這才是一勞永逸的辦法。」

焦孟二將也同聲接口道：「我們也贊成。」

楊天佑輕輕一嘆道：「事到如今，也只好走這條路了。」

李致中正容接道：「我們不妨先行解決幽冥教，將那幕後主持人逼出來。」

「對了。」楊天佑注目接問道：「這些日子來，二弟是否有甚麼發現?」

李致中點點頭道：「新的發現是有，待會我們再作詳談，現在，該先行處理這兒的善後工作才對。」

楊天佑正容點首道：「不錯。」

接着，日注岑浩然正容說道：「岑兄，勞駕找人去買一副上好棺木，將張老弟的毛髮和衣衫暫時收殮，停棺後花園中，等到抓住仇人，我要親手挖出那厮的心肝，隆重祭奠之後，再行安葬。」

岑浩然連連點首道：「理當如此，理當如此，小弟馬上派人去買棺木……」

陳繼志像一陣風似地捲了進來，滿臉苦笑道：「陳福果然不見了……」

室內沉寂了少頃之後，岑浩然才首先長嘆一聲道：「想不到多年的老家人，也靠不住。」

楊天佑沉思着接道：「岑兄，你可能是冤枉好人了。」

岑浩然一怔道：「楊兄此話怎講?」

楊天佑正容接道：「我斷定這個陳福是假的，眞的陳福，必然已遭了人家的毒手。」

李致中也點首附和着道：「對!對!大哥這分析極有可能。」

岑浩然苦笑道：「可是，我們整日相處，竟然沒看出一點甚麼破綻來。」

「還有。」岑浩然蹙眉接道：「張勁秋是一位神醫，如果敵人在他的床上作過甚麼手脚，他應當覺察得出才對……」

李致中淡然一笑道：「岑兄，你能想得到的事情，敵人就想不到麼!」

岑浩然苦笑道：「我就是想不通，他們是用甚麼手法，瞞過這位『地獄神醫』的?」

李致中接道：「很顯然，那是一種無色無臭的毒藥，像這情形，本來就不易被察覺，兼以我們的張老弟以爲到了地頭，再不會有甚麼危險，而戒備的心情也隨之鬆懈下來……」

岑浩然截口接道：「對，對，在此兩種情況配合之下，張神醫才遭了人家的毒手。」

李致中苦笑了一下，說道：「照這種忖測，他們那邊，必然有擅長用毒的專門人才。」

「那是必然的。」岑浩然點點頭，也苦笑着接道：「還好，他們沒有同時向楊兄下手，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一直在一旁沉思着的楊天佑，這才長嘆一聲道：「我也想到過這一點，但他們沒有向我下手，並不是他們特別優待我，而是認爲我這隻肥羊還不够肥。」

岑浩然一怔道：「那是甚麼原因?」

李致中正容接道：「很可能他們希望在楊大哥身上，獲得些甚麼。」

岑浩然笑問道：「楊兄身上，有甚麼珍貴的東西，值得他們覬覦的呢?」

楊天佑蹙眉接道：「我也想不起來，但二弟的話，是很有道理的。」

沉寂少頃後，楊天佑向李致中正容道：「二弟，你那家藥舖，毋須再開了，還是將所有人員，都集中到這兒來。」

岑浩然也附和着道：「對!李二俠的人調到這兒來，那是再好不過的了，免得到外間去找人，找來的人，又不放心。」

楊天佑眉峯一揚道：「從現在起，我要集中力量，放手跟他們週旋一下。」

李致中點首接道：「對!我們早就該放手跟他們週旋的了。」

接着，抱拳一拱道：「小弟告辭，馬上回去，將藥舖的人，集中到這兒來。」

×　　×

「蘇州」城南郊，離城約莫二里許，有一座規模宏偉，佔地達二十畝以上的農莊，當地人稱之爲李家莊。

其實，這個李家莊，就共有一戶人家，其主人就是在「蘇州」城大大有名的李公子李明遠。

根據傳說，李明遠的父親，是在京城作大官的，這一個農莊，就是準備作爲將來致仕退休後，優遊林泉，頤養天年之用的。當然，傳說歸傳說，其中眞相如何，那就只有李明遠自己明白了。

李明遠雖然是花花公子，出手闊綽，又甚爲好客，所有「蘇州」城中，三教九流的人物，算得上是沒有不認識李公子的，但他的宴會，都在酒樓舉行，也從來不將各人帶返農莊。因此李家莊雖是「蘇州」城中婦孺皆知的大戶，但談到李家莊內部情形，却是誰也不知道。

這是「地獄神醫」張勁秋在陳府遇難的當天午後，李家莊中陸陸續續地，進去了總有二十名以上，裝束各異，也顯然都戴着人皮面具的江湖人物。

這些人，進入李家莊後，都是輕車熟路地，不須有人帶領，逕自穿過花木扶疏的前院，繞道後園，到達一個足有五六畝方圓的荷花池旁，隨即一個個踏波向池中心走去。

池中心有一座小巧而精緻的涼亭，時爲盛夏，滿池荷花盛開，搖曳生姿，清香四溢，眞算得上是一處世外桃園。

這個涼亭，就像是孤立在荷花池中，四週無路可通。

不過，由於這些江湖人物，都循一定路綫，魚貫地踏波而行，顯然是水面下沒

有蹬道，而並非是他們個個輕功高絕，能踏波如履平地。

同時，由於他們這種大白天公開在這兒集會的情形判斷，足証他們也已化暗爲明，與楊天佑一樣地，準備公然對抗了。

小小的涼亭上，一下子集合了二十多個人，可實在顯得有點兒擁擠，自然，原有的座位也不够，於是，後來的只好席地而坐了。

最後登上這涼亭的，是李明遠本人，也是這一批人中，唯一沒戴上人皮面具的人。

那些蒙面人一齊站了起來，向着李明遠躬身施禮道：「參見公子。」

李明遠顯得很隨和，笑容可掬地，連連點首道：「諸位請坐，請隨便坐。」

說着，他自己已在石桌旁的座位上坐了下來。

其餘羣豪也相繼就座，其中靠近李明遠一個短裝漢子注日問道：「公子，主上甚麼時候來?」

李明遠正容接道：「主上有事不能來了，特別叫我前來主持。」

其餘羣豪同聲一「哦」，李明遠却星日環掃，輕輕一嘆道：「首先，我要告訴諸位一件事，『地獄神醫』張勁秋已經死了，但我方的損失，也同樣的重大。」

其餘羣豪又是同聲一「哦」。

李明遠正容接道：「我方最大的損失，是派往幽冥教的監軍牛銘，已經光榮殉職，其次是派在陳家臥底，冒充陳福的姜瑜，也已神秘失踪，看情形，顯然已遭了敵人的毒手。」

這消息，使得其餘羣豪們，禁不住身軀一震地，又發出一聲驚「啊」。

坐在李明遠對面的一個灰衫人注日問道：「牛銘與姜瑜，都是主上的得力助手，武功超絕，並富於機智，他們是栽在誰的手中的?」

李明遠接道：「這個主上沒有說明，不過，由於楊天佑夫婦已經到了『蘇州』，同時，三劍客中的老二李致中，也在『蘇州』潛伏着，箇中經緯，也就不難想見了。」

其餘羣豪面面相覷默然無語。

李明遠探懷取出一叠密封的信函，揚了一揚，才正容說道：「這是主上交代的事項，我已將其分項記錄在這信函中，不另加說明，各位現在就可以打開瞧瞧，如有疑問，也可以當場提出來。」

說完，立卽將那叠信函分發羣豪，每人一份，瞧了一遍之後，又將其納入信函，揣入懷中，却是沒人發問。

李明遠星日環掃，沉聲問道：「諸位都懂了?」

羣豪們同聲恭應：「是的。」

李明遠接問道：「有甚疑問沒有?」

羣豪們異口同聲地答道：「沒有。」

李明遠沉聲接道：「我提醒諸位一聲，有疑問現在提出來不要緊，等到執行出了差錯時，那後果的嚴重性，是非常可怕的。」

羣豪們沉寂了少頃之後，才有一個白衫文士注日問道：「啓禀公子，如果屬下們遇上意外而又緊急情況，須要向上級請示時……」

李明遠截口接道：「可遵照以往的聯絡辦法。」

「是……」

白衫文士恭應聲中，李明遠忽然「哦」了一聲道：「有一件額外的事情，須要辛苦你一趟。」

白衫人謟笑道：「公子儘管吩咐。」

李明遠笑了笑道：「事情很簡單，我跟陳繼志事先約定的『虎丘』之約，今夜到期，請順道去陳家告訴陳公子一聲，就說，目前雙方都已由暗鬥轉爲明爭，那一場約會，已無此必要，免了!」

白衫人點首道：「屬下記下了。」

李明遠微一沉思道：「諸位既然已無疑問，現在就可各自回到自己崗位去。」

「是!」

羣豪們恭應着，一齊站了起來。

就當此時，只見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青衣少年，踏波疾奔而來，一上涼亭，立卽向李明遠躬身施禮道：「參見公子。」

李明遠注目問道：「甚麼事?」

青衣少年恭應道：「回公子，主上有緊急命令傳下，須要在座諸位，立卽嚴格執行。」

李明遠注目接道：「你說。」

青衣少年接道：「據主上所獲最新消息，陳府的陳夫人，已經失踪了。」

李明遠一怔道：「你說的是陳紅蓼那瘋子?」

青衣少年點點頭道：「是的。」

李明遠苦笑道：「那瘋婆娘幾乎每天都要失踪一二次，這也值得大驚小怪!」

「不!」青衣少年連忙接道：「主上說，這次失踪，決非偶然，而顯然是楊天佑有計劃的安排。」

李明遠蹙眉接道：「是楊天佑把那瘋婆子藏起來了?」

青衣少年點點頭道：「主上就是這麼判斷。」

李明遠苦笑了一下道：「楊天佑將那瘋婆子藏起來，有甚麼作用呢?」

「主上說，」青衣少年接道：「其中作用，不易忖測，但有一點，是可以斷定的……」

李明遠注目問道：「是哪一點?」

青衣少年接道：「主上說，楊天佑很可能是怕我們會對陳夫人暗下毒手。」

李明遠「唔」了一聲道：「他是應該這麼想的。」

接着，又注目問道：「主上要我們立卽嚴格執行的，是甚麼任務?」

青衣少年正容接道：「陳夫人是今天天亮時才給找回去的……」

李明遠截口笑道：「對了，主上的這一手，可玩得眞絕，如非他昨宵先行派人將那瘋婆娘弄走，那很可能昨天晚上就會給張神醫診斷出名堂來了哩!」

青衣少年含笑接道：「此所以主上之所以成爲主上呀!」

李明遠笑了笑道：「好!說下去。」

青衣少年接道：「主上說，由於陳夫人剛給找回去不久又失踪，必然還沒脫離『蘇州』城範圍之外，所以主上要公子立卽督率所屬封鎖城郊交通要道，嚴密檢查行人，並且，在城內也要加派人手，暗中注意可疑人物的活動。」　（未完）

新款俠情中篇連載／古龍・文 盧令・圖

金劍殘骨令

身具絕藝代 慘遭分屍刑

暮色蒼茫——

落日的餘暉，將天畔映影得多彩而絢麗，無人的山道上，瀟灑而挺秀的騎士，也被這秋日的晚霞，映影得更瀟灑而挺秀了。

沒有炊烟，因爲這裏並沒有依着山麓而結廬的人家，大地是寂靜的，甚至還有些沉重的意味。

「今天該會有月亮吧——」馬上的騎士落寞地揮動着馬鞭，喃喃地低語着，英俊的面龐，因着太多的風塵之色，而使人看起來有一種蕭索的感覺，薄薄的嘴唇，緊閉成一道兩端下彎的弧綫，嘴角上帶着的是一些嘲弄，和一些厭倦。

也許是他對世界上美麗的和醜惡的事都看得太多了吧。

於是他微瞇着眼，任憑胯下的馬在這無人的山道上緩緩踱着步子，馬蹄敲着山路上的石子所發出的聲音，混合了他腰畔的長劍敲在馬鞍上的聲音，形成了一種雖不悅耳，但有節奏的音樂。

遠處，一陣秋鴉飛起——

他微微抬了抬眼皮，眉心微皺了皺，然後仍然闔起眼來，似乎是想起了什麼，又似乎是發現了什麼，只是他對自己所想起的，或是發現的事，絲毫沒有放在心上而已。

暮色越來越重，入山也越來越深——

夜已經來了，大地上一片黑暗，因爲出乎意料之外的，這個秋天的晚上居然沒有月亮。

山道越發陡斜。狹小、彎曲而陡斜的山道，並沒有使這一人一馬露出絲毫遲滯，他們仍然是依着不變的速度行走着。

漸漸，深山裏開始有了各種聲音，秋虫的夜鳴，獐兔的奔跑，歸鴉的飛翔——

突地，在這許多種聲音之中，有另一種奇異的聲音發出，那是像蜂羣飛起時所發出的聲音，但是所帶起的風聲，却又遠比蜂羣大。

馬上的騎士微瞇着的眼睛也突地張開，像是兩道電光，在黑夜深山的叢林裏打了個圈子，嘴角一揚，重重地發出一聲冷笑。

也許這聲冷笑並沒有意味着什麼，但是他面上的神色，却使人有一種凛然的感覺，只是深山寂寂，又有誰看得見他面上的神色——

冷笑聲方自山林間消失，焦雷似地一聲暴喝，却又自山林間發出，聲音低沉而重濁，聽起來像有根沉重的鼓槌，敲在你的心裏。

馬上的騎士，面色微變，雙目微一顧盼。

驀地百十件暗器，挾着勁蕩的風聲，從山林的四周擊向馬上的騎士。

暗器來得那麼快，在喝聲將住未住的那一刹那，已經快擊在馬上騎士身上，看起來，那幾乎是無法躲避的，因爲那是這樣地突然其來，這樣地猝不及防，似乎沒

有任何人的能力能避開這些暗器。

這一刹那，可以說是決定武林今後數十年命運的一個重大的關鍵，因爲這馬上騎士的生、死、存、亡，斷然地可以影響到武林的命運。

在這種嚴重的關頭，馬上的騎士可顯示出了他超凡入聖的武功。

他仍然穩如山嶽般地坐在馬上，臉上仍然是帶着那種淡淡的嘲弄和厭倦的神色，雙臂看似緩慢的掄起，奇怪地是那些挾着無比强勁風聲，以無比速度擊向他身上的暗器，像是突然受了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吸引，在中途突然改變了方向，而投向他雙臂所掄起的半圓之內。

於是，晃眼之間，飛蟬般地百十件暗器，突然又消聲滅跡了，在那匹馬的兩側，零亂地散佈着一些殘斷的鏢箭。

他這種驚人的手法，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他自己，仍然是漠然地。

緩緩地，他勒住了馬韁，眼光懶散地向四周掃視着：「今天又是那一路的朋友來找我姓仇的晦氣？」他冷笑着，像是對這種事早已司空見慣了，漠然地說：「各位既然有種，也該出來亮亮相呀。」

語聲方落，小徑旁的山林裏，暴發了一連串洪亮的笑聲。

隨着這笑聲，山林裏掠出十數條身影，幾乎是同一動作，在這一人一馬的四側，佈下一道圈子。

「怎麼今天只有這麼幾位——」馬上的騎士嘲弄地說。四周是黑暗地，等到他從黑暗中辨出這自樹林中掠出的身影是誰之後，他語氣中的嘲弄，顯然地減少了，接着說：「噢，想不到，想不到，原來稱雄武林的七劍三鞭，今日全來齊了！」

「閣下果然好眼力，貧道姓柳，承江湖朋友愛抬，也把我在『七劍三鞭』裏算上一份。」站在馬首前瘦長道人，正是川、黔一帶的武林魁首，巴山劍客柳復明。

他清朗的口聲，在黑夜中傳出老遠，目光一抬，在馬上騎士的面龐上輕輕一瞥，接着說道：「貧道久仰『仇先生』的大名，今日得睹，實是快慰生平，尤其是『仇先生』方才所施的那一手『萬流歸宗』，確實已到了傳說中『攝金吸鐵』的境界。」他乾笑了兩聲，道：「貧道有緣，能會到天下第一奇人——」

馬上的騎士冷笑着打斷了他的話，道：「不錯，我就是仇獨。」他臉上瞬即恢復了那種漠然的神色：「閣下眼光倒不錯。」他畧一停頓，雙目電也似地張開，瞪在巴山劍客臉上，冷然道：「七劍三鞭都是武林中光明磊落的俠士，今日却偸偸地躲在深山裏向我放冷箭，可眞教我對閣下們這些被武林中視爲泰斗的俠士們失望得很。」

巴山劍客目光一瞬，避開了「仇獨」的目光，正考慮着該如何回答，他身側另一個更瘦長的黑衣人，肩頭一晃，身形如行雲流水般掠了過來，冷笑着道：「姓仇的，你也是聰明人，對付卑鄙的人最好也用卑鄙的手段。」他尖刻地說：「不錯，今天我們用的不是光明正大的手段，可是用這種手段來對付閣下，我姓毛的還覺得太客氣了呢！」

× × ×

被當今武林視爲蛇蝎的「仇先生」仇獨，自出道以來，無論黑白兩道，見了他都是敬而遠之，避之惟恐不暇，在這種環境下，他的一身無可比敵的武功，養成了他剛愎自用，任性而爲的性格。

在他的想法中，他所做的事，都是可以用道理來解釋的，可是他却不知道，他所作所爲，不但有許多是違背了天理人情，更有許多犯了武林大忌，除了他自己之外，恐怕很難找出第二個人會認爲他是正直的，只是他自己並不知道這點而已。

這就是人類潛在的卑劣性格，對別人的過失，遠比自己看得清楚。

許多年來，武林中人不止一次想除去他，可是他武功太高，每次都令對方鎩羽而歸。

這麼一來，他的性格自然也更狂傲，行事也自然更任性了。

「仇先生」的惡名，一天比一天地傳得更大，更遠，有些他所做的事，即使他是完全地沒有半點過錯，在這種情況下，也變得是他的錯了。

這當然是不公平的，但是造成這種傾向的因素，除了他自己，又能怪誰呢？

於是，分佈在中原武林每一省的豪士，全都對他起了無比的仇視，被中原武林尊爲泰山北斗的「七劍三鞭」，也經過許多次籌商，計劃着除去這個武林中的「敗類」。

巴山劍客柳復明，是川黔一帶的武林人物，他和江南大俠青萍劍宋令公本是至交，於是他便聯合了宋令公，做這件事的倡導者。

原來當時武林中，最享盛名的，男女共有十人，除了巴山劍客柳復明外，還有河朔雙劍，汪一鵬、汪一鳴昆仲，廣西大豪，「子母雙飛」左手神劍丁衣，陝甘兩省的夫婦雙俠，鴛鴦雙劍程楓、林琳。

這七人被稱爲「七劍」。

再加上浙江的靈蛇毛皋，關外大俠七星鞭杜仲奇，雲南點蒼門下的俠女，百步飛花林琦琤，就是「七劍三鞭」，在當時武林中，「七劍三鞭」所處的地位，所享的盛名，幾乎是難以指述的。

他們十人雖然互不相識，但是在武林中的地位相等，聲息自然相通，巴山劍客柳復明，和江南大俠青萍劍宋令公，本着義憤，暗傳飛柬通知「七劍三鞭」裏的另外八人，要聯手除去武林此害，其餘八人自然一口答應，經過許多日子的籌劃，他們在這荒僻的熊耳山裏，截住了一向獨行的「仇先生」仇獨。

× ×

靈蛇毛皋尖刻地說完了話，這種話自然深深地激怒了仇獨，在他的想法中，他是全然正直的，「卑鄙」這名詞對他是太生疏了。

他仰天長笑了幾聲，是怒極所發出的笑，高朗的笑聲，壓下了秋夜深山裏的各種聲音。

「卑鄙，」他突地止住笑，凛然道：「姓毛的，你認爲我姓仇的卑鄙？」

「當然，」靈蛇毛皋似乎想起了某件事，以致未能很快地說出下面的話。

巴山劍客接過了他的話，朗聲道：「閣下怎地今日也畏縮了起來，若是貧道也

作了卑鄙事，就不怕別人說我是卑鄙。」

嬌笑聲自仇獨的馬後傳來，仇獨往後一轉身，目光落在嘲笑着的百步飛花林琦琤的一雙水靈靈的俏眼上，厭惡地一皺眉，不屑的回過頭去，心裏泛起一個美麗而純潔的影子。

柳復明暗地調整了一下他背後揹的劍，隨時準備着動手。

然後他又朗聲道：「四川成都府的老武師萬勝刀王天民，設塲授徒數十年，一向安份守己，守正不阿，與閣下又有什麼寃仇？閣下竟當着他數十弟子之面，踢了他的塲子，又重重的羞辱了他一頓，使得他在風燭之年，吐血而亡，這叫不叫『卑鄙』？」

「王老頭子誤人子弟，將數十百個青年的大好時光，浪費在他那套毫無用處的刀法之上，我沒有親手殺他，已經是客氣的了。」仇獨立刻在腦海泛起這麼一種想法，但是他却不屑於將他心中的事，說給這些認為是「欺世盜名」之輩的人聽。

「浙江永嘉的鏢師沒羽箭趙國明，妻子不守婦道，乘趙國明走鏢在外，偷人養漢，趙國明不甘受辱，自然要將那一對奸夫淫婦殺之而快，哼！」柳復明詞色漸厲，道：「可是閣下却將趙國明點住要穴，任憑那一對奸夫淫婦逃走，這種違背天理，國法，人情的行為，又叫做什麼？」

「他兩人眞情流露，男女兩情歡悅，又有誰有這權利阻擋，趙國明不知愛護自己的妻子，豈能禁止別人愛護呢？」仇獨冷笑暗忖，想到那一對「奸夫淫婦」在趙國明刀下相擁低泣的狀況，更斷然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

「河南開封府的神槍汪魯平，有子忤逆，他欲正之家法，閣下又有什麼權利干涉？」

「人命得之於天，老子有什麼資格殺死兒子？」仇獨不平地想着，終於，他不耐地叫道：「姓柳的，住嘴！」

靈蛇毛臬冷笑道：「姓仇的老羞成怒了，是不是？」他將聲音放得更刺耳，道：「可是還有比這些更卑鄙的事呢！」

「河北保定府的離魂圈諸葛一平無意中得罪了你，被你逼得無地容身，逃到開州縣外的八公橋，埋名隱姓。」靈蛇毛臬冷笑着道：「想不到你還要趕盡殺絕，到八公橋去將他大卸八塊，死狀慘不忍睹，我說姓仇的，你也未免太毒了吧！」

「諸葛一平魚肉鄉里，結交官府，為非做歹，此人不死，簡直是毫無天理了！」仇獨自忖至此，却聽毛臬又冷笑道：「就算諸葛一平與你有仇，他的妻子與你又有何仇？你不但殺了他，還將他妻子剝得淸光，吊在樹上，恣意嘲弄，我說姓仇的，你簡直卑鄙得像條沒有人性畜牲。」

「諸葛一平的妻子在保定府引誘良家婦女，逼良成娼，這就是她的報應。」仇獨暗地將對方聽說的自己的罪狀，一一辯白，等到他確切地認為自己是毫無過失的時候，他的心裏更泰然了。

於是他嘲弄地向靈蛇毛臬道：「就算我做的這件事是卑鄙的，可是這還比不上你姓毛的在衡州所做的那樣事萬一。」他冷笑着，用馬鞭的鞭梢指着毛臬，道：「姓毛的，你若是以為你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覺，那你就大錯了！

「汪一鵬，汪一鳴，」他用鞭梢指着置身右側的河朔雙劍，又回過頭，指向林琦琤，道：「還有你，你們都要記着，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你——」

「廢話少說！」汪一鵬厲喝着，身形突然掠起，橫劍斜削，帶起一溜靑光，剎向馬上的仇獨。

汪一鳴也在同一剎那裏，自相反的方向，橫劍而展，兩道青藍色的劍光，帶着尖銳的風聲，直取仇獨「肩井」和「肩貞」兩處大穴。

河朔雙劍稱雄兩河，劍法上果然有很深的造詣，黑夜中認穴，居然不差毫厘，身法之快，也是迥異於一般武林中人物。

劍光堪堪已遞到仇獨身上，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刻裏，仇獨右掌所握的馬鞭，「刷」地電也似的反捲了上去，鞭梢輕輕在汪一鵬的劍身上一搭，汪一鵬立刻覺得有一種奇異的力量，使得他手中劍不由自主地向左下方劃了下去，「嗆」然一聲，竟和汪一鵬的劍相擊，發出一聲悠長的長吟。

仇獨這一出手，時間拿捏之準，臨敵經驗之豐，內力之深厚，這些武林中的名手，焉有看不出來的道理，江南大俠青萍劍宋令公微一頷首，脫口而呼：「果然名不虛傳，好！」

河朔雙劍身形微一頓挫，脚尖一找地面，又掠了上來。

靈蛇毛臬也隨手揮出他那條仗以成名的奇形長鞭，鞭身彎曲間，點向仇獨前胸的「將台」。

河朔雙劍劍勢連綿，靈蛇毛臬鞭如靈蛇，劍光鞭影漫天而來，他們各有虧心之事被抓在仇獨手中，立心越早將仇獨毀去越好。

人們的心理，大多是可怕地自私，巴山劍客柳復明，青萍劍宋令公，以公道之心傳下圍殲仇獨的武林飛柬，他們却不知道接到武林飛柬的人，心裏的打算又有幾個和他們一樣呢？

仇獨一聲淸嘯，右手的馬鞭劃起一道圈子，馬鞭的後柄點向汪一鵬右掌掌緣正中的「百會」穴，鞭梢搭住靈蛇毛臬的鞭梢，向上一抖，兩條軟鞭「刷」地向上飛起，左手倏地伸出，快如電光火石，汪一鵬手腕一緊，已被仇獨刁住右腕，他疾地手腕反翻，想以「小擒拿手」掙脫仇獨擒住的手。

那知他已遲了一步，仇獨左手一拉，一扭，「拍」地一聲，汪一鵬的右臂便硬生生地被他扯落下來，虛軟地搭在身側。

三個武林名手同時攻擊一人，那知不但被對方以一招化解，還乘隙而擊，傷了自己一人，這種情形武林中人若非親見，是再也不會相信的。

百步飛花林琦琤咬了咬嘴，想到仇獨所知道的她的醜事，臉上立刻變得飛紅，她年紀還輕，還不到二十歲，能在武林中享此盛名，一大半是靠了她已故世的師兄神劍手謝鏗。

一年前她情竇初開，對男女間事有忍不住地好奇的渴望。

那時神劍手謝鏗方去世，也就是百步飛花林琦琤剛剛揚名江湖的時候，林琦琤

少女無知，又被盛名沖昏了頭，很幹了幾件見不得人的壞事，「仇先生」浪跡天涯，無意之中，也很撞上了幾件。

她本來對仇獨沒有絲毫惡感，甚至還有些被仇獨的那種奇特的風度所迷醉。

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自家的利益遠超出了一切，玉腕翻處，一條銀光燦然的亮銀練子鞭光華纏繞，擊向馬上的仇獨。

最怪的是那匹馬非但沒有因着這鞭劍的光華而被驚嚇，而且居然還會隨着刀劍的來勢，替自身和仇獨選一個最優良的地勢來躲避這些中原武林頂兒尖兒的高手同時所發出的襲擊。

這三人招式一出，端的是不同凡响，仇獨鼻孔裏冷冷一哼，暗忖：「七劍三鞭原來也不過如此。」右手馬鞭湧起如山，左掌或抓，或削，自漫天鞭影裏巧妙地發招，應付這些高手，居然綽綽有餘。

汪一鵬右臂被折，面色蒼白地站到一旁，七星鞭杜仲奇掠到他身側，探手一摸，不禁暗暗皺眉，口裏却安慰地說道：「汪兄別心急，這傷大約不妨事的。」其實他也知道汪一鵬這條右臂算是廢了。

「七劍三鞭」中以江南大俠青萍劍宋令公閱歷最豐，城府最深，行事也最愼重，此刻他見汪氏昆仲，百步飛花等人這種打法，心中一動，暗忖：「難道這幾人眞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醜事——

「無論如何，這仇獨却也絕不能容他留在世上，今日若不除去此人，只怕此後武林中永無寧日了。」青萍劍反覆思索，斷然地替自己下了個決定：「就算今日我們用的是最卑鄙的手法，只要能為武林中除此大害，也是值得的。」

於是他向巴山劍客微一頷首。

巴山劍客柳復明袍袖一展，靈巧地將背後長劍撤到身前，隨着身形的流動，發出一聲悠長的淸嘯。

就是這嘯聲開始到結束的這刹那間，鴛鴦雙劍，七星鞭杜仲奇，子母雙飛丁衣，以及靑萍劍宋令公都以極快的速度撤出兵刃。

而正在動着手的靈蛇毛臬，汪一鳴，林琦琤，却倏地停頓了攻勢。

除了右臂被折的河朔雙劍中的汪一鵬外，九件寒光閃燦的兵刃，被握在九個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裏，在仍端坐馬上的仇獨身側兩尺之內，緊緊地結成一道圈子。

這種被圍攻的滋味，在仇獨說來，是經歷得太多了，本來他已經可以沒有任何奇異的感覺。

然而，此時的仇獨，腦海中突然泛起「死」的意念來。

「就算是死，我也是值得的了。」那美麗而聖潔的少女身影，又自他心底升起：「我已經得到了我一生中，最渴望的東西——」

他的思潮被青萍劍宋令公冷峻的語音打斷。

「仇先生！」江南大俠自持身份，嘴中絕不肯吐出半個髒字來，他仍然客氣地說道：「今日兄弟們在此荒山裏邀截閣下的意思，就是兄弟們不說，閣下諒也知道得淸楚得很。」

仇獨又重重地哼了一聲，宋令公沒有停頓地說下去：「久聞閣下武功蓋代，而且行事也痛快得很，那麼在下也不必多說廢話。」他畧一揮動掌中的劍，立刻帶起一道寒芒。

然後他接着說：「老實說，今日閣下若不能勝得兄弟們手中的十件兵器，閣下也不必奢望再能出山了。」

仇獨冷然聽着他的話，心中反而平靜得很，面上也絲毫沒有露出任何表情。

他這種冷靜的態度，倒使宋令公畧為感到有些意外，畧為沉吟了一會，說道：「正如閣下所說，今日我等所為，確實有欠光明，但是聰明如閣下，想必能知道這其中的原因吧。」

仇獨淸越地仰天一陣長笑，冷然道：「閣下話說得倒的確客氣得很，只是用這種斯文的話來對我說，完全是對牛彈琴。」他語氣中嘲弄的意味，使得宋令公面上微微一紅。

「我姓仇的自己知道得淸淸楚楚，閣下也不必費心來解釋，要動手，各位只管請上。」他譏諷的笑了笑，說道：「莫說只有十個人，就算再多上幾倍，我姓仇的也見識過。」

他極快地將馬鞭交到左手，右手抽出鞍邊掛着的長劍，在他自己的劍光接觸到他的眼簾的時候，千百種思潮，飛快地自他腦海中升起。

「一件事的幸與不幸，的確不是事先可以料想得到的，命運，的確是人們最難捉摸的東西，我若沒有遇到她，今天無論如何也不會有絲毫危險，就算我抵敵不住這十個人，要一走了之，也是最簡單不過的，可是——」

他努力地禁止着自己再往這一面想下去：「到底，我已得到了我眞正所要的，那麼，『死』，又算得了什麼？」他幸福地換了另一種想法：「若是我沒有遇到她，活着又有什麼意味？」

「朝聞道，夕死可矣。」他突然想起這句話裏的含意，嘴角不禁泛起一絲笑容，暗忖：「這是多麼奇妙的一句話呀，古人所說的『道』其中該是包括了許多種意義吧。」

第一次，他感覺到生命雖然重要，可是世上還有許多種東西，遠比生命更可貴，得到了這些東西，縱然其代價是以生命來交換在他此時說來，也認為是値得了。

他的沉默和他的笑容，使得環伺在他身側的武林高手們都覺得有些詫異。

「難道他自己認為他穩操勝算嗎？」他們都有這種想法。只有靈蛇毛臬在心裏冷笑：「我知道你笑的是什麼，你心裏高與你能得到了許多是不是，哼——」他臉上泛起一絲詭異的笑容，暗道：「我讓你臨死的時候，叫你還要受到比『死』更大的痛苦。」

× ×

夜更深了，深山裏有片刻靜寂，但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不過是一塲暴風雨的前奏而已。

「各位還不快動手招呼他？」站在圈外的汪一鵬突然發出了一聲厲呼，他右臂被折，痛入心脾，對仇獨自然更是恨入切骨。

仇獨冷笑着，道：「正是，再不動手，天就要亮了，被過路的看到堂堂『七劍

三鞭』竟然圍毆，日後傳說出去，怕也不好聽呢。」

隨着說話，他猛地升起一個念頭：「今日我若被此十人殺死，江湖中連知道的人都不會有一個。」轉念又忖道：「唉！我獨往獨來，結仇又多，就是有人知道，又有誰會來爲我復仇？」

一念至此，他微微覺得有些心酸。

人們在這種時候，最容易想起最親近的人，他暗地思量：「只有她，可惜她僅僅是個弱女而已，就算她知道，又能如何？」突然想起「她」，今後也是只剩下一個人了，求生之念，猛又升起：「我不能死，我還要照顧她！」抬眼望到圍列在他四周的劍影鞭光，心頭一冷：「可是，我一——」

此刻已不再有時間容他思慮了。

像是一陣突來的驟雨，九件兵刄一齊發動，又像是暴雨中的閃電，齊都擊向馬上的仇獨。

他只得收了一切的雜念，幾乎是出於本能地一聲淸嘯，右劍左鞭，倏然而舞。

刹時間寂靜的山谷裏突然騷動了，小徑兩旁的林木，被這些內家高手兵刄上所帶起風聲掃得簌簌作响，林葉片片飛落。

仇獨以無比曼妙的招式以及雄渾的內家眞力應付着這九件兵刄，因爲他坐在馬上，身形不便轉動，招式上自然大大地打了個折扣。

可是他仍然不下馬，他胯下的坐騎雖然靈異，此刻也不免不安的騷動着，這麼一來，他應付得更是勉强。

巴山劍客劍光如虹，劍劍不離仇獨的要害，若然不是仇獨劍上所發出的那一種「攝金吸鐵」的力量，他怕不早在仇獨身上刺了幾個透明窟窿。

只是巴山劍客心中不免奇怪：「這仇獨爲何要在馬上動手，這樣豈非自己限制住了自己的身法？」

這感覺幾乎是每個人心中都有的，除了毛臯。

「居然她不負我所望，完成我的使命，仇獨呀仇獨，你武功再高，今日也怕難逃公道了。」靈蛇毛臯得意地暗忖着。

他掌中的長鞭，傳自五台，與關外的七星鞭杜仲奇，被稱爲鞭法上的「南宗北祖」，出招時宛如靈蛇伸縮，竟將丈許長的鞭做點穴钁使，迥然不是普通鞭法橫掃斜抽的路子。

他念頭閃過之後，嘴角又掛起那種詫異的笑容，突然自劍影中撤出自己的鞭來，微一抖動，鞭梢舒展，不取人而擊馬。

仇獨面色立變，但是他此刻所要應付的是另外八人凌厲的攻勢，絕對無法再照應自己的坐騎。

靈蛇毛臯的長鞭瞬即捲住了馬腿，微一沉腰，向外一撤，那馬再是靈異，怎禁得起他這種內家高手的眞力？昂首一聲長嘶，軟癱在地上。

巴山劍客微一皺眉，暗忖：「靈蛇毛臯素來以機智聞名江湖，今天怎知蠢了起來，你將他坐騎擊倒，他不再有顧忌，身法豈不更要靈便，我們要制住他，豈不更費力了——」

他念頭尚未轉完，那知仇獨坐騎倒地後，身形却沒有躍起來，仍然坐在倒在地上的馬背上。

那馬在竭力掙扎，想站起來。

靈蛇毛臯連連冷笑，鞭梢如雨，又在馬身上抽了幾鞭，那馬喉嚨裏低喝了幾聲，倒在地上氣絕了。

仇獨此刻已經等於坐在地上了，掌中的馬鞭和劍，更爲吃力地揮動着，他輕功絕世，但是此刻他好像全然忘記了這些。

須知以寡敵衆，最重要的是要以自家身形的捷便，在敵人的兵刄中尋找空隙，使得敵人自己的兵刄，互相撞擊，然後再乘隙反擊。

此時他身形固定，變成了只有招架而不能還擊的局面，也就是說，他最多只能自保，要想制勝，那簡直是絕無可能了。

× ×

幸好他身懷武林中久已失傳的「萬流歸宗」內功心法，發出的招式，都帶有一種「攝金吸鐵」的力量，但饒是這樣，也是岌岌可危了。

「他爲什麼不躍起來？」

這是每一個人心中都存在的疑問，雖然他們的心中，又都在希望着仇獨永遠不能躍起來。

「難道他兩條腿廢了？」巴山劍客心中倏地起了這念頭：「可是又是誰使得他兩條腿廢了呢？今日江湖上，又有誰有如此功力？

「若然他兩條腿眞的廢了，今日一戰，他是絕無活路的了，只是我等以九高手，來羣戰一個廢人，倒有些慚愧了。」巴山劍客柳復明心中疑竇叢生，矛盾不已，但手中的劍，却絲毫也鬆懈不得。

因爲他要小心地運用自己的眞氣，來和仇獨劍上所發出的「攝吸之力」相抗。

仇獨思潮如湧，他自己也知道，以自己尚剩的功力，最多只能再維持半個時辰了，須知這種「萬流歸宗」的內家功夫最是消耗精力，而他，如不用這種奇妙的內功，他更無法來和這些高手相抗。

此刻唯一使他尙能支持的力量，就是他對「她」的思念，雖然「她」使得他幾乎成廢人，但是他一點也不怨「她」。

「因爲她是無意的呀！」愛情使得他能寬恕一切，對於某些人來說，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再能比愛情强烈的了。

交手的局勢，因爲他心裏的紛亂，而對他更爲不利了。

在這種嚴重的情况中，他仍然不能將精神專注在比鬥上。

每一件有關「她」的事，此刻都在他腦海裏電閃而過，因爲他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裏，重溫一遍這溫馨的舊夢。

「多麼偶然呀，我遇見了她，就愛上了她，沒有任何一種情感，能比我第一眼看到她時所生出的那種情感更强烈。」

他嘴角微笑着，左手馬鞭反捲，鞭梢扣住鴛鴦雙劍裏一字劍程楓的一招「大漠垂風」，鞭身擋住素女林琳的一招「流沙落日」。

右手的劍，眞力滿注，劃了一個極大的圈子，劍身在他身側排起一道光牆，擋住了其餘五人的鞭，劍，馬鞭的後柄後擊，瀟灑地撞向七星鞭杜仲奇的鞭梢，心裏却不斷的在思悟着：「後來她告訴我，當時她就從我的目光裏，看出了我對她的情

意。」

「這眞是奇妙，我和她之間，竟像是有一種神靈的默契，這大概就是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吧？」在瀕臨死亡的邊緣，他的心裏仍然甜甜地：「不到半月的相處，她就將她的一切全交給了我，我也將我的一切交給了她。

「我們日以繼夜地在一起相處着，除了每天子夜我練功的時候之外，因爲我『萬流歸宗』的內功尚未練成，每天一定要抽出一段時間來練功，只是我有了她之後，甚至連練功都不能專心了。

「唉，這是天命。」他的雙腿是麻木的，下半身像是已不屬於他了，他苦笑了笑，又奮力招架了九件兵刄一招，暗忖：「有一天我練功的時候，她突然闖了進來，不知怎地跌了一交，肩頭正好撞在我腰下的『鎖腰穴』上。

「那時我正是練功最吃緊的時候，動也不能，被她一撞，我當時下半身就麻木了，沒有任何知覺。」他又嘆了一口氣，「可是我怎能怪她呢？她絲毫不懂武功，當然更不知道這一類事情的利害。」

江南大俠宋令公長劍如雪，突地貼地平削，快如電光火石般，在仇獨右腿上劃了一道尺許長的傷口，鮮血汩然流出。

但是仇獨却絲毫不感痛苦，因爲他的腿，已不能有任何感覺了，長劍一揮，自劍影中穿出，刺向靈蛇毛臯的前胸。

他這一劍只要身形能向前挪尺許，靈蛇毛臯便要傷在他的劍下，只是他身子動也不能動，劍式無法够得上部位。

靈蛇毛臯又是一聲詭異地冷笑，突地尖刻地說道：「朋友還掙什麼命？兩條腿都給人家廢了，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乘早還是自己了結吧！」

× ×

仇獨面如凝霜，撤劍回保，却聽得靈蛇毛臯又冷笑道：「此刻你拋下兵刄，束手就縛，毛大爺也許還看在我妹妹的面上，讓你落個全屍。」

靈蛇毛臯此話一出，仇獨渾身一凛，微怔之間，肩頭上又着了杜仲奇一鞭。

「告訴你，讓你死得淸楚些。」靈蛇毛臯凄厲的長笑着，說道：「高冰就是毛冰，毛冰就是我的妹妹。」

仇獨一聽，當時覺得一股寒意自心底升起，機伶伶打了個冷戰，手下一慢，左手又被一字劍程楓割了道口子，鮮血滲出，滲得他淡青色的衣裳，變成一種醜惡的淡紫之色。

靈蛇毛臯笑聲越發凄厲，道：「姓仇的，這下你可明白了吧？」

仇獨身上連受幾處重創，痛入骨髓，但是比這傷勢更痛的，却是他的心。

此刻恍然瞭解了，他所深深愛着的人，也是他以爲深深愛着他的人，竟是仇家所派來的工具。

「原來這都是別人的安排，原來她並不愛我，她使我受傷，也不是無意的。

「我爲什麼這麼傻，當她殷懃地叫我離開她去治傷，還說她一定等着我時，我竟然感動得流下淚來。」他緊咬着牙，牙縫的血水，自嘴角滲了出來，臉上流動着水珠，他也不知道是淚水抑或是汗水，頓時，他覺得萬念俱灰，本來强自掙扎着的，現在也失去了掙扎的力量，片刻之間，身上又中了三劍。

他全身都被血水滲滿了，他的心，也正像被人用尖刀在一片片地宰割，這打擊對他說來，是太殘酷了些。

「天呀，你爲什麼要讓我知道這些，我寧願被欺騙至死，也不願意受到此刻的痛苦！」

他眞氣更形不繼，招式也更零亂，根本再也無法抵擋這九大高手犀利的攻式。

靈蛇毛臯長鞭梢前掠，「吧」地在他臉上打了一道血痕。

此刻他身上所受的傷，已有數十處了，但是他絕不放棄最後掙扎的機會，這並不是說他對這人世還有任何留戀的地方，因爲這世界所施於他的，的確是太殘酷了些，當然，這也許太多是他自取的。

但是一種本能的求生慾望，仍使他强自掙扎着，應付着九大高手犀利的攻勢。

想到了「她」，他不禁心裏一陣陣劇痛。

心裏的疼痛，使他忘記了所受的傷，但是自家體內的眞氣的不繼，他當然非常淸楚。

「沒有多久可活了吧！」他暗忖，左手的馬鞭微一疏忽，在那不是絕頂高手絕難發現的空隙，鴛鴦雙劍，劍扣連環，「比翼雙飛」，刷，刷兩劍，又在他左面胸腹之間刺了兩劍。

這時候，卽使他有再大的雄心壯志，也都被消磨殆盡了。

唯一使他仍未忘懷的，就是他的身後之事，在這瀕臨死亡邊緣的一刻，這一生都在嫉世憤俗的豪士，也未能免俗了。

須知他自己也知道，今日他一死，武林中是很少有人對他惋惜，或是同情的。

「死，本不足惜！」他長嘆了口氣，左鞭右劍，盡力擋開了靈蛇的三鞭，林琦琤，丁衣的兩劍，暗忖着：「但是今日我的死，却不免死得太悲哀了，死在這般人手裏，也未免太不值得了。」

微一疏神，背後又中了一劍，若不是他內功已到了爐火純靑的地步，若是換了任何一個人，恐怕也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將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的眞象。」委屈和不平，使他第一次感覺到眞正的悲哀，他暗忖：「所有的人都將以爲我是死在這『七劍三鞭』手裏——可是，又有誰會知道我是死在一個女人手裏，一個毫無廉恥，也毫無情感的女人手裏。」

他完全軟弱了——

靈蛇毛臯得意地桀桀怪笑着，說道：「姓仇的，有什麼後事，趁你還剩最後一口氣，快說出來吧，我看在我那位妹妹面子上，也許還會替你辦一辦，你要是再不說，嘿嘿！恐怕你再也——」

仇獨一生中，何曾被人如此奚落過？更使他氣憤的，是別人對他盡情的嘲弄，他盡力一聲怒喝，右手猛揮，劍化長虹，脫手而飛，直取靈蛇毛臯。

靈蛇毛臯再也想不到他會有此一着，等他發覺的時候，劍光已到了他咽喉之間，劍的來勢太快，這武林第一奇人臨死前最後的一劍，聲勢何等驚人，靈蛇毛臯眼看就要被傷在這一劍之下。

突地，「嗆啷」一聲巨響，原來左手

神劍丁衣一招「靈鶴展翼」，本是斜削仇獨的左肩，此刻他見勢如此，劍式微轉，硬生生剁在那仇獨脫手擲向靈蛇毛皋的長劍上。

但饒是如此，以左手神劍丁衣那樣的功力，尤不能將那劍劈落在地上，只是稍爲劈偏了些。

劍的去勢，也稍微減弱了些，靈蛇毛皋往後一仰身，刷地，長劍自他頸側掠了過去，只要稍爲再偏少許，靈蛇毛皋那裏還有命在。

他驚魂初定，掌心已沁出冷汗，額上也現出豆大汗珠。

左手神劍丁衣也自面目變色，他全力一劍，劈在仇獨已經脫手的劍上，手腕仍被震得隱隱作痛，心裏不禁駭異萬分。

也就在這同一刹那裏，仇獨長劍方自脫手，因爲他是全力一擊，左手的鞭勢自然也停頓了，這樣他守勢全失，在這種局面下，焉容你有片刻的停頓，他甚至看都沒有看清他的劍有沒有擊中毛皋，鴛鴦變劍，巴山劍客，青萍劍，河朔雙劍裏的汪一鳴，百步飛花林琦琤，七星鞭杜仲奇的五柄長劍，兩條長鞭，劍光交錯，奔雷駭電般，都剁在仇獨身上。

大地仍然是無星無月，一片黑暗，樹林裏梟鳥夜啼，似乎在爲這一代奇人的死而悲哀。

等到靈蛇毛皋神智清楚的時候，仇獨已完全氣絕了，人世間的榮辱，已不再能影響到他。

片刻靜寂——

突然靈蛇毛皋連聲怪笑，身形動處，一個箭步竄了上去，猛地一鞭，打在仇獨的屍身上。

他的長鞭乃百煉緬鐵所打造的，再加上驚人的內力，這一鞭何止千百斤力量。

鮮血仍温，遠遠濺到地上，仇獨的一條左臂，已被擊斷。

靈蛇毛皋鞭梢一晃，一帶，將仇獨的斷臂，捲了上去，左手微抄，抄在手裏，笑聲顯得更猙獰和更刺耳了。

江南大俠宋令公眉心微微一皺，沉聲道：「仇某人已經死了，毛兄何苦還要作踐他的屍體？」青萍劍宋令公一生正直，方才他聽了靈蛇毛皋的話，已略爲有些知道在這日之前，靈蛇毛皋已用計傷了仇獨，是以仇獨才會不能起立。

於是他心裏已微有了些慚愧，但是仇獨所作所爲，更使守正不阿的他覺得憎恨，何況發起殲滅仇獨，本是他自己，略一權衡，他就顧不得內心的慚愧，而下手去圍攻一個已是半身傷殘的人。

此刻他見了靈蛇毛皋的舉止，心裏越發不滿，才發出話來。

毛皋怪笑着說：「這姓仇的戕害武林同類，不知有多少個江湖同道被這廝害得家破人亡，我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

他侃侃而言，心裏居然沒有一絲慚愧：「今日你我兄弟既然將這廝除去，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要撫掌稱快，兄弟這裏倒有個建議，你我大家將這廝亂刀分屍，一人將去一塊，帶給武林中的弟兄們看看，也讓大家心裏歡喜。」

河朔雙劍，百步飛花等，心裏各有對仇獨的怨毒，聞言立刻哄然稱好。

鴛鴦變劍，左手神劍丁衣，七星鞭杜仲奇等，心裏無甚計較，但一想到若拿到仇獨的一塊肢體，回到故鄉，自己在江湖中的地位必然增高。

於是他們也不反對了。

汪一鵬左臂被折，新仇更深，大步跨了上去，一把奪過汪一鳴手裏的劍，刷地，又將仇獨的右臂卸下，挑在劍尖上，咬牙說道：「我要將這廝的骨頭，好好保留在家裏，傳之後代，讓這廝的屍骨，千百年也不能復合，哈哈，這才消了我心頭之恨！」

汪一鵬又一劍劈下，口中喝道：「各位，還等什麼，上呀！」

霎眼之間，仇獨的屍身已是肢斷骨殘了。

巴山劍客一聲長嘆，朝青萍劍道：「事已至此，夫復何言——」

他爲人最是冲和，不願在這些人裏顯得太過特殊，更不願被別人認爲他是故作僞善的，刷地，也在仇獨的屍身上取了一片殘骨。

血腥之氣，在深夜清冷的秋風裏，傳出去老遠，老遠——

突然——

山林裏有一聲冷笑，一個令人聽了極爲不舒服的聲音說道：「好狠！」

靈蛇毛皋暴喝道：「是誰？」頭也未回，身形倒縱，竄向山林裏。

這十人俱是武林中頂兒尖兒的高手，聞聲之後，各各身形暴動，竄向山林裏。

江南大俠宋令公卻仍屹立未動，看着仇獨的屍身，心裏不覺感慨萬千。

這事是他發動的，但是他絕未想到會有這樣殘酷的後果。

雖然他極端不滿意仇獨在武林中的所作所爲，但是如今他看了這被武林中視爲鬼怪的奇人，肢體悽慘地，零斷委頓在地上，心中却又有些惻然。

旁邊是他那匹盡忠爲主的良駒，鮮血四下流落在地上。

山林裏又有夜行人衣袂帶風，和叱咤問話的聲音。

夜風已有些涼意，吹得樹枝上將落未落的葉子颯然作響。

這景象是凄涼的。

江南大俠一咬牙，心裏斷然有了個決定，跑過去一把抱起仇獨只剩下頭和軀幹的屍骸，也不顧血流在他乾淨的衣裳上。

他略爲朝四圍望了望，腳尖頓處，身形掠起，向山下奔去。

靈蛇毛皋縱入山林，驚得山林裏的宿鳥，零亂地飛了起來。

他身形在樹幹與樹幹之間，極快地移動着，手裏的長鞭，排起一座鞭山，四下揮打。

但是山林除了宿鳥的驚起之外，絕沒有任何其他的反應。

這時鴛鴦變劍，河朔雙劍以及左手神劍，巴山劍客等等，也都掠了進來。

「大伙四下搜搜看。」靈蛇毛皋以低沉的聲音朝他們說。

七星鞭杜仲奇高喝道：「相好的，有種就出來亮個相，別藏頭縮尾的，像個耗子。」

他關外粗豪的口音，在靜夜裏更是洪

亮。

但是山林中却像絲毫沒有人跡的樣子，饒是這些武林高手以絕妙的輕功搜索着，但却也沒有任何人，被搜出來。

「這小子的身法倒挺快。」靈蛇毛皋低罵着，手裏的鞭擊得樹幹吧吧作響。

左手神劍丁衣道：「搜不到就算了，反正我們也並不在乎。」他心中所想的是，反正今日之事是要公諸於武林，有人知道又有何妨。

靈蛇毛皋眼珠一動，有些事他雖然不願別人知道，但是這些事是別人絕難知道。於是他也高聲說：「對，諒他不過只是個見不得人的鼠輩！」

話一說完，他首先縱出林去，但是林外此刻也不是他們離開時的樣子。

靈蛇毛皋首先發現的是，地上仇獨的殘屍已失踪了。他呀地一聲，掠了過去，忽然瞥到馬身上八個用血寫成的大字：「十年之後，以血還血！」

他的臉色，頓時變得異樣的蒼白，拿着仇獨殘骨左手，也不免有些微微顫抖。

等到其他的人看到這字跡時，他們的表情也是同樣地：「這字是誰寫的？」他們心裏不約而同地有着同一想法，七星鞭杜仲奇四下顧盼，忽然叫道：「青萍劍宋大俠呢？」

× ×

江南的春天，是多彩而絢麗的。

江南的秋天，却也不蕭索。

天高氣爽，沿運河至林陵的官道上，塵土飛揚，結夥奔來一羣快馬，馬口白沫橫飛，馬上的人却是個個氣定神閑，像是並沒有將這長途的奔馳，放在心上，但是奇怪的却是馬上的人每一個都雙眉深鎖，每個人都彷彿有着很大的心事。

官道的行人遠遠的望見這一羣快馬奔至，都趕緊躲開，詫異地相詢：「這一羣人是什麼來路？」

皆因這一羣騎士不但個個裝束詭異，而且有男有女，身上都帶有兵刃，在這文采風流的江南道上，顯得太過扎眼。

驀地，路的一端，響起嘹亮的呼聲：「振武——揚威——。」

聲響高亢而悠長，散佈在四野。

路上有的久走江湖的行人，一聽就知道這是江南最大鏢局，江蘇鎮江府振武鏢局的趟子手在走鏢時喊鏢的聲音。

馬上的騎士們略一回顧，仍然急馳向前，眼看就要闖入振武鏢局走鏢的隊伍。

於是有好事的路人都駐了腳，低聲的說：「有熱鬧瞧了。」

須知江湖行道的，除非官府或是兵卒之外，就算是成羣結隊的客商，若是見了走鏢的鏢隊，也多是遠遠避開，從來不會有人闖入鏢隊的，這一來固然是行路的人誰願意添麻煩，多事，二來也是鏢局在當時的勢力太大，冲散了他們的鏢，卽是犯了他們大忌，非要和你見個眞章不可。

這些快馬騎士，看上去固然是有些斤兩，但振武鏢局的總鏢頭飛虹劍屠夢平，在江湖上也是夙稱扎手的人物，手下的鏢師們，也都是桀傲不馴的角色，怎會容得別人闖散自家的鏢隊。

是以那些久走江湖的路人們，都知道這一定有熱鬧好看了，事不關己，又都知道亂事不會波及到自己頭上，大家都樂得看個熱鬧。

那知事情大謬不然——

那羣健馬，馬不停蹄，風馳電掣般奔了過來。

振武鏢局的趟子手看見了，果然氣往上撞，眉一豎眼一瞪，就準備破口大罵。

鐵叫子小沈，是振武鏢局的得力的趟子手，往日火氣最大，今日見了有人闖隊，暗罵道：「這羣鳥蛋，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兩片薄唇一掀，破口道：「相好的——」眼角一飄，瞥見第一，第二匹馬上騎士的臉孔，凜然一驚，趕緊將下面的話，嚥了回肚裏。

他一縮脖子，暗自稱幸：「還算我姓沈的福大造化大，總算認得這幾位主兒，嘿！我這要是一罵呀！我小沈的樂子可就大了。」他是北方人，雖然久居江南，語聲裏仍不脫北方味兒。

另一個趟子手大約見聞還不廣，不分青紅皂白，就罵了出來：「龜孫子，走路沒有帶着眼睛呀！」

話還沒有罵完，被對面馬上的騎士，馬鞭一抽，竟將自己從馬鞍上直飛了出去，「吧」地一聲，重重的摔在路旁的亂草裏。

鏢隊微亂。

那羣快馬也當然被阻，馬上的人個個鐵青着臉，冷眼望着鏢局裏的鏢伙，趟子手們忙亂，喝罵，有的已經要抄傢伙動手了。

鐵叫子小沈定了定神，兩隻烏光溜溜的小眼睛，再在那羣快馬上的騎士的身上打了一轉。

他忍不住嚥了一口吐沫，暗自擦汗，忖道：「乖乖，原來全來了呀！」

鏢局裏的趟子手以及鏢伙們，個個都將兵刃抄在手上。

有的圈馬回馳，準備去報告這次押鏢的師傅，小喪門劉定國，神鏢客錢宗淵，其實他們幹這行的眼睛可是雪亮的，焉有看不出這一羣人難纏的道理，只是他們還不知道這羣人究竟是誰罷了。

鏢車一行十餘輛，顯見這趟他們保的定是重鏢，鏢伙們更緊張，生怕這羣人是來刧鏢。

「但是又有誰會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人衆多的道上明目張胆地刧鏢呢？」

鏢局裏的鏢伙們，劍拔弩張，眼看就要有一番混戰，趟子手鐵叫子小沈一看事情不妙，急得高聲喊道：「哥兒們，快別動手。」鏢伙們一愣，方自錯疑平日火暴火燥的小沈今天怎地說出了這等話來，鐵叫子小沈已連着喊道：「這幾位就是『七劍三鞭』。」

這可眞是：「人的名兒。」七劍三鞭在江湖上聲名顯赫，振武鏢局的總鏢頭飛虹劍屠夢平，也是「七劍三鞭」裏江南大俠青萍劍宋令公的親傳弟子，振武鏢局得以立足江南，多多少少也沾了江南大俠青萍劍宋令公的光。

振武鏢局的鏢伙們一聽到「七劍三鞭」四個字，隨時準備捋胳膊打架的盛氣，不由收得乾乾淨淨，這幾乎是一種近於本能的舉止，當人們聽了一件足以令他驚愕

的事時，大半會有這種現象發生。

一瞬間，空氣像是突然凝結了，只有馬匹在不安地移動時所發出的蹄聲，敲打着人們本來已經非常緊張的心。

「七劍三鞭」仍然是個個面如凝霜，鐵叫子小沈看看第一匹馬上揮鞭摔人的騎士，也就是浙江大豪靈蛇毛臬的那種冷冰冰的面容，心裏覺得一股冷氣直往上冒，悄悄地將馬往外圈，這件事他定不下任何主意，只有去請示押鏢的鏢師了。

原來押鏢的鏢師小喪門劉定國，神鏢客錢宗淵，平日架子甚大，再者也是仗着振武鏢局在江南一帶所樹立的聲威，絕對知道不會有人刼鏢的。

因此他們居然遠走在後面，對這十幾輛鏢車，簡直有點不聞不問的意思，此刻聽了有人來闖鏢隊，像是要刼鏢似的，兩人有點着慌，一緊馬韁，飛快地趕到前面來。於是鏢局的鏢伙們這才鬆了一口氣，有的甚至遠遠的站了開去，神鏢客錢宗淵來自關外，騎在馬背上總比別人要高出半個頭，威風凜凜地，倒是像是條漢子，看到鏢隊往後退，氣得大罵道：「媽拉個巴子，你們往後退個甚麼勁兒？」眼神往對面的騎士一掃，他久走江湖，別人不說，就在江蘇隔壁的浙江省的靈蛇毛臬，他當然認得，不由得頭皮發痲，坐在馬上昂藏身軀，也像是突然矮了兩寸。

「怎地是這位主兒？」他暗忖道，回頭一望，看到小喪門也是驚疑滿面，原來小喪門走江湖的日子更長，「三劍七鞭」他倒認得九位。

「怎地這幾位會聚到一塊兒來了？」

小喪門暗暗吃驚，趕緊翻身下馬，抱拳拱手道：「前輩們怎地今日有與遊俠到江南來？」他驅開了還站在路當中鏢伙，拉開了大車，在道當中讓出了一條寬寬的路來，口裏陪着笑道：「晚輩待命在身，路途中也不便招待前輩——」

靈蛇毛臬陰淒淒的一聲冷笑，說道：「誰要你招待呀？」

小喪門一愣：「怎地他今日的神色不對勁？」他錯愕地在心裏思忖着，再一看另八人的臉色，心裏更是打鼓：「怎地這幾位今天看起來全不對，簡直有點兒像來生事尋仇的樣子，可是我們鏢局並沒有得罪他們呀！我們屠總鏢頭說起來跟他們還是一家人呢。」

他的猜測可還眞沒有離譜，「七劍三鞭」裏的靈蛇毛臬，七星鞭杜仲奇，百步飛花杜琦琤，鴛鴦雙劍，左手神劍以及河朔雙劍等人，此番邀結前來，果眞是為了尋仇生事的。

熊耳山畔，七劍三鞭圍殲仇獨得手，山林突傳冷語，仇獨殘骸頓失，馬屍上又留下以血還血的驚語，這九個武林中的魁首，全都一意認為這些事是江南大俠青萍劍宋令公所為的。

於是青萍劍成了「七劍三鞭」中另九人的共同的敵人，靈蛇毛臬更是罵口不絕，巴山劍客柳復明，雖然和青萍劍是多年之交，心裏也不免對青萍劍很不滿，認為他這事未免做得有違道義。

若以情理而論，這「以血還血」幾個字，果眞是青萍劍所寫的話，那麼這江南大俠的所作所為也實在有些莫名其妙，因為這事的倡導者，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呀！而以當時的情況而論，也實以他的可能性最大，等到巴山劍客等，確實地打聽出仇獨的殘骸果然是在青萍劍之處，他們心中自然更無疑念了。

可是他們那裏知道此事其實另有文章，其中的奧妙，又豈是他們所能料想呢？

× ×

於是靈蛇毛臬，百步飛花，河朔雙劍，率先在江湖上散佈流言，說青萍劍宋令公表面上雖然使出仁義道德的面孔，其實却和仇獨是一丘之貉，並且公然取出仇獨的殘骨，傳覷江湖，說仇獨已然喪身，第二個就要輪到青萍劍了。

仇獨被殺，這消息是的確使得武林震驚的，須知仇獨在當日武林中的地位，是無與倫比的，這麼一來靈蛇毛臬在武林中的地位，自然也就更提高了，令武林同道不解的是，素得人望的江南大俠宋令公怎會是和江湖中的魔星仇獨是一路的呢？但是靈蛇毛臬對人說得活靈活現，又似乎不容人懷疑。

江湖自然是傳說紛紛，等到這件事傳到江南時，靈蛇毛臬等人已定下毒計，要南下秣陵，圍殲青萍劍，要使得他在江湖上無法立足，還要令他家破人亡，其實他們如此做的用意，還不是為了懼怕日後的報復，「以血還血」這四個字，使得這些個日無餘子的武林高手們，食不安味，寢不安枕了。

這件事的始末，小喪門劉定國自然不會知道，他殷勤而恭謹的回着話，生怕使得這些武林高手動怒，但是他枉用心機，人家全不賣這個賬。

他心裏雖然已開始不安，但那並不十分驚慌，因為他知道這些人縱然發怒，但却絕不會動手刼鏢，以這些人在武林中的地位，最多不過給他一個難堪而已，這種難堪，他也自信可以忍受的。

「你們的總鏢頭可是叫飛虹劍的吧！」靈蛇毛臬不屑地打量着小喪門和神鏢客，傲然地問着話。

七星鞭杜仲奇在旁邊接口道：「飛虹劍屠夢平可就是青萍劍宋老兒的徒弟？」

小喪門沒有聽出他話中的意味，巴結地道：「是，是，我們總鏢頭的師傅就是宋老前輩，你老可認識他老人家？」

小喪門劉定國在武林中的地位，自然無法和「七劍三鞭」相比，是以他無可奈何地自己委屈着自己，冀求將每一件事都安排得很好。

靈蛇毛臬突然高聲仰天而號，號聲的刺耳，簡直是難以形容的。小喪門劉定國全然愣住了，神鏢客也不禁用詫異的日光望着這名滿江湖的武林豪客。

號聲突然中斷，靈蛇毛臬尖刻地說道：「好極了！好極了！」回過頭去，朝始終沉默着的其他數人一揮手，道：「各位，看小弟給這些人一個教訓。」自從熊耳山畔一役之後，靈蛇毛臬無形中成了「七劍三鞭」的魁首，巴山劍客柳復明反而退居其後了。

語聲方住，靈蛇毛臬手腕翻處，在極快的一刹那裏，已將腰中軟鞭撤在掌中，伸縮間，鞭梢所帶起的風聲，呼嘯作響。

小喪門劉定國，神鏢客屠夢平俱各一

驚，他們再也料想不到靈蛇毛臬會撤兵刃動手，劉定國在刀口討生活已不止一年，遇上這種事，倒還沉得住氣，問道：「毛大俠，這是幹甚麼？」說話也有些不自然的味道了。

靈蛇毛臬面如寒冰，腕肘微一曲伸，長鞭倏然而出「神蛟出雲」，鞭梢筆直地點向小喪門劉定國的右胸「期門重穴」。

小喪門大驚，往後急仰，仗着他已下了馬，身形較為靈活，躲開此招，並未顯得太過吃力，心中方自暗忖：「靈蛇毛臬也不過如此。」

那知他念頭尚未轉完，鞭影如絲，又到自己頭上，他更吃驚，身形向左急轉，那知那長鞭却像長了眼睛，鞭招突然一彎，小喪門只覺脅下一痲，耳畔聽得毛臬的冷哼，人已經虛軟地倒在地上。

神鏢客錢宗淵厲叱一聲，猛一揚腕，三道鏢光，在同一時刻裏電閃而出，這「一手三鏢」本是神鏢客錢宗淵揚名江湖的絕技，對方的上中下三路，幾乎都在他的鏢光籠罩之內。

神鏢客憑着這「一手三鏢」倒也的確闖過不少風險，那知此刻遇見靈蛇毛臬，却宛如兒戲了。

靈蛇毛臬長鞭揮動，一招「如蛆附骨」，傷了小喪門，頭也不回，反手一鞭，將神鏢客錢宗淵仗以成名的三鏢，輕易地擊落在地上。

鏢局裏的鏢伙們看到鏢師被傷，頓時大亂，路旁的行人也料不到眞會動手傷人，而且傷的還是振武鏢局的鏢師，有些怕事的脚底揩油，早已溜之大吉了。

人聲雜亂，馬聲長嘶，道路也為之阻塞，靈蛇毛臬傲然四顧，忽然縱馬前馳，神鏢客橫馬想攔住他，靈蛇冷笑揮鞭，口裏喝罵道：「你找死！」掌中長鞭斜掠，在中途忽然變了方向，改掠為點，招式之詫異，使得在武功上並沒有多大根基的錢宗淵慌亂失措，甩蹬下馬，想避開此招，但以他這種身手，想避開靈蛇毛臬的招式，還差得很遠呢。他坐下的馬，也受了驚嚇，發狂奔去，神鏢客錢宗淵的左脚，還在馬蹬上，被馬拖出去很遠，地上的砂石，擦得他全身幾無一處完膚，神鏢客一生耿直，却落得這般下場。

靈蛇毛臬身子都沒有停一下，身形忽然離鞍而起，蝙蝠般地飛掠而過，在第一輛鏢車上落了下來，口中喝一聲，左掌立掌如刀，氣貫掌緣，刷的一掌，將大車上木製的銀鞘，劈得片片飛舞，銀鞘裏五十兩一錠官寶，「嘩然」一聲滾落在地上。

日光未落，照在這些銀錠上，發出一種令人神盪心眩的光亮。

靈蛇毛臬屹然站在車上，怪笑着說道：「這些銀子全是你們的了，誰要的，儘管拿好了。」眼神四掃，望着那些兩眼發直的鏢伙，脚伕，以及站在路傍仍在看熱鬧的人。巴山劍客微一皺眉，朗聲道：「毛賢弟切莫造次。」他實在不願自己被牽入這件事的漩渦中，但他素性無為，也沒有方法阻止。

「柳道長！」靈蛇毛臬得意地道：「你看我的吧。」

身形動處，又掠到第二輛大車上，照方抓藥，沒有多大工夫，十幾輛大車裏的十多萬兩銀子，全被劈落到地上。

但見銀光燦然，耀日生花，這種景象的確是難以描述的。

靈蛇毛臬高聲道：「拿呀！拿呀！這些銀子全是你們的了。」長鞭揮動，將地上的銀錠擊得四下飛舞，有的甚至落到路邊的野草裏去了。

財帛之能打動人心，這種力量的確是無法抗拒的，鏢局裏的鏢伙，脚伕們一生中幾曾見過這許多銀子，雖然也明知這些銀子是拿不得的，但在這種力量的誘惑下，不禁全然失去了理性，再也顧不得一切，連滾帶爬地彎下腰，儘自己最大的可能來拾取銀錠。

靈蛇毛臬得意地大笑着，看着人們暴露出人性的弱點，他認為是最令他興奮的事。他揮動着長鞭，在空中擊得「叭，叭」作響。

已經拿到了銀子的鏢伙，脚伕們，像是一隻隻偸了人家田裏蘿蔔的兔子，四下奔逃着，路旁的行人看見如此，也禁不住想去分得一杯羹，前湧後仆地奔上去，霎眼間，景象更亂，又像是一羣在搶着人家擲下的骨頭的野狗。巴山劍客柳復明緊皺着眉，長嘆着，哀悼着人性的卑下。

他眼光一瞬，忽然看到一個穿着已經洗得發白的藍布長衫的少年文士，動也不動地站在混亂的人羣裏，對脚下的銀錠，連望都不望一眼，似乎將這些阿堵物，看得不屑一顧，風度清標，在這羣人中，卓然而立，宛如雞羣中的仙鶴。

巴山劍客柳復明心裏一動，勒轉馬頭，走了過去，朝那年青文士道：「閣下豈無意於財帛乎？」他胸中積墨甚多，對這少年文士說起話來，也不自覺文縐縐的。

那年青文士一愣，隨即正容道：「臨財毋苟得，小子雖然無才無能，對聖人的遺訓，却是時刻不敢忘懷的。」

巴山劍客柳復明暗地點頭稱讚，悅色道：「閣下倒的確是雅人。」他朝那少年文士身上破舊的衣服看了一眼，忽然說道：「貧道有句失禮的話。」他頓了頓，又道：「閣下清標豐逸，的確是人中之龍，如能學武，定必大成，閣下如果有意的話，貧道倒可為閣下覓名師，好男兒立身當自強，終日埋沒在舊書中，豈不是大大地可惜了？」

那少年文士微一沉吟，目光在巴山劍客身上一瞟，朗聲道：「道長言之有理，小子本應從命，但小子家有高堂，親命不令遠離。」他雙目一張，正氣凜然，接着又道：「何況學書既成，學劍也還不晚，在小子讀書未成的時候，別的事還談不到呢。」

巴山劍客柳復明不住點首，他對這正氣凜然的年青人，心中確實喜愛已極，有心將他收歸自己門下，但此刻聽了人家的話，心中雖然覺得有些可惜，但却也不能勉强人家。

於是他和言悅色地朝少年士文笑道：「貧道也不能相强，他日有緣，還當再見，今日麼……」

話未說完，靈蛇毛臬忽地掠來，笑道：「柳道長，今日的事，你看還算痛快吧！」一眼看到那少年文士，不禁問道：「這位是誰？」

（未完）

七代劍 一波未平一波起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中了一支勾兆旗打出的淬毒金針，跌摔地上，大怒之下，奮身躍起要跟勾兆旗拚命，不圖因左腿失去活動能力，反被勾兆旗扣住手腕，被擒上半空，就在此危急關頭，第二代三花娘子在旁出手，打出一支銀花，制服勾兆旗，逼出解藥後，放勾兆旗離去。戚明星向第二代三花娘子詢問姓名來歷，第二代三花娘子不允說出，要他自己去想，並說很想殺死他以洩心頭恨，戚明星俟三花娘子去後，苦苦思憶，驀想起她定是王小鳳，心中不禁萬分感慨，而也勾起他一幕幕過去的惡行——

就是那一幕慘無人道的情景使戚明星寒了心，而萌生了叛離鐵船幫的念頭！

那一陣子，他夜夜睡不安眠，一再夢見王安滿身鮮血的向他撲來，又夢見王小鳳以怨恨和絕望的神情望着他，這使他痛苦萬分，情緒低落。

越西鴻看出了他的心跡，爲了考驗他是否還忠於自己，竟强迫他去殺死另一個仇人的女兒——司馬玉琴！

她是青年俠士卓一帆的妻子，那時她已大腹便便，即將臨盤……

他終於下定決心叛離越西鴻，後來在亡命天涯中，在沙漠上遇見卓一帆，他不認識卓一帆，也不知卓一帆正準備殺他爲妻復仇，正好就在那時候，鐵船幫的十二鷹追蹤而至，卓一帆看出他已棄邪歸正，因此不但不殺他，反而幫助他擊斃了十二鷹，而卓一帆也在那一戰中重傷死亡……

就這樣，他懷着一顆破碎的心，和負荷着永遠無法償還的感情的債，繼續浪跡江湖，他決心要以畢生之力去完成一件事：消滅鐵船幫，摘下越西鴻的狗頭！

也許上天有眼，他竟被第六代大殺俠海書郎看上了，立他爲繼承人。

而這些年來，他無時無刻不想起王小鳳，他不敢希望求取王小鳳的原諒，也不敢希望拾回舊日的愛情，他只希望再見她一面，告訴她自己將爲她報殺父之仇，然後即使自決於她面前亦在所不惜！

× ×

他傾出全力，向西方疾追，因爲他斷定那位「第二代三花娘子」必是王小鳳無疑……

難怪她說恨我！

難怪她想殺我！

原來她就是王小鳳啊！

他箭一般的向西飛奔，轉眼之間已追出數里，那知極目四矚，她往那裏去了？

他繼續向前追趕，又追出一里許，還是沒見那頂紅轎，這時他發現附近的田裏有個老人在掘水道，乃上前問道：「老丈，請問一下。」

老人抬頭問道：「甚麼事？」

戚明星道：「剛才老丈可看見一頂紅轎由此經過？」

老人道：「沒有呀！」

戚明星又問道：「請問這兒是甚麼地方？」

老人道：「馬駒橋。」

戚明星道：「附近有無大市鎭？」

老人舉手一指西方道：「過去數里便是良縣，你小哥去何處？」

戚明星認定第二代三花娘子已改變了路綫，當下一指南方問道：「由此走去，可到何處？」

老人道：「安定鎭。」

戚明星忖度她轉向南方的成份居多，乃向老人道了謝，拔步轉向南方追去。

追出一二里，找到了一條馬路，於是順着馬路繼續追趕，又追出三四里路，看到路旁有座草亭，亭內坐着一位相貌威武身軀雄偉的老人，於是又停足向那老人拱手問道：「老丈，請問一下，您老剛才可曾看見一頂大紅轎由此經過？」

老人正在抽着一支長烟管，他沒有立刻回答，自顧吞雲吐霧了好半晌，才愛理不理的反問道：「甚麼樣子的大紅轎？」

他年約六十開外，滿面虬髯，說話的聲音很濃重，而且很生硬，看樣子似非漢人。

戚明星道：「是一頂很漂亮的紅轎，由四個青年轎夫抬着，旁邊還跟隨着兩個女婢。」

老人緩緩道：「轎上紅綾繡着三朶銀色桃花，對麼？」

戚明星大喜道：「正是！正是！您老看見了！」

老人淡淡答道：「沒有。」

戚明星一怔道：「沒有？那您老怎知那轎上繡着三朵銀色桃花呢？」

老人輕輕敲掉長管烟上的烟灰，道：「因為老夫知道你問的是三花娘子，只有三花娘子的紅轎，才會跟着兩個女婢。」說到此，雙目一抬，微笑着。

戚明星突然發現他雙目精光逼人，心中不禁一驚，暗忖道：「咦，此老必非凡人，我還是少跟他攀談為妙。」

他於是拱手一揖道：「打擾了。」折身便走。

老人道：「等一下！」語聲不大，却蘊着無比懾人的威力！

戚明星剎住了脚步，回頭問道：「老丈有何指教？」

老人笑道：「你找三花娘子幹麼？」

戚明星道：「老丈弄錯了，小可找的不是三花娘子……」

老人眉頭一皺，很不高興地道：「老夫最不喜歡人扯謊，你剛才分明已承認要找的那頂紅轎繡着三朵銀色桃花，那除了三花娘子之外，還會有誰！」

戚明星聽了有些不好意思，笑笑道：「好吧，小可找的人的確是三花娘子，您老也認識她麼？」

老人頷首道：「是的，老夫也正在找她。」

戚明星驚訝地道：「哦，您老找她幹麼？」

老人道：「攻轎，娶她為妻！」

戚明星不禁噗哧一笑道：「您老不是說笑話吧？」

老人道：「不是，老夫本道她是海書郎的人，但聽說海書郎已亡，所以當今天下能够——也可說有資格娶她為妻的，只剩下老夫一人了。」

戚明星微笑道：「您老貴姓大名？」

老人道：「說出老夫的名號，你會嚇一大跳，還是不說的好。」

戚明星道：「小可不怕您請說吧。」

老人搖搖頭道：「不，你一聽到老夫的名號，一定會到處去宣傳，那樣一來，三花娘子就不敢出現了，不說！不說！」

戚明星忍不住笑道：「有一件事，您老大概還不知道……」

老人目光一注道：「何事？」

戚明星道：「如今的三花娘子，已非原來那位三花娘子了！」

老人目光更亮，道：「你說甚麼？」

戚明星道：「如今的三花娘子，是第二代的三花娘子，她是個年輕姑娘。」

老人大感驚奇，急問道：「你是說，原來那個三花娘子已被人娶去了？」

戚明星道：「不是，她因未能嫁給戚大俠，心灰意冷，便將衣鉢傳給她的一個女徒。」

老人注目一噢，追問道：「她哪裏去了？」

戚明星道：「到南荒去了。」

「去南荒何為？」

「找南蠻王。」

「找南蠻王何為？」

「娶他的老命。」

「甚麼意思？」

「海大俠有個女兒失蹤，他以為被南蠻王刧去，便去南荒尋找，結果不幸中了百花瘴氣而亡，三花娘子痴戀海大俠極深，她認為南蠻王害死了海大俠，故要找南蠻王報仇。」

「嘿，她怎麼會認為南蠻王害死了海書郎呢？」

「她說，南蠻王若非住在南荒深山之中，海大俠便不會去那裏，所以她恨南蠻王。」

「哈哈哈！」

「理由很可笑，是麼？」

「不錯，這簡直是歪得不能再歪的歪道理。」

「不過，小可很同情她。」

「哈，其實她不一定要遠迢迢的趕去南荒，因為南蠻王的兒子南蠻少爺眼下正在中原，她也可以找南蠻少爺出氣啊！」

「南蠻少爺已死了。」

「甚麼？」

「他正是被她殺死的，不過——」

老人突然跳了起來，一把抓住了他的胸襟，神色凌烈的厲聲道：「你說甚麼？她已殺死了我的兒子？」

戚明星大吃一驚，瞪目失聲道：「嘿——你……你是南蠻王？」

老人比他更驚怒，兩顆銅鈴般的眼珠幾乎要跳出眼眶來，又厲聲道：「快說！你說的可是實話！」

戚明星真恨不得賞自己兩個耳光，他做夢也想不到眼前的老人竟是南蠻王，自己這個「禍」可闖大了，他思忖電轉，連忙改口道：「別急，這消息是小可聽來的，也許不確實——」

南蠻王兇暴暴道：「你聽誰說的？」

戚明星努力鎮定態度，說道：「是在京城一家酒樓聽到的，那個人的樣子有些不三不四，只怕不正確。」

南蠻王沉容冷冷道：「不！這一定是真的！哼哼，難怪老夫到處打聽不到我兒子的消息，敢情她竟把我兒子殺了！」

由於憤怒過度，全身的肌肉都跳動了起來！

戚明星拍拍他的手腕，道：「喂，您老一直抓着小可幹麼？」

南蠻王却緊緊抓住不放，獰笑道：「你是誰？」

戚明星不敢據實以告，扯謊道：「小可姓張，名武仁。」

南蠻王似乎先想殺個人洩恨，兇虎虎的問道：「你找第二代三花娘子幹麼？」

戚明星道：「攻轎，娶她為妻。」

南蠻王聽了殺氣稍斂，說道：「你配麼？」

戚明星道：「也許不配但想試試。」

南蠻王道：「你在何處見到她？」

戚明星道：「今天上午，小可聽說她在這附近出現，故趕來找找看，但看情形她已遠離此地了。」

南蠻王拉着他步下草亭，道：「走，咱們去找她！」

戚明星發覺他手勁極強，不敢輕舉妄動，便讓他拉着走，一面問道：「找她幹麼？」

南蠻王怒沖沖道：「她殺了我兒子，

我也要殺她的傳人！」

戚明星說道：「可是，往那裏去找她呀？」

南蠻王反問道：「方才你從那裏趕來的？」

戚明星原是從東向西追趕的，暗忖再往東走絕對不會找到第二代三花娘子（他現在反而害怕找到她了），當下又胡扯道：「小可是從西方良縣走來的。」

南蠻王兇睛一閃，道：「老夫是由南來的，一路上並未見到那頂紅轎，那麼她不是往東走便是往北走……」

戚明星接口道：「對，小可認為她往東走的可能性較大，因為她出現的消息是自京城傳出的，她不可能再往北方的京城去。」

南蠻王道：「那麼，咱們往東追一程看看！」

說着，拉着戚明星向東奔去。

戚明星跟着他跑，叫道：「您老請放手如何？這樣拉着小可行動不方便呀！」

南蠻王道：「你跟得上麼？」

戚明星道：「您老只要不跑得太快，大概跟得上。」

南蠻王於是放開了他，邁開大步向東疾奔，每跨一步便是尋丈，速度快得有如電掠！

戚明星隨後跟着，他可不想乘機逃走，他覺得現在非跟住對方不可，因為萬一歪打正着讓他找到了第二代三花娘子的王小鳳，能够救她的只有自己了。

南蠻王疾奔一程後，回頭見他跟得上，略感意外道：「哼，你脚力不錯嘛，令師何人？」

戚明星又胡扯道：「家師名號叫『飛毛腿朱必安』。」

南蠻王道：「沒聽說過！」

戚明星道：「家師是北方人，經常在關外走動，是以認識他的人不多。」

南蠻王一邊飛奔一邊說道：「小子，等下找到了她，老夫會先讓你玩一玩，然後老夫才殺她！」

戚明星道：「好啊！」

南蠻王問道：「你聽說三花娘子是怎麼殺害我兒子的？」

戚明星道：「不大清楚。」

南蠻王道：「我兒子原是要去鐵船幫的，不知怎的竟會碰上那賤人！」

戚明星道：「令郎去鐵船幫幹麼？」

南蠻王不答，問道：「你聽說海書郎立了一個傳人叫甚麼戚明星的麼？」

戚明星道：「聽說了。」

「知道那小子在哪裏？」

「不知道。」

「老夫也想找他。」

「找他幹麼？」

「海書郎曾經殺了老夫幾個門下，老夫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哦。」

「還有，海書郎失蹤的女兒，有無消息？」

戚明星道：「沒有，您老知道他女兒的下落麼？」

「老夫知道，有個人可能擒去了他的女兒？……」

「誰？」

「老夫不能告訴你。」

「為甚麼？」

「因為老夫不想得罪他。」

「您老乃是武林中的頂尖人物，難道還有您顧忌之人？」

「不是，他和老夫有些交情，老夫不願出賣他。」

「您老告訴小可，小可發誓不透露出來，好麼？」

「不！」

談話至此，兩人已奔出十多里路，來到了一座不知名的小鎮上。

南蠻王一入鎮上，便放慢脚步，看見街邊有個賣冰糖葫蘆的人，立即停足向他問道：「喂，今天上午，你可見過一頂大紅轎由此經過？」

那賣冰糖葫蘆的人答道：「今天上午好像沒有，個把時辰之前倒有。」

戚明星聽了心中大驚，暗叫道：「罷了，她真的往這邊走的麼？」

南蠻王却大喜問道：「那頂大紅轎由四個青年轎夫抬着，另外跟隨着兩個女婢，是不是？」

那賣冰糖葫蘆的人點頭道：「不錯！不錯！那兩個姑娘可真標緻——」

南蠻王急急截口問道：「她們往哪方走的？」

那賣冰糖葫蘆的人一指街尾道：「往這邊走的。」

南蠻王不再細問，拔脚便向街尾疾奔過去。

戚明星一顆心怦怦直跳，暗嘆道：「小鳳，妳明明是朝西去的，怎麼忽然又轉向東來？唉，這下我把妳害慘了……」

對於這位南蠻王，他雖然了解不深，但他知道對方的武功絕不在天山飛狐之下，而且毫無疑問比天山飛狐更難對付，因為天山飛狐雖非善類，多少還有些自命清高，還知道講些義氣，而這個南蠻王却是個野蠻人物，一個野蠻人物甚麼兇殘暴惡的事幹不出來？

現在，他只希望王小鳳已不在這附近，否則的話，自己只好跟這個南蠻王一拚了。

而此刻的南蠻王，由於悲痛兒子的被殺，恨不得立刻追上第二代三花娘子討還血債，整個人已進入瘋狂的狀態之中，他疾行如風，絲毫不怕驚世駭俗，竟在街上施展地上飛行功夫，一陣風似的衝出了小鎮，向前疾追如箭！

出鎮半里，眼前出現兩條路，一條伸向東南，一條伸向東北。

戚明星一見暗喜，忖道：「好了，這兒既有兩條路，小鳳就有一半的機會可以逃過刧數了。」

南蠻王在兩條歧路的叉口剎住脚步，彎身察看一番，頓時面露獰笑，舉臂一指伸向東南的歧路，道：「她們是往這邊走的！」

戚明星道：「您老怎敢肯定，說不定是走東北這一條的哩。」

南蠻王肯定地道：「不，追蹤敵人乃是我們南方人的專長，是這一條絕對不錯——追！」

身形一騰，便往東南路上飛去！

戚明星仍然隨後跟着，心中暗暗祈禱

，希望他的判斷錯誤。

兩人疾追五六里路，趕上了一個在路上踽踽獨行的老太婆，南蠻王停止疾奔，向老太婆問道：「喂，老婆子，妳有沒有看見一頂大紅轎由此經過？」

老太婆對於他的詢問，竟然不理不睬，好像未聞未見似的，自顧向前走着。

她年紀很大，滿頭的白髮，可是臉上卻沒有多少皺紋，身上衣着乾淨而漂亮，手上拿着一把雨傘當拐杖用，脚下是一雙三寸金蓮，走起路來扭扭擺擺的，看來還很硬朗呢！

南蠻王見她不理，大爲不悅，喝道：「老婆子，妳耳朵有毛病是不？」

白髮老嫗這回有反應了，她側頭冷冷瞄了南蠻王一眼，道：「你說什麼呀？」

南蠻王大聲道：「老夫問妳可曾看見有一頂紅轎由此經過！」

白髮老嫗敢情眞的耳聾，側耳問道：「你說大聲一點，老身聽不見！」

南蠻王有些着惱，湊上她耳邊大叫道：「老夫問妳，可曾看見一頂紅轎由此經過！」

白髮老嫗聽淸楚了，咧嘴桀桀笑道：「有！有！剛剛過去沒有多久，怎麼回事？你們老倆口吵了架，她要回娘家去訴苦了是不是？嘻嘻，你聽老身的話，別理睬她！——」

南蠻王在聽到她說「剛剛過去沒多久」時，人已如一陣風般的衝出，疾若脫弓之箭！

戚明星待要追去，卻被白髮老嫗一把拉住了手，笑瞇瞇地道：「眞奇怪，那老怪物怎麼會有你這樣英俊瀟洒的兒子？」

戚明星發覺她力氣不小，心中暗吃一驚，但是他現在可無暇細想老嫗的身份，他脹紅了臉，急聲道：「不，我不是他的兒子，大娘妳快放手！」

白髮老嫗拉着不放鬆，輕笑問道：「那麼，你和那老怪物是什麼關係？」

戚明星已知她不是平凡老婦，爲恐趕不上南蠻王，急忙據實說道：「我告訴妳，他是南蠻王，一個很殘暴的人物，他正要去追殺一個姑娘，而小可必須去阻止他，請妳快放手如何？」

白髮老嫗笑道：「好，你去吧！」

說畢，放手。

戚明星立卽向前猛追，使盡全力追了一程，才漸漸趕上南蠻王，後者聽他趕上來掉頭問道：「那老太婆拉着你幹麼？」

戚明星道：「她向小可訴苦，說她兒媳不孝順，她要出家去。」

南蠻王沒續問，繼續向前疾追。

又趕了七八里路，到達一處風景優美的山下，只見山下有一棵高大的老榕樹，樹下有一間小廟，廟前停着一頂大紅轎，轎前坐着四男二女——

戚明星一見之下，頓時涼了半截，暗嘆道：「完了！完了！」

南蠻王自然一眼就認出那是三花娘子的紅轎，他一個箭步竄到轎前，狂笑一聲道：「轎內那丫頭，妳可是第二代三花娘子！」

一點不錯，此刻在樹下歇息的，正是第二代三花娘子，只不過她仍在轎內沒有出來。

而坐在轎前的那四個青年和春花秋月二婢一見來人來意不善，連忙一齊站了起來。

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又透出她那嬌滴滴的聲音，道：「我正是第二代三花娘子，你是誰呀？」

南蠻王獰笑道：「老夫南蠻王！」

第二代三花娘子似乎不感驚奇，輕哦一聲道：「你是南蠻王，久仰了，有何貴事麼？」

南蠻王嘿嘿怪笑，說道：「來要妳的命！」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了起來，道：「這倒奇了，凡是找上我的，都想迫我出轎娶我爲妻，從來沒有一人說特地前來要我的命，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呀？」

南蠻王暴聲道：「令師沒告訴妳？」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沒有，家師得罪了你麼？」

南蠻王聲音一沉，陰惻惻地道：「她殺害了我兒子，現在老夫要殺妳爲我兒子報仇！」

第二代三花娘子嬌聲一笑，道：「原來如此……」

南蠻王殺氣騰騰道：「現在妳是要出來，還是要死在轎內？」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你有能力迫我出轎，我就出轎！」

南蠻王道：「好！」

身形一動，揚掌便欲拍出。

戚明星一閃擋到他面前，寒臉道：「且慢！」

南蠻王揚起的手掌就停在空中，怪笑一聲，道：「小子，你讓開，等老夫迫她出轎，制服了她後，老夫會讓你痛痛快快的——」

戚明星截口喝道：「你住口！」

南蠻王一怔道：「你怎麼了？」

戚明星冷笑道：「告訴你，我不叫張武仁，我也不是要來攻轎的！」

南蠻王又是一怔道：「那你是誰？」

戚明星取出無鋒寶劍，抽了出來，道：「認識這口寶劍麼？」

南蠻王面色一變，失聲道：「咦，那是大殺門無鋒寶劍，你小子難道是……」

戚明星點頭道：「對了，我正是你要找的人——第七代大殺俠戚明星！」

南蠻王呆了半晌，面上才又升起獰笑，道：「好小子，你騙得老夫好苦！」

說着，猛可一掌抓出！

戚明星使出「一針見血」迎擊而出，道：「等一下，說清楚再打！」

南蠻王發現他點出的一劍奇妙無窮，不禁暗吃一驚，趕忙撤掌後退一步，道：「你有什麼話要說？」

戚明星道：「我剛才說的話，都是騙你的，你兒子其實是死在我手裏！」

南蠻王變睛一瞪，怒叱一聲，道：「是你！」

戚明星點頭道：「是！」

南蠻王厲聲道：「當眞！」

戚明星又點頭道：「不假！」

南蠻王怒瞪他好一會，突然一摔頭道：「老夫不信！」

戚明星微微一笑道：「是眞的，令郎

奉命去鐵船幫奪劍，那時我正從鐵船幫逃出，他截住了我，非要搶我的無鋒寶劍不可，我只好把他宰了。」

南蠻王確實命兒子去鐵船幫奪劍，故聽了他的話，登時深信不疑，因之面上殺氣大盛，一字一頓道：「那麼，你說三花娘子前往南荒要找老夫報仇一節，也是信口雌黃的了？」

戚明星笑笑道：「正是。」

南蠻王又瞪視他良久，冷冷道：「你再考慮一下！」

戚明星道：「考慮什麼？」

南蠻王道：「假如你想做護花使者而故意說謊，你會丟掉小命！」

戚明星笑笑道：「你不相信我是戚明星？」

南蠻王道：「你剛才點出的那一劍，根本不是大殺門的劍法！」

戚明星手中寶劍一挽一圈一吐，道：「這一招是不是呢？」

南蠻王也識得大殺門的劍法，當下再無疑問，大吼一聲，揚掌拍出。

一股掌風，猛湧而出！

戚明星怕傷及第二代三花娘子，連忙豎起左掌亦運出內家劈空掌力迎擊過去。

兩股掌風一接，强弱立分，戚明星頓被震退了三步，他早知功力不敵對方，故於後退後，隨卽往旁跳開，叫道：「要打，到這邊來！」

南蠻王身形一折，縱身撲了過去。

就在這時，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忽然嬌笑道：「南蠻王，你上當了！」

每個人都怕上當，因爲上當是很丟臉的事，南蠻王聞言立時一翻身，由空中飄下，轉對紅轎喝道：「妳說什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嬌聲道：「我說你上當了！」

南蠻王怒道：「怎麼說？」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他說的都是一派胡言，事實是家師殺了你的兒子！」

南蠻王暴怒道：「那妳剛才爲何不敢承認？」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怕你呀，因爲我是個剛出道的雛兒，自覺萬萬不是你的對手。」

南蠻王沉聲道：「那妳現在又爲何敢承認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因爲我不願見一個無辜的青年慘死在你掌下！」

南蠻王沉笑道：「但這樣一來，妳卻死定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這倒不見得，我們三花一門出現武林雖僅十多年，但還沒吃過癟呢。」

南蠻王道：「妳說說看，妳師父是怎麼殺死我兒子的？」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詳細情形我不大清楚，但我知道你那寶貝兒子確是家師殺的。」

南蠻王冷哼一聲道：「你們兩個都承認殺了我兒子，現在老夫也無法斷定那個說謊那個說實話，不過這很容易解決，老夫一起把你們宰了就是！」

戚明星揚聲道：「南蠻王，你別聽她胡說，你兒子確是我殺的，你如不信，我可以舉出一個事實！」

南蠻王轉對他問道：「你說！」

戚明星道：「我先問你，你兒子會施蠱對不對？」

南蠻王點頭道：「對啊！」

戚明星道：「他想奪取無鋒寶劍，卻又無胆量進入鐵船幫，於是他在一個姑娘身上施了蠱，强迫她進入鐵船幫以色引誘越西鴻——」

南蠻王打岔問道：「那個被施蠱的姑娘是誰？」

戚明星道：「對不起，我不能够告訴你。」

南蠻王獰笑道：「你不說，老夫也有辦法知道，那個姑娘體內的蠱，一定還在，老夫只要唸動咒語，她就會來到老夫面前！」

戚明星微笑道：「別嚇唬人，就我所知，你兒子一死，那隻蠱也會跟着死！」

南蠻王臉色一沉，再度向他迫去。

戚明星已準備與他一拚，故毫不畏怯，橫劍以待。

眼看激戰一觸卽發，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忽然冷冷道：「南蠻王，你再聽我一言！」

南蠻王大爲惱怒，喝道：「快說！」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剛才，他告訴你令郎是被家師殺死的，對麼？」

南蠻王點頭道：「對！」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而現在他卻推翻前言，反承認是他殺的，你知道這是什麼原因麼？」

南蠻王道：「妳說！」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因爲他想救我，想贏取我的芳心，希望我嫁給他。」

南蠻王冷笑道：「妳這話不通，如果他想贏取妳的芳心，怎敢誣陷令師。」

第二代三花娘子輕嘆一聲道：「好吧，不管你信不信，我要先警告你，當你與他動手的時候，可要當心我的三朶花！」

南蠻王縱聲大笑，身形如電撲上戚明星，雙掌齊揚，猛抓戚明星面門！

戚明星一側身，橫劍掃出，施展的是蓬萊老人「漁翁撒網」！

南蠻王一見他劍招詭奇，無懈可擊，又吃一驚，但他反應甚快，抓出的雙掌立時中途變招，猛可往下一沉，人借反彈之力冲起三丈，竟然很乾淨俐落的避開了。

緊接着，他凌空下擊，右掌疾沉，拍向戚明星的頭上百會穴！

戚明星不料他竟能避過蓬萊老人的絕學，心中暗暗佩服，當下不敢怠慢，忙的一滑步，寶劍上揚，發出達摩神劍外三式的第一式「指天天開」！

這一招，正是攻擊懸空敵人最有效的一招！

那知南蠻王竟似已料到他有此一招，戚明星的「指天天開」剛剛發出，他已往外掠開尋丈，同時只見他右手一揚，原揷在腰上的長管烟桿忽然已在手中，再見他空中身形一旋，反手一式怪招，對準戚明星的頭額敲下！

身法巧妙，出招怪異，看樣子竟比天山飛狐强出不少！

戚明星對於他能够避開「漁翁撒網」和「指天天開」兩絕招至感驚奇，他一挫腰閃過對方的長管烟，寶劍再舉，第二次

發出了「指天天開」！

他要再試試，看他閃避剛才的「指天天開」是因運氣好抑或出於武功的高明？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劍光冲空而起之際——

「嗤！」

一聲衣裂輕响，空中的南蠻王腰間的衣帶立斷！

南蠻王大吃一驚，口中發出一聲怪叫，手中長管烟桿猛掄，整個人就在空中翻了一個筋斗，如電似的掠了出去。

戚明星頓時鬆了一口氣，心知他第一次之能避開「指天天開」純屬運氣好，於是胆氣立壯，飛身搶前，再發出了蓬萊老人的「漁翁撒網」！

南蠻王長管烟桿猛起猛沉，還是化解不了「漁翁撒網」，胸前衣襟又破了一個洞！

他不禁慌了手脚，一連縱開數丈，大喝道：「小子，你這兩招是跟誰學的？」

戚明星繼續揮劍進擊，一面朗笑道：「你很欣賞是不是？我再使一回，給你瞧瞧！」

話聲中，三度發出「漁翁撒網」！

南蠻王仔細的看他出招，但還是想不出破解之策，只得又往後倒縱，但他一退之後，倏地又直撲而上，長管烟桿「呼！」的直點而出，厲叱道：「小子，你也接老夫一招試試！」

他的長管烟桿，是用竹子製成的，長約兩尺，看雖不可怕，但出招之快，却如閃電！

戚明星自離開鯨魚島後，已是個胸懷滿腹絕學的青年奇人，他只一移步，便巳讓過對方的反擊，同時進劍反攻，與他鬥了起來。

雙方各出奇招，轉眼之間，百招巳過，南蠻王一些也沒佔到便宜。

這使他大爲驚奇，但他乃是稱霸南荒的一位武學大師，豈肯輸給一個後生晚輩，一看久戰不勝，兇性突然大發，猛可裂帛般長嘯一聲，怪招接連而出，長管烟桿勢如水蛇直向戚明星全身上下亂「轉」！

戚明星一時無法抵擋，只得連連向後倒退。

南蠻王這才搶到先機，當下絲毫不放鬆，步步進逼，攻勢淩厲至極。

又打了四五十招，戚明星巳漸摸出他長管烟桿的路數，於是開始反攻，也把大殺門最厲害的招式接連使出，中間加上海外三仙的絕招和達摩神劍外三式，於是又把對方的氣勢壓制下來。

南蠻王以前曾與海書郎交過手，對應付大殺門的劍法並不感困難，但對海外三仙和達摩神劍外三式却有莫可奈何之苦，氣得「哇哇」怪叫道：「小子，你到底有幾個師父，居然學來了這些稀奇古怪的招式！」

戚明星聽他問得可笑，不禁哈哈大笑道：「老怪物，你怕了麼？」

南蠻王大怒道：「放屁！」

長管烟桿陡地一攪，驀然「吐」出一道黃烟！

戚明星不防他的長管烟桿還有名堂，面上立被黃烟拂中，登時感到腦門發暈，大叫一聲，仰身栽倒下去。

原來南蠻王有三絕，一是功夫高，二是會施蠱，三是會用毒，他現在自長管烟桿中「吐」出的，是一種令人一聞便倒的毒烟，他本想維持身份不使用卑鄙手段，但因久戰不勝，情急之下，只好不顧名譽的施展出來了。

他本是個兇暴之人，一見戚明星中毒倒下，獰笑一聲，長管烟桿順勢而下，向戚明星心窩點了下去！

「南蠻王，你好不要臉！」

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發出了這一聲嬌叱之後，南蠻王陡地神色一呆，好像突然被人點了穴道似的，全身一下僵住了。

原來，他背上巳中了一朵銀色桃花！

它，深深的打入他背部的皮肉裏！

南蠻王僵呆了半晌後，突然鼻中發出「哼！」的一聲，打在他背上的那朵銀色桃花竟隨着他的一哼而「跳」出，掉落在地上！

他竟然運功將它震出，這種驚人的內功，可謂神奇絕倫，太不可思議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還不知他巳運功將背上的銀色桃花震落，她吃吃脆笑道：「南蠻王，我的那朵花見血封喉，這下你死定啦！」

南蠻王沉笑一聲道：「是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我數到三，你就非倒下不可——一——二——三——倒下！」

南蠻王沒有倒下。

他在她說話之際，迅速的探手入懷摸出一隻小木盒，自盒中取出一粒藥送入口中，然後閉目靜立着。

第二代三花娘子見他沒有倒下，頗感意外，道：「咦，你倒很硬朗——啊，我想起來了，你是用毒的大行家，自然不怕毒……」

南蠻王只閉目靜立了片刻，就睜開了眼睛，獰笑着向紅轎走去。

第二代三花娘子喝道：「再送你一朵花試試！」

轎簾微揚，一點銀星如電飛出，朝南蠻王的面門射去！

南蠻王右手一抬，竟以食中二指接住了打到的銀色桃花，然後往手心上一捏，那朵用銀子打成的桃花頓成粉末，由他指縫間流沙般的落下，他哈哈大笑道：「妳還有多少桃花，一齊打上來吧！」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好，再來一次！」

轎簾再揚。

南蠻王大笑道：「丫頭，這下妳黔驢技窮了吧！」

「吧」字甫出，右掌豎起一推，一股怒濤般勁風應手而出，向紅轎直捲過去！

「啊哎！」

一聲驚叫中，樹上忽然掉下一個老婦人來！

南蠻王推出的掌風，就整個捲上老婦人的身上，但老婦人，只被捲退數尺，即飄然站落地上！

來者非別，竟是剛才在路上的白髮老嫗！

南蠻王面色大變，怒吼道：「妳是何人？」

白髮老嫗沒有立刻回答，她整整衣裙

，掠掠頭髮，才帶着埋怨的神情白了他一眼，道：「眞是豈有此理，老身正在樹上好睡，却被你吵醒了，你們要打架，何不到空廣的地方去？」

南蠻王巳認出她是剛才在路上遇見的那個老太婆，他吃驚的注視她良久，忽然笑道：「啊，老夫想起來了，妳是獨孤婆婆吧？」

白髮老嫗側耳道：「說大聲一點，老身耳朵有毛病，聽不見！」

南蠻王臉色一沉道：「獨孤婆婆，妳少跟老夫來這一套！」

獨孤婆婆桀桀笑道：「這一套你不喜歡，那麼你喜歡那一套？」

南蠻王嘿嘿怪笑道：「幾年不見，妳的頭髮都白了，老夫差一點認不出來。」

獨孤婆婆笑道：「人老了，頭髮自然會變白，我看你也差不多了，再過幾年，你也免不了要白頭髮，不過老身的牙齒還不錯，還咬得動骨頭咧！」

南蠻王道：「咱們河水不犯井水，妳讓開吧！」

獨孤婆婆道：「過去咱們確是河水不犯井水，不過今天可犯上了。」

南蠻王道：「怎麼說？」

獨孤婆婆道：「老身一生最痛苦的就是睡眠不好，剛才好不容易在樹上睡着了，你却把老身吵醒，你說該當何罪？」

南蠻王冷冷一笑道：「看來今天妳是要管這檔閒事了，是不是？」

獨孤婆婆笑嘻嘻道：「正是，老身最看不慣以老欺少，你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居然要欺負兩個後生小輩，羞也不羞？」

南蠻王沉聲道：「老夫爲了報仇！」

獨孤婆婆道：「誰殺了你兒子？」

南蠻王道：「轎內那丫頭承認三花娘子殺了老夫之子，地上這小子，也承認殺了老夫之子，因此老夫要把他們兩個統統幹掉！」

獨孤婆婆笑道：「你有幾個兒子？」

南蠻王道：「一個。」

獨孤婆婆啐了他一口道：「你只有一個兒子，却要殺死兩個殺子仇人，你到底懂不懂數法！」

南蠻王惡笑道：「老夫寧可錯殺一百人，也決不放走一個！」

獨孤婆婆一哼道：「野蠻！」

南蠻王兇睛一瞪，道：「妳當眞要揷手？」

獨孤婆婆點點頭道：「是的，老身雖然不大喜歡三花娘子和海書郎，但却喜歡年青人，告訴你老怪物，老身巳收了不少乾兒子和乾女兒哩！」

南蠻王不耐煩地道：「你是不是巳經打定主意了？」

獨孤婆婆點頭道：「不錯。」

南蠻王道：「那麼，劃下道兒來！」

獨孤婆婆道：「老身不喜歡動手動脚，咱們來些新鮮玩意兒如何？」

南蠻王道：「好，妳要怎樣，老夫無不奉陪！」

獨孤婆婆笑了笑道：「老身早聽說你老怪物又會施蠱又會用毒，養蠱老身不會，用毒老身倒懂得一些，咱們來比賽吃毒藥如何？」

南蠻王一怔道：「吃毒藥？」

獨孤婆婆道：「是的，老身猜想你老怪物身上一定帶有不少毒藥，而老身也帶有一些，咱們就來比賽吃毒藥，你吃我的，我吃你的，看誰胃口好！」

南蠻王原是在南荒森林中長大的，對各種毒藥均極精通，而且巳練到百毒不侵的地步，故聽了獨孤婆婆的話，忍不住縱聲大笑道：「獨孤婆婆，妳莫非是活得不耐煩了？」

獨孤婆婆笑道：「是啊！老身當年一念之差，不肯嫁人，如今弄得老年無依無靠，自覺活在這世上巳無多大意思，因此想早死了的好！」

南蠻王突然席地坐下，自懷中取出一隻小盒子，說道：「好，妳也把毒藥拿出來！」

獨孤婆婆於是在他對面坐下，也自懷裏取出一個小瓷瓶，笑道：「咱們先講好，可不許服解藥！」

南蠻王道：「當然！」

獨孤婆婆拔開瓶塞，倒出一粒小東西，向他扔過去，道：「這是老身的毒藥，味道很不錯，你的呢？」

南蠻王接了她的毒藥後，亦自盒中取出一顆桂圓大小東西，丟給她笑道：「老夫這顆毒藥味道也不錯，妳一吃便知！」

獨孤婆婆接住他丟到的毒藥，仔細一看，不由桀桀怪笑，說道：「咦，這是桂圓嘛！」

南蠻王也把她的毒藥細加審視，面現啼笑皆非之色道：「哼，這是花生呀！」

獨孤婆婆笑道：「不錯，是花生米，老身就最愛吃花生米——咱們同時吃下去吧！」

南蠻王欣然道：「好啊！」

說着，把那一粒花生米丟入嘴裏，咀嚼起來。

獨孤婆婆也將他給的桂圓送入嘴裏，一面咀嚼，一面讚美道：「味道果然不錯呀……」

南蠻王咀嚼了幾下，覺得她給的毒藥的確是又香又脆的花生米，不禁面露狐疑道：「獨孤婆婆，妳在開老夫玩笑麼？」

獨孤婆婆一口將他給的「桂圓」吞下，翻翻白眼問道：「嗯？」

南蠻王道：「妳這毒藥，分明是花生米呀！」

獨孤婆婆道：「是花生米不錯呀！」

南蠻王將嚼碎的「花生米」吞下，暗暗運功將它凝聚於腹中，接着笑道：「還來麼？」

獨孤婆婆道：「當然，咱們繼續交換，一直到誰先吃死爲止！」

說罷，又丟給他一粒花生米。

南蠻王接住一看，失笑道：「怎麼又是花生米？」

獨孤婆婆笑道：「上開花，下結子，老少都愛吃，你不想多吃幾粒麼？」

南蠻王又自盒中取出一顆毒藥丟給他，道：「老夫讓妳換換口味，這是一顆酸梅！」

於是，兩人又各將彼此的毒藥吃下，結果仍然無事！

這時候，中毒的戚明星仍然躺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而春花秋月二婢對獨孤婆婆和南蠻王的比賽吃毒藥至爲驚奇，一直

看得目瞪口呆。

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却對戚明星的昏迷不醒很是關切，這時啓口脆聲道：「秋月，去看看戚相公！」

秋月應命趨至戚明星身邊蹲下，翻開他的眼皮瞧了瞧，說道：「沒事，這位戚明星相公死不了的。」

第二代三花娘子問道：「他中的什麼毒？」

秋月答道：「好像是迷魂香一類的東西。」

第二代三花娘道：「那麼，去找些水來把他救醒吧。」

秋月應了一聲，移步姍姍的往廟後走去。

不久，她拿着一條浸水的汗巾走回來，在戚明星的面上擰出水，流到戚明星面上，但是過了一會後，戚明星仍無反應，動都沒動一下。

秋月顰眉道：「咦，沒用呀！」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在他鼻孔搔幾下看看。」

秋月依言拔了一支細草，伸入戚明星的鼻孔搔了幾下——

「哈啾！」

戚明星果然打了個噴嚏！

秋月大喜道：「好了！好了！醒過來了！」

但是不，只是戚明星打出一個噴嚏後，仍處在昏迷之中，沒有醒過來。

秋月伸手搖搖他，喊道：「戚相公，你醒醒！」

戚明星仍無反應。

秋月嘖嘖稱奇道：「奇怪，人都會打噴嚏了，怎的還昏迷不醒？」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再搔！」

秋月再將細草伸入戚明星鼻孔——

「哈啾！」

又是一個噴嚏！

但是，情況如故，人會打噴嚏，却醒不來。

第二代三花娘子不禁輕嘆一聲道：「唉，老怪物的毒藥果然名不虛傳……」

這時，南蠻王和獨孤婆婆已交換了五次毒藥，前者每次給的毒藥都不相同，後者給的却都是花生米。

南蠻王滿以爲自己的毒藥可毒斃對方，這時見對方始終無事，心中暗暗驚奇，不禁稱讚道：「好個獨孤婆婆，妳果然不含糊！」

獨孤婆婆笑笑道：「你也不錯呀！」

南蠻王笑道：「看情形，咱們誰也毒不死誰，另換個玩意兒如何？」

獨孤婆婆道：「不，還是吃毒藥，一直吃到誰先倒斃爲止！」

南蠻王皺皺眉頭道：「妳的花生米老夫可吃膩了！」

獨孤婆婆笑笑道：「那麼，老身換另一種毒藥讓你嚐一嚐。」

說畢，倒出一顆大如櫻桃的銀色彈丸，扔給了他。

南蠻王接住了銀色彈丸，托在掌上左看右看忍不住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獨孤婆婆道：「毒藥！」

南蠻王自覺問的可笑，臉上一紅，當下張口把銀色彈丸丟入嘴裏，一面傲然說道：「告訴妳，天底下任何一種毒藥老夫都不——啊呀！」

他突然面色大變，好像吞下一顆火球似的，托的蹦跳起來，抱胸大叫數聲，接着一頓足，縱身疾起，急如喪家之犬，落荒的逃命去了！

獨孤婆婆哈哈大笑道：「老怪物，你若能不死，咱們下次再來比一比！」

南蠻王早已逃得沒了影子！

那春花秋月一見南蠻王慘敗而逃，大爲高興，拍手喝采道：「獨孤婆婆，妳眞厲害，居然把那老怪物鬥垮了！」

獨孤婆婆笑笑不語。

春花好奇的問道：「妳給他的是什麼毒藥，竟然那麼厲害？」

獨孤婆婆道：「那不是毒藥。」

春花一呆道：「不是毒藥？」

獨孤婆婆笑笑道：「他的確已練到百毒不侵的地步，毒藥是毒不死他的。」

春花緊接追問道：「那麼，那是什麼東西？」

獨孤婆婆道：「水銀。」

春花發怔道：「水銀？」

獨孤婆婆道：「不錯，那是水銀，有句話說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那老怪物內功很好，諒不致穿腸裂腹，但也够他受的了。」

秋月接口問道：「而您老人家怎不怕那老怪物的毒藥呢？」

獨孤婆婆笑道：「告訴妳一文不值，老身只不過預先服下一種可解百毒的解藥而已！」

秋月噗哧一笑道：「原來您老人家騙了他。」

獨孤婆婆道：「那老怪物功夫奇絕，老身雖不致敗給他，要想擊敗他却也不能，只好用計賺賺他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在轎中啓口道：「獨孤婆婆我該向妳致謝，說眞格，那老怪物眞難打發呢。」

獨孤婆婆收起小磁瓶，站了起來道：「不用謝，老身只不過愛管閒事罷了。」

她接着問道：「妳好像年紀很輕，甚麼時候繼承了令尊的衣鉢？」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晚輩承繼家師衣鉢才不過數月，不過拜她爲師却已有數年了。」

獨孤婆婆接着又問道：「令師哪裏去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家師去了南荒，原打算找南蠻王報仇，誰知南蠻王却反到了中原……」

獨孤婆婆道：「令師與老怪物有何仇恨？」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其實沒有仇恨，只因海大俠在南荒中了百花瘴毒，家師認爲南蠻王若非住在南荒，海大俠便不致於死，所以她恨透了南蠻王，要尋他的晦氣。」

獨孤婆婆笑道：「令師眞是天下第一痴女子，愛一個男人竟愛得如此發狂，老身對男人可全無好感，我勸妳不要學令師的樣，否則只有自討苦吃。」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老前輩說得極是，男人大都靠不住的。」

獨孤婆婆轉望地上的戚明星，問道：

「這個青年當眞是海書郎的繼承人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不錯。」

獨孤婆婆道：「老身看他倒不錯。」

第二代三花娘子幽幽一嘆道：「家師希望他……唉，不說也罷，您老能救醒他麼？」

獨孤婆婆道：「可以。」

說着，轉向戚明星走去。

第二代三花娘子忙道：「等一下！」

獨孤婆婆住足道：「怎麼樣？」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晚輩想來想去，覺得還是不再跟他見面的好，您老等我走了再救醒他吧。」

獨孤婆婆不解道：「你們之間有甚麼不對勁的事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家師一心希望能嫁給海大俠，這個希望落空之後，她竟把『希望』寄託在晚輩身上，也希望他能來攻轎娶晚輩爲妻，但是晚輩對此興趣不高，而他也一樣，男女之情不能勉强的，所以晚輩不想跟他多接近。」

獨孤婆婆點頭同意她的看法，道：「不錯，妳的見解比令師正確得多了，那麼妳去吧！」

第二代三花娘子於是下令抬轎，準備離去了。

獨孤婆婆忽似想起了甚麼，說道：「對了，老身已好久沒見到我那野丫頭，妳可曾聽到有關她的消息行踪？」

第二代三花娘子問道：「哪一個野丫頭？」

獨孤婆婆說道：「就是老身那個女徒呀！」

第二代三花娘子又問道：「令徒叫甚麼名字？」

獨孤婆婆道：「她叫做江湖浪女慕容燕。」

第二代三花娘子輕啊一聲道：「原來慕容燕是老前輩的高足，她的消息……有一個人知道……」

獨孤婆婆急問道：「誰？」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獨孤婆婆一瞥戚明星，訝然道：「他知道？」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他不僅知道，而且他與令徒關係極深呢！」

獨孤婆婆道：「怎麼說？」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據他自己說，令徒是他的未婚妻。」

獨孤婆婆大爲驚訝道：「甚麼？那野丫頭要嫁這個戚明星？這……是眞的？」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我想不假——好了，晚輩告辭了。」她在轎中敲了敲，那四個青年轎伕立刻抬着紅轎走上大路，快步而去……

獨孤婆婆又驚又喜的瞪視着戚明星，好像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歡喜，桀桀笑道：「這倒有趣，沒想到那野丫頭竟會被這個大殺門的繼承人看中！」

她急急忙忙的扔下雨傘，自懷內摸出另一個白色的小磁瓶，倒出一粒黃色藥丸塞入戚明星嘴裏，接着又拿出一塊薄荷在戚明星的鼻下擦了幾下，一面又自言自語道：「丫頭，爲師一向反對妳嫁人不過這次爲師不反對了，但是妳和此子既然定了名份，怎的不跟此子在一起呀？」

正說着，戚明星已悠悠甦醒。

獨孤婆婆見他醒來，咧嘴直笑，道：「戚明星，認得老身否？」

戚明星頭腦還沒完全清醒，視力也還有些糢糊，他眨眨眼睛，怔怔的問道：「你是誰？」

獨孤婆婆笑道：「你的丈母娘！」

戚明星呆呆地道：「甚麼？」

獨孤婆婆桀桀笑道：「你的岳母，泰水，丈母娘，媽媽！」

戚明星視力恢復了，陡地坐起，吃驚地道：「咦，您不是剛才在路上的那位大娘麼？」

獨孤婆婆笑道：「不錯呀！」

戚明星轉頭四顧，愕愕然道：「他們哪裏去了？」

獨孤婆婆道：「南蠻王被老身鬥垮逃命了，那位第二代三花娘子也走了。」

戚明星一聽她鬥垮了南蠻王，大爲驚奇，問道：「您……鬥垮了南蠻王？您是誰？」

獨孤婆婆笑瞇瞇道：「你的岳母，泰水，丈母娘，媽媽！」

戚明星面色發紅，苦笑笑道：「大娘別開玩笑，您到底是……」

獨孤婆婆道：「獨孤婆婆！」

戚明星驚啊道：「您是獨孤婆婆？」

獨孤婆婆點頭笑道：「不錯！」

戚明星又轉頭四顧，問道：「您說那位第二代三花娘子走了？」

獨孤婆婆見他不提慕容燕而只「關切」第二代三花娘子，登時老大不高興，道：「你要見她？」

戚明星說道：「正是，小可非見她不可！」

獨孤婆婆一指第二代三花娘子離去的方向，道：「她往那邊走了。」

戚明星一跳而起，拔步欲走。

獨孤婆婆一把抓住他的胳臂，冷笑道：「且慢，你找她幹麼？」

戚明星一掙不開，只得好言相求道：「大娘請放手，小可一定得跟她見面！」

獨孤婆婆冷冷一笑道：「她人在轎中，你如何跟她見面？」

戚明星脫口道：「如果她同意，小可願意攻轎，迫她出來！」

「然後娶她爲妻？」

「正是！」

「那麼，老身的徒弟怎麼辦？」

「啊，對了，您……您是慕容燕的師父！」

他如夢初醒，瞪大眼睛望着獨孤婆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獨孤婆婆臉色變得很難看，冷冷問道：「那位第二代三花娘子說老身那徒兒是你的未婚妻子，這是眞的麼？」

戚明星怔了半晌，才道：「是啊！」

獨孤婆婆道：「你曾說過要娶她？」

戚明星又點頭道：「是啊！」

獨孤婆婆道：「她答應嫁給你？」

戚明星再點頭道：「是啊！」

獨孤婆婆道：「那麼，老身先代她教訓你一頓！」

手一揚，「劈拍劈拍」的連賞了他四記清脆而响亮的耳光！（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偕智圓大師、晞雲禪師、玄通道長攀越危崖削壁，窺探黑龍會設在呂梁山區的秘密訓練場所，擬伺機予以摧毀，抵步後，李中元着兩僧一道隱身山嶺，由彼潛入谷中，要找化名燕燕的龍玲玲助予一臂，李中元找到龍玲玲，說出來意，龍玲玲也坦白說出她之潛伏黑龍會，並非爲了正義，而是奉了百旗會主之命而爲，她主要目的是要將那批受訓之士收爲己用，但她提出條件，如李中元能娶她爲妻，當不惜一切以助，李中元爲大義着想，毅然答允，臨行，龍玲玲又要求李與她共拜天地以証——

夫人施暗算　少俠陷牢籠

李中元男子大丈夫，千金一諾。毫不猶豫的一點頭道：「理當如此，有何不可。」

龍玲玲聞言之下，珍珠般的淚水。便像天河倒掛，奪眶而出，流滿了一面。

李中元與龍玲玲當天一拜之後，耳中廻蕩着龍玲玲一聲「夫君」的輕呼，別了龍玲，起初但覺酸，甜，苦，辣齊集心頭，說不出是什麼味道。

當他走了一程，翻上山峯，回首俯瞰「困龍愁」山谷時，但覺谷底一片黑沉沉的，有如九幽地獄，龍玲玲就因他而冒險犯難，從事一項艱亘的任務時，關懷之念，不覺油然而生。

他情不自禁的低聲輕呼着：「玲玲！玲玲……。」

驀地，他忽然心念一動，一震忖道：「她今天言談舉止大不尋常，我當時好笨，竟然毫無所覺……她到底安的是什麼心？……我該不該再回去詳細談一談？」

他忽然停下了身形，正待轉身之際，腦中馬上又轉念，忖道：「不，不能回去，她要眞有什麼打算，當時沒有說，回去問她更不回答了，唉，玲玲，不管你過去的爲人怎樣，也不管是我怎樣答應你的，現在我答應了你，你就是我的妻子，這次事成之後，我一定要好好的待你，替你洗盡一切屈辱……玲玲！玲玲……」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他似乎覺得自己的眼睛有點潤濕了，揮袖一嘆，堅毅的向另一邊下了山峯。

到得三老相候之處，只見附近樹木東倒西斜，枝殘葉落，一片零亂，分明在他離去之後，這裏發生了猛烈無比的拚鬥。

李中元身形疾飄而起，四週找了一下，那還有智圓大師，玄通道長，晞雲禪師三人踪影。

他劍眉倏地一揚，運氣吐勁，呼叫起來：「老前輩，老前輩，請即回聲！」

空山寂寂，他的呼聲，在空中飄盪了一下，立時便隨着山風而去。

他又不敢過於揚聲高呼，唯恐驚動了山那一邊「困龍愁」的人。

這時，已是將黎明，正是天地間最黑暗的時分，李中元縱然功力深厚，目能夜視，到底目力所及，不能如同白晝，他找了一陣，又呼喚了一陣，却是令人非常失望，他們三個人，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好像被空氣所吞沒了。

李中元長嘆了一聲，只有坐了下來，等待天明之後再說。

天已現出一道曙光，驅走了黑暗，但却帶來了一片濃霧，罩住了整個山頭，峭壁之下，更是翻翻滾滾一片雲海。

忽然，一陣低弱的呻吟聲，隨着山風傳了過來。

李中元精神一振，微一凝神諦聽，身形急射而出向着數十丈掠去。

掠出數十丈外，前面是一株枝葉茂密的華蓋大樹，那低弱的呻吟之聲，正斷斷續續的從樹中飄傳而出。

李中元這時已是面挾秋霜，口中發出一聲怒笑，立掌護胸，點足急射，猛撲而上。

撲到大樹之下，定神望去，只見智圓大師，晞雲禪師與玄通道長三人，都被反綁雙手，倒吊在樹葉之中。

智圓大師與玄通道長兀自聲色俱無，不知是死是活。

那低弱的呻吟聲，便是從晞雲禪師口中所發出，顯然，他也是剛剛恢復知覺，否則，李中元早就聞聲找到他們了。

李中元放下他們一探智圓大師與玄通道長兩人心口，幸好他們只是被人制住穴道，逆血冲心，昏了過去，並未送命。

李中元動手解了他們兩人穴道，幫助他們血氣歸竅之後，這才回頭照料晞雲禪師。

因爲晞雲禪師既然先自發出呻吟之聲，顯然他的情況要比智圓大師與玄通道長好得多，所以，他緩一步沒有關係。

晞雲禪師也是被制住了穴道，人却先恢復了部份神智。

李中元替晞雲禪師解了穴道，又替他推拿了一陣，晞雲禪師睜開雙目見是李中元，

便要開口說話。

李中元忙止住他道：「老前輩，你受傷不輕，先調息一陣，有話慢慢再說。」

晞雲禪師輕嘆一聲，依言閉目調息起來。

他們三人大約調息了個把時辰，傷勢雖然未能立時痊癒，但已是精神大振，次第收功而起。

晞雲禪師開口一句話，劈頭便問李中元道：「李檀樾，你沒有遭遇到什麼困難吧？」

李中元道：「晚輩很好，沒有遇到什麼意外，『困龍愁』內，一直平靜無波，老前輩你們又是……。」

當前三位僧道，可說都是一代高人，李中元話到口邊，意到而止，不好意思開口直問了。

晞雲禪師輕輕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道：「說來慚愧，就憑老衲我們三人的身手，竟然敵不過一個女人，不但敗在她手下，而且受此奇耻大辱，看來『困龍愁』實力强大，我們這次的來人，只怕力有未逮，難望成功了。」

李中元震惑地一楞道：「老前輩可是說，力敵你們三位的，只是一個婦道人家？」他眞有點不敢相信，他雖然聽得清清楚楚，還是忍不住又問了一句。

晞雲禪師點頭道：「老衲行道江湖數十年，前後與人交手，也不下五六十次，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厲害的對手，一上手我們的攻勢便完全被她封住，不上二十招便各中了她一掌，三打一沒走完三十招，就都落敗遭擒，你說那女人厲不厲害。」

李中元聽得心驚肉跳，半天，說不出話來，最後也只有搖頭一嘆道：「我們先回去再說吧！三位老前輩現在有能下崖之力？」

玄通道長接話道：「我想先利用所有繩索，沿索而下，省下體力，餘下一段峭壁，當能飛身而下了。」

智圓大師也自覺利用繩索之後，當無問題，於是，四人立時回轉峭壁之上，將所帶來的繩索連接一起，繫在樹上，由晞雲禪師當先下崖，安然飄落地面之後，玄通道長，智圓大師也次第安然落地。

李中元走在最後，他不能留下繩索被人發現，所以解下繩索之後，依然飄身而下。

李中元剛一飄身落地，猛然一轉頭，雙目精光陡射，向着一塊突出的山石望去，接着喝聲道：「什麼人？」

「是我！」忽見人影一閃，由那山石後面現身走出來一個身穿黑色衣裳的女子，直向他們立身之處，走了過來，停身在三四丈外，萬福欠身道：「家師有請你們四人。」

李中元回頭一問晞雲禪師道：「你們遇見的可是這個女子？」

晞雲禪師道：「不是她，那女子年紀不小，穿的也是一身黑色衣裳，可能就是她的師父。」

那女子不待問話，便自接口道：「那是家師叔！」

李中元劍眉一軒，冷笑一聲，道：「賢師徒欺人太甚，在下到要先見識見識你們師徒有什麼驚天動地之能，敢如此目空四海。」

那女子杏目圓睜，冷「哼！」一聲道：「你就是李中元了。」

李中元揚首道：「不錯，區區正是李中元。」

那女子「嗤！」的一聲，道：「聽說你仗着『翠谷』之中幾本武功秘笈，練了二三手功夫，四處招搖，自以爲了不起，今天你遇上本姑娘，那是你自討苦吃。」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姑娘，但願你的武功，能像你的口舌一樣厲害，請出手吧！」

那黑衣女子道：「又不是我要找你打架，你要找我打架，却又不敢動手了。」

李中元怒笑一聲，道：「姑娘說得好，那你就小心了。」

李中元心中實在氣惱，打了人家，這時又來請人家，不是明着把他們視同無物麼？是可忍，孰不可忍，李中元非先出口氣不可，話聲一落，他已欺身而上，舉手一掌，向那黑衣女子肩頭上拍去。

黑衣女子披唇一笑，滿面輕視之色，道：「來得好！」

竟然搖掌相迎準備硬接李中元一掌。

本來男女之間，天賦各別，按拳掌上的功夫力道，女子方面，總難練得和男子一般精純，如今這女子竟然大胆舉掌硬接，她要不是天生異禀，有足够的本錢，那一定是掌上功夫特別，出人意外。

李中元心中一動，暗忖道：「君子鬥藝不鬥氣，我就掌上勝得過她，又何必欺她婦人女子，萬一明佔上風，暗吃虧，那就更不合算了。」

兩掌卽將相接之際，李中元猛然撤掌而回，變式易位而攻。

黑衣女子掌力一空，口中冷笑了一聲道：「好一個狡獪的李中元……」話吐一半，縮掌旋身，讓開了李中元第二招。

李中元存心不與她硬打硬拚，行招變式意到而止，快如閃電疾風，交手之下，就是二十多招。

那黑衣女子端的了得，和李中元走了二十招，竟然絲毫不露敗象。

李中元暗自忖道：「徒弟如此了得，師父豈不更是厲害，我要再不能在三招兩式之下收拾她那就不用去見他師父了。」

心念電轉之下，李中元身形倏變，左手一招「關山明月」，似實還虛，右手同時施出一招擒拿絕學「暗影飄香」，手腕翻轉之間，乘虛穿隙而入，硬扣那黑衣女子腕脉。

這一擊迅奇兼具，果然不同凡响，只看得晞雲禪師等三人，無不暗中驚服。

那黑衣女子藝業不弱，可是在李中元這一招奇學猛襲之下，却失去了抵抗之力，心中一慌，已被李中元一把扣個正着。

李中元一招得手，心氣立平，也不爲已甚，微一抖手之下，便把那黑衣女子送出丈遠開外，冷喝一聲，道：「帶路！見你們師父去。」

那黑衣女子羞惱交集，恨恨的瞪了李中元一眼，一頓蓮足，轉身便走。

李中元當先走在那黑衣女子身後，晞雲禪師等三人一路隨行在後。

這時，李中元忽然傳來晞雲禪師的細語傳聲道：「李檀樾，這一下老衲看出門

道來了，那黑衣女子掌力怪異，你不與她對掌，大有道理，等下見了她師父之後，也別忘了小心爲上。」

少林高僧果然不凡，見多識廣，昨晚吃了虧，今天終於給他看出端倪。

這時，大家不便深談，隨着那黑衣女子，走了一程，最後穿過裂開的山縫，看那山縫僅容一人側身而過，但過了那條狹窄的山縫之後，却景物一開，另是一片天地。

這裏面原來另有一座隱谷，四週面積不大，約有千百丈大小，地形稍爲狹長，滿地生滿了高不及人的矮松。

但仔細看那矮松雖然長得不高，都是年代久遠的古松，盤枝曲體，各異其狀。

驀地，武當玄通道長驚「咦！」一聲，道：「這裏莫非就是世人所稱的『蚩尤窟』？」

那黑衣女子回頭望了他一眼，道：「看你這老兒不出，也知有『蚩尤窟』。」

穿過一片矮松之後，又過了一片矮竹，最後在一片矮古的梅林之中看到一棟矮房子，到得近前，才看出那棟矮房子並非眞的矮，原來除了屋頂之外，下面還有大半截，低於地底之下。

他們立身之間，就有列石級，伸入地下。

那黑衣女神色一肅，向內通禀道：「李中元等四人帶到，請示定奪。」

地底下冒出一個沙啞的聲音道：「帶他們下來吧！」聽那聲音雖然又沙又啞，但却字字清晰，入耳驚心，震人心弦。

拾級而下，進入屋內，這間屋子雖然一半在地下，其他方面，倒與一般屋子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客廳稍大而已。

客廳之內，已經坐了二人。

正中央上首，坐的是一位頭髮已然雪白如銀，但面如滿月的老婆婆，穿的是一件黑袍。

另外一位，也是一位女子，座位畧偏左下，是一位年在四五十旬的半老徐娘，也是一身黑色衣裳。

這時，晞雲禪師的話聲，又飄入李中元耳中道：「我們就是傷在旁坐那位婦人手下。」

李中元聞言之下，又特別多望了那女子一眼。

這時，那上座的白髮老婆婆冷冷的問道：「你這年輕人就是獲得『翠谷之秘』的李中元麼？」

李中元見她言詞無禮，像是問案似的，不覺心中有氣，冷冷的道：「不錯，在下就是今天『翠谷』之主。」

那老婆婆自已說話冷冰冰，可也容忍了李中元這種態度，上下打量了李中元一下，向帶他們進來的女子，一揮手道：「秋霞，給他一張椅子。」

那秋霞端過一張椅子，放在那老婆婆斜對面，道了一聲：「李大俠，坐！」口中竟是連一個「請」字也不會說。

四個人只搬來一張椅子，這算是甚麼待客之道，李中元望了一眼，正待說他們二句，那老婆婆已先說話道：「少林雲字輩和尚與武當玄字輩道士，在老婆子面前還沒有他們的座位，你坐吧！」多麼自大狂傲的口氣。

武當玄通道長跨步而上，稽首一禮，道：「小道武當玄通，請問老前輩可就是威名蓋九洲的于婆婆？」

那老婆婆臉色微微一動，道：「我老婆子幾十年未在江湖上走動了，你這小道士竟然一眼之下，認得出老婆子，難得難得！」

玄通道長轉向李中元道：「在于婆婆之前，確沒有貧道等人座位，李大俠你就不要客氣了，請坐吧！」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于老前輩靑眼相加，在下感激不盡，可是在下不能無禮，在三位老前輩之前，高據上座，盛情心領了。」

那秋霞在一旁，聽得冷喝一聲，道：「好一個給臉不要臉的小子……。」

于婆婆「啊！」了一聲，截口道：「給他們大家一個座位去！」

那秋霞搬過一條長板凳，在板凳上拍了一拍道：「三位將就着坐一坐吧！」

李中元不知于婆婆何人，這三位高僧高道可與李中元不同，知道這個老婆婆不好招惹，犯不着觸怒她，當下怡然一笑，謝了座。

李中元見三位有了座位，也就到此爲止，不作過份之舉，在一旁坐了下去。

于婆婆臉上忽然現出一抹笑容道：「李中元，你道老婆子爲甚麼把你找來？」

李中元道：「不知，有請明教。」

于婆婆笑了一笑道：「我想和你開誠佈公的談一談。」

李中元欠身道：「榮幸！榮幸！」

于婆婆笑容微微一歛道：「老實告訴你，老婆子原意準備下手將你除去，然後將『翠谷藏珍』統統接收過來，但經過一番觀察之後，老婆子覺得你倒是一個難得的人材，如果能够彼此携手合作，那是你我兩利之事，不知你意下如何？」

李中元暗暗一皺眉頭，忖道：「看玄通道長他們這般忍氣吞聲情形，可見這老婆婆是一位極其厲害的隱世老魔，且別性急，看她說些甚麼，再作計較。」心中打定主意，微微一笑道：「請老前輩把話說得明白點，好不好？」

于婆婆轉頭向那中年徐娘道：「小妹，還是你來說吧！」

于婆婆隨又指着那半老徐娘向李中元道：「這是我老婆子的小師妹，人稱『多寶夫人』的便是，你要知道些甚麼？她都可以告訴你。」

李中元座上一抱拳，道：「有請指教！」多寶夫人微微一笑道：「大俠不要客氣……！」她微微頓了一頓，道：「不知大俠對當前武林局勢有多少瞭解？」

這個題目太大了，李中元雖然發現了「黑龍會」，以及龍玲玲師徒別有用心，如說對武林局勢眞有所瞭解，那是自欺欺人之談了。

李中元頗有自知之明，知道人家能問出這種話來，必有所見，如果信口開河，以不知爲知，定必被人輕視，但也不能表現得毫無警覺性，當下微微一皺劍眉道：「就在下所知，當前該是羣雄四起，互爭雄長之局。」

多寶夫人點了一點頭，道：「當今羣雄之中，大俠以誰堪足與論？」

李中元道：「『黑龍會』準備有年，潛勢遍佈各地，氣候已成，人所難及……。」話聲未了，多寶夫人已是一笑截口道：「『黑龍會』麼？是一個虛腫胖子，全身都是病，不值一提。」

李中元想了一想，道：「『七殺島』如何？」

多寶夫人輕蔑的一笑道：「那就更不用提了。」

李中元道：「天毒谷，冷魂宮與七殺島齊名江湖，七殺島不足一提，天毒谷與冷魂宮自亦不在夫人眼下了。除此之外，在下想不出另外的人了。」

多寶夫人笑了一笑道：「大俠眞想不出另外的人了麼？」

李中元道：「在下實是不知。」

多寶夫人一指李中元道：「你自己如何？」

李中元一怔，道：「夫人是在和在下開玩笑了。」

多寶夫人回手再一指座上的于婆婆又道：「我們老姐姐又如何？」

李中元暗暗一笑，忖道：「這倒好，成了曹操煮酒論英雄的翻版！……」

念中，只聽多寶夫人接着又道：「我們老姐姐，玄功無敵，胸羅萬有，包藏宇宙之機，而大俠你，財雄敵國，年少有爲，正是奮發圖强之日，如果你我雙方能够携手合作，不難爲武林之中，開創一個新的局面，建立一個新的秩序，不知大俠有此豪情雄心否？」

李中元一笑道：「可惜的是在下沒有這份豪情雄心。」

多寶夫人望了玄通道長與晞雲禪師一眼，笑道：「大俠可是顧忌少林武當，不敢言志，這沒關係，我們可以殺之滅口，也可以留爲臂助……」

話聲一頓，忽然轉向玄通道長與晞雲禪師兩人寒着面色道：「你們是要死呢？還是要活？自己表明一下吧！」

晞雲禪師口宣佛號「阿彌陀佛」，道：「能活之下，自是不願死，非死不可之時，亦無意苟活。」

多寶夫人雙眉一剔道：「死和尙，少給我來這一套，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直接了當的說吧！」

晞雲禪師雙目一閉，不再作答。

多寶夫人冷笑了一聲，也沒立向晞雲禪師猛下殺手，冷目一注玄通道長，喝道：「臭道士，你怎樣說？」

玄通道長道：「夫人何必多問，武當與少林同進退。」

多寶夫人目光掃掠了智圓大師一眼，却沒有再問智圓大師的話，緩緩站起身來道：「你們三個人來領死吧！」

晞雲禪師目光一睜，三人同時站了起來。

李中元攔手喝聲道：「且慢！」

多寶夫人道：「他們三個人都是死心眼，何必與他們多費唇舌。殺了他們，我們好共商機密大計。」

李中元道：「夫人忘了一件事。」

多寶夫人道：「甚麼事？」

李中元道：「在下還沒答應與你們携手合作啦！夫人如是想用他們在在下面前顯露神功，那就不必多此一舉了。」

李中元最後一句話，顯然說中了多寶夫人心事，她暗暗一皺黛眉道：「你的意思是……？」

李中元道：「在下想親自領教領教夫人的神功絕學，然後再作最後的決定。」

多寶夫人一笑道：「你很自負，老身的拳掌可是很重啊！」

李中元道：「想和我合作創業的人很多，在下不得不愼重選擇。」

多寶夫人點頭道：「好，老身就給你開開眼吧！不過，你可放心大胆的出手，老身自有分寸，不會叫你受傷。」

李中元暗笑一聲，罵道：「好狂妄的口氣，等下你就要改口都來不及了。」微微一笑道：「在下可是末學後進，萬一收招不住，對夫人有失手時，夫人可得海涵見諒。」

多寶夫人哈哈一笑道：「你要眞有本事傷得了老身，那普天之下，你也少有敵手了。」

李中元四週一打量道：「我們就在這裏動手麼？」

多寶夫人道：「主隨客便，你大俠的意思呢？」

李中元道：「傷了于老前輩的傢俱，在下問心難安，還是到外面吧！」

多寶夫人莞爾一笑道：「大俠善於爲人設想，眞是最理想的合作人，好，我們到外面去，地方寬敞，大俠也好盡展所學。」說着，當先出了大廳，拾級而上，走上地面。

李中元緊隨在多寶夫人身後，晞雲禪師等人，又緊隨在李中元身後。

這時，李中元更乘機向晞雲禪師傳音相告道：「看來這位多寶夫人極是難門，三位請隨時準備脫逃，伺機而行。」

說話之間，都已走出地面，來到屋後，一片空地之後。

多寶夫人與李中元站定之後，忽然微微一笑道：「李大俠，你知不知道，老身道『多寶夫人』之稱的來因？」

李中元搖頭道：「在下孤陋寡聞，實是不知。」

多寶夫人笑了一笑道：「老身以善用暗器著稱於世，暗器之多，不計其數，舉手投足，皆可置敵於死地，因此號稱『多寶』……」

話聲未了，李中元微微一笑道：「多承相告，在下知道了。」

多寶夫人又道：「不過叫你看看老身的眞實功夫，你準備一下，先出手吧！」

李中元一抱拳道：「在下恭敬不如從命，接招！」

李中元也不客氣，出手就是一拳，而且這一拳勁道奇猛，拳勢未到，勁力已是襲體。

多寶夫人輕笑一聲，道：「看你不出，眞比他們三個人强得多。」

話聲出口，左掌突然一伸，疾向李中元來拳右腕之上抓去，出手迅如雷奔，手指已近李中元腕脈之處。

李中元不閃不避，口中道了聲：「來得好！」右手化拳爲抓，突然一翻，反扣多寶夫人腕脈。

多寶夫人手臂微微一縮，避開了李中元反手擒拏之勢，在微一縮手臂的同時，

五指一屈一彈，一道指力飛射而出，阻住了李中元的連環後手。

應變反擊，易守爲攻，快速如電光一閃，只看得晞雲禪師暗生驚駭，忖道：「雖說自己三人昨晚是中了她的暗算，敗於未能發揮所長，單看她這一招奇奧手法，果是身負絕技武功不凡。」

李中元被她一指點來，心頭一震，暗道：「此人武功果有過人之處。」一收丹田之氣，身子退後數尺。

兩人交手一接，雖然只是一招兩式，由於招術的詭奇變化，彼此心中都有了數，誰也不敢再存輕敵之心，各自相對而立，四目交投，岳站不動。

晞雲禪師與玄通道長都明白這是大風暴之前的暫時沉寂，雙方都在運集眞氣。只要一出手，攻勢定然凌厲無匹。

雙方相峙了片刻。多寶夫人忽然一笑道：「大俠，請看老身的。」突然欺身向前，右掌左指，運轉如飛，掌切李中元腰脅，指點李中元「玄機」要穴。

一攻之中，勢道不同但却各極其銳。

李中元朗嘯一聲，展開身手，點打挪騰，佯攻虛守，便與多寶夫人打成一團。

兩人越打越快，最後只見一團人影滾來滾去，已看不淸誰是誰了。

李中元自入翠谷，再自出道以來，可說所向無敵，手下沒有逢過百合之將，却不料這多寶夫人端的厲害，百招已過，猶是勝利難期。

那多寶夫人更不用說了，看她年紀不過四五十歲左右，其實眞實年齡，早已超過了六十，憑她將近一甲子的修爲，與一身出奇的手法，竟對李中元絲毫奈何不得，她心中的驚駭，可想而知。

兩人一陣急攻猛打之後，忽然又改變了打法，由快而慢，轉以內力眞氣相拚。

這樣又拚鬥了四五十招，雙方仍是半斤八兩，難分勝敗。



晞雲禪師，圓通大師及玄通道長正欲撲進門塲，多寶夫人已扣住李中元腕脈。

兩人心中都極明白，今日之戰，遇上了平生未遇之强敵，功力不相上下，招數各擅奇絕，這一戰鹿死誰手，誰也難以預料，彼此都沒有了勝人的信心。

同時，李中元另外又多了一份悔懊的心理，學到用時方恨少，現在才知道，自己還是不够，還要多多努力用功才是。

可是，悔懊改變不了當前之情勢，非想出辦法來打敗多寶夫人，難以自保。

其間，李中元也曾多次發出訊號，催促晞雲禪師他們速逃，詎料他們根本就不理會，又給李中元心理上加上一分負担。

李中元一面與多寶夫人拚鬥，一面暗忖破敵之策……。

驀地，李中元想起了一種尙未完全練好的厲害武功，顧不得，只好使出來試一試了。

正當他準備使出那種武功之際，詎料多寶夫人更比他快了一步，已經食言背信暗中施出了毒手。

李中元但覺陡然之間，多寶夫人似是換了一個人，不但內力猛增，而且手法也加快了不少，相形之下，却是步步趕不上她，而落告下風了。

這時，李中元還不知道自己已經中了多寶夫人暗算，只道多寶夫人功力猛增，却沒想到是自己的功力，在被暗算之後，打了折扣，而落居下風。

只因多寶夫人的那種暗器非常細小奇妙，能叫中了暗算的人而不自知。

李中元自己沒有自知之明，但旁觀者清，晞雲禪師眼見李中元忽然身手呆滯，便已知道是怎樣一回事了，當下猛喝一聲

，道：「女檀樾，你言而無信，又向李檀樾暗中下了手。」

接着，暗中知會玄通道長與智圓大師二人，三人齊身上步，向多寶夫人圍去。

要知，晞雲禪師他們三人，昨晚聯手合擊敗於多寶夫人手下之後，心中是一直不服不憤，而且也疑懷滿腹，梗梗於心，他們就不相信，憑他們三人之力，就算多寶夫人功力蓋世，他們縱然不敵，也不該敗得那樣慘，連三十招都沒走上。

當李中元與那秋霞交手時，他們已看出那秋霞運掌有異，再當見到多寶夫人，知道她是何許人之後，他們已是恍然大悟，知道了自己落敗的原因，原來是中了多寶夫人的暗算。

多寶夫人到底用什麼暗器，傷人之後能叫傷者毫不自覺，而又功力頓減，這是一個謎，沒有人知道，但這却是江湖上人人知道的事實，因此誰都畏忌多寶夫人三分。

晞雲禪師他們三人，齊身向前，欲待接應李中元，可是已經慢了一步，只見多寶夫人一聲輕笑，乘虛而入，五指一鈎，探手扣住了李中元腕脈。一旋一扭，便把李中元手臂反扣在身後，左手一落，同時又點了李中元一處穴道，喝聲道：「你們給老身站住。」

李中元已落入多寶夫人手中，晞雲禪師等人不敢妄動，齊聲一嘆，停住了前進之勢。

李中元冷笑一聲，道：「暗算於人，這算什麼本事，實難叫在下心服。」

多寶夫人乾笑一聲，道：「老身不要你心服。只要你合作聽話就行了。」

李中元「哼！」的一聲，峻聲道：「休想！」

多寶夫人一笑，說道：「咱們走着瞧吧！……」

話聲一頓，轉向晞雲禪師等人說道：「李大俠就留在這裏了，你們三位是自己識相呢？還是想動動手脚？」

這時，于婆婆正站在出路一方，這位于婆婆更是難惹，李中元又失手被擒，三人就是想動手，也只有自招其辱，當下相覷一皺眉頭，仍由晞雲禪師發言道：「貧僧等甘願束手就擒，在此奉陪李檀樾。」

多寶夫人輕喝一聲，道：「秋霞，去把『銀絲鎖鍊』取來。」

秋霞飄身過來，應聲道：「秋兒早就帶在身上了。」伸手取出一根銀光閃閃的小鍊子，握在手中，不足一把，兩指一捏，提起來約有五尺多長，一端有着兩個活扣。

秋霞先用兩個活扣扣在李中元脚腕之間，然後多寶夫人放開李中元腕脈，讓他雙手扣在前面，享有相當的活動範圍，扣好鎖鍊之後，多寶夫人伸手一掌，解開了李中元穴道，道：「老身給你三天的時間，你好好的去想一想，想好了告訴秋霞一聲，我們再從長計議。」

李中元冷笑了一聲，多寶夫人一揮手道：「把他們帶走！」

秋霞一推李中元道：「跟我來！」

把李中元他們送入一座山腹石室之內，那石室深入山腹二十多丈，前後經過七道鐵門，每道鐵門有一個老太婆看守，眞是嚴秘非常，挿翼難飛。

石室裏倒是打掃得相當乾淨，雖然沒有床鋪，但有四隻蒲團，可以供用。

室內備得有茶水，也有一盞壁燈，壁燈火光雖小，但對大家心理上，却有着光明在望的欣慰。

秋霞離去之後，室內就只剩下他們四個人了，李中元打量了一下石室四週，長長的噓了一口氣，道：「在下還是不明白，我剛才中了什麼暗算？」

晞雲禪師道：「你身體有無不適的感覺？」

李中元道：「沒有，我覺得一切都好得很。」

晞雲禪師微微一笑道：「你運功吐掌，在這石壁上，試一掌看看。」

李中元雙手被扣，並沒有綁在一起，仍有相當活動能力，聞言之下，一提丹田眞氣，力貫兩掌，同時落掌吐力，印在石壁之上。

只見一陣石粉飛揚，落下來一大片石粉，現出一雙深達四五分的掌印。

一掌落石，深入五分，這份掌力已是相當驚人的了，但，此時的李中元却是意外的一怔，愕然道：「只有四五分？」

舉掌再出，仍然還是只有四五分。

晞雲禪師道：「檀樾平時這樣一掌之力，能達若干深度？」

李中元道：「最少三寸以上。」

三寸與四五分之比，相差了十之七八，消長之間，何異天壤之別。

晞雲禪師輕輕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這就是檀樾你中了多寶夫人暗算的明證。」

李中元仍止不住迷惘的道：「在下一直很留心她，可是看不出她在什麼地方施了手脚。」

玄通道長接口道：「這就是多寶夫人之爲多寶夫人了，否則大家也不會對她談虎色變，視爲蛇蠍了。」

智圓大師嗟嘆一聲，道：「這多寶夫人二十多年以前，便已絕跡江湖，想不到她就隱居在這附近，成了小僧的近隣，而小僧竟然毫無所知，慚愧！慚愧！」

晞雲禪師道：「據傳聞，多寶夫人有一種奇絕暗器，施展出來，可以使對敵之人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功力頓減，至於她到底用的什麼暗器，却是無人說得出來，就拿貧僧等三人來說，分明也是中了她的暗算，不但當時無覺，而且現在的功力也恢復了原狀，想來實是令人難解。」

李中元雙目精光一閃道：「功力很快的就能恢復麼？」

晞雲禪師點頭道：「在我們的感覺是如此。」

李中元道了聲：「待在下運功試一試。」說着，雙目一垂，便靜心去慮，屏息凝神，運起功來。

晞雲禪師與玄通道長智圓大師三人，也因傷勢尚未全好，亟待調理，於是，各自靜坐，運功調息起來。

李中元經過一番調息之後，果然所有功力完全恢復了原來的水準，在調息過程之中，他曾經很仔細的檢查全身眞氣血液運行狀況，確然發現了有稍許異狀，可是那種異狀，很快的便因他功力的恢復，而

消失於無形，竟然察不出那異狀的眞正原因何在。

晞雲禪師等次第調息完畢，醒轉過來，晞雲禪師睜目之下，但見李中元愁眉苦臉，以爲他的功力沒有恢復，一驚問道：「李檀樾，你的功力恢復了沒有？」

李中元道：「功力倒是恢復了，同時，也發現了身體稍有異狀，只是苦思不得其解。」

晞雲禪師暗暗吁了一口氣，道：「檀樾功力恢復了就好，至於，那些問題，以後慢慢再研究吧，倒是，我們如今身陷囹圄，應先謀出圍之計才是。」

李中元不是沒有想到這一點，可是，關於身中暗算而竟不自知這一件事，更富誘惑力，因此心念被吸引住了，這時聞言之下，斂神一怔，肅然道：「老前輩說的是，不知老前輩有何高見？」

晞雲禪師道：「此地深處腹地，重門阻隔，要想恃仗功力闖出去，只怕希望很少，就算能够連闖重門，勢必驚動于婆婆與多寶夫人，結果仍是無法脫逃。因此貧僧想了半天，計無所出。」

李中元目光一掠玄通道長與智圓大師，他們兩人搖頭而已。

李中元一嘆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我想爲了消弭武林刼運，個人榮辱得失，不能過份計較了。」

晞雲禪師口宣佛號「阿彌陀佛」道：「檀樾可是準備與虎謀皮？」

李中元道：「虛虛實實，在下準備與他們虛與委蛇一番。」

晞雲禪師又是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佛門弟子，不善打誑語，應對之間，一切仰仗檀樾了。」

李中元道：「他們目標全在晚輩一人，老前輩等儘可潔身自處。料無妨碍。」

說話之間，甬道中傳來一陣脚步之聲，只見那位秋霞姑娘開門而入，單向李中元道：「李大俠，你的氣消了沒有？」

李中元道：「消了氣又怎樣？」

秋霞道：「如果李大俠已經消了氣，家師就請你過去談一談。」

李中元揮手道：「談就談吧！走！」

秋霞轉身帶着李中元出了石牢，來到大廳之中，廳中仍然只有于婆婆與多寶夫人兩人。

李中元一脚踏入廳中，于婆婆與多寶夫人竟然一改高傲態度，滿面帶笑，起座相迎。

顯然，因爲那一戰之下，他們除了尊敬他的財富之外，對他的眞實武功，也甚是敬重。

李中元就座之後，多寶夫人更是開口就朝他表示歉意道：「老身深爲剛才一時求勝心切，使用了暗器，表示歉意，並請大俠海涵一二。」

李中元一笑道：「夫人的暗器委實高明，在下越想越是敬服，也越想越是糊塗，至今更莫明其妙啦！」

多寶夫人笑盈盈的道：「雕虫小技，何足道哉。……只要大俠對暗器一道有興趣，我們將來何妨互相切磋。」

李中元欣然抱拳道：「在下先此道謝，以後定請夫人指教一二。」

多寶夫人點頭笑道：「指教不敢，老身定當知無不言。」

見面之下，一陣笑面接觸，彼此緩和了緊張的氣氛，多寶夫人乘機示惠，給了李中元一個甜頭。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在下現在就想請教夫人，夫人到底用的是什麼暗器，能使在下功力頓減，事前却毫無所知，事後又無從捉摸。」

多寶夫人微一猶豫之後，說道：「好，老身就告訴你，你是中了老身的『天漏針』……。」

一語未了，于婆婆截口道：「這些藝業切磋的問題，將來慢慢再談好了。」

多寶夫人一笑應聲道：「師姊說得是。我們還是先談正事吧。」

這是調味口的手法，兩人起承轉合，配合得非常成功。

李中元微微一笑，望着她們兩人沒有接話，那是存心看她們表演。

于婆婆笑笑道：「李大俠，我們剛才所談合作的事，你覺得我們所具備的條件如何？」

李中元道：「兩位老前輩身手無敵，自是最理想的合作人，不過在下想明白一點，我們所談的合作，是平等互惠呢？還是單方面的爲所欲爲？」

于婆婆道：「當然是彼此互惠，有福同享。」

李中元抬起手來，搖動着手上的手鍊，笑道：「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能談得到彼此互惠麼？」

多寶夫人歉然一笑道：「對不起，實在因爲你大俠功力太高了，我們不得不權宜相待，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條件談妥，你大俠就是我們自己人了，一切都可以改善。」

李中元冷嘲熱諷地一笑道：「夫人說的都是，在下是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在下但憑吩咐。」

于婆婆被他激得臉色微微一變，多寶夫人却是哈哈一笑，道：「大俠的是不凡，詞鋒一如你的武功，高明已極，不過我們是先小人後君子，一旦把話說開，你就會知道我們的眞正爲人。」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兩位請談談你們合作的條件吧！」

多寶夫人道：「我們的條件很簡單，只要你把『翠谷藏珍』交出來，作爲我們發展事業的基金。」

李中元說道：「你們對我有什麼好處呢？」

多寶夫人道：「你的好處可多啦！第一，你馬上就可以和老身齊肩並立，成爲于師姊手下第二副首領，第二，將來一統武林之後，除了于師姊坐鎭中樞之外，你與老身分領南北而治，你便是半個武林天下之主，第三，將來于師姊和老身百年之後，你是當然的繼承人，整個的武林天下都爲你一人所有了。你看，這對你是不是一本萬利的投資？」

李中元點了一點頭道：「聽來這倒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于婆婆一笑道：「你答應了。」

李中元道：「在下可攷慮答應，不過在下想知道我答應與你們合作後，是否就可此離開去辦我自己的事？」（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梟魅

單于紅·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偕夏秋心往見翁萬金，璧還三百萬両，取消園園的婚約，翁萬金表現得非常大方地依言照辦，君、夏二人對翁一改過去觀感，詎知在前往大威鏢局途中遇五大漢馳往翁府，君、夏恐翁府遭劫，躡踪前往，才揭發了翁萬金的人面獸心行爲，其時宓月桃與黑狠、林慶文押着黑蛟龍到來，原來黑蛟龍已供出一切，翁萬金聞報不敢出見，由彼勾結而來的五名無命人出來應付，宓月桃與左菁、黑狠與五無命人激鬥，君之楓與林慶文闖入翁萬金臥室，見翁與一裸女僵臥床上——

一天霾雲散　滿腔喜悅情

納悶着，君之楓和青鋒劍簡直要胆怯起來了——這，這會不會有詐啊？

忽然，君之楓發現床下躺着一個小葫蘆瓶，瓶口附近流散着好幾粒紅色的藥丸，當他上前去拾取之時，君之楓已大畧的明白是怎地一回事了，他把一顆藥丸遞給滿臉迷惘的青鋒劍：「林老前輩，可識得這玩意？」

送到鼻尖聞了聞，青鋒劍只覺一陣異香撲鼻，薰人欲醉，他震聲道：「這，這不是江湖上頂毒最辣的『穿腸丹』嗎？」

「倒眞看得開，一死了之，有魄力啊。」君之楓走近牀邊，俯視了一下，發現翁萬金業已氣絕身死！

彎身拾起綵被，青鋒劍將被子爲他們蓋上，他望着被翁萬金摟擁着的女人，臉上是一片痛苦之色，而且有過猛烈掙扎的現象：歎了一聲，青鋒劍搖頭道：「自己作孽，自已死了也吧，何苦再拖人呢？」

「別人是醉臥美人膝，他閣下却是死賴美人懷，眞個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啊。」君之楓瞇着眼道。

頗有感觸似的太息一聲，青鋒劍喃喃道：「萬惡淫爲首，不是嗎？」

說畢又是一聲長歎，方與君之楓離開臥房……

出門，却見夏秋心仍留在廳上，君之楓上前去，發現她兩頰嫣紅，一副羞澀之態，君之楓見青鋒劍業已大步跨出閣門，便附着夏秋心耳畔低笑道：「妳怎還留在這？莫非也想一覽旖旎春光……哎喲！」

話未完，夏秋心已狠狠的擰住了君之楓的耳朵，杏眸圓睜，怒道：「你再說，老娘便叫你成了獨耳龍，你相信麼？」

痛得齜牙咧嘴，君之楓忙道：「相信，相信……」

這才恨恨的鬆手，夏秋心怒氣未息的瞪着眼：「怎沒聽到聲响，沒殺他麼？」

揉着被擰紅的耳朵，君之楓苦着臉道：「他業已自己超渡他自己了。」

「自殺了？」一怔，夏秋心旋卽道：「也好，活得骯髒，死得乾淨！還算有那麼一點點種兒。」

一邊說着，一邊掏出一個小木匣，夏

秋心聳了聳肩，感觸似的嬌歎一聲，道：「翁爺，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印證了這句話啊。」

隨手將那裝着「龍鳳吟」夜明珠的小木匣子拋進臥房。此時，君之楓和夏秋心不期然的想起在半個時辰以前，他們還被翁萬金那滿口仁義道德，一臉儼然君子所動感……

「翁爺，說你人面獸心，可一點也不爲過哪。」攬着夏秋心的腰肢，君之楓臨走時，回望了一眼，不自覺的道。

一路沉默着，走到迴廊下，夏秋心忽仰首道：「楓，這個教訓給我一個啓示，我覺得我突然長大了很多，人是不能輕易相信的啊，你說是麼？」

笑着點頭，君之楓道：「本來就是嘛，人雖然是世上最美的東西，但也是最醜的東西，往往一個人一念之差，便由最美成了最醜，當然不能輕易信任別人了。」

忽然停住，夏秋心盯着君之楓道：「這麼說，你口口聲聲的說愛我，我也不能相信你了……」

猛一楞，君之楓大眼瞪小眼的呆傻住了，一時間，他却無言以答……

抿嘴輕笑，夏秋心嬌媚的瞟了他一眼：「瞧你這模樣，當眞和翁爺口蜜腹劍一樣了。」

瞪了她一眼，君之楓啼笑皆非道：「丫頭，別這般作弄人啊，當心雷神爺，雷神婆有一天敲到妳頭上來。」

兩人打情罵俏着，忽然已來到前院。剛邁上院階，耳中便聽到一聲幽然悽厲，令人毛骨悚然，頭皮發麻的號嘷聲，

但只見黑狼那隻利斧已砍進了崔大的腦瓜子！

君之楓和夏秋心連忙提氣進庭院，但見「無命人」全被解決了，眞成了無命啦！一段沉寃，一場血鬥，業已清白，業已結束了矣！

× ×

已是兩更天。

但通往「廣龐山」的道路上却急馳着兩騎。

通往廣龐山？那一定是君之楓和夏秋心了。

是的，君之楓出了翁府，婉拒「青鋒劍」林慶文的延請致謝，辭了衆人，便偕夏秋心連夜出城，奔向家門……

路上，兩人沉默着，埋頭趕路。

在江湖上闖跳了整整四年，頭尾五個年頭啦，這是君之楓第二次返家。第一次在前半年，夏秋心受到「天九幇」的追殺，身受重傷，幸君之楓救了她，而把她帶返家裏，讓他的母親「回春仙子」醫治。這一次，他當然不是回來治傷的，而是帶着「九指魔」的首級「交帳」，最主要的，還是要衝破他和夏秋心之間的障礙——向母親爭取「婚姻自主權」！

君之楓業已決定全面「攤牌」了，他覺得自己決不能辜負夏秋心，還有朱愛君兩人的愛。

夏秋心此刻心靈的感受是很微妙的，她本來不想來的，但君之楓堅持要她一道走，爲了不拂箇郎心意，也就勉爲其難的成行。她的感受是憂喜參半。喜的是，君之楓貞堅的愛情，憂的是，怕君母無情的粉碎了他倆的美夢，她更担心君之楓母子反目，弄壞了親情……

很快的，來到了廣龐山脚下。由於山勢頗陡，而且崎嶇的山路不適於行，君之楓和夏秋心遂下馬，執轡而行……

兩人依然緘默着。

只有山風吹動枯林的聲響，以及零落而清脆的馬蹄聲，另外，偶爾的有幾聲馬嘶聲……

逐漸的，山風愈來愈大，隱隱的使人有股冷意。

靠近前去，君之楓溫柔的環住夏秋心的香肩，柔聲道：「秋，冷不？」

夏秋心微搖螓首，遞了一個嫵媚蜜意的微笑……——

溫情的淺笑着，君之楓輕聲又道：「緊張麼？」

美眸盼顧，夏秋心朝他點點頭：「而且……害怕。」

「害怕？」輕笑起來了，君之楓睨着她道：「妳也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了，怎忽地胆小起來啦？」

夏秋心以憂慮的口吻說：「我怕萬一令堂不答應……」

一撇嘴，君之楓打斷了她的話：「別杞人憂天了，虎毒不食子，何況我的母親就我這麼一個寶貝兒子，她老人家最愛我不過了，而我和她要求的事情又不是大逆不道之事，不會的，她老人家決不會不答應的！」一頓，接着又道：「再說，家母一向開明得很，從前我還小，她難免要咕嘀我的婚姻，我已是二十出頭的大男人啦，而且在江湖上閱歷了這麼多，她老人家應該相信我已有自主的能力了……」

摟緊了一下夏秋心，君之楓意猶未竟的又道：「秋，還記得上次妳在我家療傷了十幾天嗎？那段日子，妳和我一家人處得相當融洽，家母對妳的處世爲人，曾在我的面前，不止一次的讚美妳，既然她老人家對妳有這般好印象，妳還有，好操心的呢？」

美眸微瞇，夏秋心抬脚踢碎了一塊小石子幽幽道：「但願如此，可是假若令堂並不在我們所祈望之內答應，楓，我求你，別和她老人家爭，別和她老人家吵，好麼？」

臉色陰晦了下來，君之楓低垂着頭。

仰望着穹蒼一顆孤伶伶的寒星，夏秋心扯緊着披風。不覺然一聲輕嘆：「其實，我是多麼期盼你去爭，去吵啊，我曾經好幾次這般自私的想，但人總不能將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我更不能讓你爲了我，而可能成了萬人鄙棄的不孝子，逆子！」

一頓，夏秋心忽地停了下來……「怎麼了？秋。」君之楓微感訝異。

俏臉上一陣湛然，夏秋心露着如編貝的潔齒，輕咬着紅嫣的下唇，似乎下了很大的決心，她凝聲道：「楓，不管怎樣，你得答應我，當你和顏悅色的去徵求令堂，而得不到首肯之時，你萬不能忤逆她老人家否則……否則我現在就掉頭離開！」

灼灼的凝睇着她，君之楓微搖着頭道：「不會的，我當然不會和家母去爭和吵，但我會求她的，秋，請妳別再這般多慮好麼？否則我這好不容易鼓足的勇氣，都

要叫妳一個人洩氣光了！」

帶着歉意笑了，夏秋心蠕蠕嘴：「楓，對不起，我實在不是有意澆你冷水，我，我只是不願你存着非達目的不可的念頭，增加你心理上的負担而已……」

攬着她的腰肢繼續趕路，君之楓道：「秋，我還忘了告訴妳，家父和我素來是『站在同一條線上』的，要是家母不答應，我就頂他老人家出來……」

掩嘴輕笑，夏秋心截口道：「我看是沒多大作用，令尊是個標準的『懼內』，不是麼？」

「妳也看出了？」君之楓跟着低笑起來：「其實他也不盡然是懼怕家母，他只是有一個很好涵養的人吧了。」

「甚麼好涵養？」夏秋心大感興趣。

君之楓徐徐道：「那就是——好男不與女鬥。」

話落，兩人不約而同的輕笑起來……

就這麼有說有笑的，不覺已快到了家門口，當君之楓和夏秋心邁上那條五尺寬，全用大理石砌鋪成的，直通到一座精緻樓閣的甬道上之時，忽然心頭起了微微的緊張……

「楓，我看……」夏秋心止步不前，揪住君之楓的袍袖，怯聲道：「楓，我，你就別提算了，反正，反正我不在乎禮教上的名份，我們雖沒有正式完婚，但是我們也可以長相廝守啊……」

「瞧，瞧，又來了！」一邊瞪眼，一邊強拖着她走，君之楓沒好氣道：「我已够緊張的啦，妳丫頭不帮我打打氣吧，怎老帮我漏氣呢？眞是！」

到了門口，君之楓在鞍頭上解下盛着「九指魔」首級的木盒子，夏秋心則彎着嬌軀，于馬腹下的囊袋裏取了幾包包裝齊整禮物模樣的東西……

壯壯胆似的咳了一聲，君之楓遂舉手在門扉擂下，一邊叫着：「爹，娘，小香，開上門哪，楓兒回來啦！」

二三更天裏，正是人家熟睡的時刻，君之楓當然不能立刻便叫開門，當他再叫了兩聲，擂了幾下門，方才見到裏頭亮起燈火，而且傳來一聲含着驚訝和有睡意，但却嬌滴悅耳的聲音。

「誰，誰呀？」

「是我吶，小香！」一聽聲音是君春香，君之楓心頭湧上一股說不出的興奮。

「噢！是哥哥？爹！娘！快起來呀，哥哥回來了哪！」那嬌囔着的聲音業已睡意全消，而且貫滿了出奇的喜悅，很快的門扉開啓，現出了一臉驚喜歡愉的君春香：「哥哥，你回來了……噢，夏姐姐，你也回來啦，快，快進來啊，爹娘他老人家想死你們了！」

一股迫不及待的親情充滿了君之楓的整個意識，他三腳併做兩步，連跑帶衝的衝進屋裏，口中連聲呼着：「爹，娘，楓兒回來了哪！」

這時候，廂房裏頭也疾步走出兩位老者——「擘天神龍」君子豪夫婦，當然，也正是君之楓的雙親。在他們惺忪的睡臉上，自也有濃深的欣喜，愉悅，兩老爭先恐後上前去拉君之楓的手，摸他的頭……

這使君之楓有些兒蹩扭，他訕訕道：「爹，娘，怎麼？不認得孩兒了？」

呵呵笑着，君子豪到底是知子莫若父，他拿開「回春仙子」正在輕撫君之楓衣襟的手，哼聲道：「我說老婆子啊，人家楓兒已是高高大大的男人家啦，妳怎還把他當成乳臭未乾的小鬼一樣，一回來就摸頭拉手的，你看楓兒忸成這樣子，眞要不長進了。」

瞪了他一眼，回春仙子氣呼呼道：「喲，老頭子，你可是惡人先告狀啊，你自個還不是一樣？」

君子豪嘿嘿笑着：「我，我是太高興，情不自禁啊……」

「笑話！」君母哼聲道：「兒子又不是你老鬼一個人的，難道我這做娘的心頭的高興，會少你半分？」

一見兩老又喋喋不休了，君之楓連忙輕聲笑道：「爹娘，楓兒還有個客人一同來呢。」

「在那呀？」連忙停止鬥嘴，君母向外頭張望。

朝君之楓神秘的笑笑，君父低聲道：「不用說，一定是你上次一同回家來的夏姑娘了，對不？」

正說着，君春香已帮着夏秋心捧着包裹進來，君之楓連忙跨步前去，接過她懷裏的大包小包，朝君子豪夫婦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禮，夏秋心恭謹道：「伯父，伯母，小女子又來叨擾您了。」

君母上前去扶起她，笑咪咪道：「夏姑娘，很高興妳再次光臨寒舍。」

君子豪溫文慈藹道：「夏姑娘，連夜趕路想必很累了，請坐，請坐。」

將包裹放到桌上，君之楓含笑道：「爹，娘，這些東西是夏姑娘特意帶來孝敬您兩位老人家的……」

笑瞇了眼，君母挽着夏秋心：「孩子，妳來看我們，已經是令人很高興了，何必再破費？下次可不能這樣呢。」

温柔淺笑，夏秋心小心翼翼的將君母扶坐椅上，端莊道：「這點點東西，不成敬意，還望伯父伯母兩位老人家喜歡。」

這時，君春香上前來拉着夏秋心的手，親暱道：「夏姊姊，我呢，難道把我忘了？」

「小香，妳是越大越不懂事，叫夏姐姐笑話了。」君母瞪了她一眼。

「有甚關係嘛。」噘着櫻桃小嘴，君春香睨了君之楓一眼：「反正夏姐姐遲早就是我的嫂子了，我這做小姑的向嫂子要禮物，也不到那兒去呀！」

話一落，直叫大家楞住了！夏秋心更是做夢也想不到君春香這麼一記，只見她連忙低下頭去，一張粉臉兒已紅到頸子上去了，她羞赧的撫弄着衣角……眞的，說她有多難爲情就有多難爲情……

君之楓乃男人家，當然沒有好羞澀的，只是他也料不到君春香會劈頭來這麼一句，一時也叫他說不上話來……

君子豪夫婦倆一時也呆怔着……

「怎麼啦？」疑惑的眨着眼簾兒，君春香環視了大家一眼，怯怯道：「我又那不對了？」

輕咳一聲，還是君之楓打破了這令人頗爲尷尬的氣氛，他將包裹全塞到君春香的懷裏，笑着道：「當然有妳的份啦，誰大胆敢忘記妳這人王爺子，喏？都在這兒

，拿下去吧……哦，順便帶夏姊姊到裏面去洗漱……」

君子豪也連忙接腔道：「小香，妳哥哥說的是，快進去燒幾道菜，妳哥哥和夏姐姐一定也肚子餓了。」

一頓，轉向仍粉頸低垂的夏秋心：「夏姑娘，妳也不是生人了，別客氣，也別拘束，就當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樣，快請進去歇息歇息。」

俟君春香陪着夏秋心下去之後，君之楓這才如釋重負的吐了一口氣，不過他突然又覺得高興起來，這也好，反正這檔子事他早慢要說的，現在君春香帮自己說了，這不挺好的麼？

果然不錯，君母已「追究」了：「楓兒，上次你回來對我說夏姑娘只是你的朋友，當時你說得很認眞，娘也就相信你了，現在呢？」

步到茶几去，君之楓倒了一杯冷茶給他父親，然後也爲他母親端上一杯，最後再替自己斟上一杯，這空檔，他已想好了措詞。

呷了一口茶，君之楓正想開腔，不想他父親君子豪業已先開口：「老婆子，妳已是半百年紀啦，難道妳看不出一對年輕人，尤其是我們的兒子和曾在我們這住過十來天的夏姑娘，難道妳眞看不出來他倆在深深相愛着？」

「不會的，不會的。」回春仙子驚慌似的站起來，她捉着君之楓看：「這不會是眞的，我們的孩子一向是極端孝順的，他從來沒騙過我，楓兒，告訴娘，你眞愛上夏姑娘麼？」

畏怯着，君之楓突然慌了起來，他原本的勇氣，一忽然的不知跑那兒去了！蠕着嘴，搓着手，君之楓侷促不安的望向他的父親——

當他接到他父親那眼中的鼓勵之時，他不覺的一振，一挺胸膛，道：「是的，娘，孩兒愛她！」

說完，君之楓忽又驚慌起來了，他發覺自己這般忤逆母親，實在不應該，他忐忑不安着，畏縮着的垂下頭去，低聲說道：「娘，……孩兒沒有聽從您的話，孩兒是該死……」

誰知，君母却一點也不動怒，反微笑着道：「好，孩子，敢做敢當，你算得上是個大男人了！」

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君之楓吃驚的，也是興奮的猛抬起頭來：「娘，您不反對？」

坐回椅上，君母輕啜了一口茶，和顏溫色道：「個子長得比你爺還高大，娘已不把你當小孩子看了，怎會反對？孩子，你放心，夏姑娘在咱這住過十幾天，娘對她已有很深刻的了解，娘喜歡她，中意她做我的兒媳婦，孩子你的眼光不差……」

君之楓興奮得過度——業已迷惑了。

「就算娘不屬意她做媳婦，娘也不會反對的。不是麼？孩子，你向來是叫娘百依百順，决不敢有半分的揪違，於今敢當着娘的面前說愛她，是見你愛她之深，娘非狠心之人，决不會棒打鴛鴦，拆散你們倆。」君母說着。

絕大而明顯的喜悅，在君之楓的臉上昂漾着，他高興得有些不知所措：「娘，謝，謝謝您……」

「孩子，坐到娘的身邊來。」慈祥的招着手，君母柔聲說道：「娘講個故事給你聽聽。」

依言坐下，君之楓疑惑道：「娘，什麼故事？」

君母微笑着說道：「楓兒，你一定很奇怪，娘爲什麼在你要闖盪江湖的時候，再三的叮嚀囑你，不可愛上別的女人，是麼？」

「是的，孩子一直深深的奇怪着。」君之楓領首道。

「老伴，還是由我來說吧。」一旁的君子豪忽坐前來，似有無限感慨的嘆了聲，才又接着道：「楓兒，這是在你還未出世以前發生的故事——二十一年了，有一個男人，他先後愛上兩個女人，而且也都和她們成親。婚後的初期，彼此都很恩愛，融洽，不想不滿一年，那兩個女人却有了齟齬摩擦，那後娶，也就是偏房的女人，忽懷着三四個月的身孕，不告而別，音信杳茫，至今仍無下落……」

如兜了一盤霧水，君之楓吶吶道：「爹，您爲什麼說這個故事？」

苦澀的一笑，君子豪沙音道：「孩子，那故事中的男人便是爹……」

大吃一驚，君之楓當場楞住！

「孩子，原諒爹一直瞞着你，因爲你還小，所以也就沒告訴你。」太息一聲，君子豪臉上一陣黯然：「現在你業已有成家的能力了，爹是不能瞞你一輩子的，你應當知道你有個二娘，而且有一個弟弟或妹妹……」

瞠兀了半晌，良久，君之楓迷惘道：「爹，孩兒是不是也可以知道二娘爲什麼要離家出走，離開我們呢？」

瞇着眼，君子豪苦笑了一下，道：「這一下子也不好說，不過孩子你已經是大人啦，有兩個字你應該懂的——爭寵！」

「爭寵？」君之楓低唸了一聲。

「你二娘性格强癖，不能容忍，老是要和你娘起摩擦。」君子豪半閉着眼，彷彿墜入了往日的回憶深淵：「有一次，爹實在看不過去，也就呵叱了她一頓，不料她就此一去不回……哦，於今已是整整二十一個年頭了，好快呵……」

「原來，原來我還有個二娘……」低喃着，君之楓旋抬眼道：「爹，您從來沒去找過她麼？」

搖搖頭，君子豪默不作聲……

君之楓忽若有所悟，轉向君母道：「娘，由於這個緣故，所以您一直不希望孩兒娶偏納妾是麼？」

君母點頭道：「是的，這是我們上一代的悲劇，做父母的總不希望你們下一代再發生，不是麼？」

君之楓仍有些迷惑：「可是，娘您怎又答應了呢？」

凄凄一笑，君子豪道：「這只是爹和你娘的希望而已，並不能强迫你，否則就成了爹因噎，而你却廢食了，不是麼，何況，天底下三妻四妾生活圓滿的人多的是，悲劇也不見得會發生在你們身上啊，對不？」

君母接着道：「其實，楓兒你若能娶得十妻八妾，只要你養得活她們，爲娘的

萬無反對之理，而娘之所以故意不准你娶偏納妾，無非要你心理上有個準備，前車之鑑，萬勿覆蹈，尤其對『齊家之道』要更下一層功夫去硏悟吧了。」

「娘原來恁般用心良苦！」哦了聲，君之楓隨卽恭謹道：「孩兒謹記母訓。」

轉首望向父親，君之楓發現他一臉唏噓之色，有往事滿腹不堪回首之狀，有些迷惑的，君之楓低聲道：「爹，二娘不過是一時之氣而至出走，爹爲什麼不去接二娘回來呢？」

淡淡一笑——帶着苦味兒，君子豪却岔開話題道：「孩子，你大叔之仇可報了麼？」

「啊，爹，孩兒業已完成了這件事。」君之楓連忙起身至一小几上將木盒帶前來：「只因小香扯開了方才的話題，倒將這要緊事擱到後頭了。」

他將包紮着絲索和布巾解開來，掀開盒蓋，冲起一股濃厚的藥味——那自然是防腐藥了，只見木盒裏頭，「九指魔」的首級依然完好，栩栩如生，一點兒也沒潰爛……

君子豪夫婦端詳了一陣，蓋上盒蓋，君子豪仰首激動喃道：「好，孩子，辛苦你了，總算你大叔可以瞑目了……」

蠕了蠕嘴，君之楓問道：「爹，是不是現在就奠祭大叔英靈？」

回春仙子上前道：「不，三牲祭醴都還沒準備，況且，也沒讓小香知道她的身世呢。孩子，趕明兒你下山去購買猪羊，娘將事實告訴小香之後，再奠祭不遲。」

沉吟了一下，君之楓輕聲道：「娘，孩兒有句話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向您說。」

「傻孩子。」君母笑說着：「母子之間，有什麼話不能說的？」

「娘，是這樣的。」君之楓謹愼的措辭着：「小香十幾年來一直都不知道她自己的身世，於今一旦將實情告訴她，這顯然是一種打擊，恐怕她受不了……」

點點頭，君母正色接着道：「這爲娘的省得，在話辭上，娘將會很愼重，很有技巧的，盡量減少小香有突如其來的驚嚇感覺……」

「娘，另外就是……」話落一半，君之楓却遲遲不開口。

微一皺眉，君母輕聲問：「孩子，還有什麼事？怎不說了？」

「知子莫若父，孩子，爹代你說吧。」一旁的君子豪忽笑吟吟道：「楓兒，你是不是担心小香知道實情後，不願和你結爲伴侶？」

臉頰微燙，君之楓訕訕的點了下頭。

「傻孩子。」君母笑了：「你操着這份心是多餘的，你們從小一塊兒長大，青梅竹馬，好得不得了，小香怎會不喜歡你呢？」

「娘，話不能這麼說。」君之楓搖搖頭：「小香和我只是兄妹之情，談不上別的，如果娘貿然的將我倆『送做堆』，這似乎……」

君母截口道：「你不喜歡小香？」

「不，不。」君之楓連忙道：「楓兒不是這個意思……」

君母道：「小香是我一手帶大的，愛如己出，娘是希望她永遠留在身邊，做我們君家的媳婦……」一頓，灼灼凝眼：「楓兒，娘是過來人，自然知道婚姻之事是不能勉强的，要是你不喜歡小香，娘自然不會爲難你。」

君之楓連忙張口道：「娘，小香乖巧伶俐，聰穎過人，而且我和她相處了整整要二十年了，人孰無情，楓兒絕無不喜歡她的道理，只是，只是孩兒怕小香不見得喜歡……」

不等他說完，君母業已截嘴道：「娘不說過麼？小香一定會答應嫁給你的。」

有些面紅耳赤，搓了搓手，君之楓道：「這很難說，小香一直把我當做她的親兄長，娘一旦要她和我成親，就算小香願意，這，這難免使人有些難堪，尷尬和蹩扭的感覺……」

君母有些迷惑：「孩子，娘不懂你的意思。」

朗聲一笑，君子豪道：「老伴，看來十幾年的山居日子使妳糊塗了，怎恁地不了解現在年輕人的心理啊，孩子的意思是不喜歡咱老傢伙出面，使他們年輕人有被逼迫的感覺……」

哦了一聲，回春仙子恍然道：「噢，我知道了。楓兒，你是說不要娘向小香說明將你倆『送做堆』，讓你們兩小口子自個去自個去……」

笑着接下老妻的話尾，君子豪道：「自個兒去談情說愛，是麼？孩子。」

忽然像女兒家般的不好意思起來了，君之楓訕訕的點了下頭……

「孩子你這幾年在外頭溜闖，別的爹不敢說，對於感情之事你倒蠻有見識的哪。」君子豪朝愛子打趣着。

君之楓微窘道：「孩兒只是認爲讓我和小香有一段不是兄妹相稱的日子相處，彼此有抉擇的機會，這樣比較容易適應，而且日後也不會有窘迫的感覺。不知爹和娘同意楓兒的看法否？」

「娘拗不過你。」回春仙子望向君子豪，笑了。

「你們父子聊聊。」君母起身道：「娘下厨去爲你賚幾道愛吃的菜。」

君之楓連忙恭順道：「多謝娘。」

君之楓待他母親離去之後，轉向他父親道：「爹，孩兒是不是可以和您談談二娘的事？」

微一怔，君子豪道：「不都告訴你了麼？」

君之楓道：「二娘也不過是一時之氣，竟然離家二十幾年，這是很不合常情的，爹，爲什麼呢？」

凝睇着愛子，君子豪低聲道：「孩子，這業已是過去很久的事情了，你一定要知道？」

用力一點頭，君之楓說道：「是的，爹。」

微微迷惑着，君子豪舐了舐唇角：「爲什麼？」

「親情。」君之楓簡短的說了一聲。

「親情？」君子豪坐正了身子。

怔怔的望着君之楓，君子豪半晌之後，方太息一聲道：「孩子，你比爹想像中得更成熟，更懂事了。」

一頓，接着道：「其實你二娘不是自己出走，是爹在盛怒之下，把她給趕出家

門！」

君之楓驚聲道：「爲什麼？難道二娘犯什麼大錯麼？」

搖搖頭，君父苦笑道：「沒有，現在想起來實在也不算是不可饒恕之大錯，只因爲妳二娘脾氣過於倔强，而流於任性，動不動便使小性子，常愛挑着你娘鬥嘴，惱火了爹……。」

非常驚奇，君之楓不覺道：「爹，您這樣做不是太，太……」

猛地煞口住言，君之楓這才發現眼前之人是自己的父親啊，他本來想說「太過份」，但做子女的對父母怎能有微言？是以君之楓連說了兩個「太」，便「太」不下去了……」

「太過份了，是不？」君子豪却不以爲忤的笑口接道：「是的，爹現在想起來，的確是太過份了。」

「爹，那麼爲什麼不把二娘接回來呢？」君之楓迷惘道：「二娘犯的並不是『七出之罪』，何況還有爹的親骨肉，爹就這麼狠心的不要二娘了麼？」

清癯的臉上泛上一片悔恨之色，君子豪歎聲道：「只怪當時太衝動，於今後悔也太遲了，你娘當時曾到你二娘的娘家去接她回來，不想你二娘並沒有回那兒去，其實依你二娘那倔强的性格，她當然不會回去的。一年多以後，她的娘家遭了水患，全家被大水冲滅，無一生還，更是找不到你二娘的下落了……十年以前，你母親仍時常下山去尋找你二娘，但爹從來就沒去找過她……」

君之楓詫異的插口道：「爲什麼？」

「自尊！男人的自尊！」君子豪咬牙道：「孩子，你懂爹這句話麼？只有你二娘自己回來，決沒有爹屈尊降趾去找她的道理！」

君之楓非常吃驚，他一直以爲他父親是「懼內」——怕老婆的，原來是恁般的傲骨呵！他也現在才覺得——爹時常「怕」母親，那並不是怕而是謙讓，體貼啊！

眨眨眸，君之楓低聲道：「爹，您說二娘性情倔强，她被您趕出家門，她一定感到很羞辱，您不去找她回來，她決不會回來的。」

一楞，君子豪脫口道：「孩子，這話怎麼講？」

「因爲，因爲……」君之楓猶疑着。

溫和的笑着，君子豪拍了拍兒子的肩胛：「孩子，你儘管說出你的見解，講錯了爹不會怪你的，爹一向是開明的，不是嗎？」

君之楓這才啓口，不過他還是很小心謹愼——在措辭方面：「爹，你說的很對，男人有男人的自尊，或許，爹你大概沒注意到，女人也有女人的自尊，換句話說，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自尊，爹，不知楓兒說得對不對？」

「對，對，孩子，你說得眞是對極了！」不知什麼時候，君母拎着一隻小酒壺，從內頭走前來：「你爹將人家硬生生的趕出去，而不向人家認錯請回來，要是娘的話，也沒面子回來啊！」

這時候，君春香，哦，不，是賴春香，和夏秋心兩人已端出熱氣直冒，香味四溢的菜餚出來了……

於是，君子豪父子三人談話遂告一段落。

席間，君之楓發現母親不時的爲夏秋心挾菜送肉，使得夏秋心有些兒突兀不安該說是受寵若驚……

君之楓看在眼裏，可是樂在心裏……

可是，他也發現父親却出奇的沉默，他有些兒担心，是不是剛才自己把話說錯了？……

不過，這頓飯吃得相當愉快，不是麼？已是好一段漫長的日子，君家沒這麼多人在一塊兒吃飯了。

收拾完畢，賴春香偕夏秋心入房寢息去了。

廳堂上，君之楓父，母，子三人環桌而談……

顯然，他們是接着吃飯以前的話題——只見君子豪低着嗓子道：「孩子，你說得好，女人也有女人的自尊，哦，爹却一直忽畧了這一點……」

望着乃夫，回春仙子說道：「子豪，惜香被你無情的趕出家門，迄今廿一年了，而你從未去找她，爲着是維護你所謂的『男人自尊』，相對的，惜香爲着維護她『女人的自尊』，也不敢回來了。一個家，就在你們的『自尊』之下，而告支離破碎……」

一直凝心細聽，君之楓忽覺「惜香」這兩個字好生熟悉，心念電轉，不由得脫口道：「娘，你說的惜香是誰？」

君母轉向愛子道：「楓兒，那就是你二娘……」

話未完，君之楓整個人突地站了起來，驚異道：「娘，是不是藍惜香，外號又叫『金蛾子』？」

君子豪夫婦猛是一驚！君子豪詫異道：「孩子，你怎知道？」

睜大了眼，君之楓興奮至極的道：「爹，娘，孩子已見過二娘了！」

「當眞？」君子豪夫婦也站了起來。

「眞的，是眞的！」君之楓語音夾含着喜悅的顫抖：「二娘還救過楓兒吶！」

回春仙子的眸角已有微些兒濕潤了：「孩子，坐下來，慢慢講，慢慢講給你爹娘聽……」

由是，君之楓以極爲驚喜的口語將自己墜落深崖，被皇甫霏霏救起開始，講述自己失去記憶和失明，金蛾子仗義爲皇甫霏霏治傷，和金蛾子之女——小慧，爲自己治癒眼疾，直到金蛾子將小慧帶回家去爲止……

當君之楓說完之時，君子豪夫婦已噙着微微的喜悅淚光……

用衣袖沾了沾眼角，回春仙子喃喃地說道：「眞太好了眞太好了，總算有了下落。」

回憶着，君之楓這時方恍然大悟——原來金蛾子早知道自己是誰了，怪不得她一看到自己的時候曾經大吃一驚，自己的而貌酷似家父，尤其在與「九頭梟」對決，自己曾使用父親所授傳的「大辣手」和「大妙手」的武功，金蛾子懂武學，對家父的武功自然熟悉——哦，就在那時候，金蛾子業已完全知道自己是誰了！怪不得，怪不得她的言語，神情一直令人奇怪——她指名「回春仙子」能使自己恢復記憶

，她不准小慧愛自己……

一切，一切明白了，原來金蛾子就是二娘啊！君之楓業已茅塞頓開，他唏噓着：「二娘，你也未免太倔了，當時爲什麼不認楓兒呢……」

閉閉濕了的眼角，君子豪沙聲道：「只怪，只怪爹當初太過於無情了，以致你二娘不敢認你……」

「亡羊補牢猶未晚，子豪，事情還不到挽不回的地步。」回春仙子很是激動：「我們應該卽刻去接惜香，縱算你仍不願饒恕她，也應該顧念小慧，她是你君子豪的親骨肉啊！」

「是的，我是應該這麼做的……」君子豪喃喃的說着，旋神色一黯：「但，孩子，你二娘不是說不要你回去看她，她已經搬走了麼？……哦，太遲了，一切太遲了，她還恨着我的……」

「不，」君之楓低聲說道：「爹，二娘不會搬走的，她和妹妹，一定還在『金安藥舖』，殷切的盼望着你去哩，一定是的！」

苦澀的浩歎着，君子豪的笑容很是悲悽：「你二娘的性格，爹最清楚不過了，她既然不肯認你，她就决不會再留在那裏的。」

回春仙子不以爲然道：「子豪，不管怎樣，你務必親往一趟，說不定惜香並沒有撤離……」

無力的搖着頭，君子豪悲啞道：「沒有用的，沒有用的，好馬不吃回頭草，惜香她就是這種人啊……」

沉默了半刻，君之楓道：「爹，難道說你不去接二娘和妹妹？」

君子豪的清癯臉上，業已是一片憂傷之色，他低喃着道：「沒有用的，沒有用的……」

及此，東方業已透出一抹肚白，拂曉了。

一夜長談，君之楓發現雙親已露出微些兒的倦意，尤其是父親，他在精神上似乎已要支持不住了——

於是，君之楓及時結束談話，他恭謹道：「爹，娘，你們過慣了山居的規律生活，楓兒這趟回來，又擾了你們的作息，爹，娘，你們快請去歇寢吧，免得過份的勞累，好麼？」

當君之楓目送着雙親雙雙離去之時，他忽然發現了爹的背影，已有微些兒的佝僂了……

截至目前爲止，君之楓業已是整整三天兩夜沒睡過——只有在與黑狼對峙內功，而致內創遽發，曾昏迷了半個時辰，但那不能算是睡眠，是以，此刻他呵欠連天，倦極了！

可是，當他躺到床上去，却翻來覆去，眼皮兒硬是閉不下，金蛾子，不，是二娘，二娘和小慧的人影在迴繞着他的腦際，尤其他想到了父親那悔恨的神情，他又想到了君春香，哦，不不，是賴春香，他更想到了那下落不明的皇甫霏霏，他又想到……

想，想，他想得太多了！

索性，君之楓也不睡了，就在床上打起坐來……

須臾，他已進入渾然忘我的境界，只覺體內眞元繞走卅六大穴，氣湧如山，澎湃如河，尤其他將眞元提至「玄」，「督」二脈之時，他整個人就像是羽化登仙一樣，飄飄然了……

一坐打下來，君之楓不僅睡意全消，毫無倦意，而且精神煥發，體力充沛。當他盥洗完畢之時，全家人仍然在熟睡着，練武之人，就好在這地方啊——不容易累倒。

冬天的黎明，似乎較往季長了點，天色依然朦朧，將亮未亮。

繞着石砌道，君之楓意態悠閒的散步着……

忽然，他發現有人比他更早起來，哦，前頭松樹下，只見夏秋心正倚着樹幹，出神的欣賞破曉之景……

她相當凝神着，以致於君之楓躡手躡腳的步到她背後之時，她懵然不覺……

猛不防的，君之楓一個餓虎撲羊般的張開兩臂，朝夏秋心抱去！

誰知，夏秋心機伶的一閃身，君之楓一個撲空，却叭的一聲，抱住了樹幹子！

大概是用力過猛，君之楓哼喲了一聲，「砰」一頭撞上了樹幹！

彎腰嬌笑，夏秋心笑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皺眉，齜牙，君之楓一面哭喪着臉，一面揉着額角：「好丫頭，胆敢戲弄你家少爺！」

格格嬌笑，夏秋心好不快樂：「活該，這叫偷鷄不着蝕把米，哈！」

「休得神氣！」叫着，君之楓業已閃身撲去。

「小不點兒，憑你還早吶！」香肩一幌，夏秋心機敏的凌飛而去！

「惡婆娘，妳插翅又難飛了也！」

「鬼！老娘在這哪！」

兩條身影，矯健的飛躍着，嬉逐着…

一山翻過了一山，一坡越過了一坡…

終於，君之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追上了夏秋心，一把揪住她的玉腕，君之楓得意非常：「煑熟的鴨子飛得去？」

嬌喘着，夏秋心顯得無力似的投進君之楓的懷裏……

當然，君之楓享受了他的勝利品……

吻她！

欲迎却拒，夏秋心嗯哼着……

不過，當君之楓熟稔的，有力的摟住她盈盈可握的水蛇腰子之時，夏秋心業已意亂神迷的閉下眼睫，吹彈得破的粉腮兒亦已泛上一抹嬌艷的紅潮，慢慢的，一隻腳跟也踮了起來……

良久，兩人才分了開來。

依然嬌慵無力的偎在君之楓的懷裏，夏秋心半睜着美眸，羞澀的，也是喜悅的：「楓，伯母答應了麼？」

眨眨眼，君之楓一副茫然狀：「答應啥的？」

「不來了！」嬌嗔了一聲，夏秋心用力推開君之楓。

連忙攬住她，君之楓陪笑道：「好，好，告訴妳丫頭就是了。」

有點兒緊張，夏秋心捏緊了君之楓的衣襟：「快說啊，別賣關子。」

「秋，妳聽了別……」話落一半，君之楓黯然神傷的垂下頭去……

睜大了眼，夏秋心嚶嚀一聲，掙開君之楓的懷抱，伏在樹幹上唏唏啜泣……

忍着笑，君之楓走前去，輕輕撫着她的香肩，夏秋心回過身來撲進他的懷裏，傷心的淚水，一串一串的，像斷了綫的珍珠……

不過，夏秋心很快的停止了哭泣，她拭拭淚痕，咬牙道：「楓，我，我不怪伯母，但不管怎樣，你不能去忤逆她老人家……反正，反正我們雖不能正式在你君家拜天地，但我們依然可以在一起，我不在乎名份，不在乎禮教，不在乎別人的恥笑，不在乎，什麼都不在乎！眞的！楓，我在乎的只是你……」她緊緊的，緊緊的抱住君之楓，彷彿君之楓就要飛去了似的：「楓，我們到外面另外建立一個屬於我們的家，哦，對，還有宋愛君……我們不會苛求你天天來陪伴我們，只要你有空的時候就來，我就很滿足了……」

竭力忍着笑，君之楓一副道貌岸然狀，他咳了一聲：「哦，那不成露水鴛鴦了嗎？會叫人瞧不起呀。」

「管他露水鴛鴦還是露火鴛鴦，反正我只要能和你湊成一對鴛鴦就好了！別人瞧不起，那是他人的事情。其實我們雖沒夫妻之名，那無所謂，我依然會爲你生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憧憬着，夏秋心捧着君之楓的臉龐，痴迷的呢喃着：「楓，我們會很快樂的，還有愛君……」

忽然，她停下來了，她終於發現君之楓的臉上竟然沒有一點悲戚或失望之色，而且，而且嘴角還漾着一絲，不，是一片卽將跳出來的笑意！

一向慧黠加上刁靈的夏秋心，只稍腦筋兒一轉，她立刻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被耍啦！

好，將計就計，看他怎麼樣？——夏秋心暗暗想着，臉上可是不動聲色，依然夢囈般的道：「楓，待我們打垮黑旋風之後，你就和小香成親，我就和愛君在城裏買幢房子，做我們的香巢……」

忽然推開了君之楓，夏秋心若有所悟的低聲說着：「哦，不行呀，萬一日後小香知道了怎麼辦？她對我這麼好，夏姐姐長，夏姐姐短的，我，我怎能忍心橫刀奪愛，破壞她的幸福？……」

嘴角的笑意，一忽焉的變成了驚異，君之楓連忙上前去，張口詫聲道：「秋，妳……」

伸手堵住了他的嘴，夏秋心一逕子的搖着頭，煞有介事的說道：「不行，我不能成爲千古罪人！楓，我們不能再感情用事了，我必須理智的離開你，成全你和小香！」

急急的拿開她的手，君之楓啼笑皆非：「秋，我是騙妳的呀，家母已經答應了咧！」

淡淡一笑，夏秋心低聲道：「楓，謝謝你安慰我。」一頓，夏秋心裝着肝腸寸斷，痛不欲生的模樣兒：「楓，別了，今生無緣，但願來世我們能比翼成雙，珍重！」說着，作態的香肩一幌！

大驚失色，君之楓也顧不得說，一撲身，雙手一張，抱向夏秋心！

蓮足斜蹬，夏秋心業已極爲巧妙的閃開去了矣！

一時心慌意亂，君之楓那煞得住身子？叭一聲，正巧，又抱住了一枝樹幹！

再也忍不住，夏秋心已捧着肚子，大笑特笑了矣！

恍然大悟，君之楓始知受騙，他一時好笑又好氣，只抱着樹幹兒乾瞪眼……

夏秋心拍額稱慶：「現世報是也！」

「看來，我一輩子也出不了頭了。」君之楓沒好氣的坐了下來。

「戲弄人者，人恒戲弄之。」夏秋心走前來偎着他，嬌嗔道：「小子，老娘這句話你可得用紙包起來啊。」

「死丫頭，少爺非好好整妳一頓不可。」一把將她拉入懷裏，君之楓溫香滿抱，自然，又是一陣溫存……

一陣溫存之後，君之楓這才將他和他父母親所談之話，講述給夏秋心聽……

「原來金蛾子是你的二娘。」夏秋心聽完之後，甚感驚異：「哦，她也委實太可憐了，不過區區小過，就被你爹趕出家門。」

「我爹他現在也知道那時太過份了。」君之楓苦笑着道：「但他現在後悔也太慢了。」

「怎麼會慢呢？」夏秋心頗感迷惑：「現在將二娘接回來一家團圓，還來得及呀！」

君之楓搖頭道：「我爹他可不這麼想，他說二娘性格倔強，決不願回來的。」

「那可說不一定，誰不願享天倫之樂？」夏秋心頗不以爲然道：「就算你二娘再强的性子，廿年來的孤寂日子怕也把她折磨够了，我敢打賭，你二娘一定沒搬走，她一定在盼望着你爹去接她哩！」

「我就是這麼想，連我娘也這麼說。」君之楓聳肩道：「但我爹的性子也是怪怪的，有時候他很開明，對每一件事都有很精闢的見解，偏偏對這件事，他硬是轉不過腦筋來。」

「這也不能怪你爹。」夏秋心道：「所謂事不關已，關已則亂，局外者清，當局者迷，誰都是這樣啊。」

「這我也沒辦法了。」君之楓一副莫可奈何：「總不能叫我這做兒子的硬逼我爹去接二娘呀！」

心中一動，夏秋心忽道：「楓，你爹不去接，咱可以去呀！」

「是啊！」君之楓忽亮起星眸，大叫道：「丫頭，虧妳說出來，對，爹不去，我們可以去！走！」

說着，拉起夏秋心就要走！

一楞，夏秋心吃驚了，說道：「說走就走？」

「不錯，說走就走！」君之楓已拔身而起。

夏秋心忙不迭迎頭追去。

回到樓閣，君之楓匆忙的將坐騎牽出來，夏秋心急急的說道：「伯父，伯母和小香都還沒有起床，咱總不能不說一聲就走呀。」

將鞍，蹄都配好，君之楓說道：「不，小香已經起來了，她正在廚房裏做飯燒菜。」

（未完）

小啓：「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編者·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盧令·圖



曉山風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小桐誘高中和往土娼舘，滿擬能洗刷自己的淸白，終因缺乏經驗，反爲高中和所制，幸在危急間，譚道適時予以援手，將高中和制服，命他快滾，高中和爲他同黨架走後，譚道着馬小桐立刻回去，他則仍守候房中，因他猜忖仍有強敵環伺在外，果然，馬小桐剛走，白玉樓接着現身，向譚道責備不該違諾干涉他的行動，譚道由白玉樓口中証實他要找的仇人就是馬正風後，極力爲馬辯說，指出曾問過馬正風從未去過關外，白玉樓責他爲什麼要向馬詢問——

甘爲紅粉死　不作懦夫逃

譚道說：「因爲我不止一次發現你聚衆在他那客棧中喝酒，那絕不是爲了那家的酒菜好。」

「哦——」白玉樓冷笑連連地說：「如果他說他去過關外，那麼你接下來就要問他是否殺害過某某人，如果他點頭承認了，你就該警告他快逃，或者預作提防，對不對？」

「我不會那麼作。」

「那麼，你又何必探根究底？」

「也許是由於好奇心……」

白玉樓低吼道：「現在我已經滿足了你的好奇心，你應該適可而止了。」

「我仍然有許多地方不明白，你找的仇家是馬正風，這與他的兒女何干？與他豢養的牲口又何干？……」

「譚道！你知道太多，也管得太多。我警告你，從現在起，你不能和馬家任何一個人接近。」

「這……也許我無法答應你，因爲我還有別的原因必須和馬正風碰頭。不過，我可以向你保證，關於你的秘密，絕不輕洩一絲半點。」

「別的原因？」白玉樓向前走了兩步，嗓門壓得低低的：「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却不明白你到底是怎麼回事。你久居關外，根本不可能和南邊搭上綫，絕不是吃他們，拿他們的探子。范家是恨北洋軍的，他們在暗中支持南邊奸細的活動，難道你是沖着范松的老面子嗎？而他是你殺父仇人啊！譚道，我承認很難看透你，你倒說說看，爲誰忙得這麼起勁？」

「白兄！你可要聽眞話？」

「當然。」

「我這件事本着血性，爲了良心。」

「良心！血性？」白玉樓的口吻有明顯的疑問，而神色却是極爲嚴肅的。「這話出自別人之口，那必然是沽名釣譽。出自你口，倒使人深信不疑。不過，你現在應該抽身而退了。」

「爲什麼？•」譚道明知這一問是多餘而又無聊，而他偏偏又想聽聽白玉樓的說法。

「爲什麼？•哼！你難道不明白？•」白



玉樓又向前走了一步，聲音壓得更低：「南邊來的奸細頭兒落了網，徐成龍逼他招了供，跟他們搭上綫打算來個陣前反的張團長大清早被打了靶。你還待在這裏幹什麼？•等死？•等武瑤軍跟徐成龍想好了歹毒的主意來收拾你？•」

譚道笑着說：「白兄，我相信你不至於用這種方法嚇跑我，免得我留在曉山礙你的事。但是你的語氣的確有些嚇唬人的樣子。」

「笑話！」白玉樓又上火了。「你以爲我是什麼人？•鼠輩？•欺軟怕硬的東西？•告訴你，譚道，我姓白的不是什麼好料子。却從來不幹卑鄙下流的勾當，更不幹借刀殺人的鬼把戲。要不然，姚子健幾次三番問起你的爲人時，我大可以燒幾把火。雖不至於將你燒成灰，也可以將你燒得焦頭爛額。」

「那我該多謝白兄美言……」

「用不着謝，我是灶王上天——有一說一，有二說二。譚道！你得想想清楚：若是死在我姓白的手裏，江湖朋友不會恥笑，你也不至於會閉不上眼睛。若是死在武瑤軍跟徐成龍的手裏，只怕你會死不瞑目。」

譚道對白玉樓產生了莫名的感激，儘管姓白的所作所爲不被他欣賞，然而他這種豪氣却令人欽佩。因此很誠懇地說：「白兄的關注之情，小弟會銘記在心。你知一，就知二，爲了另一個人，我一時還不能走。」

「另一個人？•哦！武瑤軍的二姨太，對不對？•倒看不出，你還是一個多情種子。你以爲你陪她死，她在九泉之下，就會瞑目麼？」

「不！」譚道緩緩地搖着頭。那神情，就像是在跟死去的彭淑娥說話：「我要站在曉山最高的地方，看革命軍浩浩蕩蕩地開進鎮來，這是她的心願，也是她生命所換取的代價，她應該得到。」

白玉樓奚落地說：「難怪往日那種剽悍勁兒在你身上見不到了，原來你變成了情種，變成了情痴。譚道，我提醒你，你嚮往的景象你此生絕對見不到。並不是說革命軍來不了，而是武瑤軍的刀比他們的腿快。曉山鎮的人也許能看到革命軍浩浩蕩蕩地開來，你却看不到；因爲武瑤軍不會教你稱心如意。」

譚道眞的不怕死麼？眞的不在乎武瑤軍歹毒的報復麼？不，一千個不，一萬個不。只是由於彭淑娥的死使他對生死看得更灑脫了一些罷了。

白玉樓的話，字字說中他的心坎，使得他心煩意躁起來。因此他不打算繼續談論自身的問題，而將話題轉到對方頭上：

「怎麼？你的事已經開始動手了？」

「你很關心？」白玉樓冷冷地反問。

「當然關心。」譚道緩緩地回答：「因爲我和范掌櫃都曾經答應過你絕不插手其間。所以你該給我們一個底，免得咱們動輒得咎，你說是不是？」

「我約了馬正風明兒一大早相見。」

「他答應這個約會了？」

「我是用投書下柬的方式約他的，他是否赴約，還得等明兒一大早才知道。」

「你不能肯定他明天會赴約，但也不

能肯定他明天不赴約，對不對？」

「不錯。」

「那麼，你又何必宰他的牲口，逗他的兒子？」譚道的目光中突然暴射出灼人的熱力，語氣也凌厲了許多：「如此作，好像太過份；而且，也不大適合你的身份。白兄！你畢竟不是末流的人物啊！」

白玉樓的呼吸逐漸急促，太陽穴處的青筋更加突起了，說話的時候，每一個字都像是從槍管裏射出來的子彈那般强勁：「譚道！你聽清楚：我要將姓馬的帶回瀋陽，是活人，不是一具斷了氣的屍首。那不是一件輕鬆簡單的事，宰他的牲口，逗他的兒子都是一種逼他就範的手段。這不干你的事，你少管。若是你一定要背棄諾言橫揷一脚，我姓白的也不在乎。」

譚道笑了笑，在這種情況之下，他還能笑得出，涵養功夫眞是到了家。說話的聲音也是極其柔和的：「白兄！你儘管放心，我是個言而有信的人。我之所以問得如此詳盡，是因爲關心另一個大問題。你大概也知道，馬正風到曉山來，並不單純是一個雜耍班的主人，他是肩頭還挑了一副重担……」

「不必往下說了，」白玉樓連連地搖着手。「我全明白。但那不干我的事，我要了斷的，是那一件滅門的血海深仇。」

「白兄！我了解。如果，你能寬限一天……」

「寬限一天！」白玉樓低聲叱喝：「什麼意思？」

譚道說：「我是說，如果你改在後天一大早跟馬正風見面，那豈不是給予他一個機會，……」

「給予他一個逃生的機會嗎？嗯？」

「不！這一天的時間對他也許很重要；說不定他可以完成一件最有意義的事。然後當你將他帶回瀋陽剖腹割心祭奠苦主亡魂時，他也沒有什麼遺憾了。」

「譚道！」白玉樓冷笑連連地說：「想不到你還在作美夢，夢想明兒晚上會出現奇蹟。我告訴你，明天晚上出現在迎神賽會上的只有武瑤軍的劊子手。如果我將約會改在後天早上，只有替姓馬的收屍。帶回瀋陽的是一夥冰冷腐臭的心肝，那是不能在靈前上供的。」

譚道嘆了口氣，頽然地說：「白兄！你的血好像已經冷了。你心中除了仇恨之外，似乎已沒有別的；你除了處處爲自己打算之外，從來沒有想過別人；那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千千萬萬……」

「別對我說教，」白玉樓的語氣冰冷無情。「這些話我聽不進去。我的血多少年前就冷了，你多說無益，只有一個辦法可以使我改變計劃。」

「說說看，什麼辦法？」譚道目光中又透現了希冀的神采。

白玉樓一個字一個字緩慢有力地說道：「拔出你的槍，殺死我！」

譚道不由得機伶伶打了個寒顫，兩手十指伸得筆直，尤其是經常勾動槍機的食指顯得格外潑辣。但是在一瞬間，他渾身的筋骨，肌肉又放鬆了，異常平靜地說道：「白兄！你的話已經說絕了，那還有什麼好談的呢？但是，我仍然要請求你一件事。」

「說吧！」白玉樓的神情雖然還是那樣冷傲，但說話的口氣已緩和了許多。

「馬正風是你的仇家，你儘管去找他；你用什麼法子對待他，他是否就範，我不管。但是你絕不能傷害他的妻兒老小。」譚道大跨兩步，貼近到白玉樓身前，兩人幾乎鼻息相通。然後他才加重了語氣說：「聽清楚：在任何情況下，你都不能在他妻兒老小身上動歪腦筋。如果你不遵守我的要求，我們將會有一次不死不休的决鬥。」

說完之後，譚道從白玉樓身邊閃過，揚長而去。

白玉樓咬着牙，雙拳緊握，幾次三番他想回身跟出去，却又忍住了。熊熊的憤怒之火燒紅了他的眼睛……

× ×

父親那一頓兜頭蓋臉的毒打沒將馬小桐教乖，方才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危難却使這個牛椿小子頃刻之間變成了大人。回到客棧，立刻一五一十將自己所經歷的種種禀告了他的老子。

馬正風聽完之後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以那慈祥的手撫摸着兒子的頭；那似乎是一切都諒解了的表示。然而他的內心却不如表明上那樣沉靜。從接到那封函柬開始，所發生的事無疑都是對方的詭計，由此可見對方是一個實力雄厚而又心機多詐的厲害角色。唯一令他想不透的是，到底是在何時，何地結下了這個深仇大敵。

馬小桐所以要將事實眞相告訴他父親，主要是希望馬正風對整個情況有正確的判斷。現在見他父親非但沒有表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而且連驚異的表情都沒有在臉上出現，不禁愕然地問道：「爹！您老人家仍然不相信我所說的話麼？」

「我相信，孩子。」馬正風撫摸着兒子雜亂無章的頭髮。「我知道你是一個乖孩子，忘掉這事，就像沒有發生一樣。」

「爹！」馬小桐很懂事的說：「我今天說老實話，並非爲了企求您老人家的諒解和饒恕，我是要您老人家知道眞相，了解暗中有一夥厲害的敵人在算計我們，好有所防範。爹！求您老人家，千萬相信我的話。」

「孩子！我完全相信你的話……」

「那麼，他們是什麼來路呢？是北洋軍的鷹爪走狗嗎？」

「不是的。他們與北洋軍完全沒有關係。……」頓了一頓，馬正風才又接着說：「他們……都是你爹過去的朋友。」

「朋友！」馬小桐顯得非常驚詫：「既然是朋友爲什麼……？」

「孩子！」馬正風將他兒子的話截住。「這不是你應該過問的事。你是靠賣力氣混飯吃的，千萬不能將你的力氣平白消耗掉。去歇會兒，養養神，今晚還得拉場子，明晚更要賣勁，別老是爲這些事煩心啦！」

馬小桐似乎還想說什麼，還想問什麼，然而馬正風那雙慈祥的眼瞳裏突然射出一絲凌厲的光芒，這道光芒使得馬小桐悶聲不响，黯然而退。

此刻，馬正風的心情眞是無比的沉重，他懷疑自己是否眞有能耐將那股子沉重硬生生地壓在心底，不讓它形之於色。於

是，他轉身向外走。他要逃避，逃避他家人；他不願意家人被籠罩在這層陰影裏。

馬正風是低頭疾走，在經過二道門的時候，幾乎和一個飛奔進來的人撞了一個滿懷；那個人竟然是他的大女兒巧妞。

「巧妞！妳什麼時候出去的？」馬正風聲色俱厲地問。「我告訴過妳多少遍，教妳不要亂跑，嗯？」

馬巧妞紅着臉，氣吁吁地說：「媽教我去買針線，就在斜對面的針線舖，又沒跑到那兒去。」

「嗯！幹麼慌慌張張的？」

「有好消息告訴你呀！却想不到挨了一頓臭罵。」馬巧妞撒嬌地一轉身子。「眞氣人！我不說了。」

馬正風一把將他女兒拉到牆角裏，低聲說道：「巧妞！妳不是說妳已經成爲大人了嗎？大人是不作興撒嬌耍賴的，快說，什麼好消息？」

馬巧妞緊張兮兮地東瞧西看，肯定了四週沒有第三者之後，這才聲音低低地說：「秦叔叔被人從省城大牢裏救出來。」

「眞的！」馬正風幾乎要跳起來，緊張地看看前後左右，然後問：「這消息是那裏聽來的？」

「四處都有人談論，聽說是被那個張團長的衞士隊長帶人去搶救出來的，爲了怕丟人，所以北洋軍才將這個消息封鎖起來了。」

「什麼時候的事？」

「昨晚的事，只因那個衞士隊長一不小心洩露了身份，所以那個張團長才會天不亮就被拉出去斃了。」說到這裏，馬巧妞還加重了語氣：「爹！這事絕不會錯。北洋軍已經派了不少密探到鎭上來了……我眞担心，萬一秦叔叔想再摸回來，那可就糟了呀！」

馬正風默然無聲，一會兒仰首視天，一會兒又低頭看地。隔了許久，才喃喃自語地說：「他一定會來，只要他還活着，只要他能自由，他是一定會來跟我見一面的。」

「那怎麼行！」馬巧妞急得直搓手。「咱們得想辦法通知秦叔叔一聲啊！」

「怎麼通知法？」馬正風冷冷地說：「聽天由命吧！」

「爹！」馬巧妞吼了起來：「每逢疑難的時候，你總是說這四個字，聽天由命！聽天由命？老天爺可不是閑着的，祂忙得很，要管整個世界，要管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和萬物，不能只顧我們這幾個人的事。所以靠祂絕對靠不住，完全要靠我們自己。」

這番話會從馬巧妞嘴裏說出來，委實大出馬正風的意料之外。他楞了許久，才以一種面師聆教的心情說：「巧妞，妳這種話若是在一個老頑固的父親面前說出來，妳準定會挨五百個耳光。我不是那種老頑固，說吧！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第一步，」馬巧妞一旦得到父親的允許，立刻精神抖擻起來。「咱們立刻搬家，換一家客棧。」

「爲什麼？」

「免得秦叔叔找到我們。」

「躱他！」馬正風冷冷地說：「我明白。他是奸細，跟咱們有來往，那麼咱們也是奸細。那些密探跟踪而至，抓他的時候也連咱們一起抓。巧妞！好主意！眞虧妳想得出。」

馬巧妞自然聽得出她父親的話不是誇讚，而是奚落，責備。而她一些兒也不氣餒，仍是振振有辭地說：「爹！你是不是認爲咱們全家陪着秦叔叔受難，跟他一起死，那才算够義氣？爹！那是江湖人物的想法，咱們現在可不是自由自在的江湖人，還有活兒要幹。假如秦叔叔眞要不幸落進了滾燙的湯鍋，咱們也犯不着跟他一鍋燴呀！」

「好！好！」馬正風被他女兒的滔滔辯才懾服住了，禁不住地連連點頭。「那麼，第二步呢？」

「然後我帶巧娃跟小桐出去溜溜。」

「溜溜！什麼意思？」

「咱們三個可以打打花鼓，玩玩小把戲，到那些茶館去拉拉流動場子。說不定咱們可以將那些北洋軍派到鎭上來的密探認出來。」

「巧妞！妳別打如意算盤，密探腦袋上沒刻着字，就憑你們三個小傢伙……」

「爹！您別老是拿我當小孩子看，跟您在外面跑了這麼多年，我這雙眼睛還不算太嫩哩！密探的腦袋上雖沒有刻着字，說不定也能讓我認出一兩個來。」

「認出來又怎麼樣？」

「咱們可以來一個反釘……」

馬正風沉着臉截住了他女兒的話：「巧妞！我不許你們胡來，這不是捉迷藏，是關係生死的事。搬一家別的客棧，倒可以考慮一下，只是，這樣反而會引起別人懷疑……」

「懷疑什麼！咱們有正正當當的理由；爹養的牲口讓人不明不白地宰了，咱們還能安心在這兒住下去嗎？搬！馬上就搬，準沒錯兒。」

（未完）

短篇俠義小說

雲北飛・文
盧令・圖

鬼魅江湖

心俠腸義

小楊妃，賽則天，十足再世潘金蓮。任你銅皮鐵骨漢，一夕魂消人不見。

歷下城西北大明湖畔，有座名聞遐邇的太白樓，談起佔城三份之一的歷城勝處，總會想到那「三面荷花四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名句，瀰漫無際，遙望華右生峯，如在水中。

前幾句歌謠，出在太白樓上酒客中的嘴裏，那靠窗臨湖四個人中的一個。那四個人是：

「湘江天竹林一筆掃地周天虹」。

「洛陽金刀王九齡」。

「天南神力仇不平」。

「木面無神向天然」。

周天虹四十上下年紀。圓臉胖身，一支判官筆以專攻敵人下盤取勝，判官筆亦算是重兵器之一，招法以擊，點，挑，蕩為主，拿重傢伙攻人下盤，勢必彎腰曲背不可，既費勁又不便，為人所不為，也是為人所不防。

稱它絕活兒，沒人反對。

金刀王九齡年歲最高，五柳蒼髯，相當威嚴，一把厚背刀闖南走北，壓下不少強梁，刀上無金，不過是銅把兒閃閃生光而已。

仇不平原是天台山樵子，身壯臂粗，據說曾在山中伏過大虫，博來神力之名，論武技，此人並無奇處，但他性烈忠誠，疾惡如仇。

山上道觀裏的一位羽士，替他取了個名符其實的不平為字。

不言不笑，無動於中的向天然，是四人中最怪的一位，沒有任何反應。不知他的喜怒哀樂，出手奇快使你無法招架，初一看上去如此，月半依然一樣，月終再見跟月初無別，弄得誰也不敢親近他。造成獨一無二的孤立。

今天能在太白樓出現，而又有三位同伴，令人稱異。





那幾句歌謠就是周天虹所說。

「周大俠，你有見過這娘兒們沒有？」仇不平問道。

周天虹搖搖頭。「沒有，見過我也不認得，江湖上有幾分姿色的女人不少。再說任何女人也不會找上我！」

王九齡拈鬚微笑，看見仇不平向他望來！「別望我，周老弟沒見過。我是加個『更』字。」

仇不平轉過腦袋看看向爺。

九爺哈哈道：「你能看出木面無神的心事，我再叫一罈酒。」

當然，向天然木面無神。

離開他們三隻桌子，正有一位妙齡少女呆望着湖光山色。一身的水湖勁裝，藍巾包頭，小蠻靴，桌上有一把長劍。兩碗菜餚，一湯一飯。

他們的談話，全聽在耳裏，老江湖的周，王，二位四目相望。心裏明白人家在窃聽高論。

周天虹故意朗聲道：「傳說這位娘子不但生得花容月貌，而且身手不凡，你看上她故然是自討苦吃，她看上你也同樣倒霉。」

「為什麼？」仇不平不解其故。

「男女相悅本來不是壞事，無奈這個娘兒生成男人脾氣。」

「什麼男人脾氣？」他越聽越糊塗。

「喜新厭舊。」

「哦！就是水性楊花，淫賤！」算明白了。

「男人喜新厭舊叫做風流多情，女人就變成水性楊花，淫賤下流。其實是不太公平的。」王九齡說着話，確向離着三張桌子的姑娘處掃了一眼。

周天虹也同樣地看了看她，嘴裏答話道：「老爺子看來還憐香惜玉呢！」

輕輕地聽見哼了一聲，那位姑娘揮手伙計結賬欲去。

木面無神也用呆呆的眼光，望着姑娘取巾淨面抹手。然後一板一眼的說道：「儘管咱們談的是個壞女人。人家心裏怕是在暗罵我們這四個輕薄鬼哩！」

「她不會就是那個，那個……她叫什麼？」仇不平問。

「小楊妃，賽則天，十足再世潘金蓮，其實她姓甘，叫甘露珠。出身還不錯的哩！」周天虹知道得不少。

「剛才那個女人會不會就是她？」

「不會，甘露珠是娘兒們，剛才是位大姑娘。」九爺補充兼解釋道：「江湖上跟姓甘的女人結個緣的，聽說不少。洞庭青龍幫瓢把子浪裏鮫白君達為了她夫妻反目，本人失了踪，安陽揚武鏢局總鏢頭，花槍沈玉庭曾經和她好過一陣子，人影兒不見，還有江湖浪子一手梅花劍的馬騰雲，有人看見他偕同一位如花美眷出現在金陵秦淮河。至今失了消息，這些都不過是道聽途說，不過無風不起浪，多少總有點兒關鍵，問題是沒有人追究查訪，不曾証實而已。」

三個人沉默了。

「碰」一拍桌子，「你們三位都是有玩意兒的武林高手，就這樣眼看着這個蕩婦淫娃害人不淺？」仇不平氣往上沖。

「男人自己見色起意，不能全怪一邊兒，何況……」木面無神向四面一掃道：「你見了這個女人，說不定也會掉了魂魄呢！」湊向仇不平講這麼兩句。

「江湖敗類男女一樣，今後咱們誰碰上誰出手，死罪沒有，警戒警戒，讓她收斂收斂行為。」王九齡似乎在下結論。

「我希望能叫向二俠碰上！」周天虹望他微笑。

「為什麼？」仇不平替木面無神回問着。

「狐媚妖蕩遇到木面無神這叫做白搭，向二爺無動於中，豈不是一擊而功！」却是高論。

「我沒有猜錯，兩位一定嗅到了狐狸味兒。追到歷城來？」向二目含深意地。

王九齡，周天虹相視一笑，既不承認亦未搖頭。

「這個女人有點什麼特異之處。咱遇上也好積點兒功德！」仇不平大有為民除害之意。

周天虹抬頭凝思道：「二十四五歲，

長得珠圓玉潤，眼兒媚，肌膚白，對了，喜穿紫衣。」

木面無神向天然耳聽周言目送那位姑娘挾劍下樓而去。

× ×

湖光客棧，一望而知專爲騷人墨客，閒雅之士賞山遊湖而設，因爲做的是高雅客人生意，自然比較那些行商販夫居留的棧房要清靜幽潔。剛才離開太白樓的這位少女，找對了地方，下馬進店。

掌櫃迎迓伙計招呼她要了一間單人小房間，號簿上注寫着江南柴籬菊，到此觀光。

放下佩劍，在孤燈熱茶相伴之下，靠上床枕，前事兒上心頭。

三個月前她還抱着滿懷希望，離家尋訪胞兄柴剛，經過這許多日子，現在明白在人海茫茫，漫漫江湖裏去尋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是事非容易的了。由此折回江南，怎向憂患體弱的慈親交代！繼續跋踄，前途實難樂觀，進既無功，退又不可，實在進退無從，煩困極端。

哥哥柴剛，原在常州府前街虎威鏢局任鏢師之職，東主連環掌閻立德麾下有四位鏢師，柴剛在職最久。工作得力，頗受連環掌嘉許。閻女香兒待字閨中，對柴剛情感日長，局主對這位從小失去慈愛的女兒。除去拳掌課務，嚴教督習外，其他百依百從，對柴剛之未來地位，並無反對之意。祇等水到渠成而已。

局中另一位武師高劍風，是連環掌繼室內侄，內親有意再結秦晉，行事自然方便，就是高氏夫人床頭進言，枕上細語，閻立德心意漸動，祇覺碍於出口，難對柴剛。偏巧這高劍風想先聲奪人，造成事實，在有意無意中向同儕鏢師，顯出本人是虎威鏢局未來東床快婿後繼人選。使柴剛備受刺激，一怒拂袖而去。

柴剛人如其名。脾氣剛烈，一旦情塲失意，忍痛遠離江南，直奔齊魯，消息傳進家中，慈母痛哀，日困愁城，柴籬菊不顧高堂反對，決意隻身尋兄，她恐怕人在偏激之時，容易誤入歧途，後果將不堪設想也。

投身江湖親歷其境，對人心險詐，牛鬼雜陳又多了一層瞭解。自己適才在太白樓聽見的談話，世間眞有這樣的無耻女人，那麼壞男人更不用說了，想到此處，不禁打了個寒震。心中很後悔未曾向那四位武林同道結交一番，便中稍托援手探訪胞兄柴剛消息，無形中多了幾隻耳眼，豈不大佳！左思右想，柴籬菊睏意盡去。不如眞的上街觀光吧！

夜湖較白天另有一番風光。畫舫笙歌，燈影倒映。荷香飄來，笑語喧嘩，柴籬菊在湖邊小步，然後轉入大街。行人熙攘，車馬來往，不覺停足在一座石橋之下。街角處開了一家宏大藥局，門內一人向外匆匆過橋而去，初尙不以爲意，夜入藥局，必有重症，忽然她自己掩口一愣，過橋而去的不正是個紫衣婦人？

急忙跟步過橋，前面已少燈火。但見漆黑一片，已然失去目的。柴籬菊好奇心起，不覺鼓起勇氣，向前摸索行去。

左邊低陷，大概是田畦菜圃，右方一列大柳樹向黑暗中伸展而延。看不見盡頭，柴籬菊氣餒而回。

距湖光客棧不遠，迎面來了兩人，她認得正是白天太白樓上年紀稍大的兩個，當然不知道他叫一筆掃地周天虹與金刀王九齡。

柴籬菊有意停步攀交，無奈二人匆匆一邊講一邊走，向街尾石橋而沒。

看來他們四人正管江湖閒事，自己明天再到橋那邊去探查紫衣婦眞相，多認識幾位武林人，總好過孤軍作戰啊！

回房倒頭而臥，居然不久入夢。

× ×

柴籬菊走上老地方，太白樓，果然不出所料，昨天的四位，不，今天祇有三個，少了一個木面無神向天然。

隣座有空，於是她隨即坐下來，叫了飯菜。

仇不平最率直，除了一碗酒大方肉，低頭猛吃外，祇說了一句話：「你們尋的那人，有眉目沒有？」

周天虹呑下一口酒，皺眉道：「照理田鼠郞的情報不會離譜，他說看見姓甘的娘們出現歷城，便立卽快馬通知我，如今我在這兒溜了好幾天，一點影子沒見，眞是邪門！」

王九齡放下筷子道：「老弟耐心點兒，事在人爲，除非這女人不再活動，不過，她還年輕着呢！」兩個人哈哈一樂，仇不平聽來不能全懂，但他希望早點找到這個害人精，能親眼目睹才好。

柴籬菊在想：「吃自己的飯，管的都是別人的事。這就叫俠義中人啦。」

這時候木面無神走了上樓，就在一面坐下，他輕聲低言向王九齡周天虹講些什麼，仇不平也張大了雙眼注意着連筷子都停下來。

周天虹面有喜色，王九齡微微點頭，看來有了好消息，可惜柴籬菊無法聽到。

四個人繼續便少開口，多進食，柴籬菊知道四個人也在注目過來，但她裝做不見，態度自然；那邊除了向天然，三個人都在納悶，心忖這妞兒又是什麼來路！祇有一人無從捉摸，這就是他木面無神。

「請問幾位，是不是在找尋一個紫衣婦人？」

四人同時一怔，尤其向天然，木面上起變化，兩條濃眉湊在一塊兒了。

周天虹道：「你看見了？」

「見到一個，樣子年歲身型都跟諸位談起的差不多，祇是不知是否其人。」柴籬菊猶疑地。

「請問姑娘在那兒見到她？」老謀深算十分仔細。

「就在那邊石橋上向北而去，昨夜偶然一見，請勿見笑多事。」她有點窘迫的說道。

「言重，姑娘却是幫了大忙。」

「聽說此人行爲不檢，我是略盡一點道義……而已。」她急急下樓而去。

「姑娘貴姓？」王九齡追問着。

「柴，我叫柴籬菊。」連拜托尋兒的話都不敢提匆匆而去。

「這位姑娘一說，跟剛才向二兒所告，不謀而合，咱們有希望找到這隻狐狸窩啦！來，喝一杯！」周天虹神彩激昂。

金刀王九齡神情古怪，持杯猛飲不已，仇不平似乎見到江湖大害將除，分外高興，祇有木面無神向天然，望着樓梯沉思，木然的面上更加木然。

除魔衛道

出了太白樓，柴籬菊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她感覺已經做了一件江湖兒女義不容辭的好事，替平妖蕩魔盡了一分棉力，三個月來雖然不曾在武林中鋤奸除惡，自己這點玩意還上硬點子到底管不管用尚未試過。至少今天有人爲了武林正義，想懲究什麼賽金蓮這種壞女人，本人竟然參與一份，實在覺得興奮榮幸。

想得高興，步下輕鬆，已經走到了橋頭，原來過了石橋，一路屋少人稀，漸入荒涼，左面一抹水田，右方是傾斜不等的土坡，再過去乃不大不小的樹林子。

依據想像，那個紫衣女人抓藥回去，住得不會太遠。而所見的破屋敗垣，似乎不適合負有臭名這種人物的安居之所。她一面留意來往人物，不覺愈行愈遠。

眼前有個人影一閃。她認得太白樓四人中的一個粗眉大眼的鄉巴漢，仇不平。

機靈地向橫竄去，隱在大株柳樹身後，柴籬菊她要在暗中看看這個女人怎樣應付四個強敵，必要時自己在一旁出手攔阻。勝則固好，萬一不是人家對手，也不當面丟人。這是女人慣打的算盤，事實上她這算盤倒是打對了。

不久，林子裏走出了三人，除仇不平外，周，王兩人滿面失望，他們並不會找到甘露珠，柴籬菊暗叫慚愧。

一陣藥味，迎鼻而來，她轉身回步，依着風向尋去，繞過幾棵旱桑，三間茅房出現眼前，柴籬菊躡足而前。

「找誰！」身後一聲叫喚。

柴籬菊回頭，果然是昨夜抓藥橋頭的紫衣女人，現在雖然蓬首未梳，面帶憔悴，但依然掩不了她那份嫵媚嬌好。

紫衣女人也在目灼灼打量自己。

「你就是姓甘的？」

「你找我！」無形中承認了其人。

柴籬菊搖搖頭，然後泰然道：「有人在找你，剛才……」

「我知道，一筆掃地周天虹，金刀王九齡，還有一個鄉巴漢，你也是他們邀來的？」

她又搖搖頭，道：「適逢其會，並不認識！」

紫衣婦人似乎面色一霽道：「你知道他們找我的原因嗎？」

這次她點點頭。

「爲了江湖道義，替武林除害，說我是妖婦淫娃，人盡可夫，不祥之物，對不對？」

「差不多！」

「那麼你也是正義之輩俠義中人啦？怎麼還不動手呢？」其實柴籬菊此行並未佩劍。

「有他前輩出馬，我又怎麼能夠擅專呢！」她倒措詞恰當。

甘露珠不屑地看了她一眼，冷然道：「既然如此，芳駕請吧！我這兒恕不招待囉？」她推門進屋。

「這裏面可有人生着病？」

「唔！一個大男人，小白臉兒，你要見見嗎？」

「你還在作孽？」她不知自己怎麼會講出這句話，說完了才感不對，紅雲霎時上升。

甘露珠眼光一暗，又是冷笑一聲：「我是罪孽深重，也不在乎多此一遭，姑娘，看你還是雛兒鷄，別淌渾水，回到娘懷裏去吧！」扭頭進了茅屋。

柴籬菊呆在當堂。

是羞，是恨，又加點兒怒火。在人家面前自己眞像隻嫩雛鷄，說不過，狠不過，又潑不上來，她眞想大叫一聲，你們快來，這壞女人就在這兒啊！可是嗓子裏有東西堵着似的。只氣得一頓小靴，扭頭就走。

四個大男人，竟會找不到她，笨到過門不知藥味兒都聞不出，當面錯過，甚麼一筆掃地，金刀銀刀的，全是笨蛋。

甘露珠進了屋子，在窗縫裏張了張，見外面的姑娘已經走了，才嘆口氣掀起布簾，進了裏間。

藥味兒從這裏飄向外邊，床上躺着眞是她嘴裏所說的，一個大男人，現在看上去是灰青臉兒。可能是病成這樣子的，估計以前，就算不是小白臉兒，也難看不到那兒去。

床上人看見甘露珠進房，張開眼苦笑道：「勞你駕啦，大恩不言謝，下輩子報啦！」有氣無力地吁着氣。

「這不是多餘嗎？不認識也已經識了，不照顧你也過了這麼些日子，你還說這些幹甚麼？我甘露珠在你眼裏是恩人要報答，在別人眼裏，我可夠份量的，那是臭名兒。」她嫣然一笑道：「還有不少人要我的命呢！」

「我不相信你這麼善良會有人要殺你，可能是誤會，只要我的病能好，替你証明無辜，義不容辭。」

她笑了，笑得那震顫顫的！

「有甚麼好笑的？你是笑我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不是？」

「那倒不是，我笑的是要殺我是些甚麼人你不知道，當你見了這些武林名宿，江湖俠義之後，你就會覺得替我證明是多餘的了。」說到最後，她桃腮帶煞，日中含仇。床上人不禁怔住。

「無論如何，我要不是遇上你，早就完蛋，我沒有錢，又沒有名，本事稀鬆，樣子平常，你幫我是圖甚麼？貪果贅？還不是一點善心。甘姑娘，不管別人怎麼說，我是身受的人，我知道應該怎麼做！」

「好啦！少費神，多休養，別婆婆媽媽的像個娘兒們！」她攏一攏草枕。倒了一杯茶給他。

「你倒是一身的丈夫氣，誰要是娶了你，够運氣的。」

她聽了黯然無語，娶她？誰娶她？騷娘們，淫婦兒，敗門壞德，賤過爛泥！「小楊妃，賽則天，十足再世潘金蓮，任你銅皮鐵骨漢！一夕魂消人不見……」她低聲吟了起來。

「你在唱甚麼？」床上的男人問她。

「唱一個男人見了愛煞恨煞的女人！」她背着病床，眼眶裏晶瑩反射。

「這些日子我還想不通，泰山腳下傷我的兩個蒙面人到底是誰？爲了甚麼？」

「我說是爲了我，你眞的不信！」眞別扭。

「不是不信，是難于入信，那時候我壓根兒不認識你呀！」他急了。

「他們不知道，以爲你是我的……」嘆了口氣，「因爲他們先發現我！」

當柴籬菊要找那四個俠士時，便想到太白樓，她找到了那十惡不赦的甘露珠，並知道了她的棲身之所，告訴姓周的幾位，亦算是一點點功勞呢！

晚市正上，柴籬菊上了樓，坐在往常的老地方，樓上吃客不多，沒有這幾個人中的任何一人。

既來之，則安之，自己點了菜要了飯，還加上四両酒，一來今晚上要等候四個人，通知他們姓甘的消息，要點酒時間上充份一些，二則眼見壞人將除藉此祝慶，慢慢的啜着烈酒，不時注意上樓的人衆。

一頓酒飯，吃了大半個時辰，自己要等的人一無影踪，忽然她心裏一慌，白天和姓甘的女人照過面，自己在這裏空等候，說不定狡如狐狸的傢伙，換了地方搬了家，讓人家撲個空，上大當，一聲不好，趕緊付賬下樓。去那地方監視着，這次她沒有忘記挾劍。

雖然在晚上，數度光臨，很容易找上茅屋，却見一點燈亮都沒有，藥味兒也沒有了。該死，眞是疏忽。到手的饅頭，飛了。

側耳聽了多時，全無聲息，只好退了出來，突然似乎有點笑聲傳來，她一抬頭，順着方向找去，前面不遠便是那座林子。跟着是呼喝，而且不止一人。

「你這賤貨，臭娘們，不識抬擧的東西，今天……」一個黑衣幪面人正指着對方痛罵。

「今天要爲江湖除害，替武林伸張正義是不是？周天虹，你幪着臉見不得人，鬼鬼祟祟的算是甚麼一筆掃地湘江大俠？別以爲你沒亮出判官筆老娘便認不出你！」紫衣女人並不示弱。

黑衣人怔了一怔。

「姓周的！別人當你俠客義士，老娘知道你是甚麼料，你找我是怕你的醜事宣揚出去，臭娘們，賤貨，我是臭，是賤，你呢？大俠客，半夜爬上臭娘們床上來幹甚麼？跪在地上向賤貨求歡的又是誰？跟我萍水相逢的胡師父胡兆堂一筆要了他的命，就爲了他跟我打過招呼點過頭！你以爲這樣就是愛得我發狂？難怪有人唱着一夕魂消人不見呢！」她是一口氣數了一個狗血噴頭。

嘿嘿嘿，冷笑：「甘露珠，你已經走投無路，你站出去試試看，是你的話人信呀，還是大爺的話靈！不錯，我是愛過你，而且愛得要命，你自己犯賤，人心換狗肺，熱臉蛋貼冷屁股，不從我還要數我沽名釣譽，假冒爲善，騷蹄子，大爺的聲名給你破壞了還當了得，唱你這賤貨是我編的詞，現在江湖人人知道，個個明白，除了我還有王九爺。逃得過一筆掃地跟着就是金刀追魂，你往那兒走？」

背上撤出判官筆，跨上一步。「娘兒們，躺在地上讓老子玩個暢，就放你一條命！」

這就是譽滿江湖的湘江大俠周天虹？隱身樹上的柴籬菊不相信自己的耳朶啦，但不能不相信兩隻眼睛呀，還有那枝判官筆。

她不覺銀牙暗咬，好一個俠義道。

「老娘是既臭且賤的騷蹄子，你還是挨不上邊，看來你周大俠，比我還臭，還賤，還不要臉！」

柴籬菊不禁要大聲叫好了。

風聲一响，判官筆當頭壓來，甘露珠不敢迎架，扭身橫跨，避了一招，筆鋒半途收回改勢橫掃，直取對方柳腰，甘露珠縱身三尺，筆尖在鞋底擦過，好險的場面，她左手攀一攀樹枝，身子一盪，像飛燕投林般躍出一丈，背後抽出雁翎刀，轉面不屑道：「欺負女人你是拿手本領，今晚就算姓甘的被你殺了滅口，也還有人替你宣揚秘密，來吧，猪狗不如的周天虹，上呀！」

幪面人眞是氣得三尸暴跳七孔生烟，筆端一送，指點露珠前胸，居然下三濫的招法，甘露珠哼了一聲，傾翻腿飛，雁翎刀一點地，退出七尺，判官筆往下一沉，腕轉筆旋，筆尖倒向上，反撩對方小肚，這一招更加下流，男子攻打婦道的胸腹，乃武林大忌，周天虹但求殺人滅口，以爲林內並無他人，原形畢露，兇狠本相，判官筆，鎚，打，指，削，迫得甘露珠，頻頻退避，險象環生，竟在刀蕩臂震中，「嘶」一聲左袖被筆尖拖裂一條，露出了帶血的玉臂。

「哈，哈，哈，得來全不費工夫呢！」黑衣幪面人聞聲大驚，雙足一點，竄上樹叢，沒入枝葉中。

他知道來的是王九齡，爲了保名守譽，他唯有一走了之。

「露珠，剛才大概是周天虹吧？」

「誰都一樣！」她氣喘未定，但神色不豫。

「回去吧！何苦再流蕩江湖呢？」王九齡看來一片誠意。

「回去？回去做你的乾女？還是陪你上大坑？」甘露珠日光恨毒，杏眼含淚。

原來王九齡是甘露珠的義父。

「當初我爹臨終，托付你怎樣照顧我這個孤寒弱女的，我向你叩頭跪拜，你是我的尊長，你竟然包藏獸心，用酒灌醉毁去我的清白，姓王的老狗，你能算人，金刀大俠客？」她淚如斷綫珠，聲已嗚咽。

「混賬，該死，我居然人獸不分，還把他們當做除奸平妖的大英雄呢？」柴籬菊幾乎墮下樹來。

「露珠，我那一點待你不好，你是女人需要依靠，早晚要嫁人，跟我又有甚麼不滿意的，而且我這樣做並沒有違反答應你爹的諾言呀！不是盡量的照顧你嗎！」老奸巨滑，果然不同。

「老狗，你今晚現身，跟周天虹是同樣目的，殺我滅口，你活了這把年紀，在外邊金刀王九齡誰不尊重，你做的喪心病狂無恥下流的事，決不容我宣揚出去，你心腸之毒，手段之狠，比姓周十倍不止，下手吧，我不在乎。」她知道動手反抗，決不是對方三招之敵，誰叫自己命苦歷盡辛酸呢！

金刀王九齡操刀在手，仍然心平氣和道：「現在回心還不太遲，結束流浪生涯，對你並無壞處，我知道你還收着一個生病的小子，小白臉固然配你，窮日子也難挨呢！」

甘露珠聽他提到病人。不覺大驚，顫聲道：「你把他怎麼樣？人家是位正人君子人在患難中，可不能因我而害了他。」

「你跟我回去，我決不動他。」這是威脅。

「不，我絕不回去，你肯放過我們，往事不提，我用性命保證！」她哀求地。

「我要的是你，否則……」金刀一揚！「不能留下你這張嘴！」

「老不死的禽獸，上吧。」她閉日挺身，寧可一死。

金刀王九齡，嘆了口氣道：「這樣一個女人，死了實在可惜。」嘴上惋惜，手已用勁，只見金光一閃，血如箭射。蒼髯白眉的王九爺向前仆到地上，金刀插在土裏，左右搖幌不已。

木面無神低聲道：「一丘之貉」向二爺收劍回鞘。

一邊閃出仇不平。「怪不得他倆老是請咱吃喝，日的是想咱們幫着殺她！」指着再世爲人的甘露珠。

木面無神望望甘露珠，搖搖那無神的腦殼，轉身而去，留下仇不平的聲音道：「跟這種人交朋友，我還是情願回天台山對着枯樹朽木。」

「姑娘，你明白了吧，」甘露珠向柴籬菊隱身處發話。

柴籬菊百感交集，自己找到她，自己去通的風，雖然沒有報到訊，自己差點害了無辜一命。對着眼前憔悴芳容的甘露珠，吶吶言不成句。

「千夫所指，不疾而死，江湖上多少自命英雄好漢的男女，都以耳朶當眼睛，姑娘！回家去，染污身子來不及啦！」

柴籬菊想哭，哭不出，想叫，沒聲出。心裏堵得兇，喉嚨裏塞得慌，只在直喘氣。

「露珠，你怎麼啦，帶着刀往外跑！」有人氣急敗壞的奔回來。

柴籬菊大叫一聲！「原來是你！」

柴剛。

柴籬菊撲了上去。

甘露珠神色一黯，挾起雁翎刀道：「好啦，心上人來了，我算交代啦！」她看了二人最後一眼，悄自離去。

「喂！她是我妹妹啊！」柴剛情急大叫。

「哦？」甘露珠回頭訝異地，眼睛又再射出了希望光芒。

（完）

名 著 預 告

蕭逸先生繼「春雨濺花紅」後又一巨著：

民間技擊俠情鬥智中篇故事「搏命揚子江」

本刊旗下港、台武俠作者，人才輩出，作品愈出愈多，蔚爲大觀，而作者多爲年青有爲之士，治學之餘，以其天才橫溢之靈巧文筆，將胸中丘壑，一吐爲快。

蕭逸先生爲青年天才作家之一，其人温文典雅，儀表俊逸，誠爲俠情小說家言，所創造書中人物，均是豪情逸緻，慷慨悲歌，情節離奇曲折，文筆活潑生動，蕭君自撰寫「太原名刀」、「春雨濺花紅」刊出以來，備受各地讀友讚賞，單行本風行中外，列爲暢銷書刊之一。

再承蕭君爲本刊撰寫「搏命揚子江」故事，結構尤其稱絕，緊湊，確有突出之表現，故特別推荐！

該故事由下期起在本刊連載發表，敬希垂注。

綠林英豪傳奇故事之一

降龍伏虎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迷踪谷中綠林羣雄，各生疑心，霍元伽更欲遽施毒手，就在危機急迫中，胡栢齡適時趕了囘來，把洶湧思變的羣雄暫時鎮懾下去。翌日，胡栢齡同門師弟張敬安持帖拜山，胡栢齡責其不該出手毆斃錢炳及重傷巡山之人，張敬安不特不認錯，且狂態迫人，胡栢齡命霍元伽將其擒下，詎霍不敵，反傷在其血手印下，胡栢齡大怒，親自出馬，豈肯念在張敬安遠來投書，讓其一招先手—

一戰樹聲威　隻身赴虎穴

聽中羣豪，全都聚精會神，等看這一場龍爭虎鬥，有不少江北舊人——還暗暗替胡柏齡担心，寒碧崖盟主爭奪之戰，聽中羣豪，大都目睹霍元伽，胡柏齡力拚內功的凶險之搏，胡柏齡雖然稍勝一籌，爭得盟主之位，但那場大戰之後，他已累得筋疲力盡，文弱的張敬安力敗羅浮一叟，看去却並不吃力，仍然氣定神閒，毫無疲倦之容，兩人這一場搏鬥，鹿死誰手，實叫人難以預料。

張敬安在胡柏齡虎目神色逼視之下，又緩緩向後退了兩步，說道：「師兄當眞要和小弟動手麼？」

胡柏齡笑道：「難道我還用許不成，再不出手，我可能搶去先機了。」

張敬安突然放聲大笑道：「師兄這等苦苦相逼，小弟如再推辭，未免有傷家師威名，我恭敬不如從命，師兄留神了。」雙肩一晃欺身而上，左拳「直叩天門」當頭擊下。

胡柏齡左手疾起「天王托塔」，反向張敬安脈門扣去。

張敬安下落拳勢忽然一偏，拳臂出肘，右脚同時向前踏進一步，猛向胡柏齡「期門穴」上點去。

這一招看似平淡，實在寓攻於攻，去勢迅快至極。

胡柏齡右手橫裏點出，襲向張敬安肘間「曲池穴」，口中却大聲笑道：「師弟武功果然精進了不少。」

張敬安道：「好說，好說，師兄誇獎了。」右脚一旋，身子疾轉了大半週，讓開胡柏齡點襲之勢，右掌左腿一齊擊出，脚踢小腹「丹田穴」，拳擊前胸要害。

胡柏齡大喝一聲，雙手一併而出，由「童子拜佛」化作「野火燒天」，雙掌一上一下，上封拳勢，下擊張敬安膝間關節要害。

張敬安疾退兩步，突然一振雙臂，身子凌空而起，雙掌連環下擊，胡柏齡却凝神而立，揮掌接架，兩人同時以極快的變化相搏，張敬安脚落實地，兩人已過手了四招，只看的場中羣豪目不暇接。

胡柏齡接完張敬安連環掌勢，突然大喝一聲，欺身而進，左拳右掌，着着逼進，拳如巨斧開山，掌似落英繽紛，倏忽之間，打出六拳一十二掌，把張敬安迫退了七八尺遠。

搜魂手巴天義看的一皺眉頭，低聲對拘魂索宋天鐸道：「盟主武功似較寒碧崖比武之戰時，精進甚多，拳風掌勁，也似強勁不少，難道這短短半載之功，能有這大進展不成。」

主要要知那日寒碧崖爭奪盟主之戰，胡柏齡替谷寒香檢得那重傷孩子療治傷勢，耗去眞氣甚多，他和霍元伽動手之時，眞力尚未恢復，是以，那場力搏，顯得與霍元伽武功不相上下。

張敬安被胡柏齡奇奥，迅快的招術，迫得連連倒退，還手無力，心中才明白，

自己十餘年的苦練，仍是難當師兄神勇。

但覺胡柏齡拳勢掌力，愈來愈是強猛，接架漸感吃力，心中暗暗忖道：再這樣打下去，不出百招，我縱不爲他奇快的掌所傷，亦必被他雄渾的內力震傷，那時再想施展毒手，只怕爲時已晚。……

心念轉動，殺機陡生，雙眉軒動，目中兇光暴射，大聲喝道：「師兄這等苦苦相逼，小弟爲了師門聲譽，不得不施下毒手了。」

胡柏齡拳掌一緊，呼呼風生，把張敬安全身籠罩在掌勢拳風之下，口中朗朗笑道：「師弟不必惜念同門之情，有何絕技，但請施展，再不施展只怕沒有機會。」

張敬安冷笑一笑，右掌突然一變，疾忽絕倫的反擊過來，眨眼之間連攻七掌。

這七掌有如飛瀑急瀉，一氣呵成，渾如一式而出，登時把胡柏齡猛烈的攻勢阻住，搶回先機，不容胡柏齡反擊，左手突然高高擧起。

聽中羣豪，看兩人搏鬥之勢，越來越是驚險，無不屏息凝神而觀。

只見張敬安高高擧起的左掌，變成一片血紅之色。

胡柏齡突然向後疾退三步，雙掌合十靜站不動，鬚髮蝟立，滿臉莊嚴，虎目烱烱，神光如電，凝注在張敬安的臉上。

張敬安臉上閃掠過一抹獰笑，緩步走向前來。

胡柏齡圓睜的雙目忽然一閉，似是對血紅的手掌，不願多瞧。

羣豪眼看張敬安一步步的緩緩逼近胡柏齡身前，既不見胡柏齡後退，亦無出手施襲的樣子，不禁大感驚愕。

只聽張敬安冷笑一聲，道：「師兄留心小弟的『血印』掌力。」左掌呼的一聲猛劈而下。

但見一片血影，挾着腥風幻化出兩尺見方大小，把胡柏齡完全籠罩在「血印」掌風之下，迅快的在胡柏齡頭頂上盤旋兩週，但却並未立即落下。

四週觀戰羣豪，只道張敬安忽然間懷念起故舊之情，不忍施下毒手，是以停掌不落。

其實張敬安正以全力運集「血印掌」毒功，那掌勢盤空旋轉，每一旋轉，威力就增強甚多，準備運足全力，再一掌劈下，他心中明白這一掌，不祗是關係着這場搏鬥的勝敗，而且也是他性命生死所繫，這一擊如不能把胡柏齡震斃掌下，或者重傷當場，胡柏齡必將以強猛無倫的反擊之勢還擊過來。

胡柏齡外形之上，雖還能保持着鎮靜，但心中却是緊張無比，鄭秋的「血印掌」滿含奇毒，別說是被掌勢印上，就是掌風中挾帶的毒氣，已足以置人死地，那裏敢絲毫大意，凝神運氣，全身堅如鋼鐵，暗運「天星指」神功，蓄勢戒備，俟機出手。

只覺張敬安掌勢旋舞之間，陣陣腥臭之氣，隨掌而出，撲鼻欲嘔，趕忙行功閉住眞氣。

張敬安掌勢在胡柏齡頭上繞了兩週之後，突然拍下。

胡柏齡大喝一聲，縱身而起，右手一伸，疾向張敬安拍下的掌勢上面迎去。

兩條人影乍合即分，張敬安悶哼一聲，向後連退了四五步，才拿樁站住，胡柏齡也往後退了一步。

兩人四目相注，誰也不發一言，大約過了一盞熱茶工夫，張敬安才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師兄武功過人，小弟不是敵手，咱們異日有緣再見之時，小弟當再領教師兄的武功。」

胡柏齡冷笑一聲，道：「怎麼？師弟還想走麼？」

張敬安道：「小弟雖然不是師兄敵手，但自信還能走得了。」

胡柏齡道：「師弟已被我『天龍指』反震之力，傷了內腑，兩個時辰之內，傷勢就要發作，縱然不和人動手相搏，也難走過百里，何況『迷蹤谷』中重重攔截暗樁，我縱然放你走，你也走不了。」

張敬安冷冷答道：「小弟『血印掌』力中，含蘊奇毒，師兄雖然用『天星手』破了我的『血印掌』，只怕人也被巨毒所傷。」

胡柏齡笑道：「可惜師弟功力不足，無法把那含蘊在掌力中的奇毒，逼入小兄身體之內。」

張敬安臉色一變，道：「這麼說來，師兄是存心要把小弟留在這『迷蹤谷』中了。」也不待胡柏齡答話，轉身大步向外走去。

胡柏齡大聲喝道：「站住！」

張敬安轉過頭來，道：「怎麼樣？」

胡柏齡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迷蹤谷』中二死三傷一事，師弟尚未交代，就想一走了之麼？」

張敬安暗中運氣，果覺內腑已受重傷，忖道：我如此刻堅持要走，勢必要傷在師兄手中，師父遙隔千里之外，不到七七會期，只怕難知凶訊，眼下必需先想出一個自保之法，再思脫身之計。

心念一轉，回首笑道：「師兄既不念同門之誼，不知要如何發落小弟？」

胡柏齡冷冷說道：「暫屈師弟之駕，留我『迷蹤谷』中，待我查明事情經過，再按我『迷蹤谷』條律處决。」

張敬安微微一笑，道：「師兄大公無秘，無怪能使天下綠林傾服。小弟願成全師兄威名。」緩步走了過來。

胡柏齡正待回首吩咐鍾一豪把張敬安押送石室，忽覺微風颯然，張敬安突以迅快無比之勢，欺身攻了上來，揮手一掌，橫拍過來。

這一擊猝然發難，全力出手，來勢兇惡無比。

胡柏齡大喝一聲，右手一招「雲霧金光」硬接了張敬安的掌勢，左手在胸前劃了一個半圓圈子，一拳擊出。

兩人掌勢接實，張敬安被胡柏齡強猛的反彈之力，震退了兩步，脚步尚未站穩，胡柏齡左手打出的拳風又到，張敬安只覺胸前受重力一擊，張口噴出一口鮮血，倒了下去。

胡柏齡凝目望了張敬安一眼，說道：「把他抬入石牢之中。」

立時有四個健卒，應聲奔了過來，抬起張敬安，急急而去。

大殿上一片沉寂，百餘人肅然靜立，鴉雀無聲。

胡柏齡緩步走到霍元伽身旁，低聲問道：「霍兄傷勢如何？」

霍元伽驕狂之氣，一掃而空，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答道：「服下盟主靈丹，傷勢已大見好轉……」

他微微一頓，歎道：「屬下今日明白那次寒碧崖爭霸之戰是盟主有意相讓！」

胡柏齡歎道：「霍兄請好好養息傷勢，日後借重之處正多……」

霍元伽朗聲接道：「盟主心地仁厚，屬下今日方知，日後如有需得我霍元伽賣命之處，屬下萬死不辭，如若口不應心，天誅地滅。」他心感胡柏齡救命之恩，已是心口傾服，奪盟主之心，忽然消去。

胡柏齡慰然一笑，高聲說道：「人生於世，不過百年時光，不談因果報應，死亡轉眼間事，多少善良人家，被我們鬧的妻離子散，爲非作歹，舉手殺人，也許能逞一時豪快，但當午夜夢廻，神志清醒之時，捫心自問，我們得到了什麼？咱們綠林中出身之人，常爲人所不恥，難道當眞是生具惡性麼？」

他輕輕歎息一聲，接道：「此中之情，想諸位心中都很明白，以兄弟爲例，數年前所作所爲，無一不是爲害人間之事，當眞是積惡如山，兩手血腥。」

廳中羣豪，似都聽得十分入神，齊齊把目光投注在胡柏齡身上。

胡柏齡微微一歎，說道：「積惡愈多，一旦悔悟時，痛苦愈深，求恕之心，也特別强烈……」他當着一羣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綠林盜匪，大談其改過向善之心，居然說的個個側耳靜聽。

這當兒，忽見一人急步奔入大廳之中，衝到胡柏齡身前，急聲說道：「盟主！……」他似是有着火急之事，但叫出盟主二字之後，突然又停口不言。

羣豪轉目相望，見來人正是胡柏齡同離「迷蹤」谷的余亦樂，只見他滿臉睏倦之容，似是經過一段緊急的長途跋涉。

胡柏齡目光凝注余亦樂臉上，點頭笑道：「你回來了？」

余亦樂容色莊嚴的答道：「屬下回來了。」

胡柏齡道：「你一路奔行，想已很倦了，先請休息一下，有話等會兒再說。」

余亦樂道：「屬下身子還撐得住！」

胡柏齡看他站着不肯退去，心知他定有要事相告，微微一聳眉頭，道：「你有緊要事麼？」

余亦樂舉手揮拭一下頭上汗水，道：「屬下遇得了武當派紫陽道長。」

胡柏齡臉色一變道：「紫陽道長怎麼樣？」

余亦樂道：「他就要來拜會盟主，今日午後不到，明日一早準來。」

羣豪一聽紫陽道長，要親來「迷蹤谷」中拜會胡柏齡，個個心頭一沉，暗道：「紫陽道長乃一派武林宗師之尊，豈肯輕易移駕到「迷蹤谷」來？此行定然有着異常重大的事。

余亦樂道：「他親口相告屬下、大概是不會虛假了。」

胡柏齡道：「你幾時遇到他了？」

余亦樂道：「今晨寅時光景，就在咱們『迷蹤谷』外不足百里一座小村之中，那裏有很多武當派門下弟子，由紫陽道長親自率領，似是有着什麼重大之事……」說到此處，又突然住口不言。

胡柏齡也不追問，淡淡一笑，道：「除了此事之外，還有什麼事麼？」

余亦樂淡淡一笑，道：「除了武當派中人外，我又遇上了幾個少林和尙。」

他雖盡力想使自己的聲音平和，若無其事一般的，但這消息，却震動了全場羣豪紛紛交頭接耳，低聲議論。

胡柏齡道：「遇上了少林和尙，怎麼樣？」

余亦樂在胡柏齡緊緊追問之下，似已無法再保胸中隱密，突然提高了聲音，說道：「以屬下之見，武當，少林兩派中人，似是有意在那山村之中會合，如非有什麼重大事故，兩派決不會聚集在那座村中相見……。」

廳中羣豪都聽得臉色大變，都覺此擧大不尋常，只有胡柏齡還保持着鎭靜之色，問道：「除了少林，武當兩派之外，還有其他門派中人麼？」

余亦樂道：「武當，少林兩派中人，我都親目所見，而且看的十分清楚，至於是否有其他門派中人，就不知道了。」

胡柏齡淡然一笑，道：「曉得了，余兄先請休息去吧！」

余亦樂應了一聲，抱拳一禮，離開大廳。

鍾一豪道：「武當派紫陽道長，甚少離開武當山，如非有什麼重大事故，也不會和少林寺中和尙會合，屬下願獨自前往一探究竟，回報盟主。」

胡柏齡暗暗想道：這兩派會聚此處，定然有事，只不知是爲着對付七七之日鄱秋主持的羣魔大會，還是對眼下的「迷蹤谷」有所圖謀，略一沉忖，說道：「鍾兄旣願涉險一行，足見胆氣過人，不過此行千萬不能和人動手。」

鍾一豪道：「盟主放心，屬下就此上道。」躬身長揖，縱身躍出大廳，急急奔去。

胡柏齡目注鍾一豪背影消失之後，揮手對羣豪說道：「諸位各請回房休息，也許這一兩天內，咱們『迷蹤谷』，要有一番大變。」當先離開大廳，緩步而行。

谷寒香正在倚門相望，她宿住之處，雖和聚義廳相隔咫尺，但胡柏齡曾囑咐於她別到聚義廳中找他，谷寒香生性柔順，心中雖然憂急，也未到廳中找他，但却倚門相望。

一見胡柏齡後，立時急步奔迎上去，笑道：「我幾次想到聚義廳上看你，但想到你不要我去，就只好站門口等你了。」

她一言一字，無不出自衷誠，不必生動美麗的詞藻堆砌，聽來就動人肺腑，情意深重。胡柏齡雖有沉重的心事，但見愛妻如花笑容，亦不禁眉頭一展。

兩人並肩而行，慢步踱入竹籬。

苗素蘭，萬映霞早已在廳中相候，兩人尙未落座，立時送上香茗。

谷寒香親捧香茶，送到胡柏齡身前，依在他身側坐下，笑道：「大哥離開『迷蹤谷』中數月，我已無能處理谷中之事，想來我實在是個很笨的人。」

胡柏齡道：「谷中之事，千緖萬端，

我也無法處理得很好……」

谷寒香笑接道：「現在好啦，你回來了，用不到我再費心。」

胡柏齡忽然放下茶杯，站起身來，說道：「咱們去看看孩子，好麼？」

谷寒香嬌聲說道：「我早就想要你去看他了，但見你忙碌的很，不便啓齒。」言來滿臉歡愉之色，心中似是十分高興。

苗素蘭低聲說道：「夫人已有了孩子麼？我怎麼沒有見過呢？」

谷寒香道：「不是我生的，是我們檢的孩子。」

苗素蘭道：「寄養在別處麼？」

谷寒香側目望了胡柏齡一眼，才長長歎息一聲，答道：「這件事很少人知道，但姊姊不是外人，自然可以告訴你。」

胡柏齡微微一笑，說道：「苗姑娘和我們一起去吧，說不定日後還有借重姑娘之處。」

苗素蘭道：「如有需用小婢之時，萬死不辭。」忽然覺着胡柏齡這兩句話講的甚是悲傷，不禁回目凝注在胡柏齡臉上，啓唇欲問。

那知胡柏齡不容她開口，已搶先站起身來，笑對谷寒香道：「咱們走吧！」谷寒香緊隨着站起身來，兩人並肩向後院行去。苗素蘭略一沉忖，隨在兩人身後。

這一所廬屋，依山而築，出了後門，就是聳立的山壁。滿山松竹青草，不見一處登山之路。

胡柏齡當先而行，分開草叢，直向山壁上面攀去。行約十餘丈高，到了一座突岩之下，胡柏齡擧手推開岩下一塊山石，沿着一條甬道，向下行去。

苗素蘭微微一皺眉頭，低聲問谷寒香道：「夫人，把孩子藏到這山腹石洞之中，是何用心？」

谷寒香道：「我不知道，這是大哥的主意。」

談話之間，已到盡處，只見一座兩間房子大小的石洞，靠右面石壁處，堆積着一片乾草，草上錦被繡褥，仰臥着一個四五歲的孩子，鼻息微聞，似是正睡的十分香甜。

谷寒香急步奔了上去，蹲下身子，擧手拂着那孩子的滿頭柔髮，低聲說道：「孩子，你瘦啦！」

那孩子緩緩睜開眼睛，瞧了谷寒香一眼微笑說道：「媽媽好久沒有來看我。」

谷寒香道：「近日來事情繁忙，抽不出時間來此看你。……」

那孩子輕輕歎息一聲，道：「我很想念媽媽。」小臉側轉，忽然挺身坐了起來，接道：「義父也來了？」

胡柏齡微笑道：「咱們數月工夫沒見了。」

那孩子道：「我不知道有幾個月，但時間很長，很長，你教我的武功，我都全學會了。」

谷寒香柔聲問道：「孩子，你一人住在這裏，心裏害怕麼？」

那孩子搖頭笑道：「我原來害怕的，但住久了就不害怕啦！」

苗素蘭看那孩子滿臉紅光精神甚是飽滿，心中甚感奇怪，說道：「這幾日也未見有人送飯來麼？」

谷寒香搖搖頭道：「沒有！」

那孩子似已聽得兩人談話，伸手從枕頭旁邊，摸出兩隻大玉瓶，道：「我吃的這個。」

苗素蘭看那兩隻玉瓶之中都裝滿黃豆般大小的黃色藥丸，一時之間，認不出是什麼藥物，默默不言。

胡柏齡笑道：「這是虎肉及百年何首烏，岐黃合配的藥丸，對孩子身體筋骨，都有幫助，唉！這小孩子先天已甚虛弱，再加上身受重傷，失血甚多，服用此丸，使他身體早日强健起來。」

苗素蘭回眸望了胡柏齡一眼，道：「盟主專爲他配製此藥，用心可算良苦。」

那孩子忽然歎息一聲，道：「義父對我說，吃這藥丸，不但身體强壯，而且，學習武功，也快速甚多，將來好替爹娘報仇。」

胡柏齡笑道：「我教你的武功都學會了嗎，演習一遍給我看看好麼？」

那孩子點頭答道：「會是都學會了，只是不知對不對，我要作錯了，義父再教吧！」翻身而起，雙手平胸靜立了一陣，一脚一脚的緩緩踢出。

胡柏齡看他出手的拳脚路數，一招一式的，和自己相授的一般，一套拳法用完，竟無一招出錯，心中甚是高興，撫着他頭髮，笑道：「你這樣聰明，又肯用心去學，不出十年，定可把我一身本領，全都學會，只不知義父，還能教你十年不……」最後一句話，講的十分神傷，大有英雄末路之歎。

谷寒香忽然回過身來，日光凝注在胡柏齡身上，道：「大哥，你說什麼？爲什不能教他十年……」

她微微一頓，接道：「唉！自從大哥奪得綠林盟主之位，就失去歡樂，每日憂慮重重，我看這綠林盟主別幹了，咱們還和過去一樣，每日在深山大澤之中奔走，雖然追蹤的鐵騎不絕，有時一夕數驚，但大哥却每日都快快樂樂毫無憂慮之色。」

胡柏齡已知自己失常神情，引起嬌妻多心，趕忙收斂心神，哈哈大笑，道：「我那裏有什麼憂慮了，只是想到這孩子，……」他本想說想到這孩子生身父母死時的凄慘之情，以分嬌妻之疑，但話將出口之時，忽然覺着此話勢將引起孩子感傷，趕忙住口不言，哈哈大笑一陣，含含糊糊的支吾過去。

谷寒香心地純潔，只道他眞是想到孩子父母悲慘的遭遇，引起心中不安，當下輕輕一歎，說道：「過去的事，別多想它啦！咱們今日來看孩子，應該歡歡樂樂才對。」

苗素蘭插口說道：「盟主日理萬畿，難得偷到半日清閒，我去準備幾樣酒菜，送入這石洞中陪孩子吃餐飯吧！」

胡柏齡沉吟不言，旣不答應，也不阻止苗素蘭去拏酒菜。

谷寒香却點頭笑道：「姊姊的主意甚好，只是有勞姊姊跑一趟了。」

苗素蘭道：「此乃奴婢該做之事……」轉身離開而去，片刻之後，已然捧個木盤進來，盤中放着四樣小菜，和一壺酒。

她把小菜一樣樣的擺好，然後又替胡柏齡谷寒香斟滿了酒杯。

胡柏齡搶先端起酒杯，笑對谷寒香道：「這幾月來，使妳担憂受怕，我心中極是不安，敬妳一杯酒聊表愧疚之意……」

谷寒香突然奔了過去，偎在胡柏齡懷中笑道：「大哥這次出外歸來，好像和我生疏多了，我是你的妻子啊！怎麼可以和我說這些話……」臉上笑容依然，兩行熱淚却順腮而下，低聲吟道：「天老地荒情不渝，生同羅幃死同穴……」

胡柏齡輕輕歎息一聲，拂着嬌妻頭上秀髮，心中泛起無比的凄涼之感，暗自忖道：我本可帶嬌妻隱跡世外，悠遊林泉，過着神仙般的清靜生活，却偏偏動了爭什麼綠林盟主之心，鬧的騎虎難下，外不能得各正大門派首腦人物諒解，內不得綠林同道傾服，以鄢秋爲首的一羣歸隱綠林魔頭，卽將重出江湖，勢非把武林中攪個天翻地覆不可，眼看一場悲慘的殺刼，卽將展現於武林之間，自己挾在中間，兩面受敵，想到憂苦之處，不覺間雄心頓消。

谷寒香緩緩由胡柏齡懷抱之中，抬起頭來，拭去臉上淚痕，嬌笑道：「大哥！你心裏不快樂了，唉！我不該這樣喜愛流淚……」

胡柏齡心頭一凛，暗道：「胡柏齡啊！胡柏齡，你昔年霸行江北，殺人越貨，作惡人間，豪氣凌雲，天不怕，地不怕，好像世界上無你畏懼之人，無你畏懼之事，怎的心存救人救世之念後，反而有些畏首畏尾，瞻前顧後起來？」當下一振精神，豪壯的笑道：「香妹不要多心，我那裏不快樂了，咱們喝杯酒吧！」首先舉杯，一飲而盡。

谷寒香微微一笑，舉起手中酒杯，一口喝完，說道：「大哥，你的生日快要到了。」

胡柏齡畧一思忖道：「妳記得很清楚啊……」

谷寒香笑道：「過去我們終日奔逃，沒有時間替你慶賀，今年我要好好的燒些菜，替你慶祝一番。」

胡柏齡回望了那孩子一眼，笑道：「眼下距我生日，還有半月之久，到時候再說吧！」

谷寒香道：「我這幾個月之中，學會了好些烹飪之術，都是那些你很喜歡吃的菜，……」

胡柏齡似是忽然間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笑道：「香妹，我想起一件事來，不知該不該作？」

谷寒香道：「你要和我商量什麼？」

胡柏齡道：「是啊！一個人活在世上該不該爲後人留下些思慕追懷的事？」

谷寒香尋思了片刻道：「那自然是應該了。」

胡柏齡微微一笑，又道：「咱們這『迷踪谷』中，大都是綠林道上人物，對孩子只怕甚是不宜，我忽然想起了一位多年不見的好朋友，想要妳把孩子送到他那裏去……」

谷寒香道：「怎麼，你朋友的武功，還强過你麼？」

胡柏齡笑道：「不但武功强我甚多，而且胸博天文，地理，乃當今武林中有數奇人之一。」

谷寒香默然沉思良久，才長長嘆息一聲，道：「我一人送他去麼？」

胡柏齡道：「我寫封書信，要文天生和霞兒陪你同去。」

谷寒香道：「那我們不是又要分離很久了麼？」

胡柏齡畧一沉吟，豪壯的笑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要死了，妳總還要獨活下去。」

谷寒香嬌軀一顫，手中酒杯掉在地上，打的片片粉碎，呆了一呆，嘆道：「唉！大哥，到現在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嗎？你死了，我那裏還能活得了呢？」

胡柏齡凝目望去，只見嬌妻一臉纏綿悱惻之情，不禁心中大慟，微笑說道：「人生百歲，誰也難免一死，我不過說句玩笑之言，妳怎麼能够當眞？」

他雖然盡量想使自己的聲音，變的柔和，平靜，但却無法克制住一縷悲苦之情，但覺眼光人影糢糊，熱淚奪眶而下。

谷寒香站起身子，緩步走了過來，柔聲說道：「大哥我不去送孩子了，要文天生和霞兒送他去吧！我要留在『迷踪谷』中陪你。」

胡柏齡霍然而起，拂拭去臉上淚痕，笑道：「我還有事，不能在這裏陪你們了。」伸出手來，拍拍那孩子頭頂，大步向外走去。

苗素蘭本想伸手攔阻於他，但見他滿臉莊嚴之色，那裏還敢伸手攔擋，疾向側旁一閃，讓開去路。

谷寒香生平之中，從未見過胡柏齡這般對待過她，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處理才好，呆呆的望着胡柏齡大步走去。

原來胡柏齡忽然覺着谷寒香似水柔情，使他豪壯之心大消，不敢再坐下去，才起身離座而去。

只覺千頭萬端，百種愁慮，一齊湧上心頭，饒是他一向機智過人，也想不出善處之法。

步出石洞，草叢，迎面吹來了一陣山風，頓覺神志一清。

忽然心中一動，暗暗忖道：鄢師叔一向鬼計多端，派師弟到我「迷踪谷」中送信，決不會不作預防，我既然有了救世之心，何不索性涉險羣魔大會，一探他們密謀鬼計，先作預防之策。

心念一轉，突然放開脚步，直向石牢之中奔去。

這「迷踪谷」中石牢，乃是依據天然的形勢，在山壁中開鑿而成，不但堅不可破，而且外面石門一閉，形如山壁一般，不知底細之人，根本難以看得出。

胡柏齡行到一面光滑的山壁之處，伸手在石壁之上，輕輕彈了三下。

等候片刻工夫，那石壁間忽然自行裂出一扇門來。

一個勁裝佩帶着單刀的大漢，急步走了出來，對着胡柏齡躬身一禮，垂下雙手，恭恭敬敬的站在一側。

胡柏齡微微一頷首緩步直向裏走去。

這座石室，乃「迷踪谷」中，最堅固隱密的一座石室，專以用來囚禁重要的人犯。

轉過幾個彎子，只見一座兩間房子大小的石室中，一層厚厚的枯草上，仰臥着張敬安。

胡柏齡輕輕叩了兩下鐵栅，叫道：「師弟……」

張敬安緩緩睜了一下雙目，望了胡柏齡一眼，又慢慢的閉上了眼睛，眼光渙散，一副有氣無力的神態，看去傷勢仍是極重。

胡柏齡回頭望了那隨在身後，佩帶單刀的大漢一眼，說道：「打開栅門。」

原來那石室前面配以茶杯粗細鐵栅。那佩刀大漢應了一聲，取出鑰匙，開了栅門鐵鎖。

胡柏齡推開栅門，緩步走到張敬安身側，舉手在他胸前「玄機穴」上拍了一掌，說道：「師弟傷勢很重麼？」

張敬安突然一睜雙目，挺身坐了起來，滿臉忿怒之色，說道：「師兄可是來要小弟的命麼？」

胡柏齡搖頭嘆道：「我如想要你的命，也不來看你了。」

張敬安振起的精神，忽然一懈，雙目中暴射出的神光，也忽然散去，又緩緩躺下身去，冷冷說道：「師兄可是想以故舊之情，騙我說胸中隱密，然後，再把我殺了。」

胡柏齡道：「兄弟如此多慮，倒叫小兄有口難辯了。」

張敬安道：「師兄既非要我性命，又不是想探求我胸中隱密，到石牢中看我不知是何用心？」

胡柏齡道：「我是來替你療治傷勢來的。」

張敬安冷冷道：「我自信家師有能療治天星指的傷藥，師兄如果眞存下放我之心，只要護送離開『迷踪谷』也就是。」

胡柏齡心中一動，道：「縱然我送你離開『迷踪谷』，還有一段千里行程，你身負重傷，如何能够走得回去？」

張敬安微微一啓雙目，冷笑一聲，道：「師兄可是懷疑這『迷踪谷』外有人接迎我麼？」

胡柏齡正容說道：「咱們究竟有着同門之誼，我傷你之後，心中甚是不安，幾經沉思，才跑來探望於你，我要把你傷勢療治好後，親自送你去見鄢師叔，當面向他請罪，面領責罰。」

張敬安畧一沉吟，冷然道：「師兄果是不凡，心機深沉，常人難及……」

胡柏齡淡淡一笑，接道：「師弟傷勢甚重，不宜再多說話，快請暗中運氣，等我打通你幾處受傷經脈之後，和我攻入你體內眞氣相應，只要血脈一暢，傷勢就不會再繼續惡化了。」說完，伸手扶起張敬安的身體。

張敬安口中雖然未置可否，但暗中依照了胡柏齡吩咐之言，勉强受着痛苦，運行眞氣。

胡柏齡手掌一和張敬安背心相觸，立時覺出他已在暗中運功，也不點破，微微一笑，道：「師弟請小心了，現下小兄先點你後背八穴。」左手扶着張敬安的肩頭，右手揮動起落，眨眼間，連拍張敬安八處穴道。

張敬安自知眼下傷勢甚重，胡柏齡如存下殺他之心，防也無用，心中倒甚坦然，毫不戒備。

胡柏齡拍完他後背八穴之後，畧一停息，又道：「我現在要用本身眞氣，由師弟『命門穴』攻入，師弟如能强忍傷痛之苦，勉力運氣相應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張敬安已覺出胡柏齡眞心眞意的在替自己療傷，長長吁一口氣，答道：「師兄吩咐，小弟無不從命。」

胡柏齡舉手一掌按在張敬安背心之上，登時由掌心傳出一股熱流，直向張敬安體內攻去。

張敬安覺出那熱流有如長江大河一般，滾滾不絕的攻入體內，立時把强行提聚的一口眞氣，向後逼去。

兩氣相合，張敬安發覺身上痛苦六減，輕鬆甚多。

但覺全身行血，被一股强烈熱流推動，疾向身體四週行去，暢通四肢，行達百骸。

大約有一頓飯工夫之久，胡柏齡才收回按在張敬安背後「命門穴」上的右掌，笑道：「師弟請自行運氣調息一陣，小兄也在此處相陪，傷勢就可減去大半，兩三天內，就可完全復元了。」

張敬安回頭看時，只見胡柏齡正自揮着手帕，拂拭着滿臉大汗，微微一笑，道：「小弟只道這次必死，却未料到師兄回心轉意，又親手替我療治傷勢。」

胡柏齡低聲說道：「師弟氣血初通，不宜多勞神說話，快些運氣調息。」

張敬安運氣行血一週之後，睜眼看時，胡柏齡已先他調息完畢，笑道：「師兄天星指功，果是不凡，小弟曾聽家師談過此門武功，並非人人都可練成，必需有着上乘稟賦之人，才可習練此技。」

胡柏齡笑道：「武功一道，各有其長，亦各有其短，任何一門，一種武功，學去都不容易，師弟的『血印掌』也是武學極難練成的精華之學，功力到了爐火純青，只怕比小兄的天星指尤勝幾分。」

張敬安笑道：「師兄『天星指』神功，乃專破天下歹毒掌力之學，『血印掌』功力縱能練到十成火候，也難以勝過師兄的天星指神功。」

胡柏齡微微一笑，起身說道：「委屈師弟，暫仍留在這石牢之中，小兄立時着人送上酒飯，師弟用過酒飯後，請繼續運功調息，今夜三更時分，小兄再來石牢中接你，親自送你出谷，護送兄弟去見鄢師叔！我已有十幾年沒有見過師叔的面了，也該去探望他老人家一次。」

他故弄玄虛，說出三更時分，再來接他，然後送他出谷，言下之意，似有着甚大苦衷。

張敬安微微一笑，道：「師兄盡管請便。」

胡柏齡轉身離開石牢，回頭帶上鐵栅，大步而去。

張敬安望着胡柏齡的背影，心中反覆推想胡柏齡相救之意，想來想去，找不着一點破綻……。

不大工夫，鐵栅重開，一個二十左右的壯漢，捧着一個木盤，走了進來，盤中放着四樣精美菜餚，和一瓶上好的大麵，八張油餅。

張敬安腹中早已甚感飢餓，狼吞虎嚥的大吃起來，一瓶大麵，八張油餅，和四盤菜餚，一氣吃光。

那送飯壯漢，一直十分拘謹的垂手站在一側，待張敬安用完酒飯，便收拾了碗筷而去。

此人入柵到離去，始終未發一言，也未仔細的看過張敬安一眼。

張敬安用過酒飯，覺着精神已恢復了不少，依照胡柏齡相囑之言，繼續運氣調息。

晚上三更時分，胡柏齡果然依約而來，全身勁裝，佩劍提拐，開了柵門，笑道：「師弟可覺着傷勢好些麼？」

張敬安道：「傷勢已好了甚多，只是有勞師兄親自相送。……」

胡柏齡不容他再說下去，接道：「師弟既覺着傷勢好了甚多，咱們就此上路，我已派人在谷外備馬相候了。」

張敬安站起身來，隨在胡柏齡身後而行，一路行去，遇到甚多巡夜之人，見到胡柏齡時，齊齊施禮拜見。

片刻工夫，出了山谷，果然有兩個中年大漢，牽着兩匹健馬，在一株古松下面等候。

沿途之上，胡柏齡始終未發一言，張敬安也未問過一句。

直待出了谷口，胡柏齡從那兩個大漢手中接過馬韁，才回頭笑對張敬安道：「師弟請上馬趕路了。」

張敬安縱身躍上馬背，說道：「師兄請。」

胡柏齡道：「小兄走前一步了，替師弟帶路。」一抖韁繩，放馬向前衝去。

張敬安縱馬急追借着一彎新月，急奔而去。

兩人放馬奔行了十餘里路，張敬安突然勒住馬韁，說道：「師兄請慢行一步，小弟有幾句話……」

胡柏齡勒住馬回頭，笑道：「師弟有什麼話，儘管請說。」

張敬安道：「不敢相瞞師兄，這迷踪谷外，還有人迎接小弟。」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不知迎接師弟之人，現在何處，咱們一起去見他！」

張敬安道：「師兄如不相疑，小弟立時可召他來此。」

胡柏齡心頭微微一震，但表面之上，仍然保持十分鎮靜的神態，說道：「師弟說那裏話，小兄如會相疑，也不會親自送你了。」

張敬安探手入懷，摸出一個圓型之物，在手中掂一掂，笑道：「這是家師精心研製而成的傳音器，師兄不知是否見過。」突然振腕一抛，投了出去。

但聞一陣嗡嗡之聲，不絕如縷，劃破了寂靜的月夜。

張敬安臂力過人，那投擲之物，斜斜飛出了十幾丈，嗡嗡之聲，延續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

胡柏齡望了張敬安一眼，笑道：「此物用來作傳訊之用，倒是不錯。」

張敬安道：「咱們在這裏等一會。」

兩人跳下馬來，等了約一頓飯工夫之久，果見西面山谷之中，奔來了一條人影，來勢迅快絕倫，片刻之間，已到了兩人停身之處。

胡柏齡凝目望去，只見來人年約三旬上下，一身勁裝，身上佩着一柄長劍。

張敬安指着來人，笑對胡柏齡道：「這位周兄，乃家師一位好友門下，這次和小弟同來，本想一齊入谷，拜見師兄，但周兄覺着師兄盛名過大，只怕不肯接見，是以，留在谷外相候！」

胡柏齡目光何等厲害，一見來人立時覺出此人甚是自負，當下一抱拳，說道：「周兄。」

他心思縝密，一聽張敬安引見之言中，並未說出來人究竟是何人門下，知對方仍有相防之心，也未多問。

來人本甚驕傲，見到胡柏齡後，有如未見一般，神態之間，十分冷漠，但見胡柏齡當先對他抱拳作禮後，倒是有些不好意思起來，趕忙的還了一禮，笑道：「久聞胡兄大名，今日一見足慰生平渴慕。」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江湖傳言，豈可當眞，周兄過獎了。」

張敬安突然接口笑道：「英雄相惜，兩位是一見如故了。」

胡柏齡回頭望了張敬安一眼，笑道：「師弟，咱們早些趕路如何，我想師叔老人家，定在盼望着你的回音。」

張敬安還未來及答話，那勁裝大漢突然接口說道：「胡兄這迷踪谷外，來了甚多道士，和尚，不知何故？」

胡柏齡一皺眉頭，心中忖道：少林，武當兩派，也未免有些欺人過甚了，縱是對我存有防範之心也不能這等明目張胆。

那勁裝中年大漢，眼看胡柏齡沉思不語，忍不住又接口說道：「據在下所見，這些和尚，道士，個個都是身懷上乘武功，而且身佩兵刃，似非一般的遊方道士，行脚和尚，成羣結隊，若有所圖。」

胡柏齡心中雖然忿怒，但他定功過人，能把喜怒之情，壓制心中，不使形露於外，當下淡淡一笑，道：「周兄所見之人，想來定是少林，武當兩派的門下。」

張敬安道：「怎麼？師兄已和兩派結過嫌怨？」

胡柏齡笑道：「百年以來，咱們綠林道上人物，無時無刻不在和少林，武當兩派衝突，小人這『迷踪谷』既被稱謂天下綠林總寨，自是要引起兩派注意……。」

那勁裝大漢忽然冷笑一聲，接道：「胡兄氣度恢宏，量大如海，如是小弟早就給他們一點顏色看了！」

胡柏齡心中暗道，此人不知道是何人門下，口氣如此狂傲。留神瞧去，只見其人兩面太陽穴，高高突起，目中神光如電，果是身負上乘武功之人，當下微微一笑，道：「小弟雖取得天下綠林盟主之位，但各方豪雄，大都是一方霸主身份，一時之間，甚難消除彼此歧見，無暇對外，致少林，武當兩派，這等囂張……。」

他話還未完，突然丈餘外一座山石之後，傳出一聲冷笑。

那冷笑之聲，雖甚輕微，但三人均是一等高手，耳目靈敏異常，俱都聽得甚是清晰。

那中年勁裝大漢首先發難，大喝一聲：「什麼人！」探懷揚腕，兩點寒芒，破空而出。

但聞兩聲金石相擊，月光下閃起一串火花。

胡柏齡看他發出暗器，並非存心打人

，不過是借機賣弄一下强勁的腕功。

那中年勁裝大漢，暗器出手，人也隨着急躍而起，兩臂一振，直向上升起了一丈五六尺高，然後一收雙腿，懸空打了一個旋身，斜向傳出冷笑的巨石撲去，宛似一隻巨鳥撲下，身法迅捷，姿勢又極好看，將要撲近山石，右腕一翻，背上寶劍出鞘，撒出一片劍光猛襲而下。

就在他長劍揮舞出手之時，一條人影，突由山石後面直沖而起。

變方升落之勢，均極快速，快的人目不暇接。

但聞一陣鏗鏘金鐵交擊之聲，劍光忽斂，兩條人影，乍合即分，同時由空中飄落實地。

胡柏齡凝神看去，只見一個身着灰袍，手橫禪杖的老僧，卓立在月光之下。

那勁裝中年大漢，回目望了胡柏齡一眼問道：「胡兄可識得這位大和尚麼？」

胡柏齡雖然不識，但却知這老僧，定是少林寺中之人，當下說道：「這位大師父倒是陌生但想定是少林寺中的高僧？」

那勁裝大漢縱聲笑道：「胡兄既不相識，那就交給小弟對付吧！」一揮手中長劍，向前欺進兩步，說道：「久聞少林和尚，個個身負絕世武功，但在下一直恨無機相遇，今宵得能一晤，良機難再……」

那灰袍僧人高喧一聲佛號，打斷了那中年勁裝大漢的未完之言，說道：「貧僧乃嵩山『達摩院』中天望……」

那中年勁裝大漢冷然接道：「管你天望地望，先來接我三劍試試。」話出口，劍勢隨發，一招「天外來雲」當胸刺去。

天望大師長眉聳動，面上微泛怒色，一杖「野舟橫渡」封開劍勢。

那中年勁裝大漢不容天望大師還手，手中長劍左掃右點，兩招連續擊出。

但見一片流動的劍光，幻起朵朵劍花，齊向天望禪師攻了過去。

天望禪師冷笑一聲，鐵禪杖「雨打梨花」舞出一片護身杖影，一片叮叮噹噹之聲，把勁裝大漢劍勢震開，口中高宣一聲：「阿彌陀佛！」反臂一招「挾山超海」，鐵禪杖帶起一股風嘯之聲，當頭劈下。

這一招，威勢強猛，饒是那勁裝中年大漢，生性兇悍，也不敢橫劍硬接變肩，一晃，向後退開五尺，讓避開一杖猛擊。

胡柏齡聽得那老僧自報姓名之後，心中大生震駭，暗暗忖道：「眼下少林寺中，天字輩乃身份極高的和尚，這老僧自報天望，似是和當代少林掌門天禪大師，及天明大師等同一輩份，在寺中地位，定然很高，少林寺動員了寺中這等身份之人，來此『迷踪谷』中探看，決非平常之舉，難道少林武當兩派，果眞取得協議，要在近日之中，全力對付我們不成。」

抬頭看去，只見那勁裝大漢已和天望禪師打的激烈絕倫杖風似嘯，劍光如幕。

張敬安回過頭來，低聲對胡柏齡道：「少林和尚的威名，果不虛傳，如若久戰下去，只怕周兄不是那和尚敵手。」

原來那勁裝中年大漢，初動手幾招，劍勢綿綿不絕，攻勢異常强銳，但打過幾十招後，攻勢逐漸鬆懈下來，反觀天望禪師，却是愈戰愈勇，杖勢也更為强烈，相形之下，那勁裝中年大漢的劍光，漸被對方杖勢壓制，愈來愈小。

胡柏齡低聲問張敬安道：「師弟可是有意讓我替下那位周兄麼？」心中却是暗自盤算道：我如出手，不論勝敗如何，勢必和少林寺僧侶正面結下嫌怨，今後再有遇上，那就難以相處了。

張敬安道：「此時此地，師兄不宜出手，周兄雖然難當少林和尚的神勇，但一時之間，大概還不會落敗，縱然落敗，亦可自保安全。」

胡柏齡抬頭望去，只見那中年勁裝大漢的劍勢，已由攻勢變成守勢，劍招綿綿不絕，把門戶封守的十分緊嚴。

天望大師却是展開了强猛的反擊，鐵禪杖縱送橫擊，挾帶着呼呼的嘯風之聲，威勢越來越是強猛，但那勁裝大漢，劍勢綿密異常，天望禪師雖把他圈入一片杖影之中，但一時之間，却也無法把他傷在杖下，看來這兩人還有得一陣好打。

胡柏齡一面留神兩人打鬥情形，一面心中暗暗忖道：「這人不知是何人門下，劍術雖非上乘，到也升堂入室。」

張敬安對兩人打鬥情景，雖然十分留神，但神色間並無關心之情，似是這兩人不管那個拚死，都和自己無關一般。

胡柏齡初見張敬安神色，心中甚感不解，繼而一想，忽然大悟，暗暗忖道：是了，鄭秋為人，城府深沉，殺機斂藏不露，張敬安久隨鄭秋，對他為人作事的陰沉，險詐，想必已領受不少，如若那施劍之人傷在天望大師手中，必然要激起他師父强烈的復仇之心，又多替少林派樹了一個強敵……。

正在忖思之間，忽聽一大喝，那施劍中年大漢，忽然振劍反擊，眨眼間劍光大盛，衝破了天望大師重重杖影，躍飛出一丈開外。

天望大師橫杖未追，高喧一聲：阿彌陀佛！哈哈笑道：「施主武功不弱，老衲不忍施毒手傷你……」

那勁裝中年大漢冷笑，接道：「我不過一時失神，被你點中穴道，三月之內我必雪今日之恥。」

天望大師道：「你已被我施展金剛指，點傷經脈，但老衲下手之時，已替施主留了一步退路，只用出三成功力，雖無大碍，但至少需要三月以上時間，才能養息復元，我佛慈悲，廣容萬物，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阿彌陀佛！」

胡柏齡暗暗歎道：少林高僧，修養，定力，實有過人之處，在和人拚命相搏之時，仍存有慈悲之心，……。

只聽那勁裝大漢，縱聲大笑道：「老和尚少給我說教因果報應，先試試我奪魂子母梭，味道如何？」突然一揚左腕，一溜金光，直向天望禪師打去。

胡柏齡聽得奪魂子母梭暗器之名，心中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不禁吃了一驚，暗暗忖道：奪魂子母梭，乃當今武林中暗器一絕，這老和尚如果不知底細，只怕要吃大虧……

但見天望大師手中禪杖一舉，疾向那金梭上面擊去。

他出手奇快，揮杖一擊，正中金梭，只聽一聲似金石相擊的脆响，那金梭突然暴裂出一片藍燄，罩落下來。

天望大師那裏想到這金梭裏面，竟然暗藏毒火，變生意外，想閃避那裏來得及只覺銀光閃動，衣袖，胸前幾處，已被那藍燄燒到。

他武功精深，定力過人，雖然衣着數尺燒去，心神仍是不亂，縱身向後退出三尺，舉手一掌向胸前燃燒之處拍去。

那知右手一和胸前火燄相觸，手掌衣袖，也隨着熊熊燃燒起來。

片刻之間，全身火勢大盛，熊熊碧燄，照的他滿臉深綠之色。

天望大師撲熄不滅身上火勢，心中已感慌亂，臉上突然泛現起悲忿之容，大喝一聲，直向那勁裝中年大漢撲了過去。

夜風飄飛起他的衣袂，和閃閃火光，有如一巨鳥破空而下。

那勁裝大漢正自洋洋得意，忽見天望大師挾着滿身烈燄，直撲而下，心中大為駭然，竟然不敢硬接天望禪師撲擊之勢，縱身而起，斜斜向一側擊去。

只聽天望大師厲聲喝道：「使用這等歹毒暗器，饒你不得。」聲音悲壯，有似古刹晨鐘一般。

喝聲中，帶着滿身烈燄，懸空一個大轉身，轉向那勁裝大漢撲去。

那勁裝中年大漢縱身躍起，忽覺右腿一麻，才知自身已眞的受了重傷，不禁心中一驚。

轉頭望去，天望大師已手揮禪杖，當頭擊了下來。

他心氣已餒，那裏還有勇氣硬接天望大師的杖勢，用出全力，縱身又向一側躍出八尺。

天望大師冷哼一聲，下擊禪杖，已點實地身子又忽然間升了起來，疾追過去。

他這三升三降的撲擊之勢，身子未落在實地，輕功之高，甚為少見。

那勁裝大漢，第二次雖然躍避開去，但全身的傷勢，已然發作，自知已無能再避開對方撲擊之勢，暗暗一歎，道：完了，舉起右手寶劍，準備拚盡全力，硬接天望杖勢……

忽聽一聲晴天霹靂般的大喝，一條人影，橫裏直衝過來。

懸空迎住了天望大師，揮動鐵拐，硬接了天望大師的鐵禪杖。

一聲金鐵相擊的大震，雙方都被震的落在實地。

天望大師已被那貼身毒火，燒傷了數處，但他强忍着火灼之苦，準備把那施用奪魂子母梭的中年大漢，擊斃杖下之後，再自擊天靈要穴一死，免受毒火活活燒死之苦。

但却未料到胡柏齡會突然出手助拳，用鐵拐硬接了他下擊杖勢。

這是一招眞力實學的硬拚，誰也沒有取巧。

天望禪師似已感受毒火焚身之苦，光頭上的汗水，滾滾而下，目光移注胡柏齡身上，說道：「老衲曾聽天明師兄說過，胡盟主神力過人，武功絕世，今日一見，果是不凡，可惜老衲……。」熊熊的毒火，在他身上燃燒，他身上的一件灰色僧袍，已大半着火。

胡柏齡突然接口說道：「但望老禪師留下命來，以便在下，能有再度領教大師武功的機會。」

天望大師突然一振雙臂，正在燃燒的僧袍，突然片片碎裂，散落在地上。

他雖震碎了僧袍，但身上仍有幾處藍色的火燄未熄。

原來那毒火强頑無比，不論何處，只要沾染一點，就一直延燒不絕。

胡柏齡回頭望了那中年勁裝大漢一眼，又回頭冷冷對天望大師說道：「大師已被火毒燒傷數處，只怕劇毒已侵入體內，縱然用沙土熄去身上毒火，只怕也難保得性命了。」

言下之意，已暗中相示，要他快用沙土，熄去身上火勢。

天望大師不再答話，縱身飛起，兩三個縱躍，隱入一個山角之中不見。

胡柏齡知他不願在自己面前，滿地翻滾，失了他的身份，才任憑身上毒火燃燒，先行走避。

張敬安緩步走了上來，笑道：「那老和尚縱然撲熄去身上火勢，只怕也難活得下去。」

胡柏齡淡淡一笑，也不追問，心中却在暗暗忖道：難道他這奪魂子母梭中暗藏的毒火，世間當眞就無藥醫得麼？

只聽張敬安繼續說道：「如他衣服剛燃之時，立即用沙土撲滅，那就不致毒火侵入體內了。」

胡柏齡是何等聰明之人，已知張敬安知道了他暗中相示天望大師撲熄毒火之法，心中暗道：我如不想出適當之法，掩去此事，只怕要引起他懷疑。

心念一轉，微笑說道：「這少林和尚如當場被毒火燒死，勢必引起少林僧侶的强烈報復行動，師弟和周兄，傷勢未癒，小兄一人只怕也難抵擋……。」

張就安微笑接道：「小弟久聞少林派被譽為武林中泰山北斗，門下弟子，個個武功高强，今日一見，方知傳言非虛。」

胡柏齡緩步走到那勁裝中年大漢身側，說道：「周兄傷勢如何，如若無碍，咱們要早些趕路，如果傷勢沉重，那就先到兄弟『迷踪谷』中去，休息幾日，再走不遲……」

他微一沉忖，又道：「據我推想，這少林和尚身受重傷之後，勢將引起其他僧侶報復之心，再晚片刻，只怕就難以走得了。」

那勁裝大漢雖然身受傷勢不輕，但却不願示弱，大笑說道：「區區一點傷勢，兄弟還可以支撐得住，咱們還是趕路要緊。」轉過身子，當先向前奔去。

胡柏齡翻身上馬，一抖韁繩，健馬如飛，疾追上去，追到那勁裝大漢時，突然伸出右臂，一把將那勁裝大漢抱上馬鞍，自己一點馬鈴，翻身而下，微笑道：「周兄身受微傷，不宜奔行趕路，請用兄弟坐騎。」

那勁裝中年大漢，回頭望了胡柏齡一眼，也未說一句感謝之言，縱馬而行。

半宵緊趕，待天色黎明時光，已離迷踪谷五十餘里，張敬安突然躍下馬背說道：「師兄奔走半夜，想已疲累，請騎小弟坐騎。……」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小兄毫無倦意，師弟不用客氣。」

張敬安猶疑了一陣，道：「小弟有幾句話，未能事先相告師兄，心中極是不安……不過……不過……」他不過了半天，仍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胡柏齡說道：「師弟有什麼難言苦衷麼？」

張敬安道：「不敢再瞞師兄，家師等早已到了北嶽，小弟相訪之時，因受家師告誡，故而未曾相告師兄。」

胡柏齡心頭一震，暗暗想道：「我只料他近日內定會趕來北嶽，想不到却已先到，這麼看將起來，只怕他陰謀早已發動了……」

胡柏齡沉思片刻接口說道：「鄧師叔作事，一向神出鬼沒，不知他老人家現在何處，快帶小兄去見他老人家，我已十幾年未見過鄧師叔了……」

張敬安微微一笑，道：「家師就在左近，只是這兩匹健騎，不知該如何處理才好？」

胡柏齡是何等聰明之人，一聽張敬安的話，立時瞭解他話中含意，略一沉忖，舉手一掌擊在張敬安坐馬頭上。

但見那健馬長頸一抬，倒地死去。

胡柏齡抬頭看去，只見那勁裝中年大漢，仍然端坐在馬上不動，雙手扶鞍，兩目緊閉，晨光中望去，臉色一片蒼白，不禁一皺眉頭，暗道：此人受傷甚重，再多走上十里路，非從馬上跌下不可，大步走了過去，左手扶住那勁裝大漢，右手一掌擊中馬頭。

那馬一聲低嘶，臥斃地上。

胡柏齡左手一伸，接住那中年勁裝大漢，笑道：「周兄，傷勢發作了麼？」

那勁裝中年大漢雙目微微一睜，瞧了胡柏齡一眼，又緩緩閉上。

胡柏齡待他身子站穩之後，才鬆開左手，抓起地上兩匹死馬，投入山谷之中，探頭向谷中一望，笑道：「這座山谷，深達數百丈，谷中荒草蔓延，那兩匹健馬投入谷中，屍體盡被荒草掩遮去了。」說完，黯然一歎。

張敬安笑道：「不是小弟多心，實因家師再三告誡於我，不要留下給人追索行踪的痕跡，故而……」

胡柏齡微笑接道：「師叔行踪，關係武林大局，不到時機成熟之時，自是不能露面，現下四野無人，咱們要去，得趕快走了！」

張敬安望了那勁裝大漢一眼，問道：「周兄的傷勢很重麼？」

胡柏齡知他片刻，已無行動之能，跑了過去，背在身上，說道：「小兄背着他走吧！」

張敬安道：「有勞師兄了。」轉身直向一個山角處奔去。

胡柏齡緊隨身後而行，轉過了一個山角，景物突然一變。

只見兩道山壁挾持着一條山谷，谷中滿是高可及人的荒草，除了那道荒谷之外，再也沒有可通之路了，不禁微微一怔，說道：「師弟，難道鄧師叔就在這荒草中麼？」

張敬安道：「不錯。」身子一側，直向荒草中鑽去。

胡柏齡緊隨身後，走入草中。

這條山谷之中，荒草甚深，進入數尺，人已全被荒草掩沒。

張敬安雙手分拂荒草，走的十分緩慢，似是在暗中用心辨認路途。

深入了二三里路，張敬安才停下腳步，高高舉起雙手，互擊三掌。

片刻工夫之後，遙聞擊掌相應之聲。眼前荒草一陣波動，突然現出來兩個勁裝大漢。來人一見張敬安，齊齊抱拳一禮。

張敬安道：「師父在麼？」

左面那勁裝大漢，打量了胡柏齡一眼，反問道：「這人是誰？」

張敬安笑道：「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當今綠林盟主，胡柏齡，胡師兄！」

兩個大漢微微一拱手，道：「久仰，久仰。」轉身向前走去。

這兩人的身份，顯然沒有張敬安高，但神情詞色之間，對待張敬安並不如何尊重。

胡柏齡故意輕輕的咳了一聲，引得那兩人注意後，低聲對張敬安道：「小兄就此去見鄧師叔，不知是否方便？我看還是由師弟先去通報一聲的好。」

張敬安還未來及答話，忽聞一個遙遙的聲音，傳入耳際，道：「不用啦！」聲音不大，但却入耳驚心，聽得字字清晰。

胡柏齡暗暗吃了一駭，忖道：這分明是鄧師叔的聲音，千里傳音入密之法，不足為怪，但他能聽到我和張師弟低語之言，難道十餘年未見，他眞已練具上乘武功中天視地聽之技不成……。警覺之心又暗中提高不少，高聲答道：「弟子久未拜見師叔慈顏，無時不在念中，又不敢冒昧相訪，驚擾師叔清修……」

遙聞一個清晰陰冷的笑聲，傳了過來，截住他未完之言，說道：「賢師姪取得綠林盟主之位，替令師和我增了不少光彩，老夫正有嘉客來訪，無暇親身出迎。」

胡柏齡高聲答道：「怎敢相勞師叔大駕。」

那兩個迎來的勁裝大漢，聽得鄧秋和胡柏齡對話之後，忽然變的對胡柏齡客氣起來，一前一後替他分草帶路。

胡柏齡，張敬安等人又走了四五丈遠，到一座突立的大石前面，那個勁裝大漢當先停下腳步，恭恭敬敬對那大石一個長揖，說道：「當今綠林盟主胡柏齡求見師尊。」

只聽那大石後傳來一個清冷的聲音，道：「帶他進來吧！」

兩個勁裝大漢同時抱拳應了一聲，帶着胡柏齡繞過大石。

大石後面，是一面陡立的小壁，一個十三四歲，背插寶劍，面目清秀的道童，挺立在石壁前面，一見那兩個勁裝大漢，微微一笑，問道：「那一位是胡盟主？」

胡柏齡雙手扶着背上的周姓大漢，只好微一欠身說道：「在下就是。」

那道童微微一笑橫向旁側跨開兩步。

此人似是最愛微笑，人又生的唇紅齒白，稚氣未除，笑起來十分好看。

胡柏齡心中暗暗忖道：這孩子舉動大異常人，將來如非大豪大俠，定是陰辣無比的一代梟雄，不覺多瞧了他兩眼，說道：「小兄弟可是鄧師叔的門下麼？」

那道童又是微微一笑，道：「末學後進，難成大器，還得胡師兄多多提攜。」口齒伶俐，甚是討人喜愛，胡柏齡點頭一笑，未再答話，舉步向前走去。

原來那道童身後的石壁上，有一個三尺大小的石洞，斜斜向下通去。

胡柏齡背着那周姓大漢，當先而行，伏身進了石洞，直向前面走去。

張敬安和那道裝小童，魚貫隨在身後而行，那兩個勁裝大漢，却留在洞口。

這條石洞雖然曲折，但並不很長，四五丈後，忽然見到天光。

只見四面高峯聳立，環繞着一個十丈見方的絕谷，竹幹黃緞的布棚下，坐着四個老人。最左一人，道裝白髯，面如滿月，正是鄭秋。其他三人都是背側而坐，無法看清楚形貌。

胡柏齡放下背上的周姓大漢，長揖說道：「弟子十餘年未拜慈顏，堅叔功力已至返老還童境界。」

原來鄭秋髮髯皆白，面色却白中透紅，有如童顏。

鄭秋拂髯一笑，道：「很好，很好，你替令師和老夫，都增了不少光彩，很好，很好。」短短兩三句話，一連說了四個好，一派老氣橫秋。

胡柏齡道：「師父教養恩重，師叔提携功深，弟子不過適逢其會，幸得未辱師父，叔師，一番教養苦心。」

忽見左側一個老人站了起來，大步直向那身受重傷的大漢走了過去，舉手一掌，拍在那大漢「命門穴」上，那大漢長長吁一口氣，醒了過來。

那老人冷冷喝道：「沒有用的東西，你傷在了什麼人的手下。」

胡柏齡轉目望去，不禁暗暗一笑。

原來那老人生的醜怪無比，一張臉，半邊白，半邊紅的鮮艷奪目，白的毫無血色。那周姓大漢，對那陰陽臉的老人，似甚畏懼，聲音微帶顫抖的答道：「弟子是傷在少林僧侶手下。」

那怪老人冷笑一聲，道：「初次上陣，就敗在人手上，留你活着，為師還有何顏見人？」說完話，舉起手來，大有把周姓大漢立斃掌下之念。

胡柏齡暗想道：「此人冷毒之名，果不虛傳，對待自己親手教出來的弟子，竟也是這般慘酷，」趕忙大聲說道：「老前輩暫請息怒，周兄之敵乃少林寺達摩院中住持天望大師，少林寺天字輩中高手之一，周兄和他力拚百招，可算得雖敗猶榮，何況天望大師還傷在老前輩的奪魂子母梭下，負傷之重，更勝周兄。」

那怪老人忽的拂髯一笑，道：「原來你是遇上了天望那老和尚，雖然難算雖敗猶榮，但可免去一死，還不快些調息。」

那周姓大漢轉臉望了胡柏齡一眼，目光中滿是感激之情，緩緩閉上雙目調息。

正在端坐的鄭秋，忽然站了起來，注視張敬安大聲喝道：「你也是傷在老和尚的手下麼？」

張敬安道：「不，弟子是傷在……」

鄭秋厲聲接道：「武當門下。」

張敬安嚅嚅說道：「也不是，弟子是傷在胡師兄的『天星指』下。」

鄭秋一皺眉，同目望了胡柏齡一眼，默然不語。

胡柏齡却毫無驚慌之情，侃侃而談，道：「師叔息怒，師弟確實傷在我『天星指』下，不過弟子身為盟主，不能偏顧私誼，失去人心，才和師弟動手。」

鄭秋微點頭道：「還有幾分道理。」

胡柏齡淡然一笑，又道：「師弟武功精進甚多，迫的弟子不得不施展『天星指』功求勝，師叔定然知『天星指』力擊出之後，甚難適時收回控制，何況弟子不過四成功力，更難及時收住攻勢，以致傷了師弟。」

鄭秋微笑道：「天星指功，乃令師絕技之一，你師弟自然難以抵擋得住。」

胡柏齡道：「弟子傷了師弟之後，心中甚是不安，尤覺愧對師叔。」

鄭秋笑道：「事情已過，不用再放在心上，何況當時情景，也怪你不得，你身為天下綠林盟主，屬下受了傷害，自是不能坐視不管。」

胡柏齡深深一揖，道：「師叔量大如海，弟子感激不盡。」

鄭秋回眸對張敬安道：「你暫時自行運氣調息一下，……」又轉臉對胡柏齡道：「我那封信你看到沒有？」

胡柏齡道：「看過了。」

鄭秋道：「你可曾對屬下宣佈？」

胡柏齡道：「弟子還未見過師叔，是以尚未對屬下宣佈。」

鄭秋拂髯一笑，道：「你來的正是時候，我們已準備逐步發動。」

胡柏齡一時之間，想不出適當措詞答覆，微微一笑，默然不言。

鄭秋略一停頓，又道：「我已久年未在江湖之上走動，不知當代綠林之中，出了些何等人物，你既奪得天下綠林盟主之位，是否能運用自如？」

胡柏齡道：「弟子雖然幸而奪得綠林盟主之位，但為時甚短，對屬下尚難有運用自如之能。」

鄭秋笑道：「你總該有一部份心腹的屬下吧？」

胡柏齡道：「心腹屬下雖有，但為數不多！」

鄭秋沉思了一陣，笑道：「這麼辦吧，你先靜靜的思索一陣，把你屬下分成三等，第一種人列為頑強之人，第二種人可以聽候調動，第三種人列為心腹……」

胡柏齡心中暗暗一驚，忖道：此人手段，當真是毒辣無比！

只聽鄭秋繼續說道：「你把屬下分成三等之後，選定一個日期，大開筵席，請他們吃飯，然後暗在酒菜之中放下毒物，把第一等人毒死，屆時我當親自帶人趕去助你，完成此事，如若當場被人揭穿，那就索性出手，把他們一一擊斃。」

胡柏齡早已料到鄭秋要說些什麼，是以，並無驚異之感，故意沉忖了一陣，道：「這個必需要週詳計議。」

鄭秋低沉的冷笑一聲，道：「你進棚內坐吧！你現在身為綠林盟主，地位身份，都很尊崇，也該認識幾個綠林道上的前輩高人。」

胡柏齡道：「師叔這等稱頌，弟子如何敢當？」口中雖在說着謙遜之言，人却依言走入竹棚之中。

鄭秋並未立時把胡柏齡和棚中諸人引見，却回頭低聲對道裝童子吩咐道：「吩咐她們快些擺上酒筵。」

道裝童子不答話，微笑着轉身而去。

胡柏齡已進入棚中，他顯得十分拘謹，落座之後，始終未發一言。

那幾個靜坐着的老人，有如木刻石雕一般，自從胡柏齡進來之後，始終未看過胡柏齡一眼，連頭也未轉動過一次。

片刻之後，那道裝小童，帶着八個綠衣小婢，小婢手中，都托着一個木盤，但仍健步如飛而來，一直進入棚內，這時，陰陽臉怪人，又有動走入棚內，緊依胡柏齡身傍而坐。鄭秋緩緩站起身來，說道：「諸位請用點酒菜吧！」

這般人似乎都極自負，又似素不相識，自胡柏齡入得此棚之後，除了鄭秋和那陰陽臉的怪老人之外，始終未聽其他之人講一句話。直待聽到鄭秋讓客人入席之言，幾人才緩緩站起身來，舉步入座。

胡柏齡借機掃掠了幾人一眼，只見左首一人骨瘦如柴，全身黑衣，但却生了兩條白眉。

右面一個身着土色長衫，臉色金黃，有如死了數月的人，從棺材之中拖出一般，眉宇神情，一股陰森之氣。

全棚中四個老人，除了鄭秋滿面紅光，童顏鶴髮，白髯飄飄，頗有一點仙風道骨之氣外，其他之人，一個比一個難看。

這時，那周姓大漢和張敬安，都已退了下去，黃綾棚之外，只餘那道裝小童，那八個送菜上酒的綠衣少女，也都走的踪影不見。胡柏齡一直未看清這些人由何而來，又退往何處。

鄭秋指着胡柏齡對那三個陰陽怪氣的老人說道：「此人乃兄弟師兄門下，當今的綠林盟主。」

三個老人之中，只有那陰陽臉的老人，微一欠身，點頭作禮之外，其他兩個人，動也未動一下，只把目光輕輕在胡柏齡臉上一瞥而過。胡柏齡處此環境之中，倒非常能忍得住氣，那幾個老人雖然都對他流現出冷傲的神態，但胡柏齡却似毫未放在心上，緩緩站起身子，抱拳一揖，道：「末學後進胡柏齡給三位老前輩見禮。」

那全身黑衣，骨瘦如柴的白眉老人，呵呵大笑了一陣，轉臉望着那身着土色長衫，臉色金黃的老人，說道：「鄭兄這位師姪兒，倒是個可教之才。」此人久不開口，一開口一派老氣橫秋之態。

那身着土色長衫，臉色金黃的老人，一咧嘴吧，無聲無息的一笑，接道：「倒還算是懂得禮貌之人。」

胡柏齡心中忖道：好大的口氣，口中却微微一笑道：「兩位老前輩過獎了。」

鄭秋手拂長髯，大笑了一陣，指着那全身黑衣，骨瘦如柴的怪人說道：「這位是鬼老水寒。」

胡柏齡抱拳一揖，道：「水老前輩。」心中却暗自笑道：你既然是鬼，必在我閻羅管理之下，……

鄭秋又指着那身着土色長衫，臉色金黃的怪人說道：「這是人魔伍獨。」

胡柏齡又對伍獨一個長揖，道：「伍老前輩。」伍獨咧嘴一笑，也不還禮。

鄭秋望了那陰陽臉的怪人一眼，說道：「水，伍二兄四十年前，已然絕跡江湖，不問武林是非，埋首北極冰天雪地之中，精研寒陰神功三十年，近月中始功行圓滿，離開北極，重返中原……」他拂髯大笑了一陣，接道：「放眼當今武林高手，能夠承受他們兩人一掌之人，只怕難得找出幾個。」

水寒，伍獨竟然默不作聲，似是鄭秋之言，毫無頌讚成分。

鄭秋指着那陰陽臉的怪人，接道：「這一位，賢師姪定然聽過，乃我綠林道上，第一位暗器高手，毒火成全。……」

胡柏齡又是一個長揖，說道：「成老前輩。」

成全似是對胡柏齡甚有好感，竟然微一欠身，還了一禮。

鄭秋端起桌上酒杯朗笑道：「諸位先滿盡一杯酒，也讓兄弟畧表一點敬意。」

水寒，伍獨，成全，胡柏齡各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

喝過一杯酒，鬼老水寒竟然一反沉默不言的神態，說道：「鄭兄既然志在大挫少林，武當兩派的銳氣，似是不必勞師動衆，費心籌劃，單憑咱們四人之力，趕往少林，大興問罪之師，已經夠了，何苦東奔西走，到處邀請助拳之人，以我之意，咱們吃過酒後，立時趕往少室峯去，一鼓殲滅少林和尚的首腦……。」

那陰陽臉的毒火成全，不待水寒說完，立時搖頭接道：「水兄久年隱居北極之地，不解中原武林形勢，少林，武當兩派，能夠主裁江湖局勢數百年盛名不衰，豈是偶然之事，少林寺的羅漢陣，和武當派的五行劍陣，數十年來還未聽到有誰闖得這兩大奇陣……」

他微一停頓之後，又道：「嵩山少林寺中，僧侶多達千人，個個都有着一身武功，武當派雖不似少林規模龐大，但門下弟子至少也在四百以上，不是兄弟長他人志氣，滅咱們自己威風，憑咱們四人之力，想一鼓殲滅少林，武當兩派首腦，只怕沒有那樣容易。」

鬼老水寒突然轉過臉來，兩道目光盯住毒火成全身上，冷冷的說道：「這麼說來，成兄是不信兄弟的話了。」

毒火成全笑道：「這個叫兄弟很難答覆了。」

鬼老水寒陰冷一笑，緩緩說道：「成兄自信比少林寺內高手的武功如何？」

成全道：「伯仲之間，勝負難料。」

鬼老水寒霍然站起身來，說道：「既然如此，成兄權作少林和尚，試試兄弟的寒陰神功如何？」

此等正面挑戰之言，毒火成全如何受得了，當下站了起來，說道：「單叫兄弟相試水兄的寒陰神功，未免有些不近情理了……」鬼老水寒冷然接道：「那麼成兄之意呢？」

毒火成全道：「兄弟之意是，水兄不妨以寒陰神功對付兄弟，兄弟也以毒火暗器還擊，咱們各用絕技，相試幾招。」

水寒削瘦的臉上閃掠過一抹殺機，道：「動手相搏，拳脚無眼，不是兄弟傷了成兄，就是兄弟被成兄所傷……」他微一停頓，轉臉望着鄭秋說道：「此事還得鄭兄替我們作個見證。」大步離開了座位。



名著預告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長嘯」　蕭逸・巨著

故事脫俗，文筆流暢，集武俠之大成以最新姿態爲本刊撰著本篇故事，內容新奇，風格獨特，文詞並茂，特別推介。

新派奇情俠義創作長篇連載「離魂俠」　秦紅・著

假如你一覺醒來，突然發覺躺在一處完全陌生的地方，身邊倒臥着一個（可能是被你殺害的）死人，而你又完全喪失記憶力，既不知發生了甚麼事，也想不起自己是誰的時候，你怎麼辦？

本書男主角，現在就遭遇到這種困擾！

詭異奇情長篇巨著「血魔掌」　倪匡・著

倪匡先生是譽滿東南亞作者，其所撰著之小說，均風魔東南亞各地，本故事內容豐富，情節新頴，文筆栩栩如生，引人入勝，不用簡介，愛好倪君描寫刻劃作品，希爲留意刋出。

超級脫俗中篇詭異俠義創作「銀劍恨」　黃鷹・撰著

本故事內容描述殺手生涯，入木三分，尤其是殺手中之殺手，內心之矛盾，作者能深入透徹，用生花之妙筆，淋漓盡致，纏綿，哀感，頑艷，令你閱來血脈俱張，實撰著者之精心作品，特別推荐，並希留意刋出。

鄧秋霍然站起身來，說道：「兩位都暫息雷霆之怒，聽兄弟說幾句話。」

鬼老水寒冷笑一聲，道：「鄧兄有話待我們打完再說不遲。」

鄧秋笑道：「二虎相鬥，必有一傷，兄弟之意，兩位最好能看在兄弟份上，彼此都忍讓一點。」

那身着土色長衫，臉色金黃的人魔伍獨，也緩緩站了起來，說道：「水兄不可太過任性，別讓鄧兄作難。」

鬼老水寒目光一掃毒火成全說道：「既然伍兄，鄧兄都這般相勸，兄弟如再堅持，未免有些不近情理了……」兩道青冷的目光，又轉投成全的臉上說道：「咱們這筆賬，暫時記着，待對付過少林，武當之後，咱們連本帶利，一併清算。」

毒火成全冷笑一聲，道：「屆時兄弟定當捨命奉陪。」

鄧秋說道：「兩位別再作意氣之爭，快請入席，兄弟還有要事和諸位相商。」

鬼老水寒緩緩入位，神色間餘怒未息，冷冷對鄧秋說道：「鄧兄如若畏懼少林，武當兩派實力，兄弟願和伍兄聯袂趕往少林寺去，盡殲少林首腦之後，鄧兄再振臂招呼我綠林同道……」鄧秋端起桌上酒杯，接道：「水兄先請盡了這杯水酒，再聽兄弟分析一下當今武林形勢……」

鬼老水寒雖然冷僻孤傲，但對鄧秋却是不敢太過狂傲，端起桌上酒杯，一飮而盡。

鄧秋緩緩就座，微微一笑說道：「數百年來，少林，武當，一直雄霸江湖，綠林中人，早在兩派積威之下屈服，除非利害關係本身生死，否則決不願正面和少林，武當兩派衝突，如想招呼綠林同道，抗拒少林，武當兩派，勢非先挫少林，武當兩派一次兇燄，或是一擊之下，殲滅兩派幾個首要之人……」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兄弟如果未存心先傷兩派幾個首要之人，也不敢有勞幾位了。」

鬼老水寒臉上忽然泛現出歡愉之色，笑道：「鄧兄這等瞧得起兄弟和伍兄，管叫兄弟感激，不知鄧兄準備幾時動手？」

此人對打架之事，似是特別感覺到興趣，句句字字，不離找人動手。

鄧秋拂髯一笑，目光緩緩投注胡柏齡身上，笑道：「這件事還得請賢師姪原諒老夫，已擅自借你之名，發出邀請兩派首腦人物的請帖了。」

胡柏齡怔了一怔，暗暗忖道：無怪少林，武當兩派中人，陸續趕往我北嶽「迷踪谷」外，原來這中間竟有這等隱情。

心中雖對鄧秋此舉大爲不滿，但口中却微笑答道：「師叔借用弟子之名，發函邀請兩派首腦，弟子極感榮寵。」

鄧秋拂髯大笑道：「我原定七月七日借你『迷踪谷』召開綠林英雄大會。會中準備把少林，武當兩派中幾個首要人物的人頭，懸掛出來，以懾群心，那知千算一失，沒料到你竟然會親自把你師弟送了回來，這一來，勢難再對你保守此密了。」

鄧秋這個老魔頭如何陰謀對付中原各正大門派，不但胡柏齡急於知道，就是各位讀友也要想知道胡柏齡能否赤手挽狂瀾？請留意下期刋出故事之一：「碧血丹心」便知分曉。

西德PASTELLA光學博士新貢獻

黑白變彩色





DO YOU WANT TO SEE YOUR BLACK / WHITE TV PICTURES IN COLOUR?

Dr. PASTELLA offers you such merit.

ENQUIRY WELCOMED

你相信嗎？

閣下想把家裏黑白電視變彩色嗎？
只需……採用榮獲國際金牌西德新產「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百事得」獨特優點：

* 能使個個節目變彩色
* 能抗輻射減除雪花
* 整天觀看絕不疲倦
* 近看亦不損害眼睛

歡迎垂詢3-664002 3-663068
（遠近送到　不另收費）

請剪下
讀者優待証
憑証到購
九折優待



百事得光學博士

↓「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17-20吋
每件只售
$22.00

21-24吋
每件只售
$25.00

進出口・批發・零售

South East Asia Sole Agents:
YEARFULL INDUSTRIES (HONG KONG) COMPANY
27, Shanghai Street, Ground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東南亞總代理：**年發行**
九龍佐敦道上海街27號地下